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八冊目次

鼎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

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三十九卷首一卷(二)

〔明〕袁黃撰
明萬曆三十八年雙峰堂余氏刻本

通鑑纂二十卷

〔明〕鍾惺撰
明末刻本

鼎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
大方綱鑑補三十九卷首一卷(二)

〔明〕袁黃撰

明萬曆三十八年雙峰堂

余氏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聖祖皇帝御筆第三十三子孫傳世不絕

丁未大和元年夏四月某書請辭位不許○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能堅決應於延退後繼之因請遜位上再三慰勞之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倍稱之良後以略中計動亂應繼後得之至鎮則車鼓以備所有至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臣所授以旌賞且不報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印上雖虛僥倖而不

以排其所不悅者也曰上復言及卿等事宋知之故卿等
臣等不與矣高麗使曰臣等亦不與矣而何事宋知也

○以卿等為卿史大夫○初李完用應選在禁中教習事奉恭惟得請
上從容謂宰相曰卿等術頗以卿等事宋知之故卿等

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臣等術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臣等
宣出除軍御史大夫李完用謂李德裕曰事宣出安用中書置議

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宋知卿等然而止
八月停進士試詩賦○上惠近來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

議能詩賦於是下詔停之
○加廣德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自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

得使射留官其使朝是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德裕之○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丁九卿○唐史卷二十六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既不通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人夢家不待珠璣然後以
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

股可生戰士離洛申兵純弊是不應練之過一也自夫倚天下仰食是

不實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費財傷德則不肯獨出奇死此其常

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敵之過四也夫將之器不待自專此不專注

之過五也今誠欲調待千戈澆掃垢汙以高麗世安而乃雖前非是不可為

也又註筆字名詞其法為之厚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德天子之德

賢使由用之不知何代分焉二道結紲之士不敢言兵不知自右

主兵者必聖時才能多開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談於廟廊之上兵形已成

然後付之於特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謂之叨者其位可也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德裕救慎河朔三鎮之無侵而朝廷議有軍事姑息乃作罷

[illegible]

神宗皇帝
人皆從之

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法始因何人得達官者猶須細細觀之

劉聖陽曰宋史謂正實判之秘選而錄傳之當擇其相而仕之始於院判而巳然乃與訓定正實判之秘選而出甲士上執其元惡付之司刑正典判賊用兵以興則內寇是以一敗堂堂虎口之機不徒無罪而命重皆矣

國宋諸公以時世大獄難辦李范昔能前處其厥可謂中流砥柱夫而聖法未決則二子待廷臣實錄之竟以速赴北土之請名臣之清近迫的燕忍致

石何卿
卿即至
石何卿

劉召公道經遣使還京師自初王守澄害宦者即金捧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違分詣巡遊詔公道便使者會刺敗召還京師今據這念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左右在中書量謂召右耳目頗重宜出避之召曰宰相位尊臺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差則中外脫笑晏然之石坐視文案而然自若至哺乃定

劉以薛元賞爲東光尹○同日禁茶最廣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討以元賞

調範情唐文宗三十六年

代之元賞當羣生有第開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其語元賞植視之曰有神策軍持許事不實過問責左右檢出土良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恃行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檢出土良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恃行無至美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太臣也宰相之人若無權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權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焉國體傷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王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醺醉歸家果放時喜甚乃與如之如有所憾焉之吏畏

劉內辰朔成元年二月加勅提議校校司徒○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言王涯等荷國榮寵貪竊播逆李訓卒嘗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誣以反逆臣欲由陳感忿忌并陷等戮謹當備飭討驍訓練士卒如敕臣雖制營以死清君側士良非獲乃加從譴校校司徒從譴後表該目臣之所陳繁國天體可聽則運等冢家漸洗不可聽則貴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免不申

督朕之不明備便遇誤賜帝必無此寬矣卿輩李國章亦以為言
恨乃復其官爵

冬十月臣等謹為招冊司戶○李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生職繁條
石按之曰臣始以益疏絳絳故用之不知其貪乃智足上曰卿所用人不
掩其惡哥謂至公乃此益官滿漢等知

十二月以盧鈞為南陽府使○李右言於上曰盧鈞除南陽朝士
皆相習以楊南陽富饒近感督督格非司而得之今非司不捷朝惟陛下
行以愛之庶幾內外法此政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吏著名

丁巳三年春○上召徵舉嚴肅
○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公權等發問上舉衫袖示之
曰此衣已三餘矣衆皆笑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言

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祖廟祚祚
之衣乃未即耳耳曰朕知公人不進諫諍明賞罰以

○七月太子侍讀葉惠能○自漢魏諸東官自中乃得見臣諫曰太子當
勤學而起閣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乃辭竹讀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主然與卿愛卿天下事則不免於聖右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
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
有勢未得行若退但飲醇酒求醉自耳其憂變後人情危懼臣等恐行石
忘負狗國政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善惡漸遠救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
知其故從之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太子自耳露之經意忽忽不樂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思讀書而無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道同平章事李右為判南陽府使○

○初上之立非幸用意極切嗣復至相
○九月以李傳格固平章事○

謂宰相曰文忠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省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見宗道不爾此乃本朝訓誥教宗宗以術擢下遂成此風人主

明... 乙丑五年十二月... 丙寅六年三月... 諸官... 天... 文... 武... 天... 乙丑五年十二月... 丙寅六年三月... 諸官... 天... 文... 武... 天...

○宣宗皇帝... 乙丑五年十二月... 丙寅六年三月... 諸官... 天... 文... 武... 天... 乙丑五年十二月... 丙寅六年三月... 諸官... 天... 文... 武... 天...

不佳乎由吾輩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按卽氏屬軍謀可聞是得恩義者矣

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綢曰詩人托此爲高鹽耳化物與未必真然上同

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乞准取嫡長子授之太子即位

○辛巳二年正月，敕中麗以杜棕同平章事。○自是時，士夫深疾宦官。

國學士廣明元年二月終左宿衛保果○○東萊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專務遊戲官無度甲夜遺糧無上在櫻橋厄上疏極諫大怒召
 奏至內侍相賜死上善騎射創製法筆至於音律捕獵無不精好遊
 關難先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曰朕若能擊毬進士樂道為然元日
 若與美樂作禮部侍郎即恩陛下不允駁放朕不取也上笑而巳
 以兩縣為諸道行名和統
 自七月置東自采石山名在江陵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軍師鐸見於高
 駢曰朝廷尚公為安危今賊勢甚驅若不據險要之必為大患駢以諸
 道兵已散張璠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自十一月以王徽兼徽同平章事肅慎自殺○○自田令夜聞果已入關恐
 天子責已乃歸罪於張璠為獨分司而薦徽為相璠而葬死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學士廣明元年二月終左宿衛保果○○東萊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專務遊戲官無度甲夜遺糧無上在櫻橋厄上疏極諫大怒召
 奏至內侍相賜死上善騎射創製法筆至於音律捕獵無不精好遊
 關難先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曰朕若能擊毬進士樂道為然元日
 若與美樂作禮部侍郎即恩陛下不允駁放朕不取也上笑而巳
 以兩縣為諸道行名和統
 自七月置東自采石山名在江陵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軍師鐸見於高
 駢曰朝廷尚公為安危今賊勢甚驅若不據險要之必為大患駢以諸
 道兵已散張璠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自十一月以王徽兼徽同平章事肅慎自殺○○自田令夜聞果已入關恐
 天子責已乃歸罪於張璠為獨分司而薦徽為相璠而葬死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國政室○○元通監物年本謂其質微豈不杜哉然自地於以可托理
 初則雖以今之利今之利則

在蜀說本不遇天下謂朝廷不能得機爭奪五應之職權不致
復建京西諸國人心之望也○時重慶府長安周長發等意
有監軍楊俊光復復州○時重慶府長安周長發等意
匹夫為公僕奈何拾十八輩太子而臣感學愛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
故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全為此其因避酒為要軍八千人遂克
州○秋七月終左拾遺孟昭圖○上曰夕專與宦官同屬議天下事待外
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相木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有九
州四海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北司未可信南司未可盡無用若夫
子與宰相一無開諸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遠慮廣入今夜
屏絕不奏諸詔詔○趙州司元達人沉於幕府軍閥為害甚

九月高斯範奏○上辱難辨討賊辦不行有難維集府官官有
以為城邑將空之兆聯聖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東境將數路行
聯託風俗為恨不務在東境自自日奏論之不行機難左遂府無社
難心但惟維是之憂耳○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敗赴行在○
主重二年二月以前改司馬司馬官事○軍事以客之
四月王鐸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敗赴行在○軍事以客之
所行不出同舉○以諸道官軍要○官軍四集重慶日晨號
未溫以華州降○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忠○

十一月辛卯雨將沙陀兵越河中○時黃巢勢向河中○
重慶府長安周長發等意○重慶府長安周長發等意○
有監軍楊俊光復復州○時重慶府長安周長發等意
匹夫為公僕奈何拾十八輩太子而臣感學愛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
故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全為此其因避酒為要軍八千人遂克
州○秋七月終左拾遺孟昭圖○上曰夕專與宦官同屬議天下事待外
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相木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有九
州四海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北司未可信南司未可盡無用若夫
子與宰相一無開諸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遠慮廣入今夜
屏絕不奏諸詔詔○趙州司元達人沉於幕府軍閥為害甚

○左號衛上將軍楊俊光卒於河中○○復左號衛上將軍楊俊光卒於河中
○甲辰四年五月黃巢經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向讓師黎陽果奔
瑕丘其甥林言斬巢兄弟等首以獻○○李克用至并州朱全忠襲之
克用走還○時見用至晉陽大治兵甲遣使奉表行在自陳有破
重大功為金所圍僅能自見之遣使按問黎兵謀討時朝廷以大怒初
平方務姑息得見用表大怒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此兩事○
○甲辰四年五月黃巢經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向讓師黎陽果奔
瑕丘其甥林言斬巢兄弟等首以獻○○李克用至并州朱全忠襲之
克用走還○時見用至晉陽大治兵甲遣使奉表行在自陳有破
重大功為金所圍僅能自見之遣使按問黎兵謀討時朝廷以大怒初
平方務姑息得見用表大怒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此兩事○

纂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事官皆持詔左右而流涕

○已巳元春三月車駕至京師時以歲暮故

王爺前鋒將擒奉王潮為將軍○繕以漳州道陳璘少中軍中無

母之人將軍自隨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納青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母無

將軍既統其安用其子請先死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

○李克用表請誅今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夜

後奉天子自關遠出至鳳翔初帝與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

掠焚府寺民若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等皆僅完一二至京復為亂兵

寒掠無遺矣

○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

誅之令孜初上如晉雖○三月車駕至興元朱致遠鳳翔百官奏表

王福權監軍國事政部將王衍瑜斬叛執義王福綏之詔以衍瑜為靜難

節度使唐乾元初置靜難軍節度使

○丁未三年二月制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三月車駕至鳳翔

○以李至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回物東都存經宛亂者

民不滿百口全義遣麾下八人分詣司牧者給一犂一榜助之亡將

使詣十八縣放糧路中植旗張榜招集流散勸之樹義蠲其租稅惟接人

者死餘但答然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

諸縣戶口率皆歸復舊縣尉無職士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

簡出見田曉美者轄下馬與倭佐其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贊家喜收

看說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衣物有田疇穡者集聚焚之或訴

以之入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皆囂焉年不

饑遂成富庶焉

戊申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密誅楊行密南師後

上疾大新觀軍使楊德恭立義王陳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

位貌明悍有英氣以信未威令不振朝廷日里有恢復前朝之意尊禮不

臣夢相賢傑踐從一如中外欣欣焉

○四月以鄭元為判南留後○自禹勳精為治撫集彫殘追商將廢時藩

鎮奠以養民為事順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

庶贖時人謂之正寧南鄭

○昭宗皇帝名晔第七子母封壽王及傳宋問宦者楊徽柔

○已酉龍紀元年宋全忠大破秦宗權秦宗權南師南鄭南鄭

兵勢益盛進全忠將軍都王○綱十一月上紀國丘

○上在藩邸素饒官官及即位楊復恭侍接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

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州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將兵三千助

刺史毛相安之儒登城見建兵盛數曰唐祚盡矣王公公聚斂而不義

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表以為平

○夏四月詔制李克用官爵賜錢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自初濟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置附田令孜及通復恭復恭用事

深恨之莊宗及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

目比謝安養復恭用濬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語而無

實用濬變于上上未時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

悔之○宋全忠謀討克用上命三司御史堂西品上議以為不可

者廿六七滿餘衙外辦以捕獲乃已先帝得幸山南沙陀見所為也
臣等慮其與河朔相表裏發朝廷不能制今兩河鎮撫其討之此千載
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五柄旬月可平本報已濟言已臣等奏曰先朝
邊疆雖鎮守亦由老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南安不宜更遣兵
端上見用有與後大功案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維臣陛下之
言時之體也飛鴻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為勉勉從之曰茲事
付卿二人無貽朕憂

○冬十月李元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散元用出也○○張濬奔
華州依韓建與韓建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窮朝廷不得已並聽
自便元用已敗朝廷無所求

○○華陽縣李元用有假借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許全忠
死之威使和而海內之亂者由是始也元用死之威使和而海內之亂者由是始也

○○非其死乎

○○壬亥二年正月貶孔道張濬還鄉刺史復李元用官將營陽
二月以主帥罷為平盧節度使○○師範知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必
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於厚俸佐或諫師範曰吾敬為梓所以教子孫不
忘本也○○七月主建自稱西川留後師範

○○主建自稱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於遂歸揚州○○行密發兵
備在楊州之儒聚多餘於行密先是楊州屬田天下時人稱楊一益
二及經孫儒楊兵大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耕田盡矣
○○主建國彭州又不下民皆望塵公請舉自出停掠軍士主先成者
殺主建彭州西川巡撫也楊義之州民皆知西川天府而司徒
其至也成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公軍士掠之而司徒
不恤被掠思楊氏美矣况則不恤被掠其於前問之先成前條列焉

狀以白王是尼七條一乙招安山中有姓乙姓諸葛周廣一乙等
招安寨選部特巡衛四乙招安寨事願給官佩帶五乙恭奉所房百姓
便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教習者新六乙行縣
於招安寨中搬運百姓給帖招其親戚七乙土宜麻民不入山多巡視者
宜本縣曉諭各歸田里出而勤以爲實報運從之民皆從多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
民市帛堂書記高勗曰若此將復離移不若悉我所有而贖追所無
與留易軍今謀養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發從之田頌出之曰
之言其利遠哉

○○癸丑二年正月以柳玭之子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
承降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馬相官為之故久
於外班嘗服其子弟曰凡門第高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
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
生族盛則為人所嫉總行實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玭亦自也聚賢指之
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當是子弟輩宜加勤行且加勵便得比他入爾

○○夏四月主建殺陳瑒田令孜○○主建發兵殺陳瑒田令孜朝廷不許建
使人告瑒瑒作亂令孜通鳳翔書告殺之使判官馬道愔表奏之曰關押
出亂亂豈不責他入當路斬蛇孫救救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關外先
殺於關中

○○秋八月主建殺陳瑒田令孜○○主建發兵殺陳瑒田令孜朝廷不許建
使人告瑒瑒作亂令孜通鳳翔書告殺之使判官馬道愔表奏之曰關押
出亂亂豈不責他入當路斬蛇孫救救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關外先
殺於關中

○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鳳翔府使李承貞入朝進奏云三千餘京師先宿衛時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命陳休草制傳曰吾疾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勸之明日莊定無曰朕

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主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

[illegible]

日依之公歟不見其所以不致於死而全忠昭宗諸帝
 乙丑歲皇帝元年即唐昭宗皇帝在位三年正月一十七日即宋帝
 宋高祖圖即位宋有不成元帝國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運祚之
 術出而士滿忠立昭宗不降陳橋兵變元帝以敗亡也世祖而立
 而士滿忠立昭宗不降陳橋兵變元帝以敗亡也世祖而立
 二月宋全忠將德王裕九人○自忠使將文昭邀德王裕九人置
 酒九出池悉縶終之投苑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綱河東王牙美妻文昭用之謀其志不啻其妻也
 綱五月彗星出西北是竟天○所以除舊布新除舊也如也
 綱六月發襄陽關囚獄等三十餘人○曰柳璨時宋全忠之勢盛為威壓
 會有星孛于君曰君臣俱災言謀殺以厚之樂聞詎其意所不快者於全
 忠曰此豈足望禍非且以之塞災異卒振困員自是忠曰王欲圖大事

○ 屋敷松

元子因父老之留楚而東其傷物於魯武勝焉蓋肅計新痛一吳臣
以博塞望一灰戎野之貴咄而以乃棄負秦國者不顧廉孫良好卿
打恭爾君父在難節而以位爲憂國者時無厭之幸而官明授會此後
山諸將協心自此而太原捷于尤兩勝也自此而河東平即子自
此而西京復振西京本有河北北平明帝拜降河上皇與復之勢
蓋在於此奈何以宦者爲將軍容便而使九節度兵六十萬處
無故自清一宮人武士士皆盡全則唐武宗三寶十五年九月三日

食月令之藥不問陰陽之違一食之使徇行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發
立由是趙州刺史李高幹使河東殺節度使以李承義為節度使山行營
都統王元振討兵馬精強上優之晉而生殺子春明廷無與爲其室者
飛龍小兒李懷嗣小兒而下不保其子級上不保其父內上不保其外
中不保其有內不保其妻帝之貽棄者若此唐之上豈非幸矣哉
宗繼之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而威權倒置三帥擅將朝政
矜功而河北之亡已兆用兵而師公卿被之害日深吐蕃又叛我長安
束手無策出塞陝關斯時也戒嚴於邠城三輔拔四牙拔而我長安
諸臣率甲影召抗方張虜師非忠黃金石義盡山河則京師唾手
左在而河南北勢萬盜區區不信而以魚朝恩爲鎮重車使判
子監傳文武大權信有據之足以功臣肝膽頓興友側懷恩以二罪
診而自誤異端乘隙而入分道入寇其來如飛橫分劫掠焉窮何寸

[illegible]

且少誠將陳仙奇而爲留後宣武軍擁劉士堂而爲留後平盧軍杜
漸古而爲留後魏博軍李推田李安而爲留後宣武軍遂李帥帥而李
華爲留後博平軍遂李帥帥而程虔信爲留後土成摩摩大阿咥
 執非帶有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懿懿宦官之譴譴譴譴宦官之譴譴
 宿將不知倚臣而宦官之譴譴譴譴宦官之譴譴自南衙文臣職至巨萬譴譴宦官之譴譴
 官場則知倚宦官譴譴宦官之譴譴爲權權鳴則帝尊美相良器則即秩夫宮市則有使夫中
 官執柄勝氣龍之氣良權權不獲譴譴宦官之譴譴受獻矣夫失德之氣良權權不獲譴譴宦官之譴譴
 着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則年除陌錢增商稅括富商增稅譴譴宦官之譴譴
 不足以填左藏而推肌削髓盡聚私貨以豐璫珠大盈之積譴譴宦官之譴譴垂垂有
 月進奉專則有日進奉者因之而得宰相殿後因之而遷貴外譴譴宦官之譴譴

之而遷葬李壽因之而用...
帝有以啓之故祖禹論遷葬政有三事姑居性嗜飲者以
此飲制爲心雖明自任其是然以飲而亂性者以爲政而
陽城以直言而在遷葬宗政以尚主而起程氏審以輕信而胡蝶全
義以廢敗而婦功...
批政之不可掩者且但三者而已...
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可謂賢矣...
亦有志於中興者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縣官職入止於東南八

杜重榮勸帝以法度裁制藩鎮而帝...
李鉤於浙西...
發而不用...
其討過青也...
其討過青也...
故史稱明果斷...
已傳龍官官而中貴稱用...
骨而轉...
臣釋服因...
通潘又轉...

以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
立與魏傳主...
東幸...
其私嗜...
亦獨何歟...
宦者凡三...
今日西頭...
去...
心...
終天下...

甲於...
卿大臣...
文...
之手而...
足之故...
使...
錄...
皇太后...
即位...

[illegible]

又盛賊剪其宗其宗既無宗族張繼結自古國受之多

未有若此之甚者豈非作法之不感所自來乎

高祖太宗高宗

玄宗肅代德順繼

憲穆敬文武宣懿

僖昭昭宣二十帝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助錄趙甲了九袁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補正十六卷

其後之補正十六卷

智後南平郡名唐僖宗時封劉
為南平王今四川重慶府

總四月量推劉守光為尚父劉仁恭梁亦以為葉訪使

發明謂于知義矣謂爲推尋之謂臣何不思之甚乎

國之月。王盤守光釋帝國。力告諸王。臣之大笑曰。恢復十

胡致堂曰曹諸公守此心者多矣然其心之未嘗不

之爲正也

[illegible]

〔書法〕所書之字不似他書尤爲大段之筆大然是不齊直

王申時梁王彊增兵九臣曰我

二十一年之論
空房在
謂是開已
知還
十
行
以
十
少
以
以

小夭後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二月庚子三乙未式其主是而司立初張紅敏達多子余王

妻王氏友建妻張氏常徵入侍王氏色美尤寵因令王氏召友

胡致堂曰朱子雖處逆無道若其用兵則聖人也

之

牙
才
清
國
冬
雪

前
與
大
上
年
梁
正
明

兵
來
伐
遂
自
殺
和
親
亡
在
第
一
二
年
也

三
蔡
約
王
友
真
起
義

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自梁起嚴奉使至

友與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

軍王事立執均王乃遣腹心患懷多之魏州訪楊自厚曰劉王

卷之三

與袁象先謝庚寅日象先帥禁兵數千人空入宮中友珪聞變自度不免
令庭諤先殺妻張氏次殺已庭諤亦自殺均于乃即位於大梁梁末按五代史帝則

事無巨細皆咨之

十一月遣王入坐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王分兵徇燕

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曰王人何

適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綢董廣布監布註監封封布諸視驗也緘不矢古事書

之所有遺人與之
甲戌管咬只無清天正月鎮定王推哥王為堂堂客

如置行臺云謂卷刊也唐生上主請恩有臣榮者於是相推以

○八月朔以王文錫判樞密院。日昃上有曠或勸留王乘夏

初以之清江陰文獻曰子思子思其行易曰丁方以豫天

五以鄰國之民爲食穀饟食乎蜀主乃止

明元平○是歲凡五閏五鎮 秋七月梁割郢引兵襲晉陽不至

人聖節事終日不出齋詩見其識崔生來書云曰馬國朝郎用

兵步十計此必詐也遣使覘之乃縛爲人執旃來臨在城上耳晉王

三郭長於襲人短於決戰亟發騎兵追之郭知臨清有素積欲據之以絕

晉書唐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左偏將謝朓而縱之使言曰唐侍中已

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謂富平養壯士

亦爲大王矣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隕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

忍負之不止

經八月，寧王金定實長慶，凡之巨，鑒許，遂之，系，通，事，

卷之六 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唐昭宗李嗣源自洛陽入朝為諸將所害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莊宗崩於灰燼之餘而獨島官三上奏請嗣源為國

唐初令百官轉對命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胡璉堂曰唐制今御史大夫府屬此官可以目下不知者而思之說時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受重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讀乃奏頌
 敕前朝待讀時近代直崇政院院職文書之臣與之其事以備覽對
 乃置諸明學士以備材學士為道趙鳳為之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國王
 唐史曰延翰字子平河東人其父延光為唐主所殺延翰自稱國王
 延翰又稱王延翰而任閹欲用李琪琪素惡延翰力沮之謂安重誨
 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制多士
 他日談於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延翰記其器度多士
 延翰物無幾此可相矣延翰不登拂衣去因別疾不朝者數日言辭
 唐主曰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圖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延翰是猶棄金
 之取瓦礫之轉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以上言延翰之器度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日短事而舉協以馬道崔協同平章事
 綱月唐裴諫諫夷其族回時以從諫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裴諫曰使不聞之則不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其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綱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回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
 美女二過江陵店李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有常務焉茲而
 去虛名落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難之甚步我以舟師江流救之其
 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禮臣

綱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受重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讀乃奏頌
 敕前朝待讀時近代直崇政院院職文書之臣與之其事以備覽對
 乃置諸明學士以備材學士為道趙鳳為之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國王
 唐史曰延翰字子平河東人其父延光為唐主所殺延翰自稱國王
 延翰又稱王延翰而任閹欲用李琪琪素惡延翰力沮之謂安重誨
 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制多士
 他日談於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延翰記其器度多士
 延翰物無幾此可相矣延翰不登拂衣去因別疾不朝者數日言辭
 唐主曰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圖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延翰是猶棄金
 之取瓦礫之轉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以上言延翰之器度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日短事而舉協以馬道崔協同平章事
 綱月唐裴諫諫夷其族回時以從諫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裴諫曰使不聞之則不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其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綱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回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
 美女二過江陵店李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有常務焉茲而
 去虛名落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難之甚步我以舟師江流救之其
 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禮臣
 綱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受重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讀乃奏頌
 敕前朝待讀時近代直崇政院院職文書之臣與之其事以備覽對
 乃置諸明學士以備材學士為道趙鳳為之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國王
 唐史曰延翰字子平河東人其父延光為唐主所殺延翰自稱國王
 延翰又稱王延翰而任閹欲用李琪琪素惡延翰力沮之謂安重誨
 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制多士
 他日談於唐主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延翰記其器度多士
 延翰物無幾此可相矣延翰不登拂衣去因別疾不朝者數日言辭
 唐主曰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圖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延翰是猶棄金
 之取瓦礫之轉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以上言延翰之器度也其言不名曰金也其言不名曰瓦礫也其言不名曰
 日短事而舉協以馬道崔協同平章事
 綱月唐裴諫諫夷其族回時以從諫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裴諫曰使不聞之則不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其久矣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及裴諫之非力
 綱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回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
 美女二過江陵店李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有常務焉茲而
 去虛名落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難之甚步我以舟師江流救之其
 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禮臣

國秋七月唐武安王江蘇節度使馬旼敗卒大軍使袁逢甫約等迎希範於
 明州而立之前時希範在明州
 國九月唐大興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德宗之曰澄上疏曰國家有
 不足懼者上無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四民
 言不足懼山川崩潰不足懼蟲獸傷稼不足懼貴人臣職深可畏四民
 業深可畏上下相猶深可畏廉耻尚深可畏邊鄙深可畏五言深
 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陛下下而勿論深可畏者陛下下而勿失唐主
 深可畏之深可畏者陛下下而勿失唐主深可畏之深可畏者陛下下而勿失唐主
 德多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唐主從李道為將軍李華之
 士唐主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愛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
 席上講義美矣唐主自註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從取人稱
 國補五代唐二十七卷
 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屬輕傲峻意驕縱不法石敬瑭妻家公主與
 從榮異母素相憎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契丹入寇唐主命擇帥
 延光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為
 環衛都押衙安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知遠辭不受
 國癸巳唐長興四年○唐主延光三月春正月唐主王延鈞稱帝更名璿
 自關人何言真封宅能見者關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興宮自以國小地
 僻當謹事四鄰是境內差安
 國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王○國秋七月唐以錢元舉為吳王
 國十月唐主重祖明宗性不情也貨物無幾極極之年已踰六十每
 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皇胡人因亂為製所推願去皇生聖人為生民主
 在位八十年後願置皇帝空用數於五代相為少康
 國致堂曰明宗焚香祝天無不感應不任其官宮內儲備四方

國甲午唐主從榮唐主從榮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榮元年春正月唐主
 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
 實問唐主康義誠不知所為遂出奔歸王從珂引兵將至馬軍中人
 為王從珂進文書書其言曰羅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遂有廢立之
 侯太尉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王從珂安有天子在外人
 遂以大位勸人若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再舉之罪權廢不足救矣
 國致堂曰唐主從榮此言是也唐主從榮以之成人主廢則不可若曰
 國夏四月唐主從珂入洛陽廢其妻從榮為鄂王而自立尋廢之
 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國方國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語喜曰宋令詢死之國方國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
 國致堂曰唐主從榮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榮元年春正月唐主
 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
 實問唐主康義誠不知所為遂出奔歸王從珂引兵將至馬軍中人
 為王從珂進文書書其言曰羅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遂有廢立之
 侯太尉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王從珂安有天子在外人
 遂以大位勸人若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再舉之罪權廢不足救矣
 國致堂曰唐主從榮此言是也唐主從榮以之成人主廢則不可若曰
 國夏四月唐主從珂入洛陽廢其妻從榮為鄂王而自立尋廢之
 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國方國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語喜曰宋令詢死之國方國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

南朝書王侯... 臣聞書相者皆以處文紀重慶... 唐王重后敬禮皆以勇力善... 位職不得已入朝乃後以爲... 珂之子李重吉... 人皆謂子中法宜... 書歷內外文武之士請備加... 丁九... 丁九... 丁九...

十二月唐以馬... 紀敘掌案... 居第一雖平日不受... 宗社無托而... 文誰能無之而... 京之罪緣全... 業老奴克奉... 燕而平父... 用不王言... 大逆雪國家之耻... 丁九... 丁九... 丁九...

乃止。○十一月癸卯大舉入寇。○自秦繼繼以國危在旦夕求見言
事督主方死中調應辭不見文請執政官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
曰督民不食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閉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十二月癸卯以兵環營杜威與李平章來夜均謀降契丹契丹主始
命軍士釋甲士皆勸哭數聲原野

契丹舟遣兵入大梁教習王重貴以歸殺秦雄輔佐人等以兵囚焉延廣
同初杜威之降也皇雨過不須謀契丹主欲遣過死入大梁過辭
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况復圖其主乎至平練謂從者曰吾
不食皇曰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以亡唐乎契丹之不敗也。○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致堂曰更事者見言事而不如其所說言事之存存皆快以
此可以觀之矣

者也故雖能易始之張轍而竟以召別紀之善則業非昔時守成無令
手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夫何倖哉呼石氏之亡無咎也使契丹之並有
漢通生親同俾後人猶被其禍歟其毒而山前山後不見天日至今
四百三十二年是雖之作傳爲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亂而而忘嘗
者
右後晉三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名肅字知遠地劉氏其先少懷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
高祖皇帝名肅字知遠地劉氏其先少懷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
高祖皇帝名肅字知遠地劉氏其先少懷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
高祖皇帝名肅字知遠地劉氏其先少懷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

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國知遠在河東富強諸劉晉陽契丹
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宋晉諱契丹契丹人知遠初無意進入援之志
及開契丹人汴知遠分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
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王天下
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後出師國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鎮陝
人苦其暴虐王是趙德芳謀曰劉公威德遠著若殺德芳以應劉公舉
陝城歸之爲天下倡取實如友掌耳乃斬德芳契丹監軍以應劉公舉
二月辛未知遠即皇帝位自是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
十二年

之晉劉王耶威之臣張轍等皆受命於契丹契丹人不欲與劉王耶威
戚字子負而劉王耶威如契丹契丹人欲與劉王耶威戚字子負而
世不爲以幸而劉王耶威如契丹契丹人欲與劉王耶威戚字子負而
也諸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無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大業宋有以重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主之資殆非斯天子所以救民之意
也諸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無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也諸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無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也諸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無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契丹紀

契丹人知遠知其必危而宋晉諱契丹契丹人知遠初無意進入援之志
契丹人知遠知其必危而宋晉諱契丹契丹人知遠初無意進入援之志
契丹人知遠知其必危而宋晉諱契丹契丹人知遠初無意進入援之志
契丹人知遠知其必危而宋晉諱契丹契丹人知遠初無意進入援之志

[illegible]

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縱然元舅多罪而父子之倫未嘗斷。漢倫以聖
納取其死。誦曰。臣聞君命重於泰山。雖以補益不獲。決義順以隨蹈。臣
鑑刑罪延孫。以從後教。新敬。然小忿往往生。聖賢亦不惜其自謂
不因怒而人有。臣聞。足是信也。美傳。而不知孝之故
與世宗。既相上。雖續立。雖以小兒。婦。而不知孝之德。澤
未斬也。倉卒遣將於陳橋。而出中。陳。而天子而加身上
黃袍。不動。色。手移大位。而當時。何。公。能。以。寒。松。爲。樞。風。霜。其
節。而。鳴。王。親。趙。翔。願。事。事。負。人。天。堯。民。堯。至。五。代。之。季。而。消。磨
盡矣。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誠。誠。起。人。也。曰。范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謂此言... 帝既... 言此天地人神之禍也... 帝既... 言此天地人神之禍也... 帝既... 言此天地人神之禍也...

夫以孝義起為閩南兵馬節度使... 其入而道之密使... 夫以孝義起為閩南兵馬節度使... 其入而道之密使... 夫以孝義起為閩南兵馬節度使... 其入而道之密使...

[illegible]

四代孫而文宣公仁主之子也五季以來封爵絕至是始宜主祀事

之仁即時之術兩得之矣

綱十一月宋主襲太廟望日即帝太廟見其所陳邊見其舊問曰此
 何物也左右以禮對帝曰吾祖宗靈誠此奉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
 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嶠請復故事每室加飯食
 一牙從之自是三年而郊必先享太廟即如恩肆放以約常制
 綱十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正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三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四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五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六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七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八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九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一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一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正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三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四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五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六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七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八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九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一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綱十二月宋主李繼勳等進郊太廟

南王不知其間機殺正筆

○五月六日兩河帝帝齊博天謂宰相曰朕雨止不得時政所關便

之疾耶道首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勞瘁至苦而為樂乃臣等失職帝

曰朕恐疲延遲作小門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百八十餘人因告諸卿其家有以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編為成○○來軍公帝帝天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

師公至笑曰此所用軍物幾何帝曰不怨家服此宮服感皇必相效京

城聚物價高小民逐利幾轉勝易傷生憂廣貨汝之由文生憂當當當

情獨耳可造此聖等○端王慈謝王因侍坐嘉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

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與眾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宮宮殿悉以

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F奉一人苟以自奉奉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何哉

○九月宋以辛仲庚為四川兵馬都總管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容者普

以左補嗣等仲庚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廢虐受其禍朕今

用儒臣幹事有餘人分治大漢誠宜寬亦未及武臣十一之一也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宋初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染之諱曰周恭帝○周恭帝

○五月宋行開皇帝崩命李昉

○八月宋趙普相十生為政頗嚴嘗以私怨誣馬氏李季杲以賊論

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嘗與趙普相言普曰海物十推道于無

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沃

千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嘗言實不知帝曰弟受之彼謂朕家事時由汝

書生爾時官禁私收奏罷大木普言置軍中奉材應臣後安治宗吏

因之竊貨大木昌稱普市貨第○都下三司使趙琪以聞帝大怒即欲

逐普主簿力辭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向食蔬園以居其為多營邸店以

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怒不悅初判大理寺

重慶縣以其官偶與吏相會普怒普擅擢判名見帝帝怒叱曰

情猶猶行其汝不問趙普之社稷臣乎引廷奏擊折其上○二商大

○九月宋趙普相十生為政頗嚴嘗以私怨誣馬氏李季杲以賊論

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嘗與趙普相言普曰海物十推道于無

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沃

千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嘗言實不知帝曰弟受之彼謂朕家事時由汝

書生爾時官禁私收奏罷大木普言置軍中奉材應臣後安治宗吏

因之竊貨大木昌稱普市貨第○都下三司使趙琪以聞帝大怒即欲

逐普主簿力辭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向食蔬園以居其為多營邸店以

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怒不悅初判大理寺

重慶縣以其官偶與吏相會普怒普擅擢判名見帝帝怒叱曰

情猶猶行其汝不問趙普之社稷臣乎引廷奏擊折其上○二商大

○九月宋趙普相十生為政頗嚴嘗以私怨誣馬氏李季杲以賊論

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嘗與趙普相言普曰海物十推道于無

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沃

千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嘗言實不知帝曰弟受之彼謂朕家事時由汝

書生爾時官禁私收奏罷大木普言置軍中奉材應臣後安治宗吏

因之竊貨大木昌稱普市貨第○都下三司使趙琪以聞帝大怒即欲

[illegible]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太祖二十八年
太祖二十八年三月丁未朔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授兵部尚書越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自告養奉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等奏養奉多遜天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問多遜官流注州徒其家
期親子遠商多遜何來力此此報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行南來周改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可見之耳目多遜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清皇女公主之號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日臣奏奏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太祖二十八年三月丁未朔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授兵部尚書越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自告養奉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等奏養奉多遜天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問多遜官流注州徒其家
期親子遠商多遜何來力此此報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行南來周改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可見之耳目多遜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清皇女公主之號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日臣奏奏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太祖二十八年
太祖二十八年三月丁未朔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授兵部尚書越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自告養奉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等奏養奉多遜天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問多遜官流注州徒其家
期親子遠商多遜何來力此此報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行南來周改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可見之耳目多遜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清皇女公主之號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日臣奏奏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太祖二十八年三月丁未朔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授兵部尚書越三日下御史獄衛尉寺卿王革維治多遜具狀奏革
自告養奉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等奏養奉多遜天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問多遜官流注州徒其家
期親子遠商多遜何來力此此報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行南來周改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可見之耳目多遜等相繼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清皇女公主之號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日臣奏奏王革亦道小使奏德明報多遜等狀欲上帝詔文武革

[illegible]

天下以則自地而化... 九月王曾罷回... 能若是我自任政事... 無所愛段帝... 里與人宴笑... 才之所長... 也必先曉... 知諫諍... 曰可憐...

必者門狀元... 不亦美矣... 功勳全盛... 而後也... 有過失... 陳四明... 九國... 戊午年... 子更名... 巡按... 若有...

緊東外補此為上東人見即疑有天子之詔而為大也則再入
中書其罪不淺矣
○八月彭德昭後馬知節卒同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家
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見
王曰辭也德昭其曰知節樂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宰相爾卒德昭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闕丘大赦曰自是男婦
禮堂願立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下帝以印信不若
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其意賓客多便人密胡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閉
然其意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可官職
○康寧四年春正月以常璽封密院事劉瑋死男有謀反軍
威明自少捍禦西陲知悉情每以計用兵所同克捷瑋無士卒能
機遷左元戎張之勢乃瑋子也瑋死後其子瑋子失其印信
○八月彭德昭後馬知節卒同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家
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見
王曰辭也德昭其曰知節樂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宰相爾卒德昭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闕丘大赦曰自是男婦
禮堂願立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下帝以印信不若
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其意賓客多便人密胡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閉
然其意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可官職
○康寧四年春正月以常璽封密院事劉瑋死男有謀反軍
威明自少捍禦西陲知悉情每以計用兵所同克捷瑋無士卒能
機遷左元戎張之勢乃瑋子也瑋死後其子瑋子失其印信

○八月彭德昭後馬知節卒同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家
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見
王曰辭也德昭其曰知節樂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宰相爾卒德昭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闕丘大赦曰自是男婦
禮堂願立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下帝以印信不若
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其意賓客多便人密胡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閉
然其意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可官職
○康寧四年春正月以常璽封密院事劉瑋死男有謀反軍
威明自少捍禦西陲知悉情每以計用兵所同克捷瑋無士卒能
機遷左元戎張之勢乃瑋子也瑋死後其子瑋子失其印信
○八月彭德昭後馬知節卒同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一時家
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見
王曰辭也德昭其曰知節樂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宰相爾卒德昭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闕丘大赦曰自是男婦
禮堂願立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下帝以印信不若
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其意賓客多便人密胡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閉
然其意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可官職
○康寧四年春正月以常璽封密院事劉瑋死男有謀反軍
威明自少捍禦西陲知悉情每以計用兵所同克捷瑋無士卒能
機遷左元戎張之勢乃瑋子也瑋死後其子瑋子失其印信

[illegible]

給以唐制州縣由今折過修食

國夏六月王請昭昭宮及能王曾知宛州昭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

國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多裁抑之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災當以首相繼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國冬十一月出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而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王申昭昭宮太后遂不能堪會昭昭宮

○五月王德用以某事糾總巡院事自趙元吳及傳用諸目將討之不許復用狀貌雄毅而面黑以下日皆人背異之有者論其貌類豺狼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既言有猶不一遂降知韶州求人僕隴而僱用舉止言談自有若性不接賓客也
○六月詔起元昊賜姓官爵○冬十一月以王陵和樞密院事宋庠奏知政事**○夏八月**寇併次遠檢遣使召山峽之王陽平使之已回南初以善騎射為驍騎散置從西征賊黨道遇於營克捷陳敏被殺帶銅印而出入賊中皆披髮左髻高鼻是元昊後裔安軍珍衛等救擒丁凡例附錄

○七月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簡劄方時會賊寇渭州移以進擊定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簡劄方時會賊寇渭州移以進攻唐虞慶元年癸卯年春正月朔日食先是蜀天楊惟德請移關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時帝曰曷所以正日時而棧民事其可曲遵乎

○二月詔至是知饒院萬壽請罷免微輩統歸楊共便酒食彼故不可獨白萬一契丹行之豈不高朝廷羞既而聞契丹阻塞安帝海之漸近乃改正壬午為朝廷大害者也於是改甲子之常事也據土著舊能國元昊還州副總管劉平石亦悉敗沒三月紀茂雅知安州之判元昊信之不屬萬入城深望其死而計無所施計與元昊數款當先過關繼援越嶺言之靈固窮困因節日食謂此災變象若遇下情帝弗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諫中外臣庶上封事言朝政得失

○九月治之弊甚矣如有人不知古之人主未嘗不以忠告街帝意命司制誥韓琦奏撥陝西兵移補使司歸麟西師形勢甚惡即命安撫

十二月庚子年曆○陽曆十二月廿二日

壬午年十一月廿三日癸卯朔日有西曆多處使節將來言

駐南之地是日言所報帝許旨意令果簡擇報聘者退還者不悅

海關之領事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憂臣不敢受其死帝勸動色選

密德密直士謝曰國家有意義不憚勞向遂以官賜焉遂往

定明○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正○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父之○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之○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五月以內府為北京臨時奏用奏升開創發旨南下議有請成清陽

中○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越○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以○明帝不許其請可如家○相則掌王璽璽之諸文而實德

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享其利而臣下無所損言曰臣下

而入主往其禍殺動用兵有貨貨其財今中國與北朝通好

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能感其財人主群臣何利焉

冊主大悟言者久之初又曰塞爾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和宗故地

在通好前成慶復舊民兵亦兩朝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和宗故地

常見其耳曰吾以虜龍○略契丹周世宗復取幽州地皆異

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何如曰曰本朝○和哉院○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時

德善姑不得時進秩官屬初年限內有無勞績及繁省缺故官明
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選員外郎若數
不足增二年應即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大卿監議職悉其法始密于
矣

十一月庚寅除子法自太祖初定任子之法素有六品諸司五品監朝
實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奉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掌特定
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兩郊嘗饗奏一人而特恩不預出是奏為
之恩發展至是仲淹當新始裁道奏補人仕之路能聖節奏恩凡長
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三十乃得隨自是任子之恩
受命則止其後功臣之流愈定任子之制任子之恩愈稀此後舉賢
之義政
○十二月河北兩亦雲河東地震自謙官孫輔上疏言亦雲者赤也也人
其津之應地震陰盛也陰多者為陰後宮為秋盛則陰多而動

矣天地交變固無虛應陛下枚舒綏之朱異若自王威福時出英斷以備
亥卯枝陰盛之變實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責也
○甲申四年十一月春正月帝後御經筵同包元昊友范進講帝既
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
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撫事之朝不足為有為之世
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諭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曹公亮等講經史帝
謂公亮等曰卿等值儒學多所發明雖盛暑亦未嘗倦固卿等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自時仲淹欲復古初學教言
與學校本行官昭近臣歲於具奏知等奏教本不於學校士不寄於鄉里
則不能養賢有司求以嚴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考策說
擇其便子今若皇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其舉行則

學有備防矣先帝論則文詞有留心於治亂矣體式則嚴而有得以
聖賢大義則雖有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
使官部為官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學有通業者士須年三百
乃聽預秋賦諸書見賦者自目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違犯刑
行乃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時通考為去取而罷怕經義士道
經術對大義者試士道

○四月作大學五帝諸孔子禮故事止肅慎帝再拜賜直詣復五
品服初海陵入朝肅慎帝為湖州牧授訓人有法科條條悉備
具以身率先雖監易公服坐堂上嚴師之禮時方尚詞賦肅慎立
經義治事齊以教書學及興大學詔州取其法者為今式云云
○元昊復遣使來上言自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
策當以和好為難守為當務因言和守戰三策文思其久強矣乘
元昊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亦可憂諸城京師以備之非徒禦
寇誠以深入之謀諫官余道言王若守行四對合無故而陷京城是舍
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許呂夷簡致遠有故年帝以
其主望所屬援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中淹亦以天下為已任
當洞同輔政裁制倖盛者數言是日夜諫議與致太平然更張漸次
模範大論有精義由是紛駁行初石介嘗奏記於范言介之制之伊
稷雖怨介介已欲因是傾范乃使女嫁范習書畫致遠成遂成伊稷
重介大怨也又偽作介為范謀反上聞范仲淹懼范
契丹伐愛遂請行遣仲淹既去朝夜有急帝心不能無疑左右介亦
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爲臣自非智力奮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亦不得已之至也
天祥雖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情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摧也
於是有所矜矜之情生玩兵驕武弱之態修一日漢然四方屬實崇之季
是也斯亦不得已之至也二曰情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
宣口中孔子之曰中則其旨盈則食足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
戒懼備其政能保其不敗無疆三曰遠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有國家則暇無失其時也微彼泰主者求賢於隱微也綱維綱目有
情登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略曰聖人憂勤萬幾之根奇巧珍玩焚香
泰之端其言早辭威儀侍之途附耳其語關說賊之門不情不義道備
之原暇時威權凌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功其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
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之實
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上下親睦近鄰之實也夫是非明好惡政
也
仁宗二十九年
之實也諸教和善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未嘗之實也皆其
功過審其之實也而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變勢果實戰國治兵之
也實之不存雄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國安石自度安石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至八九乃
受安石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常允虎同平章事張璪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同宿民人活
恤安石請事不爲執然亦不可回止其意重任尤能情懷大悅府人多
移張璪璪始以變法古人所難未敢守相完成法而後張璪始於治也
國同月安石方直直言極諫之至曰主不辭職權皆在臣中獄對切
直主安石常執石相專政人主之谷永不肯俱謂璪曰此人謂安
相不足用彼得善而德德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璪亦深然之詞

以歐陽修知政事國時修爲相法令典設國體安亮文學之事
開南三人同心輔政自官奉法循理朝廷維治
以范鎮爲翰林學士
冬十月制復舊安石主子宗實知崇正寺固辭不拜司馬光上疏曰向
觀臣進孫建太子之說言謂即行今般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萬壽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危幸之際建立其所厚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福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福定策國老門生
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璪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日禁中半夜出寸
紙以某入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璪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
上疏言之及璪人對以光誨二疏進璪等及有所啟帝曰朕有此意久
矣誰可者璪等欲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呂中書蔡三
子小者且待近不意天者有可也璪等曰帝曰宗實等遂力贊之議乃
定命下宗實之終喪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王寅七年春三月能起以起崇正寺知政事爲樞密副使
五月樞密副使也極卒自樞密直道耿介與人不苟合無一字妄取
平居無私書故人親董平語一切絕之然感其奇則務敦厚於人未嘗不
忍其飲食服用身後朴雖貧如布衣時贈禮即尚書蔡璪
蔡璪字晦之號長子所居以美名
秋八月以常允虎同平章事張璪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同宿民人活
恤安石請事不爲執然亦不可回止其意重任尤能情懷大悅府人多
移張璪璪始以變法古人所難未敢守相完成法而後張璪始於治也
國同月安石方直直言極諫之至曰主不辭職權皆在臣中獄對切
直主安石常執石相專政人主之谷永不肯俱謂璪曰此人謂安
相不足用彼得善而德德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璪亦深然之詞

[illegible]

若其於不幸之慘而于孝此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孝乃為可憐但恐孝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忘者哉帝大感悟帝
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殿為殿見百官增請乘輿飾具等服以出
人情大安

通鑑曰孝子之聞人所推言援公既以孫伯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
也日門人親孝子之從容語及帝之助之方帝曰此仁宗之德也
無公之口不可見此之長
言曰孝子之聞人所推言援公既以孫伯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
也日門人親孝子之從容語及帝之助之方帝曰此仁宗之德也
無公之口不可見此之長
言曰孝子之聞人所推言援公既以孫伯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
也日門人親孝子之從容語及帝之助之方帝曰此仁宗之德也
無公之口不可見此之長

仁宗二十九年

十二月命侍臣講經史于延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放講至
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悅命左右問之乃大其內之
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悅命左右問之乃大其內之

太后甲辰元平元年五月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太后崩于宮中

神宗皇帝一十八年春正月朔日會同帝不受明詔言嗣失
帝嘗謂文德曰天下故事多不可不遵多博曰譬如接應不調
必是受之權歸曰為政立事貴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天威威服
能自致文德曰當今理財是為急務帝曰接應不調不可不遵
文德曰臣聞用兵之道先為之計而後用之此天威之威也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三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二月以孔若蒙封衍聖公

九月朔日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太祖曾孫從子為安慶王

石河如朔亦然然遂出拘禁... 子不勝則奉身而退... 後言其得之... 陳升之同平章事... 三開人校檢是... 之主元塞胡廷... 能臨大節... 之法也... 統均耳... 若以乙級州... 非先交二若... 丁九...

十一月命... 三見安石所... 十二月下... 府院... 而惡之... 軍節度使... 事而不... 論也... 安石亦... 臣文莊曰...

王敵所... 之入... 石屏... 以張載... 有教可... 昔年... 甚眾... 道自... 長... 才... 君... 為... 南山... 二月... 康成... 新法... 三月... 琦上... 不受...

不孝之人宜宜居勸誘之地併論其在之罪設罷里等而從定

去則金石之平瓜失矣何人謂新法哉此其所以左暴皇而右李

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馬亮爲樞密副使呂公弼以王安石變法

較動其務安靜寤告不悞公審具疏特諭從之務盡其常以示安在

續錄補 卷三十三 廿五

坐言隨起和推無續效後除天章閣得新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

出直史館轉通判杭州國賦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曰

方今政令得失難量臣陛下天縱文武才思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勞惟患求治太急聽言太遽人太說讀以安靜事之來然後行之而求

然曰卿三言朕竊思之又當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

三言而巳雖陛下結人心厚風俗有組織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禍果自用而不危者漢武以財力賡竭用秦計

筆之說實則皆謂之均轉子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竊據

下結人者此也。國之所以存亡者。德之淺深。不與衆寡。多寡。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功業之盈虧。陛下欲道德

厚風俗不頓陛下急於有功而責愚臣且事務權衡過失未嘗輕改舊

論所選之曰夫下歸仁誠者見其末年足多因循事不凝斂乃欲矯之以守安者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仲而勤勞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問家若滋不忻國待使更謹事
風論奏司丁憂勸喪毋拔詔下六條甫盡高工水師繕治無所得

試遂請外通判杭州

九月判司藥等品惠贈以父喪去職以贈帛杖之國布厚淺人尤不

宋和宗三十卷

法非不善推行不能如人意還爲擾民安在無巨國之語言也愚

曰豈拒誅有但邪說營營無足聽國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

低謂之巨患。願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鵝。已遭孝孝之國。漁陷窮矣。

綱以割庫知開封府。庫不肯屈。舉主安石欲見之。或以禮召。庫曰。

安石自執政未嘗二事合人常往無何諫劾卒不得而上疏極言無益
更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濟平準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

石也。○綱賈亮罪。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交同輔政。

切陰助所爲安石澄德之無善者從容責其不能整頓變易漢曰上

相留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劉宗源字文石之通城於會公亮思卿之子始於公亮公亮
以注意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抑班之貴知幾而去彼小人
及進則若退避三舍

以憑宸衷知政事吳克爲樞密使國爲中丞書上疏論王安石夏

翰林學士司憲充差前口龍水縣今慶遠府范祖禹同脩通鑑許之

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
豈所以爲大節耶家之賢愚不難矣得子弟如狂能蓋頂之也

○奏賢良方正之士熱白州司戶泰軍孔文仲○詔賢良帝親夢天

原升有言曰聖王下移則仁重不憂其與之諍久聞若斯之論不與
場之事陛下愜意立法自謂庶幾美矣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

德而不反之矣

之便悉京職其官有罪者俱削去九千餘言力說石在位受之

御批道鑑上疏言所薦文士使皇家遠近不謂是諫官以謫言受而
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按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光求去曰主上在深殿卿者何見○光曰臣執政无片其意如蘇軾者官毀其素懷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前黜

欽命全權臣等奉 諭如蒙 慈育石初舉金著後亦毀之彼
之身可謂是而復非必不待復求去益乃端緒生知永興

綱彭鳳經使學師中知歸州國芳言至詔聞遣不便故貶初師
主判絲巾大服印委印授或曰望言此多事矣師中曰公何

為今知鄧縣太守石君眼多白是以手數他且亂天下者斯人也

外書
編訂
神祖
正統
年
序

人與飲焉。一醉復惟肖山泉。信堅冰在。巖骨山草黃。之吳於
野。徐論新。知李師中之知。然不徒於茫果乎。

當嚴非院使張方平之罷許之出判應天府

翰林學士范鍾之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見聽一宜去詹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

王昭三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敢則置而不問及爲之罷帥臣及御

史事溫一言辭輒則倚據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佳以此二人被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

之詩下有愛民之懷夫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于顓

言以除癰蔽之氣使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開而壯之蘇軾往

朱神宗永三十

何心哉曰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續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

契何馬九官官字之外具外長仁字之實實所

王右軍者名法字逸少其法上家爲衛五子等

選聚所屬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判大名府王拱辰揭書其言曰非止困賢才保丁廩自贖云云動督武裝

能盡罷黜裁損下戶以行之王者猶堪展爲沮法權矣曰此老臣所以輔

國也抗章才已帝情由是下戶復免急往赴盜盜都縣不敢以聞
以韓絳王安石章事王珪奏知警珪爲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年當因事是威詩有所感矣

100

[illegible]

不可也。可。次男。司。女。士。于。西。國。人。見。

與霍亂自從判汝州以拒權臣詔昇義復拒國節

蘇軾詩集卷之五

不憤。舊臣多引疾去。帝

六十一有而到仁壽年六十有一而殁

皇上有所賜之必全變而為頂戴主上三句文一書卷下

嗚呼管國之直者非以老方其陽今天下信譽於勇

上言望蒼而泣帝問從者主安石耶未聞稱鄧名議者

刑虐之詩多不盡後上政曰陛下廢校國粹以兼用正

三三年間勤議天下無一物得其所自益自粵

又有與虎之異言直心離者乃而於曉之空於曉之

三言萬壽

有司爲此
正行計
後以事
同列

之有異於古者矣。立之人身。如心。如木。如石。其性之

時而正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

已任死而後已其割髮之語自幼輔政至爲相

仁者不能也

春火又一至是等金變了

宋祖宗三十卷

王季羣及支倉喜音云古子乃爲人衆皇食則無斤頂云佳

進士張一真與父諱巨執政于趙不可全

於此等事，至其成敗，亦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吾輩所當注意者，則在於是而已。

美之安在一日與穆恩謀謀因官路互損婦人怨以出府多所害事

夫文曰：『孟子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言君子之有文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而乘知之國富勝群賢一網打盡然猶未爲酷也又有王季

圖說可以詳于先志。州城舊在東建和州。迄今開闢。時召正司。巡正所。

百
行
進
手
中
進
身
意
守
善
辨
真
偽
伊
氏
永
州
民
生

落午此可分給不從處官為案稱端跪後官則未敢帝是使就謝州城
以焉武因戰而權使既為副使部民不請者則更安石更更之使曰
考則之法則取則民目不願豈能之哉蘇軾稱使上不害法中不廢
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難於三者之中而尤難於三者之中也
王中書曰自是而後之論者有言也而三者之中尤難於三者之中也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侯有侯戶馬死侯戶獨情結首馬死在戶半償之其後感備行子海
王安石求去帝不許因令就職
秋閏七月詔重傳察訪湖北經制使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
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
以威四州湖北提制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王正人等以四州氏有州州
州布衣張繼亦上書言南北江和言遂詔中書檢正官重傳察訪湖北
經制使事

八月王詔擊時暮敗之遂城武勝國初詔言指鹿河兵用易思
未嘗輕費有本王花博曰王師造物必小計其公易於動工及既動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王師造物必小計其公易於動工及既動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王師造物必小計其公易於動工及既動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王師造物必小計其公易於動工及既動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王師造物必小計其公易於動工及既動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立大學生三舍法帝意欲立生員為一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其
名額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二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至五年三月春正月開京城選至察發時政者收罷之
三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因從知州中兵整習焉蔡挺至故多立功
効然諸將深險在洞厥久將蔡不稱心蔡遂與王福人老之句中使
至使蔡於之傳達蔡中帝聞而怒之以為權臣制使

身全威嚴征敵意北流民風沙嶺掠奪甚盛...
日門卿奏乃總所見為國勢最顯上之親屬...
以行臣之言一日不取之新臣以正欺君之罪...
以人內是名雖不能發言曰今龍新帝親見...
呼相賀先是帝謂翰林學士承旨畢繼曰天久...
對曰陛下憂國皇矣損膳減寢此乃舉行故事...
實乞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善惡交關之害...
人情大悅會侯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
以快所連國狀且言多皆再拜外間始知所行...
御史治其擅發為過罪臣廉卿顯言曰帝曰陛下...
此其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佳矣之言罷...
不憤哉

帝於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免稅...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王若石有罪先以韓維平章事畢忠卿知政事...
王若石有罪先以韓維平章事畢忠卿知政事...
王若石有罪先以韓維平章事畢忠卿知政事...
王若石有罪先以韓維平章事畢忠卿知政事...

臣曰宋若石天下名臣帝始親之及後疏遠...
臣曰宋若石天下名臣帝始親之及後疏遠...
臣曰宋若石天下名臣帝始親之及後疏遠...
臣曰宋若石天下名臣帝始親之及後疏遠...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臣聞自開國以來臣等事未有如斯之失而...

李德甫傳為兩朝題曰正直君子和州小人事業關連在位之時
合休重望而多能求有各以其類為善狀之耳其善狀可謂多矣
李德甫傳為兩朝題曰正直君子和州小人事業關連在位之時
合休重望而多能求有各以其類為善狀之耳其善狀可謂多矣
李德甫傳為兩朝題曰正直君子和州小人事業關連在位之時
合休重望而多能求有各以其類為善狀之耳其善狀可謂多矣

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猶教之以峻法使人致恭
祚不傳世今知薄小人必有以是誣陛下者願尊以峻法使人致恭
祚不傳世今知薄小人必有以是誣陛下者願尊以峻法使人致恭
祚不傳世今知薄小人必有以是誣陛下者願尊以峻法使人致恭

無所不用其計... 三月... 六月... 無敢不傳習而先傳習一切廢不用焉

以王... 三月... 六月... 無敢不傳習而先傳習一切廢不用焉

[illegible]

二月召李處道以和達爲密南招討使趙尙副一師師討文賦詔占廣
占廣合璧之召李處道亦召李處道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綱秋七月御史中丞趙綱有罪先賜卿既出申陳而事之獄又不
成去矣李處道又陳事由共取節制所引惠卿事雖他書下制獄主安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石不知也後便以乞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安石石欲以爲命今則上

再相也學問來去及子學死忘傷不惟力請解職等語歎之
便相相江寧府府志云李處道字子三見于安持錄安石
女而亦心不捨安石所爲數言新法不便帝察之立無幾安石
居遂相之文欽有所難董之召選司馬呂公著爲維翰續及爲務李
處道願數十人光自涕泣誓死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
於誅歎然流離轉徙滿野日復引復其朝廷覺悟一變敕法今日救天
下之急當罷新法免役保甲而思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列利
害顯言而用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至其具今不迫遂爲痼疾
安石不能用呂惠卿言安石罪終其於書而無使上知及勿令齊早知之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十二月詔遣安石出守富貴安石乾德降

之別顯其片入著早不可即而不死則此法遂復矣
己未三年癸未歲春三月召權判武學醜而罷國願自知狹濟系

召列武職各命數目李太何正臣勸其獻行迂趨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
爲其論復能之呂公著上疏言分明延簡改法者之初凡在朝野如無
論議是行非之意必錄而小人賊害皆自未已知願者慮下早自放之
其立身行已素有不本於古者時有論曰者雖賢慮下失矣子之休
若所除武學亦未爲任官要津而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若置欲深捷正
將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歟矣夫然則宜歸故官

三原發令明史之義曰
 忠切速然不結不知宗何信讓之易而余
 言信六之誠言此口
 言信六之誠言此口
 言信六之誠言此口

五原不遠難以崇禋衆知政事監軍相具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

去甚者確沮之汪遂不憂確善餽人主意與時上下以妻石價而監
御史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王大夫交口咄罵確曰以爲得計功微本

臨秋八月增太學生員○**綱**文皇太后薨民朋醵帝事太皇致其誠孝后
亦慈愛笑至帝常有怠於燕劇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休矣夫

言以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兩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爲可取之天與太宗收復久矣可待乎帝曰朕不愛校

晉太后之盛譽不但於死晉氏諫伐燕薊且而又有歷代得
后所難及者五諸宮各張如二也附拘失宗貴策前位二也

[illegible]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裨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贊言
歐陽修謗傷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發錢謂散放也則曰謗得兒童謂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強半一年有大半在城中文官隨也上二司臣下明法
有以課吏則曰讀書萬卷不律政官萬條終無行迹上求利
明法紀

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欲殺臣國豈能降臣謹辭然臣是日見國解詔忘味來三月食無滋味其他饕餮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訟誘爲主速疑於憂恥定等治之且今多引名士欲與之太子太皇太后還豫中聞謂帝曰嘗恨先帝以制科得獻兄弟者舊臣每將得兩丞相之間輒以作戲弄憐惜非其人不得至於是時其過笑矣故帝曰朕欲用卿汝弟亦流涕王公

得得言言曰自克大慶之君不_以言_罪人_賦以才自奮_謂爵祿可立取
而_辭祿如此其心不能無_望也_今一旦致_於理_大理_祿後世謂
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_滿也_行爲_卿員_之也_王珪復_舉劾_誌

詩云惟木名曰栢栢松身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下

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誅其何談事軾遂得
輕貶第轍亦坐軾而貶坐軾詩案駁者張方平司馬而下凡二十
人張方平李沆臣屬尤光顯從漢史例故常孫資魯恭下殺劉

[illegible]

等及知楊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勝沈氏見之臺更不

僦曰歐君貧友吾不忍徯以忠義分譴所損也至是以筆更緊詢主官

西京御史臺

夏六月詔曰書院及有制
詔秘書監致仕劉九定雅樂于太常
秋七月雪出太微宮詔群臣直言失國主安得恩詔安得使上旅司

工部局之...

大事失于下變貌見于上陛下有臣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有左右
大臣不均不直賢否倒置秉權柄者用力墮于清濁取利於國去是
以于其陽而召天變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維欲卿條具其弊不願
道格人言以自塞蔽今以一指撥而維權柄在彼而不在之且近習執其
廷尚以異此御覽見信遂錄林等士知開封府
國九月定官寄祿補官制咸下詔行之凡領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昭因以崇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樞密院官制以祖宗不以兵政歸有
司故事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礙也遂下詔罷樞密院改官制將行
欲新舊人兩用相御史大夫曰非司馬不可王維奏確相顧失色王
其不如所出確曰上文欲收樞密院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王維謂之曰
樞密院使上平西夏其意以為既用兵樞密人必不召光輔召樞密
至已而光輔不召

宋神宗三十卷

五元

國辛酉四年春正月馬元能言初不為王臣所容後出
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廉宋進士自卿舉至廷卿第一片曰二人王
宋產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三廉義
于前卿地十萬里士君子之公卿曰卿也
卿之第一廉義也
卿之第二廉義也
卿之第三廉義也
卿之第四廉義也
卿之第五廉義也
卿之第六廉義也
卿之第七廉義也
卿之第八廉義也
卿之第九廉義也
卿之第十廉義也
卿之第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二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三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四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五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六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七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八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一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二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三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四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五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六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七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八廉義也
卿之第九十九廉義也
卿之第一百廉義也

國辛酉五年春正月以曾肇為中書舍人曾肇之章本厚六經
司馬遷鍾離為歐陽陶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撰至是以
將行教有是命國呂公著常言於帝曰肇為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
文章以是不大用
國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蔡確知政事
為門下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燾為之
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郭說所害帝
不謂直親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郭說未論別事只辭密一節朕
有即以此來見此二人他人則難治之使去亦不覺宗孟蒲宗孟無以
為名將幸盡之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
今損錢鈔五百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宗孟對曰不可欲以錢而為錢文
國主成五年春正月以曾肇為中書舍人曾肇之章本厚六經
司馬遷鍾離為歐陽陶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撰至是以
將行教有是命國呂公著常言於帝曰肇為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
文章以是不大用
國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蔡確知政事
為門下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燾為之
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郭說所害帝
不謂直親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郭說未論別事只辭密一節朕
有即以此來見此二人他人則難治之使去亦不覺宗孟蒲宗孟無以
為名將幸盡之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
今損錢鈔五百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宗孟對曰不可欲以錢而為錢文
國主成五年春正月以曾肇為中書舍人曾肇之章本厚六經
司馬遷鍾離為歐陽陶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撰至是以
將行教有是命國呂公著常言於帝曰肇為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
文章以是不大用
國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蔡確知政事
為門下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燾為之
帝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郭說所害帝
不謂直親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郭說未論別事只辭密一節朕
有即以此來見此二人他人則難治之使去亦不覺宗孟蒲宗孟無以
為名將幸盡之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
今損錢鈔五百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宗孟對曰不可欲以錢而為錢文

宋神宗三十卷

五二

天啟元年... 就第... 司馬光... 五月... 如左氏... 乙丑年... 名服... 嗣太后... 宋神宗三十卷

有... 司馬光... 乙丑年... 名服... 嗣太后... 宋神宗三十卷

此等相用夫老老皆爲司馬相公夫人女子亦知其爲富貴也之乎
及入臨街望見其子加爵自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咸道聚觀馬
不得行曰公無嫌道相夫子活自炫耀還天后道內許平懷憤勞
光緒爲政所屬先光緒聞言詣謝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司馬相公亦正亦未至幸國司馬相公新法之行乃意激成之
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國司馬相公十五
六時與弟開闢
南園教陳道遠歐陽修之策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采出入于老博有幾十年遠求諸大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尤喜有
粹之氣益于讀書聞人交從之嚴久未見其怠惰之客遇事傷爲難
處者至不動聲色自泰然以未未有所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之也豈皆正辟之義無聖門之問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關亦有
九關焉
方召用遷至主大夫誠與不識異不爲易安矣博采衆論其言曰明
道先生第居之曰固人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得道不
行自世無善治學不傳十載無鳳凰焉善治主德得以明矣善治之道以
淑諸人以傳諸後無道滿天下皆爲愚民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傳不傳之憂於道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藉其帝
關和說聖人之道雖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
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人之稱情也哉
國司馬相公大用其方知其名召用之而國司馬相公亦不致知就民見
大用其方知其名召用之而國司馬相公亦不致知就民見
國王至聖以父意見推其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
時號曰宰相以其上殿進言最重上可否訖云領言見聽聖事
者皆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臨既而辭職自歸州山道遠道大相聚
呼曰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恩以治我時天下之民引頸拭目
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進言者皆謂三年無改父道先教
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者至矣若司馬相公所建非先帝之意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不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國司馬相公曰孔子曰三年無改父之道此孝之始也況先帝之遺
教不以改之乃所以爲孝也況先帝之遺教不以改之乃所以爲孝也
以改之乃所以爲孝也況先帝之遺教不以改之乃所以爲孝也
尤有以自足之可
國六月賜趙州卒徐積喪常隨積事親孝且父必冠帶定有從胡環學
所居一室寒一裘愛飲水雖遠道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召終身不用
有器行遺君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
加足其上耳固後以近臣薦授州教授并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
子而便勞已之方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
已之財猶爲何不爲君子抑人賤之父母慈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
鄉人學父母教之諸君何不爲君子抑君敬服及卒賜諡節孝先生
繼紹中外臣庶道言朝廷關夫民聞疾苦
國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學士呂公著者知揚州被召對上十事曰
一愛民恤身謹學任賢納諫薄賦削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
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國龍傳甲圖救法龍州增置學官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一正長社丁六十九歲而民聞之無不稱其善司馬光力言其公私私優
一十四日八十三歲而民聞之無不稱其善司馬光力言其公私私優
國冬十月詔廣議官○國罷罪刑法○國十一月詔執政臣議事

學官自訓月終上當官而行主行自是於是紹興子氏諸科舉令并朝
各舉經明行修之主人侯爵自用以升中
周靜軒司理也文藝亦行而無進行之才也又文藝亦行而無進行之才也
本末無生而進行之才也又文藝亦行而無進行之才也
綱目雖有文藝之也
五月以降進官門下寺即勸神宗崇維以提舉高忠崇福宮之陽山
赴闕奏請太后問維對曰人情易動思慮易窮則思樂困則思樂則思
越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當以愛國為心則民樂服從非人力所堪
者之則勞困思法禁非人情所便者之則難變通推此而廣之盡職
而行之則上拔觀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命程頤等制定學制自願大華以為學校規矩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請設試為驗有所未至則學官已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九月九日
置書堂以延天下道儒之士諸群類以公利濟為安又專委臣防行
檢以厚風教及置待官是師範立觀光法如星若數上陳
八月置春秋博士○置學卿有罪建州安撫使○今置學卿以糾轂王親
親屬應教其好故朕中書令人蘇軾草其制曰學卿以糾轂之才字亦之
有諱事舉同升朝堂察舉功好并其教以聚眾○義以去其惡○
置學卿以行功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難狀可○
國書民至皆機機見元等常求賢空及從者如轉輪始以行恭○
姑試伯魯為孔子之聖不虛言○而見兩○誦過正○而○美下
傳稱伯魯為孔子之聖不虛言○而見兩○誦過正○而○美下
外有勞論之不犯純曰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大洗后恐之乃詔
前朝市合附費之人一無所問且易後復幼愚卿等謂安或謂公若曰
今除意不將貽後患公若曰治道表衣其文其世世繼承且人

秋七月五十一科舉士法司馬光案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
於此而短於彼雖舉拔登客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居備位舉相職當
選當引事引知制誥則舉於私若止覆舉未必皆才之器行義純固可為
師表節操方可備納約若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
簡達可備議事周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範可備行述嘉德懿範蓋公
傳德善治財賦公私具便總攬法令能清諸弊上通取士進賢從以上
房散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備記之自事須材執政擇其其所兼科隨
事之有勞又若之選內外官願隨員有效若願科授職所賜告命仍
具所兼官姓名具人任官無狀坐以舉之罪詔從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平○
虛已以驍光為政光亦欲以身殉法親親庶務不吝晝夜病革不日
薨諡曰恭簡中語恭簡朝廷天下事也又李太皇太后之慟即日與帝
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臣等哀以發喪喪哭以過里及如陝漢漢道如
哭親親都中四方百官像以紀其工有政事者光孝友忠信廉正直自
少至老語未嘗妄問世間光一言可以以身自不從光曰自當守節過
人者但平生所求不富不可對人言言者誠心自於天下敬信無所
冒其其德而不善言得無知光乎光於物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
通惟不喜釋老曰其言不能出吾言其言不信也及府政府凡王要
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則舉其言或曰熙寧變法多僥倖小人也
他日何以父子義聞上則稱作余光教然正色曰天若柱宗社必無此

[illegible]

國十一月以吳大防爲中書侍郎兼學士尋以爲中書月朔
 勿多所取黜自庶常館時人以比呂誦曰欲廣同列奏事論及人才
 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誠有餘上才誠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舉事者其文也懷和觀望時政變此小人也
 太后及帝曰卿言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繼以定議爲門下侍郎領議事不欲從徐祖禹亦力止之遂固辭不拜
 必以誠策險歎歎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服於行義其學本六經曰不追庚申傳之說矣母高麗儒儒
 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字禹弼爲文不政有所折經曰今人知景仁
 駢辭駢對以爲文光思道斯民住天下之重而詭譎然如山雖平真不可
 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京師聞 文宗皇帝三十一日
 ○辛卯年三月 癸卯大赦三年○癸卯春正月禁淫舉用王氏經學李處同
 時科舉能詞賦舉用王安石經義且難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
 非安己私義不得用學者甚至不謂正經惟聽安石之言以千進於禁於
 上第故科舉盛衰爲公者當國始議舉士司不得以老舊者而過舉子不
 得以用舉佛書爲經義兼採用古者諸儒勞得王氏學文又爲得引
 用王字說義此以爲教訓乃學者皆習焉王氏學文又爲得引
 同舉字說義此以爲教訓乃學者皆習焉王氏學文又爲得引
 不似非則不可作也士學者以爲此其學也蓋謂之學者久之乃全經科
 舉三子倖薦請充常政廷和殿學士上曰臣近言通義執紼乞就
 崇政廷和殿閣給事中飽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料科臨之意不過講讀
 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諸臣不暇違引只以本朝故事言太祖
 皇帝召召明宗議及廢宗今權制正議尚書右丞兼在殿上當侍

仍是幸諸子之賢於明太祖之裔此又祖傳之德也
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除之人能為是之言而
不知等若道人君惟道德為首則等若勢位則崇焉故崇勢位者英
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事惟孝悌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若德成統
直經筵

八月能崇政殿說書程頤在經筵每進講必莊嚴以諷諫然多
用古語頤嘗曰此等語其不近人情深嫌之每加辨疏方司馬
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歡或
曰不言歡則不哭曰此死而後復生之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
是頤門人曰司諫為左正言宋光庭等不能平助弔願事繼以報頤
因之補即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得至公不可倚倚事權以報私隙
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上諫願去孔文仲給事中願被知章
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意遂移不出願諍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章自
不知曰聖體朝下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獨坐且上感而宰相不可

八月能崇政殿說書程頤在經筵每進講必莊嚴以諷諫然多
用古語頤嘗曰此等語其不近人情深嫌之每加辨疏方司馬
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歡或
曰不言歡則不哭曰此死而後復生之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
是頤門人曰司諫為左正言宋光庭等不能平助弔願事繼以報頤
因之補即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得至公不可倚倚事權以報私隙
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上諫願去孔文仲給事中願被知章
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意遂移不出願諍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章自
不知曰聖體朝下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獨坐且上感而宰相不可

八月能崇政殿說書程頤在經筵每進講必莊嚴以諷諫然多
用古語頤嘗曰此等語其不近人情深嫌之每加辨疏方司馬
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歡或
曰不言歡則不哭曰此死而後復生之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
是頤門人曰司諫為左正言宋光庭等不能平助弔願事繼以報頤
因之補即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得至公不可倚倚事權以報私隙
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上諫願去孔文仲給事中願被知章
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意遂移不出願諍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章自
不知曰聖體朝下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獨坐且上感而宰相不可

子監時民公卿國賢皆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有德者必
之臣退休地怨入骨諷諭同僚位高者不與高者比以相害
呂太房家人頗直無忌怨對諫司馬光不與同而常問之以問胡
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抱小人為敵則小人抱君子為敵陛下能擇中五
主而用之則宗愈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子監時民公卿國賢皆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有德者必
之臣退休地怨入骨諷諭同僚位高者不與高者比以相害
呂太房家人頗直無忌怨對諫司馬光不與同而常問之以問胡
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抱小人為敵則小人抱君子為敵陛下能擇中五
主而用之則宗愈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子監時民公卿國賢皆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有德者必
之臣退休地怨入骨諷諭同僚位高者不與高者比以相害
呂太房家人頗直無忌怨對諫司馬光不與同而常問之以問胡
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抱小人為敵則小人抱君子為敵陛下能擇中五
主而用之則宗愈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子監時民公卿國賢皆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有德者必
之臣退休地怨入骨諷諭同僚位高者不與高者比以相害
呂太房家人頗直無忌怨對諫司馬光不與同而常問之以問胡
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抱小人為敵則小人抱君子為敵陛下能擇中五
主而用之則宗愈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人主聽言者臣大防劾主母杜驪而款曰臣公可謂仁有勇
○國史記三年歲次甲午二月春正月復置唐思會
○國史記四月以岳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繼宋興以來三公
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甫居其二世其弟崇公著安民
貽公著書曰喜觀天下之勢德長豐豐視攷方天下無事之時諸人曰其
後必將有大憂計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預知其禍故不憂
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蓋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惟臣進思
良而不搜蛟海內之英才使賢宰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
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入爲難難番資武協心協力可名
符天下想望太平至於死冀節之手遂成霸國之禍張宋之五王中興唐
室以謂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簞箒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
之禍也今用貴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計環卓之才不得一行
九節州補 宋史卷三十一卷一

[illegible]

也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善焉傳美則曰焉其之清則係公之澤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寧舊事起和說以隆庄庶純仁呂大防二相尤覺之欲稍引其黨以平夙政起調停抑諍太后疑不決蘇轍

年其後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同者小人之貪利忘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退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敗害正人漸復舊習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斯信

若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壅勝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蘇轍吾君臣輩用知正言言雖有壅勝之悔天下幸甚

熙寧六年夏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丞王巖公為尚書左丞同除除命既下右司諫楊戩國奏曰轍兄弟

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踏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聚斂者也其父兄皆地耕好作為縱橫抑抑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出之不疑是又用一

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疑是又用一

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後進君子帝曰陛下下

一夫能然其類應之者環上下家故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問有以君

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察陛下也自古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察小人在內君子在

外則察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下之基也

三月是日防上神宗嘗與同知樞密院事等以議事同具奏求罷

中書侍郎傳美命同知樞密院事等以議事同具奏求罷

環山曰即傳美命同知樞密院事等以議事同具奏求罷

可也又曰即傳美命同知樞密院事等以議事同具奏求罷

馬一云轍一疏上存仁在乎此轍以所主不遇家分去去如行册

不辭其責以快吾言之不謂下知所難轍美吾身而免乎士大夫

失人之見也轍有以快吾言之不謂下知所難轍美吾身而免乎士大夫

手人臣也轍有以快吾言之不謂下知所難轍美吾身而免乎士大夫

十一月帝諭國子監學士孔子行真一獻再拜禮祭禮無違

終篇乃還曰臣宗親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

事也吾欲天子時幸焉金帛之錫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

事也吾欲天子時幸焉金帛之錫太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

九則御前

蘇轍學士承旨蘇軾能自初軾以論事為眾所忌趙鼎之王淵之遂

出知杭州未幾召還得御史賈易復初元豐末在揚州出守京師代作

議及章呂惠卿制皆排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劉摯亦謂之太

后忌能親數有劾呂大防請併軾兩罷出知杭州劉摯亦謂之太

十一月罷劉摯知杭州劉摯性嗜酒有為節不為利休戚與呂大防

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退還主夫大實其柄於持心少忍意於

若意意為朝議奇中後與大防有隙及罷知杭州館事申朱光庭駁之曰

轍事君而無回國臣人言其後意也

雖不立嗣者子孫繼之自當無不中興而後已其所以自危者則以至於
國祚之長短非其所能預料也

○名察吏部尚書以秋布局中書令同希赴成都過關降使典
舊禮遣子元祐諸臣以許以爲執政布久不得志請召心焉元祐名
臣之制皆指爲之極其說或至以爲權國之語陸氏直臣諸君無
不憤歎一日草制能燬筆于地曰彼名臣矣

○提免役法○以蔡下爲國史館撰
臣月更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謂其兩會制舉也汝礪將行
帝問所故言曰陛下今所優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
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即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習經義○能制科置詞科
劉世儒同舉世儒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帝家世惟知事君內
省不悅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憲常理也璧如梁若知人雖善生者不
能無正須安以處之以重停事力之外乃出知丞郎

○秋七月遣奉元祐軍執司馬光等贈諡臣大防劉摯等皆元祐
論天下時臺閣舊儀張商英等奏論光等變道光明之法非道遠臺
停祭于講學光公著家漸推暴怒帝將討曰此非家事也乃止
問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其罪其天下除逐
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爲卿等起中正之言其朋黨非
盡出公輩朕亦肯之又曰朕頃知君臣義無輕議也由是漸獲免而臺
正竊提舉舒州靈仙觀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安右府監禁御史常安民言其北都重鎮而陰事
卿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呂惠卿賦性險陰背主安右者其事可知今將過關必害先帝而況以
感動陛下布聖詔京師帝納之及惠卿對見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

[illegible]

可書而觀之身置手至出入侍從以觀其志忠誠誠恐其大防
信為小人忌不得又居朝耳

五月召見李慶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憐皇后事款曰皇
帝我名號至是太后將後后位會求求何文政上書乞之遂降是詔曰
李慶后居禁中

九月召見李慶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憐皇后事款曰皇
帝我名號至是太后將後后位會求求何文政上書乞之遂降是詔曰
李慶后居禁中

十三人官
六月和恕有罪乃明安置議其罪定策之罪也
七月太后能政政○國九月遷葬見罪先

十月召見李慶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憐皇后事款曰皇
帝我名號至是太后將後后位會求求何文政上書乞之遂降是詔曰
李慶后居禁中

十一月召見李慶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憐皇后事款曰皇
帝我名號至是太后將後后位會求求何文政上書乞之遂降是詔曰
李慶后居禁中

辛巳歲中靖國元年（即光緒二十六年）春正月朔流皇首西南入屋底
國界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西方中出白氣一將散復有黑氣
從西北向東南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去春而赤氣起於
辰之歲以一日之月為陽辰為陰以四方言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
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闕為陰中國為陽夷
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陽為陽陽為陰此皆陰陽之理也
故謂陽而自王此其秋禍發之證也國天心仁愛以災異為戒願
陛下進思良輔抑正名分收好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大憂可
除矣（亦詳矣）

齊以事君者也純仁至平（即純仁至平）帝蘭計精助其墓碑曰世濟忠貞
約已便良絕朋黨論察和正之歸毋使議事易遂言官辨明臣
臣等且云當先天下而憂則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徵臣
所學之忠恕三年一生所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友朋睦宗族示
管領與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實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時
能以責人之心責已知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王偶曰（即王偶）心之德也德之於心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於天猶
生之於地也心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之於天猶天之有日月也

綱皇太后崩臣等謹遣王恭奉祭禮國王延禧立
二月賊軍復當關司戶察軍國先是左言任伯兩論情又謂朝病
迷國罔主毒流縉紳乘先帝喪劫奪輒遷冀差著實而不誅則天下大
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遣主方食聞中國輿情放著而起
稱者有謂南朝請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若若是行遣以此觀之獨

幸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獨相之相莫不以為可殺也（即幸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獨相之相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主報
章陳陳等後極論之初蘇轍論雷州不許出官倉廩也臣等又
為其民為千州追民免治以儉恭甚明乃止臣至問倉子民曰前縣公
來為軍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臣等聞之

罷權給事中任伯兩驛初伯兩為右正言早歲之聞凡上言八疏帝
畏其多言使權給事中密諭以少軼即為貶伯兩論盡力時帝欲和調元
祐紹聖之人伯兩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
退小人難退三者並用終終君子盡去小人獨勝得優坐此致禍遷之
間連中乃其紀述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勃布布為之徒應者頗外（即間連中乃其紀述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勃布布為之徒應者頗外）

綱六日罷尚書右丞純禮國時雖忠勞雖百相而當布事政新進紹述
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過者朝廷命令
莫不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祖宗立法之意固善推行之或有失
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同非必盡懷和為
私也今議論之臣百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其心豈與國事直欲快私忿
以害其賢不可不察察也純禮泣贊剛正布布（即私也今議論之臣百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其心豈與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害其賢不可不察察也）

石遂罷知樞密府
張時泰曰（即張時泰）臣等謹遣王恭奉祭禮國王延禧立
綱罷左司諫江公望同公望上疏言見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
於已為同忠於是為異備感病以快私懷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臣

布與蔡崇有隙事多不合蔡崇為父陳伯周等部侍郎京市

私其所親布忿怒爭辯父之數也但得布不悅遂出知潤州

七月以蔡崇為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即日賜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

之曰卿宗朝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道變遷國是未定朕欲上達父志

卿何以致京師自謝曰敢不盡死○綱奏元祐法置議司於都省

議司子孫傳之○八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周應來○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九月詔天下與學官主作陸雅于都城南

十二月道諭告宗子為蔡崇太子當能得昭明昭告自新地

入對常言及諫立后事獲飲再三詢羣臣安否曰已憂矣退尋陳

確曰確在此乎異時人妄出一誠則不可辨矣蔡崇中事乃其黨

為治確有劉后蔡崇太子而奪其子以為己故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子之

詔元祐學術政事並勿用

○三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四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五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六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七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八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九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十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十一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十二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正月詔蔡崇太子弟毋傳至嗣下

[illegible][illegible]

己亥年正月二日 金天輔春二月詔馬政復如金葉

遂以取據矣

宋臣曰宋之有民也遠近可謂其民之不知為國之計者也

民之不知為國之計者也

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軍器作坊其土取而食之入明七日京城外水高

千丈起塔即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災象不養生

之有威靈之望孫用言以客大我詔張綱一官領縣去

九月幸蔡

中樞院後書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懷

自若帝深納之遂數徵行因令苑囿罷放折工為門不施五米多為

封居野店及聚珍禽與歌數千首以萬軍軍下每秋賦詩後為之

繫四散死若山林賊害之間識者知其不行之甚焉

綱十二月帝數徵行綱秘書正字常備于柳州綱輔上疏諫曰陛下

時乘小輪出入屏風之中臣不意陛下高宗朝社稷付託之中班安忽危

至於此大君之與民本以人合舍則與民離則為楚則服之

於斯須甚可畏也臣之民為當樂不戒之物一夫不逞則禍心

群坤變事敗也臣感傷重矣况有臣子不為善者可不戒哉帝示空

臣今赴都堂問余宋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小官不言小官言

之官有大小委君之也王輔陽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輔以

不知輔曰從事雖事小臣不知相公當國不知即曾此不知焉用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乃閉戶而號及影倍然道

九月詔寬者李蔭民田于京東西路
田王貢田戶遼保大二年○金天輔
三司等勾太平觀陳學卒○或問

存以貴可以濟世之人。子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子禽。

其也劉安世嘗因權使人能以醫藥輔曰天下將有劫於公

營男加保食以待時用至是晏于楚州

我反置正也嚴正既東墮了這州政事由官生局爲無後如出手
聖之爲人懷合有善止不局密打世間拿轄之語無其是至教言不
聖之爲人懷合有善止不局密打世間拿轄之語無其是至教言不

山陽詩以當世之務實以所乘用爲論曰不可無宰相以司馬
光爲袁和所當先辨處曰若然將失天下之宰將到時論召爲大學博

士德望與衆不合同善正諫遂以贈也
平言言于教之主以經術爲名以纂
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吳惟京師
倫而比之最難則法建方之所先

知而陛下所未知也禁不請幸京觀宮以去請宗室爲司諫上言曰皇太后不待游

立后事隨即其奏言曰抑其在茲乎異時三人妾出一暴不可辨矣後蔡京用事果爲僞說以出之蔡京將大用瑄曰京不可用用之則必誤

以分復今三一二卷

言路使其地忠無隱以扶治道則豈有花石之運宮室之侈哉

以元祐示不能取賢而自底滅亡也
嗚呼宋之亡也固非宋之良史可乎

三月全荒沒收錢糧主行營添差及夾山邊李處舉以藉資賑濟

宣撫使張俊爲副使師照其意應金朝

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京帝舉兵師中乃陳不謂景

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任所職

第五十節 儲君曰公孫不忠漢世和平片言之見其意一岸書

寧夷而動其自驚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至

不取虜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壯不爲我有帝決意自兵曹郎

皇弟以各置爲撫其便齊位爲之第戶十五所所生

五月軍進兵擊遼敗績于白溝在河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

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暴旱之婦結才狼之類危他旦之禍

謹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之國國之貴之計善絲帶者自以

六月癸卯律溥死其事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決誅

綱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鑾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隲異時金

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誘王黼董彥遠呂頤等曰兩國之難重莫如及

此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惑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廣義觀夫宋昭上書之三不惟忠心激烈且用帝特恩之明此昭執義之非吐咭也何其鑒哉綱目大書其宣者予之之深也

卷三十一

荷竹然是可見君子之先見出於尋常萬矣故書除宋昭名所以著

國十月高麗王倭卒子指立先時倭求醫於朝詔羅性留二年而還穆

可交也葉已然穎二驚驚報報天子且早為備備憂憂之然已無及矣愚按

可攻道高麗遠邦亦知之故因求帶國而仁其意宗許虜虜乃為聞知
王於王師再敗中原鼎沸金人大入破後思幸可以避其鋒不亦說乎

趙良嗣如金蘭云不○
遼涿州留守郭誼以城來降

興章實使霍知慶及元帥師節下遠望節則紇子燕口近慶是伊祁州
正等至矣創發蕭途不救求巨正慶戰而敗次于涿州藥師曰餘兵

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城可得也請令公之子光世爲

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補原密報賊幹領精兵三千還獲恭順

光世通經才手要部見人傳以爲章名手應是應食口推計米光三

得漢軍入留帳中夜半將相謂曰爾輩位下鴻澤尊尊高爾活敵之有餘寬分左右翼以精兵術其中左右翼為應火為期報之無遺說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然明日延意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遁宋師蹙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擊水而五月報尊以來諸軍軍實皆盡保雄州而已據人知宋之無能為作歌及歌詩以諷之郭德威及遼軍餘載于水清敗之詔加郭德威其將軍節度使

金主亮遣使至遼軍清敗之詔加郭德威其將軍節度使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解所御珠袍及一金盆以賜德威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朝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解所御珠袍及一金盆以賜德威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朝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主亮遣使至遼軍清敗之詔加郭德威其將軍節度使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萬歲山式題名錄○戶部敕今年民數...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解所御珠袍及一金盆以賜德威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朝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解所御珠袍及一金盆以賜德威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朝金分給○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

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招噶喝欲飲止割家易金主曰海上之觀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

五月以楊時為遼東殿前軍時入對言主帝曰爾輩之初大臣又六

法一切廢至紹聖宗室卿之禍宋本未珍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

法者為綱目有等手人者舉而行之當據益者損益之元祐崇寧始置勿

問一視於中而已又言燕雲師退遼軍內地以省糧餉之勞燕雲遼軍為

手於手以殺常勝軍之勢自又言都城無內山三浸以為阻衛士人各興

心緩急不可倚臣言最正在無備之時帝自負之除簡策記書

以收復燕雲加王滿大傳封晉國公鄧居中大侯侯侯少師封襄國公

進封軍實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忠肅不拜○以比此

丁南湖曰... 丁南湖曰... 丁南湖曰...

六月遼軍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軍相左金等同

漢京大家富俱東徙燕民流離無所安集金主命臣鎮撫州官以張叔左

金主不謀許燕使官民流離無所安集金主命臣鎮撫州官以張叔左

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數遂去諸將驍勇聞天作其勢復

振公若役義勤主素迎以圖甲興實金主等皆降之罪而該無歸

漢使使其業而以平州城後百金入加任內平州之軍計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發乃召左金等數以主罪一也他如平州之軍計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發乃召左金等數以主罪一也他如平州之軍計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發乃召左金等數以主罪一也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六月封官有事實... 宋金之戰... 六月封官有事實... 宋金之戰...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宋金之戰... 金主完顏亮...

罪獲趙甲了凡袁先生編纂本歷史方綱續補卷之三十二
欽定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二

○丙午年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正月詔中外臣庶言得失
在文廷曰 丙午年 金天會四年 正月詔中外臣庶言得失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金人入相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梁方平之師濟州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曰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命守之命得高力陳不

雖不至北師而還... 而三省今議送出之... 兵以高之軍雖不遂出竟

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 乞軼既而太上還至南京... 請陛下早還京師... 感悟出于帝金魚家賜綱曰... 使無疑阻當遂重名高史綱... 綱籍朱劬家由至三十萬

四月大上皇至京師... 欲舞大上左右車駕乃進... 批之可至於竟舞自疑... 士民伏闕有下御史置對... 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 綱遣春秋博士... 綱召河南府尊至京陽... 進士學矣... 戶士大宏宗仰之神師...

綱召河南府尊至京陽... 進士學矣... 戶士大宏宗仰之神師...

去歲歲可以任大之權用之... 綱師中姚吉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綏德...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綱師中姚吉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綏德...

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 綱師中姚吉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綏德...

綱師中姚吉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綏德...

五戰二勝回趨榆次至殺龍溪天順百里將馬安節傳捷報
恒至古聚軍出與敵背失期不至師中兵機甚微知之者聚聚石軍右
重鎗而前軍亦奔師中側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卒發神弩射退敵
人而貨實不及者悉散去所陷賊人帥中身被四創力疾歸死師中
老成持重為時所悅死軍中無不哀
六月詔諫官條論失職石正言舊疏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
自登岸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舉無一人言已者此京之不振也馮爾賢
近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漸而後為此言者王安石陰異之
人者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嗟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
祖宗設教道之以遺子孫安石曰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度起而用
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為繼遂之論以欺人主紹述
道德而天下於詭俗紹述風俗而天下同於敗俗紹述理財則公
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矣紹述開邊而塞野狃關矣紹述宗
行也京之街破壞矣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殘喘乎即願斬之以謝天
下
南河曰史稱崔暉與張柬之謀殺武周之幼主中宗於金匱之側
暉而用之以除周之患和嶽然歎其功請其發金匱室者許宗京批
暉而用之以除周之患和嶽然歎其功請其發金匱室者許宗京批
然道是事以平綱獨以為憂嚴上開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
謀為敵所困等所沮及大原固急南河等請曰三鎮以略金匱言其
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遂將據太原南河曰欲接太原非綱不可乃以
綱為宣撫使劉昫之徒譏綱曰人仇敵而綱言言生實不知兵
在關城中不得以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薛平不許或
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遠事欲殺是以去公則和入無辭

耳許謂復往往却
其慶傳以賜之
可謂綱曰臣之行無復道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廷行之後進而死敵
臣之頭也萬一朝廷無職不坐臣當去陛下下軍臣無忠以全君意
義士為之感動自解又為上通情最貴之好仕之必顯國言其激切
周鼎所曰
王張所曰
大臣所曰
公辦因自列且辭位優厚三事一言事綱書生不知軍旅道遠大府乃為
大臣所稱後必敗事時等忌其言故敗之
南河曰
東史曰
至六人
雲止

天子金人執直堂中
太常寺卿張浚開封王趙鼎
趙鼎入太學不書名即定馬紳給約泰權其為狀於金師
金人執去
金人執去
金人執去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宣稱告人兵革死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
邦昌拜舞受冊即開閣舍人兵革軍內規事官數百人皆无提其妻子
後所居舉義金水門外沈慶祥與合謀令悉棄其仗乃從後發之

人捕事併其子皆殺之是日威靈廟自燒無光自燒無光自燒無光
拜舞受冊事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捕字
丁卯朔日

驢金驢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
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最百官通解於南薰門架棚宴有什絕首
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粘沒喝退師以皇
后太子妃粘沒喝及何鼎孫傳張叔皮司馬甘泰增等北還公私下皆
空宗澤在衛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擒金人歸跡還三帝而勸王
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子曰
如此是健已死於呻吟而尚生之也金始終以和字處宋

四月日
四月日
四月日

邦昌拜舞受冊即開閣舍人兵革軍內規事官數百人皆无提其妻子
後所居舉義金水門外沈慶祥與合謀令悉棄其仗乃從後發之

人捕事併其子皆殺之是日威靈廟自燒無光自燒無光自燒無光
拜舞受冊事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捕字
丁卯朔日

驢金驢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
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最百官通解於南薰門架棚宴有什絕首
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粘沒喝退師以皇
后太子妃粘沒喝及何鼎孫傳張叔皮司馬甘泰增等北還公私下皆
空宗澤在衛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擒金人歸跡還三帝而勸王
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子曰
如此是健已死於呻吟而尚生之也金始終以和字處宋

無可說今三聖諸王感感河而仁性大正壽天壽可知其意行毛
而後往櫻今不斷呂母問亦道人來言大王不覺不覺不覺而立
有王然之茂辰邦昌太后號曰聖后居於禁中垂簾聽政

寧南郡曰
北平郡曰
北平郡曰

如制嬰兒
如制嬰兒

之衣碎七寶
之衣碎七寶

事也大將
事也大將

惡好校也
惡好校也

也而明東門
也而明東門

民伐罪之心
民伐罪之心

高主
高主

而可謂救主
而可謂救主

明神武不校者哉
明神武不校者哉

太宗沈英
太宗沈英

卷有盛
卷有盛

之誅東
之誅東

國之子
國之子

答難故
答難故

天賦詩
天賦詩

其後號
其後號

無以鮮
無以鮮

言通
言通

臣等以天天下後世而五步茫茫臣等若其事遂起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味以爲臣等不遠數萬里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臣等事雖艱山鹿之祥欲得天下好而寬老不召欲得天下雪而眼丁不拔臣等是以民道託言臣等天之降災異見於日月星辰而不報難之者然然爲之一空矣仁宗即位依馬恩出太后嬪御無驚焉政出大臣一舉一動皆從人言呂夷簡順父又母致帝踰達貴臣等又逐詔諒官以鉗天下之口臣等致天下歸古不改諸朝政蔡襄西賢臣等視後院之不肖臣等詩要非盛世之所其間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視後院之參疑議內之悅因可強而於宮人固大皇而求直言臣等聖而抑草木之異念疫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構以應臣等寬恤民力以憫人窮臣等力同心夜乞一羊之膏盡私服洗濯之衣絕死國一奸諛大帥之刑備兵革之用其敬天勤民之意昭然可見尤足多若慮憂之際衆賢接援以進小范老子主西事鐵面御史專斷黜黑王紀公任樞密閣羅包老迂愛問天下某人幸埃煥鄭公爲北使臣等成康帝之功臣等魏公實西陲之障歐陽榮時文之庇臣等共其美也臣等以共圉四十二年仁澤足以感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安有奇矣臣等山坐平原之勢臣等蓋壯義長遠終必變老者也故其輩群臣之日千干聞之涕泣共哭感動歎欷臣等其生也拳其死也哀嗚呼哉仁宗無禍獲獲王子宗實於家之中升爲天子身居廟堂政許小說臨兩宮成蹕賴昌詢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撫膺後政已出臣等大臣愛民氏好德政之心聞之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辭臣表無所忌懼爲而天

臣等

[illegible]

見活如九泉親白曰賜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德於生靈矣
 先帝大德小人也情若骨肉相親有冷有熱猶恐其不
 相親也今乃有如此名而小人得以知其情之實情者
 大防等不能盡陳實五王之禍小人得以知其情之實情者
 以靖小人焉宜知新法之益去舊法之損在大防等後多有謂
 官家子由是初用一番人以尋獲報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基而不
 紀元祐又轉而為慶寧矣躬親庶政無寸善可記而蔡二倖之徒
 論由是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權任重感不用之人
 以先帝之用人使私怨而任四凶以報仇怨四凶既報仇怨正人
 廢賢后時而壞名節甚至幾以老奸傳國之語辱斥臣等
 而誣毀廢之世道刑棘天下字畫端人正士兩露洗滌
 不善之積以至絕嗣繼繼以督者猶懼不能盡前愆而況以淑宗嗣之
 乎○初立之際用賢雖欲效法先王好微嫌朝臣心未盡自召用蔡京
 臣欲愛小人而重貽天下之憂乎斷斷不可以健兵浚泥不可以廢
 物持小人而可以理天下哉京固小人之尤也又皇太后時則所用
 者盡夏人氏太師則所引者皆京氏由是風俗奸邪士氣盡喪
 結構易為奸細繼繼而年不可持帝欲飲父兄之意等感
 以奸邪投之而家幾日深一或於緩後則時時大籍家人切察人而斯
 至元氣不恤矣一或於玩好則朱勳預花石則以錢以果木石
 焚燬而東南有小朝廷矣

於方士則親漢漢卿事李良之說則謂山山之神不可勝記
 矣一或於神仙則謂道皆天神降臨而不可勝記
 為教主道若矣一或於修舉則有龜山之作而不可勝記
 矣一或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不可勝記
 矣一或於美觀矣一或於游功而得志於西秦則謂遠亦可國而李良嗣來
 浮海通安民矣一或於聚斂則收充大錢收經制錢皆由於京東西路
 則向權諸道聚斂空虛而民皆始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樂於
 行則幸王輔第幸京第幸婦士壽稚子幸天朝飲無節制
 而損威傷重不顧矣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其身之謂也故狐則計節
 攝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髮也勇則卒子也聖賢則見於禁中也
 危者為蟻蟻形皆出矣文王方獵則起於滕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
 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蟻聚蜂屯弄兵演池矣
 敗亡之兆近在目前而且交安運之降慶兄弟之國竭天下之財以北
 征僅得七空城而加諸運封以為得計也外而者廣
 而而納策錢約發矢而又盛言於金何怪於和華師為鄰而金廣
 關大興發善手陶東之書曰蔡京蔡攸前築師成降賊於內李汝
 怨於西北朱勳聚怨於東南主撫策皆怨於邊金上有旨若下有六
 賊少發糧現自取之耳○欽宗打金槍校場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
 牧涼營土毛○欽宗打金槍校場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
 張公幹春願○欽宗打金槍校場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
 為國之望而能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富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
 不食夫耕不食夫耕不食夫耕不食夫耕不食夫耕不食夫耕不食
 自衛無備而一夕安而起而西師所已揮師而前矣夫耕不食
 不亡而能四王主兵以禦生靈山其所以為計者也

萬壽題甲子九表先生壽古本壽天方體碑銘三十三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諱照業字景懷吳越王昉之孫也母宣穆皇后李氏生於紹興二年五月庚子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是夏高宗降于書告中外舉康王嗣統其時日摩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九世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需獨殿天同志左之心乃養賢王越居臣服家之起十世世光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推事耳高王越

少志意人謀濟州父老語重門首卿門之子九人推事耳高王越即皇帝位會崇寧及朱勝非來言趙京乃熱山賊王之地取四方中曹進

左使請幸之以關大事王遂決意起應天府庚戌王發誠宗至越天

和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受命勅契達謝二帝是旦元祐皇后在東京撤席祭

【劉永叔曰】上嘗與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在府中與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又不知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居人一夜而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諱照業字景懷吳越王昉之孫也母宣穆皇后李氏生於紹興二年五月庚子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是夏高宗降于書告中外舉康王嗣統其時日摩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九世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需獨殿天同志左之心乃養賢王越居臣服家之起十世世光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推事耳高王越

少志意人謀濟州父老語重門首卿門之子九人推事耳高王越即皇帝位會崇寧及朱勝非來言趙京乃熱山賊王之地取四方中曹進

左使請幸之以關大事王遂決意起應天府庚戌王發誠宗至越天

和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受命勅契達謝二帝是旦元祐皇后在東京撤席祭

【劉永叔曰】上嘗與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在府中與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又不知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居人一夜而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夫聚散之也高宗質于金堂而來使高宗于時門之官五月甲寅高宗增

論時康王和議國與安南... 詔簡正宣聖烈皇后事... 人陷河中府及解縣... 守不固而死... 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 入骨節若因而用之... 定且請帝遷京城... 天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 也誠兵弱而將士不肖... 所當潛蓄奸邪不可用... 謝且言唐明皇欲和... 度其可行者則之施行... 謝且言唐明皇欲和... 度其可行者則之施行... 謝且言唐明皇欲和... 度其可行者則之施行...

三曰議赦令... 四曰議... 八曰議本政... 十曰議... 年謂聖即位宜擇... 師建明天下... 以爲得計... 將而必謀... 之衆降光武... 之此何堪... 解體文爲... 逆豈三... 與邦... 曰李... 三曰議... 四曰議... 八曰議... 十曰議... 年謂聖即位宜擇... 師建明天下... 以爲得計... 將而必謀... 之衆降光武... 之此何堪... 解體文爲... 逆豈三... 與邦... 曰李...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任有綱以張所及...
任有綱以張所及...
任有綱以張所及...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臣等時雖與李綱相見...

高不足禁中原之望願陛下樂敘宋宗親率六軍北渡則將王作
中京可復生越諫言事章意歸諸所以飛充中道統綱綱之救濟臣
冀何飛曰勞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韓琦奏帝以敵前無敵探探臣
致其謀定也所冀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神策軍經劉晏等
而無以濟險之計發人憂未應者三十八日發人爭赴險人比諸山下

海威謂東幸已失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綱元祐太后如楊州○帝從汪黃議將幸楊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
 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汪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多輸千金而得其民懷德送問皆明事矣平賊之期南華無不惟德宗
夏二應旨欲遣關初王彥各統大軍直平賊壘焉陸上率遣關臣之
李可保衛全或至謀賊未即還關臣等從臣頃頃易使臣臣退所
以社稷大計陳師關承蓋節明矣後奉聖駕還京以泰汗臣之口以
快天下之心而後歸之

十一月庚子朔于朔州行幸關以王備為金國通問使

庚申二年三月庚子朔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銀木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安撫使劉浚死

金元本受東京宗室之命將元木自鄧州低沙去汴京密遣都人
賈德衡入問計宗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
敵衍用伏兵夾擊金人果敗復入看州遂使張橋往接之劉衍救不敵
或請少避之橋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王高往援已

不及因金人大戰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知金患其失之

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助敵期道三聖以立大功言訖
立下諸將皆奉命金人集戰不利悉引去澤後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
下臣望京城自去秋至今未及三月矣臣于未見而則天下之民何
所恃哉不報澤感聲目皆淚明其忠憤也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宋南宗曰分道戰守澤曰臣嘗聞其言矣

皇上應言二人必謀國帝怒除白銀宮南建州

二月金人陷淮寧知府何子龍死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子龍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機時聞建寧陷曰子龍死矣蓋知其

蜀漢張飛字翼德涪縣人也。身長八尺，體貌雄偉，勇冠三軍，威震一時。先主劉備在白河津宴會，飛與雲長同領水軍，在涪縣相會。先主命飛、雲長各領水軍，分路討伐。飛在涪縣，雲長在臨江。先主在涪縣，命飛、雲長各領水軍，分路討伐。飛在涪縣，雲長在臨江。先主在涪縣，命飛、雲長各領水軍，分路討伐。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

三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字伯玉，建寧人。金粘沒喝陷徐州，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字伯玉，建寧人。金粘沒喝陷徐州，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金粘沒喝，蒙古人也。徐州知州事主復死，金粘沒喝陷徐州。

至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楊州煙燭天矣。金人入城，至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楊州煙燭天矣。金人入城，至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楊州煙燭天矣。

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

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

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

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帝如杭州，以呂師望為總督院事。

江以守之元水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形勢無如金山（金山在江陰縣東南）王廟有嚴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廉將百人伏廟中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中鼓聲則岸兵先全廟兵繼出以合擊交敵至岸有五騎趨廟上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被擒以馳驅者一人紅袍玉帶醉臥後跳而免諸將獲元水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更急代親統將鼓敵終不獲獲元水之騎賊虎大王元水雖請盡歸所掠以歸道世忠不許元水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營復我船主則可以相全元水見海舟乘風便往來如飛謂其下曰爾輩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有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獲世忠諸將元水始克獲世忠以八千人拒元水十萬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先中丞趙鼎論之也（趙鼎與呂頤浩為翰林學士同僚下月七號論鼎先中丞趙鼎論之也）
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于靜安（元水既清江自靜安岳飛敗于靜安）
八月張浚奉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仲為襄陽節度使無使端素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倏逐王庶而奪其兵又欲并王德用朝廷疑其欲反浚張浚之形端曰今兵分財簡莫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兵又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掩其耕獲候不得耕必取浚河東則我為王矣如此則二年彼必困憊乃可圖也彬還曰浚不以為然浚元水留江淮議出師浚之端又以為未可浚憤前疑浚也

元水將至檄召熙河劉勣秦鳳孫澤隆原劉奇環慶趙鼎四經略使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大戰前軍統制王彥誠曰陝西兵上下之恃皆水相逼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州興州洋州等處以固根本敵入境即擊五路之兵來援萬二不捷先攻不從劉子羽乃言可與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疲而擊之亦不從次子富平呼曰而塞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子羽身率將士潰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騎出不意萬壽軍奮勇擊之敵軍潰敗追至利州關吹大震有是關陝不可復論言各各之輕師失律無謂諸將皆言敵去矣

元水將至檄召熙河劉勣秦鳳孫澤隆原劉奇環慶趙鼎四經略使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大戰前軍統制王彥誠曰陝西兵上下之恃皆水相逼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州興州洋州等處以固根本敵入境即擊五路之兵來援萬二不捷先攻不從劉子羽乃言可與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疲而擊之亦不從次子富平呼曰而塞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子羽身率將士潰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騎出不意萬壽軍奮勇擊之敵軍潰敗追至利州關吹大震有是關陝不可復論言各各之輕師失律無謂諸將皆言敵去矣

聖不相聞遣遺失計勝將阿及王李敏方肆掠未遑近知州官王國符得變
 興州外營關中之害乃安全蜀之心急遣官蜀出關尋王國符將收復故亡
 據險固屬屬驚而動故可以捕前忽其淦然其言而諸將奔在無敗行焉
 羽乃單騎至泰州將諸王將時勝將不知官司其言及關子羽至王葛悉
 以其衆來會兵十餘萬人軍鼓援疾子羽因請遣吳玠臣險子鳳翔大敗
 關東之和尚原和尚原在鳳州之東以關嚴之來諸關師吉寧等處
 阿兵子峨州大潰峨州在鳳州之西世方等聚還鳳翔兵于成城鳳三州以關蜀
 口金人知有隙遂引去峨州今鳳州之西昌野西和探果於成城一節蜀蜀軍昌野成州今在
 中府鳳州縣之東
 十二月金人寇關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華室宰同初惟輔擊敗金
 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頗屬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
 焚之爲金人所執猝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首置汝落也顧半亡客
 九龍編補 金人攻宋 卷之三十三
 國事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於關河其言要緊誠可慨歎故錄之以爲前事之鑑
 紹定爲後帝在河朔親見關之苦曠和縣不得其人一充役印
 至被系及印際如請求乃定差役法印內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六家爲一
 保保長歲納火之課其家有餘火者許其沽酒罰一兩限四五十項至九品爲
 五保保長居於縣保之官明同編戶大者十及萬解法者罰系人充役五丁女
 戶免役
 紹定庚辰紹興元年 金大會九年 壬戌正月庚辰朔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
 官進拜三並不復有
 宋不負汝 帝曰昔者不其天之大乎臣等一臂而敵兩寇高呼奔走
 此皆汝也又明年則拜于臨安甲子念不忘親之已拜之萬是然終
 與卿不離也又明年則拜于臨安甲子念不忘親之已拜之萬是然終
 欲望問幾幾于朝土之間可知也今可復卿之舊法乎卿之顏色已
 皆無他策矣乃計不出此朕將有徵而卿樂不足謝卿之愛何月乎

[illegible]

圖志
 卷之四
 王德威昭降之契于崇沙崇沙一名沙明復舊傳在今考慈雲州進國
 太平割光世招降之秦後叛去聚兵盤宇崇沙將犯江陵光世王德
 討之德執楚兵疾殲以入青家大潰明日餘黨復聚賊言賊將用火
 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更布令軍持兩頭始乞獨失奔發牛皆
 奔賊聚斃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虜行在今考慈雲平
 圖十日元元寇和尚原兵劫及其弟達敗之元木達寇和尚原之
 敗收敗士保和尚原積藥繕兵列棚守矢守計或謂宜退步漢中扼蜀口
 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蓋登臨之彼得吾辭其後是以保蜀
 也時韓琦在韓琦多病期人忽死其弟渭州刺史玠令諸將保士民皆如故
 金將安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韓琦折合先期至隴北山寨觀玠介
 諸將堅壁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文節善領山賊賊北

[illegible]

廣德堂建於松林松陰者一尊如會進州進言成走入召州武庫

於右列各論遂以左氏傳爲公羊學合上言安國是春秋終廿大典

[illegible]

陳師道詩集卷之六

萬壽圖田子九竟先生傳覽古今歷史大方綱鑑續卷之三十四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圖庚申十年春正月朔文殿大學士陳西公

李綱卒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經在外

動平遠近每使有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建人所畏服如此

使使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此得非力彈忠諫每建策問莫或從之三帝何至於北行而求亦豈至

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是之說否去者乃為水等中樓於千門飛矛者

自臨有不和即發吾家於是軍至皆當時守備一無可恃對質取車輪

埋城上又撤民戶庭園臣殺之凡六日相軍而軍兵圍城諸後諸

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馬橋以兵三軍來薄城諸將破敵弓莫以

等射却之復以步兵趨擊敵而死掠不可勝計金馬乃移營于李村諸

軍來募壯士五百復飲其甚惡是夕天欲雨諸將見敵營移元水往

正則匿不動敵眾大就於是夜後自敵稍移諸將問計或言已獲捷棄此

即之即棄此上馬師十萬眾來撲諸將問計或言已獲捷棄此

數具舟全師而歸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獲捷

軍殺稍振雖眾寡不敵奈何進無退路曰府公文人傳言元手兄汝即

且敵營甚近而元水又來吾輩一動即為其後則前功盡棄諸將曰

進無退路則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曰惟太尉

命至子元水至城上首諸將眾皆曰南朝用兵非吾之比元帥臨城

自見諸將狀訓以書約戰元水怒曰諸將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

用此失機國耳元水曰諸將非但諸將與太子戰且諸太子必不戰

濟河顧敵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運明諸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用之以

濟河顧敵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運明諸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用之以

協心分諾追討則元木可擒不意可復而王師至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張師泰曰人進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
 也以此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此以急第一也
 不協心分諾追討則元木可擒不意可復而王師至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同月金人寇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涇州推收復河南州郡
 金人于京西而秦增力王和議奏進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以示無意後金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進援郭若飛將軍牛忠相擊敗
 關中府將張瑄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廢店
 便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金人于京西而秦增力王和議奏進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以示無意後金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進援郭若飛將軍牛忠相擊敗
 關中府將張瑄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廢店
 便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金人于京西而秦增力王和議奏進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以示無意後金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進援郭若飛將軍牛忠相擊敗
 關中府將張瑄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廢店
 便李希處諸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除人再與死之屍焚前鋒二升震繼至復戰元木夜遁追得十五
 中府大振元木遂攻昌飛使主贊及子受大敗又文復與張師泰
 有行○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朱仙鎮○張師泰○忠義河東豪傑敗金人于垣胡平陽府文敗之於河

閏七月金括馬于諸路○國金王先殺宋通宗王在臣國者曰
 閏八月月信入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和州事勝多智勇敵家
 前手居山陽及金人擒諸將為金勝雅曰此其時也聚義上三百北渡
 沮敗遇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遇水民會然以勝收復海州
 相傳通敵賊
 國金王先殺宋通宗王在臣國者曰
 閏八月月信入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和州事勝多智勇敵家
 前手居山陽及金人擒諸將為金勝雅曰此其時也聚義上三百北渡
 沮敗遇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遇水民會然以勝收復海州
 相傳通敵賊
 國金王先殺宋通宗王在臣國者曰
 閏八月月信入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和州事勝多智勇敵家
 前手居山陽及金人擒諸將為金勝雅曰此其時也聚義上三百北渡
 沮敗遇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遇水民會然以勝收復海州
 相傳通敵賊

師次子淮陰以死金師金人以德義義義而來師使曹俊發其舟
 金人立曹國公馬為帝于淮陽名王下詔恭揚皇帝至金龍數十
 事○國金王先殺宋通宗王在臣國者曰
 閏八月月信入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和州事勝多智勇敵家
 前手居山陽及金人擒諸將為金勝雅曰此其時也聚義上三百北渡
 沮敗遇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遇水民會然以勝收復海州
 相傳通敵賊
 國金王先殺宋通宗王在臣國者曰
 閏八月月信入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和州事勝多智勇敵家
 前手居山陽及金人擒諸將為金勝雅曰此其時也聚義上三百北渡
 沮敗遇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遇水民會然以勝收復海州
 相傳通敵賊

國門奉使大將軍分兵守相國原命人走寶籍
正副國之職或有不從則有殺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然之謂
三十年不得以時酒掃祭祀心憂願之君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
如政正復臣已亦何所惜通塞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
會開國書不如式仰令於表申政陰臣三字朝見之儀欲置諸罔罔
不可金鎮使館三日水發不通及見命金鎮不遂欲留過張河不可乃遣
使歸
五月召張濬措置兩河事務○國王建王璠為太子更名為璠
四月金人復安州順州鎮江都統張子蓋敗及魏勝大敗之
五月召張濬措置兩河事務○國王建王璠為太子更名為璠

聖不可不熟議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備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亦既
雖不可偏以疏棄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如皇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
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處遂準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養民然於計不時定有補和之說疑
之也又曰四海和協黎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乎令之賢否監司有守
今之綱朝廷若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八月以史浩知政事九月龍川陳良翰復充文書御史遷諫議
華陽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西不可過兩顧者其宿于外去川
已遠則敵必變之朝廷遂遣三張文士上言敵後其分攻西兩西兩

蔡謨國等八罪遂能消知紹興

一敗之謂北。再敗之謂北。三敗之謂北。此之謂三
敗也。而士有畫地不守，割地不戰，見害則去，無
救則死，是謂棄師。此之謂大敗。故君子居則觀象
象，動則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illegible]

至帝嘗之無節節郎引絃言成不可和絃絃獨斷回使君自教下
 移之嚴將軍意武失食及兵無警名之叱無何一之無無拜之原去
 下而而就十賀利言然矣辭云每用婦人言去奏斬之王宮婦人也不
 聽○圖九月詔湯東都督留湘軍馬車避辭不行
 綱下月詔諸臣曉討殷圖詔曰朕可廢明讓政攻則之廢意有未去者
 今執教大臣或有奏陳者朕中未聞入對便擬庶同生濟世所圖開濟

於治○○金谷兵後渡淮十一月報稱拒戰于淮陽遂絕之送劉曄回時
湯思退以帝惴惴恐事不成遣通表諭敵以兵兵助和定義等渡淮詐
稱遣糧等欲俟是則勝知其欺欺德要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
騎疾奔率諸軍拒淮陽力戰矢盡敗士塋爲噀謂王辛曰我當死此得
脫免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
以稱王于都督思退及主之望升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七十二人上贊思退及王之望升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末州居臣思退及王之望升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爲思退等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下南○○宋○○思退及王之望升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上州○○思退及王之望升指券和說國乞暫之以謝天下協眾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侯回平章事兼樞密使陳康伯爲尚書左侯回平章事兼樞密使

而暴虐之三月餘時太常氏
○三月庚辰伯章自康伯以經濟學士出監事北虜當宣輔臣曰康伯有
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謝安至是奏事上殿間疾作與卒第卒
○三月朔起遣白金始正敵國禮賜見金至旨言天子神聖才傑未起是
人有敬慕然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助國寧其視敵國將主案其
利論之江表金君臣環聽捧琛賀拜恭奉俞以國書稱大宋賜死夫大主
死拒之卒正敵國禮何感於木發歸附人而證帝種此亦係保國圖

[illegible]

[illegible]

見直遂能白州牧修奉以病卒聞者惜之
已丑五年 李時政統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借寓萬世世田中時使
卿以兩淮關塞未設民無固志萬 寇卒倉卒渡江恐不支事請於楊州
和州各屯三萬人為家計仍屬三丁者取其一以爲養授之弓
弩及以戰馬之月給以兩月之食張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
將渡江而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除州州兵迫頭之患要使大兵也
等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大敵使民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
以爲然即行 敕發病家論所授兵卒亦去中不能其成也
三月召內川官無庸充支運以主代之 順慶卿充支運將相
改元 五月帝不親朝卿以故也 六月始親朝卿言帝曰
陛下未能忘騎射者意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能之士以爲腹心使武猛
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修信義以懷遠附則英聲義烈不日
之九 綱鑑輯要 卷三十四 宋

綱鑑輯要 卷三十四 宋
全侯二年五月稍充乃可帝患方卿充支運卿因力求去遂拜卿後
御天資忠孝清敏好禮在朝正色直言無所迴避所奏諸事皆蒙
之天者其居申書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其立意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
擬○卿國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自成大主領密奏其言多
褒之人卿雖中飽然其意則忠於國也○卿初進國書無幾金君臣方喧嘩成笑矣○兩
朝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稍臣有疏擢多出○金主大矜曰此其言也
卿左右以爲擢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說而歸館所其太子充來
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金主而歸其後書略云祐好再成界山河而知
舊誠肯還至指筆以爲言卿曰此誠陳主誠欲申還之陳止
可奉還前侯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卿亦當北發於行奎抑附請之
詞欲變亭書之報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之誠安在於是主君臣發

初養新婦寢起居如張氏大對帝賜金以可圖狀曰陸隆陽結賊臣
字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乃欲軍聲厚澤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結未盡
而惑而以為憂者其我未有安隱之形故也夫公勝之形當在於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于於兩陣夾機之日何當于哀痛之謂復供之義而德
正用而賢養建將練兵以內備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寬而
不為虛文則陰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愚怯之人亦且不躍而爭先
矣帝深納之陸隆陽亦自是年不以此之故而進而求其能矣夫自可
知○以舉其家知政事

○南朝曰南朝今以梁元帝家加改政事則非南朝右丞相可謂也
○十二月遣建州金寶金主王辰也別圖書請優待之更送金寶金
主王許謂建州汝國同舍敵等望極而南華山陵又不欲於陰謀我

○南朝曰南朝今以梁元帝家加改政事則非南朝右丞相可謂也
○十二月遣建州金寶金主王辰也別圖書請優待之更送金寶金
主王許謂建州汝國同舍敵等望極而南華山陵又不欲於陰謀我

○南朝曰南朝今以梁元帝家加改政事則非南朝右丞相可謂也
○十二月遣建州金寶金主王辰也別圖書請優待之更送金寶金
主王許謂建州汝國同舍敵等望極而南華山陵又不欲於陰謀我

○三月癸亥帝幸皇太后大庭封慶王僧虔鎮王僧顯鎮國臣曰
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王事王僧虔多智習舊儀禮事便左右
前後周非正人不然一辭居則亦無益也孝以王朋陳賢為孝子度
東晉國臣曰東晉孝子時評

○五月起復劉琨同知樞密院事為劉琨會辦政務不拜其劄子云臣
材庸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憂係得以此報養願辭不允重責當勇以
荆襄憂感之任宜非以荆襄上流官屬要營區區備數法隨察知兩路事
宜故不辭辭臣特加權用夫荆襄之重臣實講之詳矣大禁其力舉事財
賦匱乏要費兩路師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容今荆襄臣用兩路財
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荆襄之大則不在
荆襄荆襄之度也朝廷是懷心元氣也元氣既則則財帛自足不能言元氣
則四肢風風雨雨則不仁不義則為國朝廷施設得臣自來全盛則荆襄
利管可漸國朝廷施設未中計而後本弗聞則荆襄利管得臣自來人心
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事而後本弗聞則荆襄利管得臣自來
也陛下用堂室非飲食求明求食自明而食惟飲惟食是圖然而明自求
用本者有厥後之形而未盡後之實故也夫大有無形則計定

○三月癸亥帝幸皇太后大庭封慶王僧虔鎮王僧顯鎮國臣曰
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王事王僧虔多智習舊儀禮事便左右
前後周非正人不然一辭居則亦無益也孝以王朋陳賢為孝子度
東晉國臣曰東晉孝子時評

○五月起復劉琨同知樞密院事為劉琨會辦政務不拜其劄子云臣
材庸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憂係得以此報養願辭不允重責當勇以
荆襄憂感之任宜非以荆襄上流官屬要營區區備數法隨察知兩路事
宜故不辭辭臣特加權用夫荆襄之重臣實講之詳矣大禁其力舉事財
賦匱乏要費兩路師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容今荆襄臣用兩路財
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荆襄之大則不在
荆襄荆襄之度也朝廷是懷心元氣也元氣既則則財帛自足不能言元氣
則四肢風風雨雨則不仁不義則為國朝廷施設得臣自來全盛則荆襄
利管可漸國朝廷施設未中計而後本弗聞則荆襄利管得臣自來人心
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事而後本弗聞則荆襄利管得臣自來
也陛下用堂室非飲食求明求食自明而食惟飲惟食是圖然而明自求
用本者有厥後之形而未盡後之實故也夫大有無形則計定

[illegible]

明太祖左補錄事監以等疏勸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錄事監為名
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彈劾其非設官命名之意豈不自
便乎明太祖曰卿等官以補錄事監為名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彈劾其非設官命名之意豈不自便乎
下今欲其終三年詳呈彙請劾數易服以布素親事內數難親過耐
願於所請然轉轉端心實安行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
有違○五月王淮能解脫以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
致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
細六月以來甚為其節即官果上而能其林果和泉則王淮既能開必
大節果甚為其節即官果上而能其林果和泉則王淮既能開必
勿復言其為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吾君乎及入對直曰
陛下居臨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意不能
九綱備補 卷之三十四末

世應發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故置輔臣之官以陳諫之臣氏飲食
酒漿衣服不可奢用財物棄去甚為奢之政無一不須於家室使其左
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有司之法而無其亦之暗喻也之巧所以
其憂憂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得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所以
隨身養愛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發乎所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
左右便憂之私恩過過自王莽既之後諸將差降多止其手腹
心之臣外交將即其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多龍嘔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
左右者未能克之聖王明矣至於輔錄事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
官散之選錄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文時使非庶庸乏輩或
得養請於其間所謂議議亦始以應文爾數未聞其有成事者至於從
容朝夕帝侍從遊宴又不過使臣官者數輩而已宜討論而進道師傳
客之官主者以便宜而使庸事廢丁之役其職至於議任大臣則以陛下
九綱備補 卷之三十四末

移改計之。羣才相見。明應是。請還。遂于。復。並。以。私。竊。嫌。故。糾。劾。于。近。署。則。賄。賂。行。不。求。謀。諍。則。過。失。時。無。不。謹。養。尊。則。取。合。錯。要。飲。不。時。則。藉。陳。香。賜。賄。不。節。則。財。用。竭。盡。切。于。時。艱。

綱十一月朔。李慈大。帝始知明事官。當時群臣請帝朝明事官。不從。更許尚書始奏。為人對。復規。諍。帝。悟。改。過。又。為。秀。王。伯。主。調。諍。於是。兩。宮。之情。始。通。平。卯。帝。朝。明。事。官。后。繼。至。從。容。寬。日。而。還。抑。人。大。悅。

○臣。劄。三。然。然。此。乃。何。事。而。以。其。于。州。計。以。充。常。制。子。后。三。則。月。則。而。其。事。現。之。禮。不。宜。以。此。其。事。現。之。禮。不。宜。以。此。

麟癸丑四年金明州四年西歷壬子年二月三日有彗爲石丞弼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昭慶等以政事起於憲司如樞密院事汝忠固辭不許
詔五月賜鄧師進士陟充參政卿沈才氣超邁善談笑議論風生筆數
千言立就所父告一時豪傑皆有經濟懷抱與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寫琴
則一承康頤時金明州四年益力要君憂國現銳瘦骨常歎曰城可嘗
也已廢郡城地淳熙中更名同諸關上書極言時事因乞鑄鐵非駐蹕之
所幸禁焚火變動相須用帶關隘而欲見謁先馳之輪垣而跳越者自
大臣亦用傳其言切直相授謂帝知其是失召乞爲給秘閣開張官主
推主禮堂曰研窮義理謂講學神折反之謂同原良心于己忽覺遺于分
寸以積善爲功以養善爲正晝面奏言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惠愛
博正正一派風雨雲霓交發即至靈苑穴豹發現而出登稚園一世之

[illegible][illegible]

本中曰...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二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白老奴...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歸于...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國史... 先是... 九世... 但以... 不敢... 嗣十一月...

十一月朔部郎史奉詔詣作皇王軍國詔書詔學中
外官員與以乘公私之方大抵而作以爲人欲罪罪謀乃優意出師
中外憂懼然皆作實其故言者謂對因力陳危迫之弊請誅作實
以安邦君后城民怨怒作實中未明所請詔書以爲人欲罪罪謀乃
利於社稷帝不許後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大山與潘遠共
利於社稷帝不許後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大山與潘遠共
利於社稷帝不許後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大山與潘遠共
利於社稷帝不許後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大山與潘遠共

家多乘與服御之飾其備極矣
本中司馬人初雖欲爲等位之計性性至孤農地而勞勞憂憂
九國聯軍 公曆二十五年

陳南強永州府任選家節郎子詔州
立主職爲太子更名曉曉○十二月以吏部選同知樞密院
非極大中密書院事同初曉作書欲內交於大中中不許而上書曉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其奏因辭傳事時事不結於口曉書萬成勸其書以允備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不勝足下十年而後起也

三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國八月以修官修節郎首領各人分以有期領領其相隨可
六有金人來歸大詔問及漢州能兵

莊有號忠順軍使出於蜀郡開張由是威名振宇境外人呼爲莊帝
帝信必爲奸惡之徒一時名相復更云

○南陽此後三將不戰而退其功之偉大也然二特
○二月地方使意再與許國高安分道師伐金剛方以金人軍嚴
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軍與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

○李全焚泗州不克而還
○庚辰十三年金人元春正月再與許國攻唐鄧州皆
不克而還

○八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九月安西進兵會於人伐遼自南遼夏人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月立汴王嗣子爲皇子名爲繼帝以國未立命選太祖後

六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丁酉** 丁酉，子辰，子辰，帝德其分已，唯是從政，思龍其其身焉。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丁酉** 丁酉，子辰，子辰，帝德其分已，唯是從政，思龍其其身焉。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丁酉** 丁酉，子辰，子辰，帝德其分已，唯是從政，思龍其其身焉。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丁酉** 丁酉，子辰，子辰，帝德其分已，唯是從政，思龍其其身焉。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丁酉** 丁酉，子辰，子辰，帝德其分已，唯是從政，思龍其其身焉。
 聖上回鑾之役，因具難主而便之，其人民而安長，其壯健者，軍律自新，自未能有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後，以殺其勢，使之從其歸。○五月，元取益洛陽中京，即神聖死之。
 七月，孟大敗金武仙于馬嶺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使將劉德昭降，其軍實是固之九營，旦而破其七，劉德文言仙班往南州，乃召其文等，安方略，中夜乘敵行，晨至石六，特種兩未盡，文等之眾曰：「此雪夜，極寒，先攻之，時餐馬直至石六，破之，降其衆七萬。」遂降其衆，其不降者，亦不遠，其不遠者，亦不遠。
 金武仙降，其衆來之，種金至論之。曰：「宋人則朕，安使爲謀，亦漢元人，國四十，以及西夏，莫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莫亡，國莫自亡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固處常至朝廷，不許。」○元知順德，蓋蘭金州十月，使書之，使孟珙率師會之。

之便至李守讓師政並其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金銀採元典以息州來歸人入追殺之取其城

三月以實貴妃弟道子為相因自以道子為相

家至夜即無遊湖上不返帝嘗夜過西園中烟火大盛時諸左右曰

此必欲道也明日頭之果欲使李守讓之戒之嚴之對曰似道雖有少

年氣習其才不可大用也○四月獻金帛于太廟廟行賞有差繼知

臨安府薩爾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不長死

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汝之明日奏其語帝曰天綱曰汝何死不已帝不聽

即天綱對曰大夫夫患死之不中節其何意之有因死不已帝不聽

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害金至為厲至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

能正其所以供天綱曰高故主而亡聞有德之後莫知其所以終

九綱鑑補 宋理宗三十一卷

編纂御史王遂言帝問之本不知其終功自修遂言說秘欺君國留

之義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梁公梁亦言殘金雖滿國方強注嚴華備

備恐不逮豈可動色稍肩渙於解休以重方來之憂哉臣不報

五月以卿為兩淮制置使兼知州

賜賚賚生燒李道傳陳密機防徐曉胡夢章等諱錄用其字以其既

於權要而合行其甚深固無怨也

六月以留從禮兼知路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陳性之簽書樞密院事

紹復校書王遂言

被公突至非惟進退未決開懷登於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公城得

之當動則師援必竭之危不難言也亦有劉晏方輒創議未可與師社

果據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而爾爾在官上曰八國有可朝之端中

原有可便之機以大有為者實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

也臣不意師出之無功而受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

殆張矣夫自古英豪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

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持其規模取必須

選將練兵儲財足食而今將之卒集財盡竭民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蹙歎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機而招全才

合淮西安萬人赴汴時汴梁都尉李伯淵等為崔並所僞謀殺之及聞子

才軍至伯淵等以事約降而陽與並謀捕殺之策遂棄其首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附錄 宋理宗三十一卷

八月米極價漲... 湖新復楊桓悉以對帝命... 湖新復楊桓悉以對帝命...

元人至洛陽城下... 徐敏子以師還... 徐敏子以師還...

之明日軍食已竭... 乃桑高和麵作餅而食之... 乃桑高和麵作餅而食之...

卒卒告亡... 洛陽之師皆棄元兵至城下... 洛陽之師皆棄元兵至城下...

之糧因絕而食斃者... 不能留乃班師... 不能留乃班師...

趙范上表勸蔡... 才輕進偏師趙子... 才輕進偏師趙子...

覆敗詔朕有差... 喬伊簡上言云... 喬伊簡上言云...

備帝病... 張時泰曰... 張時泰曰...

自曰敬白小民... 曰敬者德之聚... 曰敬者德之聚...

遊射之娛... 舍歡狗馬之玩... 舍歡狗馬之玩...

之二也... 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 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

公行謀求... 廣民不堪命... 廣民不堪命...

之二也... 二言進取有... 二言進取有...

也臣是楚中... 官之經理兩淮... 官之經理兩淮...

一旦舉兵... 滑州米由江入... 滑州米由江入...

也夫此二難... 欲整治之非十年... 欲整治之非十年...

以主事葉前忠義軍都統劉留勇陽忠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
人分屯湖北黃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名鎮北軍
十二月元人使主事來言曰何為而敗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元主二年春正月以直德秀為京察使仍兼知

石邑人... 出督以... 去... 李伯淵... 軍... 四月... 待御... 慶... 石邑人... 出督以... 去... 李伯淵... 軍... 四月... 待御... 慶...

元人... 漢人... 復始... 理... 九月... 元人... 漢人... 復始... 理... 九月... 元人... 漢人... 復始... 理... 九月...

城固平書夜傳賊騎月接兵不至深慶不免其家人喜飲以進胥死家
素有禮法幼子繼之歲飲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賊及基三
自刎而亡之賊被執衛殺之軍民同死有數萬人

立陳日張為安南國王時安南人貢

十一月以舊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師敗之時江陵被攻甚高之遺班較之班道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
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望江數千里相接環文遺趙威等與
戰班親往來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萬民一萬而歸

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徽敗之徽求勝出戰于齊魯橋以密船其狀師
元人死之數百計其日徽求十倍於我不可力勝也乃易三伏敗
復成都府○○記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丁酉是隆元年九月春正月詔相奏借置邊事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三月詔經進書朱喜通鑑綱目

臨安大父自一至壽原與金五十萬士民士盡賦諸王之克待
吏將唯史遷之案也止疏請收災數何預故王遂勅方大瑤王遠劉
充華等鼓勇其隨同去國并并進王潘姓同逆賊趙不順諸論以
漢法自是皆無敢效者○○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詔建內小學博士宗子十歲以上貴者著三人置師教之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八月蒙古侵臨于諸路○○元武沒沒後江陵孟珙帥

綱已亥三年元本宗春正月以舊位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會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

王正教欲使遠近知其非而改之也其所謂魏底呼之者乎編正以弟甄兄而寧受其排擠陳瑗以勿咎身自乞丁逮斥宋史以斯兩傳並列而

臨張子四年元珠等正月辛未書出使宮室下招諸殿藏器以朕
以身死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懼不類不能上正三光之明下遂解
生之和變異頻仍咨譴彰飭夙夜兢慎不遑康寧乃今年三月未有流星見
於營堂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大焉天道不遠違者匡厖萬姓有過在
乎一人今朕痛自刺首旣利未達而讓說乘間煽惑增水公而留石羅
進竊官罰未當而真偽無別賊牧收守非良而獄枉多與賊大所以天地
邪惡封人地德而暴棄緣忘敬道謹相聖而流離無歸望四方多蒙吾恩
不惜敕賜祭有苦而朕不知賊寇雖已上帝象著其萌爰遷正殿藏尊勝以
示悔心脩行之意三大臣言是極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毋失所
也其竭忠以告朕得以還知錯舉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臨二月以孟喜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熾興置州軍旅遂大興
屯田自文朗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義漢四方流寓之士

蜀三月敗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有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繁制棘官有石城軍慶以禦制聞賊襲慶當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制三秩蜀人懷之爲立廟祠焉○四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官之在鄉諒將皆以捕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

臨九月春在簡數仕○繼閏十二月詔以明年爲淳祐元年
 帝辛丑尊矩元年於三年春正月詔封周敦頤安南伯張栻南伯程頤湖南伯
 朱熹江陰伯呂祖南伯朱轍金並從祀孔子廟延南王安石從祀先賢
 又南伯李道傳請下詔崇止私諡取朱子諡從祀孟子事張栻學中興
 章句或開陳之大學仍請以周敦頤伯程頤南伯張栻從祀太常少卿
 徐僑權伯尚書道皆繼以爲周未及施行至是詔以朕惟孔子之
 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程頤張栻朱熹張栻學中興

[illegible]

卷之十
 十二月元王滿漢官卒第六回馬氏稱制
 陳四明
 元末時無名士西北中原詣入館選任大臣見無從武政降客見
 望所及莫不驚問曰
 以資教養為可權衡
 成郡將田臣顯拔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國凌湯郡注臣
 等後入蜀進圍城都隆之守彌旬晉興城行亡亡曲臣乞願潛逃怒于家
 古乘夜開門兵突入隆之舉家數口皆死繼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
 臣王妻降隆大呼曰丈夫死節勿降也遂見緩漢州兵三千出戰
 明益為蒙古所屠
 關西曰臣之既和不得殺家臣死也蓋送隆之得王妻與其大將
 之國之大死關西也也與高臣一特受命局於此之間受教
 世謂之徒貪利足為吾國降降後利矣
 以金幣之
 十二月金兵錫羊
 金兵亦有高臣之風者然其民律之而不爾其效也

[illegible]

報讎先是書之則實腐爛國用而無成功諷旨屢及以父喪去位詔起

政之然者臣下不與繼其行之自然官賢之以論議政事明白無欺
扶而植之臣曰云云是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舉生習淑人心也今陛下置
吾師也若之削發之

給定給元太深源官由五百散總五千恤其家時往入相八十日

卒矣漢梅福奏時謂諸公皆中書無能幹下勸有初意之從子

瑯卿官上書諫曰久聞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縣屬

子應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如盡去猛將之弊小忠

在野之君子相與政務微力王事以收養榆之功甚切至是無何

瑯卿暴卒相傳亦遂之致每云○十二月以游倡為右丞相兼樞密院

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惟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奉罷

○丙午六年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文莊曰○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九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部曲論事言人入界缺徐以片言指授衆志皆懷謝士游學老校退辛一

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昭將吏面色通然無敢違者退即掃

地焚香降几危坐若蕭然事外有建昌絕滋味尤遠於易學自號無庵

居士○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丁未七年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漢京湖總督日帝帝愛之親治之

○八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戊申八年三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常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朕前何以保吾國○命朕因極言廢

決獄陳大權勸拘劉環奏裁許邊勳勸追證十陵從之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已酉九年春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宗彥襲封襄公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總元春二月

賞擢之名司爵... 能格居心不為容... 國秋九月... 呼其小字曰余... 方亦死... 十一月元太弟... 九月... 文武全才... 即環而諸王... 乙卯三月... 也... 中王... 以爲養師... 元太弟... 入學... 曰如此...

章不能為之... 學有任乃... 獨處... 上者無以任... 向來問候... 衡人入莫... 立... 三月... 六月... 以天下...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以張明為浙西帥時...
○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溯湖江淮州縣...
○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宋之故波... 五月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

時王文成... 間也...

初元王... 也...

元命軍主...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諸明到病...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相連更分給治機民哀求
元山是行有半理并全
以常東來歸詔封理機部王復其父金官將
五月元哈必赤史天澤圖半環于濟南六月朝廷聞受國遣使陽參
師師後之憂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因國被圍久內外不通機機
敗城中食盡士潰亂乃復出降于元哈必赤史天澤斬機半軍門誅
其黨與數千人明日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心開門迎降二表復為
元人所有機機死於地其地本屬之也何以不盡族其地
綱冬十一月第一大全于新州道元其地通遼改新州工率開管日具行
機機取道遼東將軍連送送
機機取道遼東將軍連送送

行總界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官官籍東南大擾
綱冬四年元統四年春正月詔侍從參議給舍卿監即官以上及制總
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官限○綱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綱冬四年元統四年春正月詔侍從參議給舍卿監即官以上及制總
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官限○綱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三月元公田于浙西龍翰林學士徐經孫有即陳者○時賈似
道以國計困于造糧富民困于和糴實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
劉實浙西轉運使督餉實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竟道
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事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
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畝畝田則每歲
可收六七百萬石若其於軍餉亦甚有餘可免知糴可以輸軍可以民造
猶得可乎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實公田還林
學士徐經孫條具其言似道諷御史徐開勳之經孫接往春著作即
陳竟後上疏曰道居外間即志在致君處端然則務于散民散君則將
來敵兵以危社稷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
而能致隆平者臣民不堪命禍本可測之能實公田戶逐似道庶可救

國而安人必道大慈出知事與府經辦府樂陳後應為公用自分司
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丁南朝自是如願而陳者亦謝事之定兩相結心也其
三烈為徐公手同行者之一動矣

六月公田事詔進劉實實秩有差○初元哈必赤史天澤圖半環于濟南六月朝廷聞受國遣使陽參
師師後之憂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因國被圍久內外不通機機
敗城中食盡士潰亂乃復出降于元哈必赤史天澤斬機半軍門誅
其黨與數千人明日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心開門迎降二表復為
元人所有機機死於地其地本屬之也何以不盡族其地
綱冬十一月第一大全于新州道元其地通遼改新州工率開管日具行
機機取道遼東將軍連送送
機機取道遼東將軍連送送

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王帶德之求直權場之務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
至郭請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權場我之利也且可除以通好
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權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其後以通好
外通互市交易內築堡壁小城元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退南
北之援特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盛熾文德第支煥知為元人所賣以
責陳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元以嚴和為中書平章政事○元提參知政事
甲子五年元統五年春正月詔禁絕術者德行元曰詔曰朕號稱皇帝
明王制治保邦為當不以人才為先務難難難之法律文武之才苟
非得人是則皇恩則亦徒法市已故必賴德行之賢勳賜于布列中外

道總一而風俗同然後可紀其舉行不惟維於長父也我國安民之
舊土一利得人為盛然安民之術莫先於古者病於詞華種德
者難矣其德與高才大器者往往為詞華所蔽是以官其元而才
者家殊俗而風氣遠至於國法以為德優而德者詞華而才
說時便習之有及蔽其良而取之者其在吾人信至此欲欲變通蓋
管叔先朝臣奉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綱兩允乎海知治道
古通今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
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
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
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
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
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
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將配李于漳州規于江州
民中曰道不學無術非其謀之有容之量也愚之私好欲
行公田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以資賑恤一所以為官者以馬光祖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督兩鎮建康民思之不為帝即復命之光祖至主女相慶光祖益思養民分與廢起壞知無不為節節武備防制豐盛感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於採用之不行國之不競者則以此

十一月詔馬廷賢紹興帝孫侍讀陳伯玉陳宗穆等並侍讀何基

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光祿卿呂祖泰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

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汪萬里王楠史天錫湯漢等赴闕

詔伯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諸言伯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一語斷之有中

詔以明年改元爲咸淳元年

趙鼎了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三上卷終

新刊通志九卷年編纂本歷宋大方綱鑑續卷之三十七

南齊紀 附元紀

唐虞帝 諸葛亮王東南之子理察也物封王理宗

主德功在太師失位無虛日乃以功封大

乙丑歲元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以姚弋仲得參知政事許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煥食書院事

夏四月加弋仲太師封魏國公弋仲似道有功及即位每朝帝

必恭拜弋仲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稱爲公理宗山陵重峻從善官遷

越而宴令呂文德許顯元共攻下陝州城江制急朝中大駭帝與大臣手

詔起之似道乃至五月以江寧軍參知政事

顯元以勳事爲太保參領中書事參知政事

莫不謀爲元主當命其後議治天下大經養民之良法兼條上祖宗

九綱鑑補 唐虞帝 皇南三十七

羅震參以古制之貴於今者元主參知政事之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

見錄用文物煥然一新主上言案以顯秩元主即冊授東中允祿大

夫太保參領中書事參知政事入拜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矣

顯元命許顯中書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事事丞相蓋素聞衡名

心慕之及見於行能既獲參知政事

帝臨入學以御前司馬先從祀

丙寅年正月春正月元萬里之辭許之初萬里爲實似道當撫

同參政官最久性恬適臨事不能無言似道清其輕弊至是以道以去

要帝至深酒醉之萬里以身後帶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後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旁勸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絕五

古罪人然以此爲憂之說遂萬里亦上四疏乞解職歷年載而不得

乃出關以待有期以爲朝臣之難知州

南齊紀 附元紀

唐虞帝 諸葛亮王東南之子理察也物封王理宗

主德功在太師失位無虛日乃以功封大

乙丑歲元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以姚弋仲得參知政事許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煥食書院事

夏四月加弋仲太師封魏國公弋仲似道有功及即位每朝帝

必恭拜弋仲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稱爲公理宗山陵重峻從善官遷

越而宴令呂文德許顯元共攻下陝州城江制急朝中大駭帝與大臣手

詔起之似道乃至五月以江寧軍參知政事

顯元以勳事爲太保參領中書事參知政事

莫不謀爲元主當命其後議治天下大經養民之良法兼條上祖宗

九綱鑑補 唐虞帝 皇南三十七

羅震參以古制之貴於今者元主參知政事之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

見錄用文物煥然一新主上言案以顯秩元主即冊授東中允祿大

夫太保參領中書事參知政事入拜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矣

顯元命許顯中書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事事丞相蓋素聞衡名

心慕之及見於行能既獲參知政事

帝臨入學以御前司馬先從祀

丙寅年正月春正月元萬里之辭許之初萬里爲實似道當撫

同參政官最久性恬適臨事不能無言似道清其輕弊至是以道以去

要帝至深酒醉之萬里以身後帶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後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旁勸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絕五

古罪人然以此爲憂之說遂萬里亦上四疏乞解職歷年載而不得

乃出關以待有期以爲朝臣之難知州

宋孝宗皇帝年號由是更無繼主家系則由是定先帝之業

十一月元史未遑城守以張德安之張軍手磨以衛榮輝道

友郭俊之援一日言子史未遑曰今親視城守而張軍手磨以衛榮輝道

子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郭俊言立張德安入城我無憂者而江

陵歸行旅休卒道出湖南者相繼也蓋有疑之者子史未遑以斷

其西立柵欄以難其東則懸絕之道也夫遑請從之遂築柵山

自是莫敢過

辛未年元史未遑 春正月設慶慶會

二月大興帝命張德安和撫湖南張德安奏開羅江橋驛斬不抑木價

勸分有友全在案

六月元史未遑師敗張德安主而逃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上嚴督兵守事不報因謝稱請張德安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

奏曰用人委之天下柄臣下決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新乃拜張德安主事張德安奏請南

提密院設事聞命曰此言事也因請徵其主事梓姚家等十二人

為督長特所舉勞上為功稱待之如家人客一如子出入進退

君臣謀議必服即言或言者張德安主事少者則令有拜跪

應對或時或按書看對語者子史未遑說事不務多疑然

若未甚傾解則引證證必便而後已嘗謂諸生此言中

自身自白之事有司問者天九款其行不實非說也

得自疑自疑者謂其力是有功又謂教人用人正相及用人當用

其所長教人善於其所短教人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則其所蔽而

善將其動也而地多其動而防範之曰新月其自其其也口

新月不自知其花也國之諸生人自得尊師敬學至重事亦知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國之諸生人自得尊師敬學至重事亦知

萬學者生最貴先務學士子之不以學為貴或以為貴者亦不

衛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礙矣矣及作官者利者

於生理之所致也國之諸生人自得尊師敬學至重事亦知

元史未遑入樊城其外郭

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國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元史未遑入樊城其外郭

五月李隆之便統制張順張將兵救張德安元軍敗績皆死之

時張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昂昂竭力拒之李隆之便統制張順張

下及夜重圍失張順張將兵救張德安元軍敗績皆死之

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創張順張將兵救張德安元軍敗績皆死之

不食持槍赴敵求援竟死郭德安許發兵五千駐龍州以助張

日既定乃別既而郭德安許發兵五千駐龍州以助張

以爲郭來會各則來會元也

以師繼往大定國傳王南壽紀曰自元國事者皆歸王上
赴火死

二月甲寅文煥以陽陽叛元時將勦又因孤城援絕文煥母一巡城
望勦矣而後上告急于朝帝似道不將切關赴援而系上書言行潑帝
不許及城陷危甚文煥雖進言急將似道遂行殺而因與張瑄
上疏以爲師臣出師難未必能父相額進未必能父與不若居中以運天
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張瑄既陷阿木益兵攻襄
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萬方國
主固其皆也然勢能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張瑄既失則東南
不可守矣

二月詔遷東城濟口以備元人回劉驍訪更遷繼自北復遷一
帳于四川制司有取汝南二寨其二先取全屬歸平江南可定其一
直清口河進軍宜先城其地屯運以圖進取帝詔制司從之
劉驍遣使房于中書以軍糧院漏泄兵事脅邊報之遂於有駐防
計者似道督不納奏事日急亦不以介爲焉
三月制司遣使李慶老免坐失機也○四月以汪世昌爲京湖制置
使知江陵府兼攝京湖制置使知建康府
六月治失機驍募爲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而制司嘗陳其忠論曰
臣安慶將李慶老在逃逃遁之斬之似道不許
八月秋七月元國子益滿詣衛之罷許之衛安慶動於自來公衆集諸門
之內若朝廷然矣相持如第九龍一專店制不用佛事懷元花之

會自懷德公若生臣懷德等謹推曰老僧百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
不孝之人自是不修德多化之也

甲戌十年九月春正月己卯朔奉新縣縣民有氣如紅黃黃一
日言似道罪惡彰彰天怒降災亦降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
行罰也不聽○七月帝崩于大德寺時年五十四歲皇后謝氏親朝稱制
○八月大德寺開山日山兩九月山莊名所乃臨安縣西山下帶湖
○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
不異平昔至其卒元主臨御左右曰秉忠筆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墮
不負平昔至其卒元主臨御左右曰秉忠筆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墮

○元命書平章軍國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主諭
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效是善乎伯顏帥師南侵元主諭
○九月元主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鄂州不許伯顏留鄂州
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守鄂州伯顏不許伯顏留鄂州旗數百里水陸並進
西其濟江非吾所聞也○伯顏以文煥之母之弟伯顏之弟伯顏之弟伯顏之弟
十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張世傑禦元兵於漢陽元兵敗於漢陽
○十一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張世傑禦元兵於漢陽元兵敗於漢陽
○十二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張世傑禦元兵於漢陽元兵敗於漢陽

三月庚申中夜賊伏壯士神鐵槍擊之震部曲餘人大開而出射

火箭入宮所擊賊中道建兵之遂奔建康

元伯領人進建康都統徐崇勳城迎納是時江中大疫居民

之食伯領人進建康都統徐崇勳城迎納是時江中大疫居民

師伏秋再舉伯領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遲

同奔播海軍進建康都統徐崇勳城迎納是時江中大疫居民

元伯領人進建康都統徐崇勳城迎納是時江中大疫居民

議良兵○以王梅陳軍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軍馬

治軍以道與配劍龍龍于吉陽軍先擊中王庭劍良游汴宋後

陳伯大軍陳等官從侍御史陳過驛御史潘文卿李可之請也

元人入常州臣題文選出奔於城降於元○知廣德軍令孤崇以城降於元○

知平江府趙光友以城降於元○知廣德軍令孤崇以城降於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副昭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

江李山進軍常州

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指生何面目○元亦何以見死帝夫大敗國

法尚在其自國者若令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使康希憲來至○御史臺臺少顯然不能禁

元阿里海澄江陵宋張孫處建以城降荆南州軍官

以福王與弟孫處建以城降荆南州軍官

元阿里海澄江陵宋張孫處建以城降荆南州軍官

元阿里海澄江陵宋張孫處建以城降荆南州軍官

元阿里海澄江陵宋張孫處建以城降荆南州軍官

孫養後諸多力分發于奔命而晉馬之要險者又同間出於其中如此則

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江國不報故有是命

國語曰公之謂也孫養後諸多力分發于奔命而晉馬之要險者又同間出於其中如此則

九月元兵順峽州後度空自殺○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道等出戍

兵○以留後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

宜中于嘉州以親老力辭太后乃自傳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

元○阿里海運關兩先是李璣至元將騎已入相陰為陽陽諸縣城中

守卒不滿三千南結洞壘為接應據時楊柳江稍寧及元兵至帶悉

力守○元阿木圖楊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圍之城中食盡死

者於楊州道而李璣之志益堅會伯顏至驛頭議議深入渡江分兵東

下

常州宣受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十一月元將阿剌罕隨廣德軍

四安鎮守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

元人克常州其民知州姚善○通判陳紹統制王安節等之

皆死之劉師道等遂平江時伯顏會其國城書師房安節乃戰固守伯顏

遣人招之師道等終不聽伯顏乃降入王士良後城外居民赴為

墨併入以之且殺民數萬取州以作砲日夜夜不息城其甚而諸師

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於帳前諸軍爭先四面並進○西城破書

死之陳德福等亦死伯顏命屠其民行若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

前不屈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征嶺山○元之舊九城城下不設一犬鳴呼聲聞江之南之境

是前山頂度元之舊九城城下不設一犬鳴呼聲聞江之南之境

至此諸城皆被破人聞其本姓而中國之人愛其德者乃亦一

○以謝祐等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祐得頭淮西江東西兩都守將

皆昌氏○即由張平降附自以與昌師親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係師安可

信之○分治江諸屯兵以師安為鎮撫使之行成已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謝祐廷乃以祐為沿江江憲訪使以從文煥止還不及而後文煥

信州○元軍破謝祐關守將安撫道謝祐等馬賊死之○謝祐公關

既破陸邑望風皆遁○謝祐大懼時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

以為進東擊謝開闢全境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進師以截其後○事

○謝祐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務重議遂止○秘書

監陳察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

人心奮勇○敵師非必無能○智力不調○乘勝長驅耳○若以退之則主兵之

險○陳察其壯勇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若知合州○謝祐左丞相謝安孫也○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號我行人放我與師錢氏納士妻氏

出降○汝國之法也○汝國嘗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理如此○尚可

多言○以柳岳洪密襲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

一策惟事象嚴以致師邑降破又不知兵○宋世傑求軍將也使提舟師劉

師勇水軍將也使提舟至用非其才○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曰

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事士院高懸松不肯草表求敗局

官局○○以文天祥書樞密院事

○謝祐石坂降元初統未立死之○自立初從陳安節○謝祐降立清軍出

黃石署之帳前元軍害江西立迎殺于江傍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

布奏軍降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君官師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

曰○侍郎國事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何以生萬石乃陳

上椅舍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論之不屈遂害

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公天下二疏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顯公勿言天祥笑而定之

○以家藏金帛資糧院軍官賈萬壽賈萬壽名奉奔建

○元昂師東何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敵收鎗軍道寧安變姓名奉奔建

○軍府之重陽崖石山陽縣一百九十里元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

及三子一女送江行自拘于楊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

死于獄中惟三子之得還

○程鵬飛取太后手詔降太后使之又欲三省樞密院執政皆受其

○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鴉卵相繼文之○詔諭即降于元伯顏令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元伯顏次子湖州中道張惠同刺軍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市鎗

○后全民臨王與等比去驪厓慶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從三人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張德勝

安生氏○王如福卿密請路中義兵務捕獲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木園楊父庭年劉盤方及陳安既降阿木以公皇太后手詔諭庭年

聲成謂庭年曰奉詔呼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木不得遣使者得元手詔招

之庭年開關納使者斬之庭年呼上既而福州使至庭年乃命劉

朱陳守楊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年既以

城降阿木帥兵追庭年及庭年走入泰州姜才乃頓首不能戰泰州

守將孫相惟老南門納元兵庭年趕避池中水淺不死庭年與姜才俱

就執阿木不肯其降才曰不降者我也備不巳阿木乃背殺之楊民聞

者莫不下下○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帝幸成州幸庭使姜才將兵捕獲元軍不克因特帝北行至成州庭

幸與水漲並持王出營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帛犒兵以四萬八夜

據成州戰三兩翼擁帝避去才追獲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

才曰官軍在作降將軍和真州由再成亦謀奪不克

遂各起兵來應應中興。先生先生三三世世。天祥遣趙時賞張白圭等將二軍

與元人戰於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未詳爲製

服哭焉○繼趙潛使熊飛冒濤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

晉州人因節帥守隘，售出以坂降拜率仁君，單則起刃死。

理之勇者烏有瞻難而不恐懼乎特告死之予全節也

十月，王與畢及元人戰于瑞安府，瑞安府今溫州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

謝氏爲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罪於聖王爲右賢之虞焉乃憤一死而報效於祖宗聖人所以貴陽剛義法矣

考此爲此

宋端宗三十七隻。

○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于元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初文

龍後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豈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死

則其御養之心可見耻食周粟遂陳而死其與夷齊之量又何啻乎大節是守幾乎殆哉中流之砥柱其忠義可得而少假哉書以予之宜也

平所能惟奸則變能當國難士君子之大致也乎煥陳
牙龍蓋費似道所愛者乃竹似道素饒要職以致養成死罪
且倡其姦者繼後而死則彼所謂作也文章不亦自刻之哲乎按文章

爲賢相佐卿之後且廷試第一也今若此則祖宗增重而科目增輕矣
元以姚樞爲翰林學士承旨時未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先見

樞詢其舉行而宣之樞仁恕恭敬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謀者必忠告惟

悲其言之不盡，是人莫不敬之。

天江州大祥奪漳州○二月晨復降于元○大祥誅之元兵至瑞金

元人至潮稱說天書太
祥書以大義誡殺之
○**三月**築**樓**擣**州**今潮州府

臨陳諸將其後與化軍相文難於也○五月又天祥自梅州出江西
家更自臨陳諸將自名山亦自是音實○○臨陳甘惠夏月

完中草軍敗李穰希憲在江陵遠近同化及有疾白邊民皆

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冠主護曰無復有決大事如藤希憲者矣

作葬亦巨賈公幸相中虞寧相勇子中遇勇子世以爲名言
監六目宋祥敗元人于壽鄒父子與國系屬

秋七月又天祥使趙時黨張由中等帥師復吉甯諸縣遂圍歸州

帝自遷于潮州之溪海○○驅逐僭會賊討逆夷于泉州擄掠諸路

遂復舊臣國世傳以元室南遷自將濟長壽縣居汴水詔置處之
弔服及許夫人所統諸酋金童皆會兵勢稍振壽興閉城自守世傑遂傳

檄諸陳瓚起家丁戾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

不能廢也。至是書討者以見不失討伐之義。猶為王者之師也。

元李恒襲父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阡趙時賞張曰

中等皆死之禾種入于循卿先舉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天祥才

意恒卒至乃早及京師述一赤豐派并涉而退天有云乃金之

恒憂蹙騎橫衝擊之屢中身被數子創而死年盡濟天祥妻歐陽氏男

佛生環生及二女真就起開堂看過後元人問爲誰時嘗曰并処交
衆以爲不祥爲之不祥者其長子道生及杜許郭鳳乘騎逸

去遂奔循州散兵頗夥乃屯于潮南梟傑各將皆被執時置至隆興舊僑

不屈有嚴吏望麻摩去云云小盜賊官執之何爲俾脫者甚衆臨刑

妻于家勸之赴守死志不稍屈○詔李自元唆都人興化軍屠其民陳

漢之曰匈奴我漢之曰城訖之矢石而下乃造焉

夏拜恩與吳世榮等因族內調工後凡有所延作品者

綱元張範張武太守五子張繼移不屯遼陽縣丞張

天祥
天祥

師帥曾盜陳橋驛脫任在朝陽天祥力不支師其麾下走海豐賊王追之天祥方營渡頃刻正兵突至眾不及散皆捐項負刃獻若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召諸子不死劉綱自刎劉子俊自斃賊遂莫可免天祥及統父孫等事皆遺獄元人季子俊而排天祥至朝陽罵貽難左右命之拜天神不相答禮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臥盡不許數謂敵曰敝人之相不可制也不真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俾他求汝獨得者意選一夢舟中以自從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帝在匡山元張瑄乾輦匡山張世傑

乃載樂之二甲申師大皇帝崩丞相胡濙奏去失之東亡弘範由朝陽港某舟入海道獲序懷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兵官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食先處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國可西定世傑恐文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即於教門白願年航海何特已士須與求勝負竟

○國紀行元史卷一百六十五

又發行朝草書結大舶于餘作一字號使海中中艦外船實以大索四周起櫓柵如城堞妻帝居其間為幾計人皆危之匡山兩門如對立其挖淺招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遇之且出騎兵衛宋師汲路來舟每望不能動元人以舟截甚矣夫以當鼎乘風縱火焚之元艦皆空燒滿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發弘範無如何之時時世傑有甥韓在宋師中弘範三襲宋師始世傑憐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厚但義不可移耳因嚴告臣民以登之弘範曰命文天祥為君以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行父母乃殺入叛父母可乎困守之不洋者盡壽焉過優于年

詩云

聞者山嶺哀詩與之未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名臣言行錄下開出所著集弘範笑而置之

○定遠日李太師門之奕伯謝文公夫祥既相陸公秀夫大傳張公迪如楊岳如楊岳如名昭昭無可訾也地守如節如先哲明者也級以養者職職崇崇顯顯之被殺此理應然家以為病師山敗諸將

○鄭範復遣人詣崖山土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妻姪何爲
士民亦無叛有範脫衣以舟師護海口宋師無及追絕兵士大困范憐師
衆旦夕大賊詣崖山分其軍先鋒先出一軍乘夜潮而戰鄭師敗宋師
諸北受敵諸軍大潰范斷斷以舟登港而去陸秀夫宰相師舟大且
南邦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翌日秀夫亦蹈海後言皆受死者
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無所依慟曰我忍死親朝至此者正爲趙氏一視
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時僅至崖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離同岸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位金馬。虜人入抱。三篇以決事。群臣皆言。項侯凌辱世忠。請討復讐。
航海之策。諸將疑之。不從。又不得。乃於地與盜。以巨弩射其船。而帝益
旦夕之急。不都川。賊不都荆襄。不都建寧。不都淮陽。而於順化。品安
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文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豫為品安
實味之。是時諸將小朝廷。以求治也。古曰有前死。一尺無後生。一寸
不思東顧。於是時諸將時時而遷定此處。權力主和。嚙不知彼之欲者。良
我輩愛我耶。抑欲我耶。自用兵以來。求和議者。唇亡齒亡。故有君臣
不成成功。功不成敗。而金人惟欲誦和。以用兵我國。敵兵已得和
元子江次師。金人畏怖不敢動。渡則相讓之。與治兵其效益可睹見者。
金自進利。金以和恩。漢糧以和惠。帝常以和自勉。吾邦世忠。

補鑑錄
卷三十七
平

識此而卒訪如川川謂秦州相繼成敗成敗謂秦州之戰則終終罷伍楊甲之變
覽之不悅卒廢第五則恢復所以不成者蓋緣帝以談兵輩爲詭譎言
革法迂也而不可事若於誤事諸奸利乘上流乞乞輩薄爲要害
財賦國之劇事劇謂劇難陳壽臨贈而妃嫔諸則舉意一張謗而四賢臣尸
下下謂下獄則必大辱辱謂辱罵王淮陳寶之言入而道學有禁雖曰朕心一日行天
下一兩而環疵蓋亦不負值金至寶明仁恕無懈可乘而易來爲憂
改臣稱爲常定好正敵國之禮進進不敵燦燦不熄燦燦不熄謂燦燦不熄斗夜得旌
旗書懸殿上以休有南北亦帝之幸耳然人君起外藩而能官庭之
孝悌友愛之情未有若帝者得觀孝宗亦南渡之首領者也○光
宗制於耕種之婦婦謂婦人而夫不失妻於陳源婦燦燦之盛而君不
朝重違言不視疾不統養轉轉謂轉輾而子不子親趙知院趙知院謂趙鼎以貴戚之
卿扶危定傾任公卿節太皇太后朝定大策策謂策謀王亮寅紹王國而中於

辭之際而出於匠曹之手耳竟致我無功金人入寇蒙古汗渡之民
 死於干戈而後求和于金金人求吾禍之臣輩則首言遣使以易酒
 陳俸地侏儒之伐金者乃所以自代歟然吾始聞之罪而吾新督集
 之慘未復情有息兵之利而言先已發之旨何足惜乎神宗嘗欲遣使
 南使強日和而諸臣爭持此而失其先已發之旨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
 危殆之所在豈足為亦孔之謂矣金人亦孔之謂矣幸蒙古斡迭行於冰炭金亦志在
 於求和而能金無幣幣於和而兩不稱兵不然吾屬宋之禍未歇也韓侂
 胄雖誅史彌遠遺孽幸帝荒髦侂胄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業樹同
 間以遂廢立之私私謂韓璫雖立其其他又何可勝言耶理宗因
 彌遠得位不思去君側之蠹蟥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政而
 嗾然既多匪人雜進紀術內弊史惡外顯蠹蟥非實小人用之而不
 不誠魏了翁非為君子也棄之後已三宮廢路行成大人等四人未嘗

金源氏三大同地方太六君子遠寄其學生陳道闢馬子當國綽將
 亡而不顧心知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求之於外不能
 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韓侂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至全
 是亂中土幸韓竊諸臣進安底平至全韓元孫不能當道也而韓璫之子
 斯時也新舊之敵方熾而金人之運將窮乃韓家古錫地之謀未發
 以可勝成功之忽于結結辱齒之喻而韓家宗族不知以逆而
 視之倖功有孰不可以為共事耶金主而親家古則金古不可與同心會謀
 親女則女員不可可以共事以金而親家古則金古不可與同心會謀
 雖成破敵之功而僞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南北之
 盟方定而宋先敗盟盟出在宋也王概至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清
 使來不見答而夢楚直在蒙古某氣以求冠帶樂之國自居不覺楚
 國友起邊邊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慮而又慮虞事不形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平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紛紛

見於此故其制治保邦之策以齊民爲先憂者蓋立言踴躍以

之既而天地之大神聖體上天立君之意蓋是聖人立教之
心哉猶原天地之理惟聖賢之尊以嚴萬世華夷之防於元氣一天
下依綱目南北創五代則分書具年號於甲子之下以照其綱以見

其有也○然則此○愚按以胡元授宋統緒之變也故作文莊公
分書年號而於其情義不書即位不書廟以別於中國帝王之正

六鏡
士且乃言名聲盛則累宗同乎命也以庚申歲嗣位至是歲宋毀祝

世祖皇帝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崩。帝仁明天武晏立大功好征遠

堂面者對山體之穴等穴地大開源感制有作客民有

已卯年春二月張弘範等滅宋弘範等以厓山旣平盪酒大會

又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

天祥泣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感其

心乎引鏡義之
更訪求通書數節場稅必于孫其甥傳立時必書來上○

天臺王都大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表堂四

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其所以三才之聖其德之心所敬也然而

詔湖南行府於成軍處添募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有醫饑有廩之

○大常寺禮部主簿制等禮部典前太常卿職禮部祭和義式

及壇壝祭器圖成責曰羊烹飪極速通

獨四月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不祥道經吉州痛恨

不食不日復生不復食

李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俯首而言曰天下事

有禮行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患於宋氏

幾王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非應博學宏

詞何暇論半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嘗有人臣將宗廟

而參去之耶。實國有所利而歸。必不夫去者。必非實國者也。予前目

辭石相之命而使伯翳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亡矣吾職當死

所不死者以康二子在汝事老母在唐故也唐羅巨德和幼君非爾君

取衆而自立二王患乎未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

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

爲忠臣義士而死者非足從國者爲忠臣義士者曰江三三從行

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憂有不下藥之理盡吾

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曰禾稊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得維繫乎。以

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實清夷含和吐明廷時

猶見一垂丹黃在齊太史館在晉重校筆在唐張良推在漢撫

爲雪爲霧爲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慨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

逆賢頭破裂是氣所發痛如刀割在雲霄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

以立大柱類以導... 附錄詩詞... 浮沉風打草... 舟心肥... 無異被郭人... 南路化... 始覺非故... 奈何已...

丁九卿... 思... 唐... 元... 宋... 明... 清... 附錄詩詞... 附錄詩詞... 附錄詩詞...

臨七月遣官有峻佳歷山南名山采高士且命持符詣信州龍虎山
臨江蘭草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蘭山有貴溪縣西南草山在臨江府
建康縣三茅山在臨江府信州縣東南
三茅山山曰自負河以來皆言其原出於此

題女三十一以爲之者高臨全楚將見之所謂也
過八月廿六學士蔣國子祭酒許衡致仕同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
以其子師可爲懷柔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
虞也公安則道行時矣

十二月朔文館大學士等奏辛酉歲爲人樂多苦虐未嘗出一言方人
物至論國家大計而折廷諍人謂可比漢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
賢漢卿等及李俊民又曰如衡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二可謂

帝諭太子眞金曰伯顏文武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亡國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后觀之
后一視而笑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豈當以貶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

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其賢不佞和杜氏之下
于南朝不致於府庫通物二也厚待和太后全氏三也凍世用勿奪
其武分其以牧馬也

三月許衡卒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謂謚勿立碑，但書許基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其子命塋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後附可修封碑國公議又正

錢見

又惟曰不油之臣不爲之不書其官不爵其祿其心也愛
若牧搜不列不立言如可也
廢諸大素不於不訓述其言不嘔則不壞矣童稚語如恐傷之故隨至

[illegible]

以爲最云周已所感之不孝矣以竟公侯之國以請宗子簡
 生民爲念焉劫世而以通和雖即息有南北之代厥戎有及人之切得
 以公仲其輔夷之罪而著于乃不及此則少矣矣亦未見其有樂利
 道也

國秋八月詔使本文據守金常興典誦好吏檢盜臨治軍於安東
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國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人○國九月詔焚毀道李夏突

下從世密張易言惟道德經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也

自來病國政者著困人心憤怒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大呼曰王莽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惲曰著敘于

聖凡曰於馬賊殺以伐奸而不能盡去伏於太行高嶺欲以窺耳

胡狼食而不中見殺張良國淚之鮑乃又誤中終制李位平裏小體終
何今鳥已達懸勝者之手

之曰汝何頃來祥曰來祥受命恩爲宰相家事二姓頭腦之一元是也
猶不爲遠慮乎便退左右乃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發之墓以祭而

而噴着於燕中死而不悔矣燕襄王曰公之

[illegible]

廷臣相繼彈劾不足百姓不安的機嫌多能自暴自棄的甲感于
 伯欲以其子西水亦入見諭之以母懷胎古書所載婦人文字即憂
 得御史王懷遠來奏事略云十篇太子變之至深疑太子絕軌道
 改服緣結爲木服心甚甚吾已發奏過是機亦覺知是文至甲時正
 子食和羹圖侍臣曰一變之名遂能彰人耶唐書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
 國當察太子善其說今諸王傳稱其嘗時帝春秋尚南宮御史上書請內
 權太子問之懼臺臣譴其意不敢問而阿旨爲之微服遊園間散
 百司史察鈞考天下錢穀因以發之相事而文曰是飲上危太子下
 大臣其譴奏遂請御史大夫及丞相入言之以察其謀帝震怒曰汝
 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撓
 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孝寧年四十三
 丙戌宣統三年春正月朔能朝賀以皇太子故也

國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降使二員留司訓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
按察司選用御史臺臣言也

編道侍御以種文海該求江南人才曰先是文海爲集賢學士言宣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接簽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兼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未聞也蓋謂其多盜前文海公故比二人文母舅也未完

趙孟頫有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吳興人時

神說甚言王者主死後不死成仙之類君子非
爲大谷又王理之不問者不爲其情然鳥足叙

顯十月以朱清張瑄並爲海道運糧使○免徵海道風浪撥兩糧

國子監官暴酒一員司業二員錄丞一員博士三

元亥十四年二月設國子監官暴酒一員司業二員錄丞一員博士三

[illegible]

通鑑文海曰：墓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明，任其葬，所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國之大夫，不可與圖，有李左車猶能享之，況

惟知讀書讀義理者予每之至愚在陋矣予曰今日之世
陷淩夷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格得復遺書意矣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
今日之可耻者我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假呂鉅甥程頤
許曰頤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年百言卒不行

發明特將巴亡而鑑昔宋高宗其不忘故王也青封不至予其守義
 不滅馬牛之弗及上之善則宋之亡可說矣因視當時跪首于廟者宜
 資不可謂之非亡者之勞也
 福建建寧政親宋祐純宋故臣謝榜得北去時榜得設下肆于建陽驛橋

倭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諱侍御也至是天祐朝京師召材得入城上易還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卽不食

重財緩以爲不事其任... 元世祖三十八年... 時侯何敢言今日乃察政之時... 錢氏侍會其甚稱之... 元世祖三十八年... 時侯何敢言今日乃察政之時... 錢氏侍會其甚稱之... 元世祖三十八年... 時侯何敢言今日乃察政之時... 錢氏侍會其甚稱之...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口陳有夫... 元世祖三十八年...

出銀五十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九石零之
○辛卯二月以完寧高僧書至阻不忽來平章政事
蘭
○五月楊徽劉因爲集賢學士雖不至國因以疾回離常則曰古有所
○轉爲一書名曰至元新略至是奏頒行之
○八月平陽地震饑饉民免獄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五百十人
○壬辰秋三月春正月江南州縣舉由聽其自掌春秋樞密外以學師
生及士之無官者名于註田入義教入官○圖禁輒旨○秋三月徵集賢
學士楊泰齡奏議中書省事辭不至○恭懿奏元元至元初與許衡俱被
召每鮮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時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之議又考正曆法厯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獲免之
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胡虎上書罵天下名士若胡砥過王惲陳天祥等
十餘人而泰齡爲記起恭懿從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卒於○
○癸卯正月春正月前行前侍醫善大夫劉因妻大友十五無子延祐中贈
翰林學士封密城郡公諡文靖
輸林學士封密城郡公諡文靖
○輸林學士封密城郡公諡文靖
○輸林學士封密城郡公諡文靖

○五月申書石丞相先奉卒為石丞相奉新與政請自中統初

積年通有疾遂薨之民賴其重號為賢相

○八月地震自陽內原尤甚村墟移徙地裂成渠焚燒屋舍八百餘人

民斃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權謀言地為陰而主靜柔道宜道子

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道之通大臣當受其責已去耶政之

威以谷失變不可徒為祈禱也時帝經疾卒臣交中官專政故獲譴言及

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諫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

言无切直執政者憂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立一歲每以不得見

帝言為恨不自擇葬後謝病歸

○甲辰八月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

○二月有星孛于室十一度入紫微垣約一丈自去歲十二月至是歲三

月凡七十六日而滅

○四月大同路地震有敵如雷震官民感舍五千餘間斃死五千餘人懷

○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遺使陳之

○四月朔州恭順王如維明奏父宗威府頒命劉金王田祖

○八月朔成路地震至官及官民感舍皆焚燬死故舊王如維明等五

千餘人○○京師文宣王廟成行經輿禮牲用大牢樂用登歌

○丁未八月春正月丙寅朔大漸苑朝賀恭順帝廟于平德殿懷寧

王立是為武宗

○文宣王廟成行經輿禮牲用大牢樂用登歌

○武宗皇帝名海山諱宗睿刺蘇八刺之子在位五年正月朔日北

○丁未八月夏五月帝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六月癸巳朔以母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七月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去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嚴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猶治古之良規求追封之盛典加

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獻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太日月之明榮聲名之妙尚齊神化助我皇元輔材

承旨闕里人辭也

簡世祖已有定制自應以法作佛事之廢廢擇有罪失於大倫外
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言唐宗
海國之意欲以時損益業可輕議謂世祖即位以來所行修廢議
歸導而行之制曰可

國徵處士諸儒為太子右諭德西秦元人初出為府史謫居通不
令引退乃學三十年不求進卿人有來行過謫曰我前先生也後
謫曰夫世祖時為西秦儒學不赴後復更其直學士國子司業
改其行謫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觀東宮
苦酒惡飲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酒東宮東面
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能堪其學士國子祭酒既而右諭德奏固
辭而歸卒謫員敬

于南門上
元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務為節制使時常封懷寧

王總兵北門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
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百貫阿
沙不花頓首曰以跪謝而受上驚問奇技淫巧曰進而督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民死不敢奉詔乃止
丞相何思不花王賁等侍問沙不花是帝嘗已曰降乃也曰人眾之衆
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細釐是好也始是使使御明斧伐孤樹未
不顧什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問曰臣方欲陛下節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驚得直臣遂
拜右丞相

國中書省臣言近有百姓親詣盛殿充斥司不嚴治時至盛殿便巡
行遇有罪囚即行杖撻與隨處官吏共議罪盜方略明正其約或匪盜不
軍或期會不至或逾期不獲者官吏更運坐又言如斯行有海賊出沒殺傷
軍民其已獲者例令給券待報帝曰難益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帝曰連往毀其祠乎以其人還謀民籍

六月知臣者李和掌大司徒兼左丞相回邦軍在宋為小黃鶴初從
國入已世祖留給事內廷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兩廣
命前朝校而用少今陛下復欲置臣等輔幸輔有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
帝問等以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知司從選授左丞相仍領大醫監事
九月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帝昌地震頻頻暴風雨害安禍害是
水虛金湧人畜俱被其災江湖饑饉之際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食
其十夫為其災災能震得自不忍聞臣等不才懼當大行雖欲竭心
力

元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務為節制使時常封懷寧

王總兵北門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
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百貫阿
沙不花頓首曰以跪謝而受上驚問奇技淫巧曰進而督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民死不敢奉詔乃止
丞相何思不花王賁等侍問沙不花是帝嘗已曰降乃也曰人眾之衆
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細釐是好也始是使使御明斧伐孤樹未
不顧什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問曰臣方欲陛下節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驚得直臣遂
拜右丞相

通八月南書官言京有警分鎮各有使司方各地大民聚事雖危
若此省臣總綱總督官各處嚴政其事自有不洽順威臣軍奉朝命
惟著押文案事皆廢地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部一切皆令從
寬處置大事或項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軍下安民心又言國
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朝朝格則後不一執少吏輕重任責諸日本
祖以來所行政令十餘條除先使歸于一編更定制從之
嗣置太子右衛率府國命右丞相虎脫即史大夫入里于拔爾府事取
利南有石堡人謀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
深惡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西兵營總管衛士納喇摩事先
遣曰詹事移于里取兵營入營詹事主上問之奈何先澤愧曰當處不
及此家令詹事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有言曰太子浩
正已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其意下曰事未遂王
出也議者勿效
立常平倉以糴物價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昂之時減價糴之有私相
賈賣及海舶與銀錢銅絲綿布帛下河等物禁之
嗣庚戌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自初孟
既去有諸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勸皇太子曰昭帝躬之信一日
太子侍內宴感戚容帝曰吾何向不樂太子從起謝曰賴天地祖
宗神靈靜而有功朕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幸甚道復修之勿虐多遇
恩之不自知其憂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諸司監山石見謂帝曰
此皇祖妣為慶慶師有也遠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諸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議其任之也帝曰中書平章事集諸大學士
嗣三月宣王滿漢出親安流於萬壽山三月賜諸王第八兒駙馬
爵

九月朔日
元武宗二十八年
帝先朝諡知政務老臣樞密院軍主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
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百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
成應順言路重君爵師用與學校定律令舉切時
嗣帝命書平章李謙領國子學諭曰白雲按人不知引卿等宜教誨國
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其貫通經史善詞論古治亂其家后從徒遠近爭
從之南提王博折行並交和邦通稱曰白幸朝之帝也
實事太子蒙其接後力小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天祐天下
元武宗二十八年
帝先朝諡知政務老臣樞密院軍主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
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百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
成應順言路重君爵師用與學校定律令舉切時
嗣帝命書平章李謙領國子學諭曰白雲按人不知引卿等宜教誨國
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其貫通經史善詞論古治亂其家后從徒遠近爭
從之南提王博折行並交和邦通稱曰白幸朝之帝也
實事太子蒙其接後力小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天祐天下
元武宗二十八年
帝先朝諡知政務老臣樞密院軍主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
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百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
成應順言路重君爵師用與學校定律令舉切時
嗣帝命書平章李謙領國子學諭曰白雲按人不知引卿等宜教誨國
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其貫通經史善詞論古治亂其家后從徒遠近爭
從之南提王博折行並交和邦通稱曰白幸朝之帝也
實事太子蒙其接後力小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天祐天下

來因安之謂也至不而終之死保時賊其名以親天下而況武未
 之付未寒世之施未失失竟魯忽等非斯人則君主之正位豈在
 天曆之

國初自司改降品級者悉復舊官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莫集申統
至元以來條章摺疊法律老臣驛駟車輶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
行則抵罪有愆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遠軍旅
自今一蠲之微不啻於朕每軫予人

上及兩廂藏藏庫底錢鑄入地又許無不掖者邦寧使僕役地諸執事者皆伏見久風息乃成禮釋因勸櫛櫛曰

○初帝往東宮。郭舉知王貴嫔等。與帝弟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當
○元仁宗三十九年
 春。登皇太子漸喜。父作子。弟占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帝武宗不悅。曰。
 朕志已定。安往東宮。言。郭舉怙恩而退。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
 帝志已定。往東宮。言。郭舉怙恩而退。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
 帝志已定。往東宮。言。郭舉怙恩而退。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

學士奏奉 諭四月以張勳爲江州平章戒之曰汝先朝舊臣命汝
往人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休朕心下愛斯民
猶教國子監師傅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雜布衣亦選用
帝即命使張李圭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稍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故以

爲常帶盛妝。爾等能盡力營製復。民父家。幾天心克。至於秘。尚未可。今朕踐祚。當早踰日。享有物價。漸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所賴也。五璽。

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閏七月賜李孟壽泰國公曰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已任見當時賜

子太康曰：「爾太濫，俗太惰，無節。」帝言入君之任，在刑與賞，不
足懲，民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濮州，深見吏弊，即曰：「欲痛割之，孟曰：『
更亦宜有賢者以激之。』」而己。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書，勸期不食，而曲爲
保護，令此真長者有之。」也。嘗謂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勸諭秦國公，圖
王孫令同室爭之。」每入見，諱曰「直來」而不右。

國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宣諭書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念木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監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序讀書爲定式既而奎士等言乞今進用監生而老臣等以湖湘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擇從國學師林松書本堂或臨堂提舉等

職俾寧有所懲罰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才而庸者勿用
之○臨九月詔改明年爲皇慶元年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有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督中
書最有犯者輒連其人治之至是有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詞難以示激

勸令官未及考或無按更代或躡蹙進階授國公丞相寺卿諸司已載而權重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甚能盡如環塗選法實此爲害帝曰今凡內降官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名亮愛其弟名柔力名柔乃名柔次名柔宗同母弟也其果以帝弟
皇弟明恭懿通德太子名柔親近宮中民爲狡獪焉
在位三十六年

臨主上禮奉正月朔當臨而罷臣等以翰林集賢儒臣咸自選拜遂等母
 治還養春正月帝臨中書省臣等以翰林集賢儒臣咸自選拜遂等母
 得輟輟人言御史臺任奎敗竊御史亮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御史
 乃萬世公論也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
 士居之○國五月祭諸王母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遂得其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三月嘗民家竟見第五人並坐床第欲臥之

家事幸而有

是事其怪情有一人技而出之俾其父母不絕其祀

四月大寧地瘠有穀如雷

帝以資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帝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錄之以進

五月京地為故儒臣許衡立直學堂

六月朔日令官者勿得授文牒

秋八月復以蘇軾為國子司業

復以蘇軾為國子司業

以次第升既升上肅廟再啟始與私試

分八歲終至八分者為等第

乙卯春三月初賜進士

有差

五月終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雨

平地突出土阜

相嘗言山不動之物

言之倏然然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圓新

天運常動地運常靜

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五年以故其帝曰此輩又於外留守未嘗以明朕親見何由知
 之自今有類於此者必言於朕朕命賜錢
 八月帝遣大將軍衛青在鉅鹿已久銷兵事官欲飲酒無處設宴馬祖
 常上書言天子承天運統萬民保愛子食多御制第五味之官酒醴之供
 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制應起民
 間親親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缺誠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大夫官
 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之官實不敢出其口之令中書其議或三日二
 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以伯奢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阿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
 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
 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
 民慢言並與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親屬阿散西賊
 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奢沙為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通戊午正月總州地震○二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三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四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五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六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七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八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九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十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十一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十二月總州地震○三月和寧地震○秦州秦安縣山崩○

下即賜朝臣○十一月庚辰帝幸山南宮感帝所著春秋集解
 帝書三書皆後學請令西行有選擇以廣其傳從之
 十二月庚辰正月帝御書後學請臣曰卿等以朕帝位為安耶朕
 世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統業守成恒恨不能萬天心視祖武使
 萬方百姓樂傳其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庚申七月庚辰正月帝崩皇太子順德八刺哀毀過禮素服終于地日數
 一
 東國所曰帝崩後太子順德八刺哀毀過禮素服終于地日數
 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三月庚辰太子即位大赦天下
 國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學士自鐵未達兒以孟初不附已讒議
 于上孟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蔡確左遷為集賢學士欲因其
 不就中宮之正拜命於帝帝謂鐵未達兒子不爾吉思曰爾等謂孟不肯
 為是負今何如由是無言者
 國四月詔選七賢帶有缺七賢帶有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天位不聞卿
 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選之
 國鐵未達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劾其貪誣以不蔽下獄請殺之
 不許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者鐵未達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
 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鐵未達兒

滿漢三千餘里便驚海隅不止此處居千二百五十家

夏四月辛酉僧綱授民自先是西臺御史李出言督經平涼府轉會
定西等州兒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終經通達地崎嶇星月不能客則
假給民金因迫逐男子好男孺女奪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迭逐者八
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
控訴豪家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嚴之慮僧人何事而
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今得以剽竊不報至是僧其擾民甚矣
綱丁叩頭奏春正月御史臣請親犯知朝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恩
嘗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知廟所以通精誠逆福發生永茂皇萬物百
王不易之禮也直請求故事討越以結結嚴至是御史堂再復以爲言帝
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樹之綱皇太子允冊藏上堂佛戒子智果寺
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鄆縣縣祠宋儒張載

丁九 劉 補 元 明 宗 三十八 奏

八月朔汴河溢同通濟縣山崩破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大至山崩
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也同日震

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
三月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三月三月帝親幸之

明宗皇帝名和世達世祖孫也母和世祖之妃和世祖之妃和世祖之妃和世祖之妃

賜物武宗弟在宗立約以次傳於帝世祖三年議諸儲嗣時丞相木
里兒欲固位取斃乃議立其弟太子文與太后皇后臣失列以諸帝於兩
宮謂其太后封帝爲周王出鎮南行呈金山西北諸王則帝至舉衆來封

因居北部國連奉定帝祖上上都是皇太子進便滿蒙都命收自司印

宣時密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居留守遠謀舉義大會群臣從長官密乃
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一曰阿剌汗天下正統當歸之故有不順者斬以帝
遣在沙漢降米能至而帝弟燕帖木兒迎入盛都懷王回國曰大
元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不可變一或
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者朕意告中外而後可
燕帖木兒上皇帝位改元爲天曆元年明告中外以歸政之意
燕帖木兒上皇帝位改元爲天曆元年明告中外以歸政之意
燕帖木兒上皇帝位改元爲天曆元年明告中外以歸政之意

丁九 劉 補 元 明 宗 三十八 奏

十一月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達子漠北
春正月周王和世達乘輿而至和世達之北是爲驛道文宗使接

進軍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最尊最貴是爾有傳無變朕之旨宜親
賢士大夫議論吏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

三月文宗遣使承相燕帖木兒奏皇帝實於漠北國庫不兒見帝於
行營軍百官上皇帝寶命恭其功以爲大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民
所用者並仍舊制以朕意諭之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

國以道養爲民臺衛史中丞晏公家澤人自幼有仁義動爲事力
時愛民趨勤止之乃臺則賦頌彼則保甲簡練

國公重公伯權願豫國公伊陽伯權願洛國公

命人心所係... 大略用兵如神... 走脫太甚... 取既... 命人心所係... 大略用兵如神... 走脫太甚... 取既... 命人心所係... 大略用兵如神... 走脫太甚... 取既...

和採青英五國之善... 女王昂昂... 天下笑耳... 以銀西... 後世開... 賦刑刑... 建意... 為華之氣... 和採青英五國之善... 女王昂昂... 天下笑耳... 以銀西... 後世開... 賦刑刑... 建意... 為華之氣...

[illegible]

卷一百一十五

擊戶僞亂賊首之山泥黃滔而起暴當會賊連王降伊吾而和親勒
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建文兄綱嗣遂據平百處占城暹羅于東海瓜哇
羅免窟屠巨勢之東南賊自得其地不足都郡置守得其人不可調
而守也賊乃頻不忿憤憤之念欲驅士衆激之大河以中其計快心
寒之地使父戰死於前子鬪傷兒號於後對波瀾赤夷想親千萬里之外
相抱如乳母 女子乘亭闔獨居於道哭泣甚哀想親千萬里之外
不依之故哉武文以故民不聊生安南之盜賊擡起山中狂人出捕來王
有美人名曰建寧總管建寧府知府陳瑄討之瑄愛勇士則賊徒劉兒見
三執事意於市川唐王以西川地和尚白蓮教匪事福王于廣西而蘭貴
廣浙之間紛紛羣編聚賊明亮貴州賊作亂建昌太牛之
處在往程與太平城接大大小小數州縣立元帝猶被殺戮不休矣任不
元紀續前

止復舊或之直隸縱哈割之淫刑於敵射狠之性李嗣仙史云然能乃
而世述主太監喜於誅戮併先朝舉嚴劣文而礮藥石靈者時已則元取
天下不知京人幾許矣自太祖西賓即推至世祖已如成敗
異域內之殺者是常聞禁創業雄才大略之君也通而樹發開鼎胎
擒擒之至也且麟祥雲間遺秀使人至今快快哉外有皇帝襲治乎之著
端拱化成寶鏡初應旨上登宮觀雙令倚床休戲殿基明則黜陟當
更治清則黎庶安固爲君之上理手兼以文教是薄情元足法乎明也
賦稅是減寬冬令頒至仁也親行釋奠禮孔氏過勳品帛存問繅絲
狄獮象獨行之君子立德也優厚爾爾勃物陽賜非南直金茂成大定
興文繼哲王武職日移及達邊而離珠陸龍其役伺又睦鄰而綢
翻星地變其征德慈及寧子而離埃施節其堤痛及格楊而順會
筆款有其奇隆慶開國萬曆改元除織刺錦衣衛務務焉

卷之六

之器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秋谷之祭與君相終始之任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卷之六

之器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秋谷之祭與君相終始之任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妖嬈之攝制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秋谷之祭與君相終始之任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卷之六

妖嬈之攝制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秋谷之祭與君相終始之任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相傳而神化一語實遠選錄其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而人心之智無盡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正也夫

宣帝德以示子孫雖不縱淫殲不謀私德昭昭然之謂直如此
武宗遺命傳明宗此天地鬼神所昭灼也鐵木市龍立英宗此太平
木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姪此改王位步周朝恐蹈覆轍未必純
是大公而無私夢私也不平前知義舉來義舉也今猶規乎
平先後謬矣是非淵昧燭微其五衷彰彰較著若今日立古思固
爲厚利不顧顯名也前日義舉在陽陽名高而國厚實也即文宗之喪
嘉慶後拜實榮以時職雖林和位亦感國恩惜以重利而寵
以名也微情仰之越美愈惡其致踰絕十尊亦何怪哉故曰
國家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能昭彰也文宗恃太平以爲根株太
平與英宗以邀富貴臣私心昭然鏡已書前冊垂戒萬年俾後世
爲之誦津口實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先生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八終

敵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漉肩衣伯鸛使人并執后曰降帝曰降
 我當以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昇殿之於開平民舍
 十一月朔龍科舉時龍科舉諸已書而宋用龍科舉政事有主乃爭之
 伯鸛曰汝族其言微聖明木兒耶有主曰太師權重伯鸛木兒在
 書都吏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主豈有主權重於太師耶伯鸛意稍解
 有主乃曰科舉若龍天下才人孰望伯鸛曰舉主多以職敗有主曰科舉
 未行時中書雖無書出於舉主伯鸛曰舉主中可任用者唯參政
 爾有主曰若族愛臣伯鸛善言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豈亦易及
 伯鸛曰科舉雖能主之欲求美衣食者有能向學有主曰為士者初不事
 衣食伯鸛曰科舉選入官仍選法有主曰今通事知印乃曰科舉官受宣
 若其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效乎不也伯鸛心然
 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通言龍科舉之異自宣詔特令有主為現首以
 折廢之有主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薄化請有主曰奏政司請過橋折
 橋矣有主以高天賦務疾不出
 同靜軒曰謂是當高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則為田是夫欲求天之
 下之不得哉
 丙子正月朔松縣地震山裂○五月黃河復故道
 陽州太森前自正月乙卯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漲水為火
 秦州山崩○江浙自春至辛八月不雨民大饑
 十一月湖州諸縣饑餓骨主中貴公聚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俎
 以爲息約年豐以水遠之民不病饑
 丁丑正月朔春正月朔州路總督府以金碧漆土金像樣所著論事
 考選來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譚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
 之義倫於朱子雖其立言辭約實廣續得得其粗而不能悉其義或

以一偏之致自暴而物不知未幾其乾闥世之武官貴戚為紀于其
 弊正在此其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如余三四讀自以為曉然已而
 不能無惑久若有得僉父而所得愈深愈而習之自自不知其要領若何
 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二月定服色器血車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緋
 服厚白兒輩多襲角五爪龍八龍九龍鳳鸞子緒輩服是復詔定其
 制
 五月民開說言朝廷利董男董女一時姦孽殆盡
 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其大如天船星彗白約長尺餘尋指西南至八月庚
 午走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
 六月太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漫沒人屢奏其災
 九月結蒲元順帝三十九卷
 秋七月河南武備縣未將英有蝗自東來縣井張寬仰天祝曰殺後
 尹母陽百姓假有星當縣飛蝗食之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辛亥亥止所損人民甚眾○河南地震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奏初謙開仁山金鼎將詣道南江上委已而
 學焉得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醢醢則酸醢醢醢子來見我
 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意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竊惟當告
 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愚其一一所難者分殊其理由是致其
 辨分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
 夫中者而用之屢得既發謙謙益充聞多自得自謂吾非有太過人惟
 高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其嚴而所以應世者不勝於古不流於俗
 介而不矯過而不情身在貧賤而安行世屏迹公華山中四方之士皆
 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以爲已爲立心之要... 此義利之所由也... 論議實終日無倦... 我制服者若干人... 物鈔八卷... 自七月至十一月... 丁南潮... 庚寅四月... 帝如上海... 六月... 七月... 兩子地震... 已卯... 山陰...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部伍各選其隊... 世傑班阿... 相伯... 尾跡約長五寸... 詔從伯... 置太子... 職... 史以著述爲務... 分明是也... 部伍各選其隊...

門人私謫之曰類類先生

南朝曰南朝之人才以二王為最重史氏書法學士也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院翰林學士承旨陳從善言曰古

昔政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置行之

順辛巳年春正月以脫脫為丞相錄軍國事脫脫馬札兒之子

子也幼岐嶷岐嶷也異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曰自方曰使脫脫終日

若若君曰記是善行朕之終身也初為其伯父伯顯之政竟魁之至是

恐更伯顯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事郡王之亮石梁宣靈威

順三王開馬禁城諸諸為通開經進中外翁然稱賢相

三月奎章閣學士巖巖侍經進勅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巖巖取和忠

恕比十圖以進因言紂不應謀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巖巖

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曰不能為君其君其臣

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者能為君他非所尚也

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選兩全為兩察凡舉則對奏奏多為疑

下南朝曰南朝之三史其體例書之三史也南朝之三史也

河南自四月至六月霖雨不止○十月戊戌帝將祀郊壇告辰大廟

至軍容室問曰朕事先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闢對曰春秋時魯公

弟也魯公兄也闕公先為魯君之祭未聞闕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初程鉅大與嚴華列屬于朝後翰林修修之至時中曾有言曰程鉅

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楊夢祥書是太平時書東以云夢祥曰

此朕授經即楊夢祥所進其見解權如此是年秋行南選命丞相脫脫

諭留之後斯曰使一得之敵見用而天下其利雖死此何恨不何

之有朕朕開治治何先生曰儒材為先養之於家養之於國之時用之於

無務之後可也諸君行新舊法以投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法命

史朝久不敢休因得奏疾卒追封豫章郡公

梁臨江曰梁臨江之史也其體例書之三史也南朝之三史也

于陸士區區名將何足名惜哉
相行前報最要者
周靜軒曰蓋世不至何異壯也本裝身亂局為無之蓋性本剛直
自其持身處世以高深則遇兵備而約制者可知也狂人竟而不知
其持身處世以高深則遇兵備而約制者可知也狂人竟而不知

甲申正月詔定守令聯陞之法
許章十七上乃詩之封為鄭王賜金印脫脫不受
○十月今人入聚
精官備賑濟也有應好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家所告者司議
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通以爲官督辦罪令典
况又責與好活之人其何以爲治奉其數還其要者爲令乃可從之時
有議賊走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還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
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乙酉正月五日翰林學士承旨嚴峻奏
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與宰相不得言則宰相之望不敗言則經
廷言之備位經廷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是矣故於時政得
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十月進使官擬巡行天下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時相能去
巡京畿道海軍中丞定集賢學士魏士範奏請糾舉無功避行與軍者
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爲包拯天爵亦危以忤
時相能去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附錄曰前時之公案非可便天下有無親之吏遂遂藏

九
十
十一
十二

者與之俱... 之門戶而鎮江... 後竟毀手... 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之有不振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月命... 十月命... 十一月命... 十二月命...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官者合其... 夫臣三年... 詩於壁題... 可非也而... 十二月國... 府推官載... 詩於壁題... 載之詩學...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月命... 十一月命... 十二月命... 十月命... 十一月命... 十二月命...

二十里而西○三月○北山石裂

六月壬子有星天知月入北斗彗彗如畫

十一月二星隕于朔州化爲石如斧形之有角髮之有輝

辛卯年十一月三日發遣生彭炳爲端本堂設書不至

四月詔修河防在遠工部尚書戚繼光河間撫臣以爲必塞

北河疏南河使倭寇道不絕塞不能已于是遣成運與大司崇恭督

行視河議其疏塞方以聞達等自濠濮津崇大行數千里掘井以量

地之高下測岸以定水之深淺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運數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戍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

者特脫脫先入營言及聞達等議遂曰汝謂民將父耶自辰至酉論排終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運曰修河之役衆相意已定且有入任其責公勿言

丁九卿疏稱 丙元卿等三十九卷

多幸爲兩河之議遣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運河間達使督開黃河

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之河防使察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

曰茅教子黃岡哈口等口又有黃陵西至陽武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城

工凡五閱月諸墳壙成河後故道趨樞密營天寧寺賜脫脫世襲榮利

卒之既其後遂有左先河南南董縣云石人一俟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舊治河東於黃陵岡得石人一俟眼而汝穎之兵起矣

宋徐法言曰據有修河天下之北皆由黃河之役勞民勸農之所

非一朝夕之故也後而宋

五月朔川陽城人劉福傳作亂以紅巾爲號陷緡川是時各丁夫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農民食信之福過界說言山東當爲中國主欲

同起兵事就殺劉福之妻德遠及重誅就擒其妻楊氏父子聯記述

之西安○六月○

六月朔通遠宋軍攻破羅山具陽縣山遂犯陽陽縣等處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自徐壽輝遣其將丁普朗等詣漢陽與國諸郡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
手棄城走攻項鴻勳推官俞遂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笑解之又陷樊
陸和府丑臘城破死之

二月徐壽輝共陷江州總管李輔之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時鴻勳起帥出守江州初賊陷武昌船艦蔽江而下輔治城城
修築城寨十分守要且上攻守之策于行省請兵江上以扼賊衝

不報輔嘆曰吾不知死所矣賊渡江威順王走至雞林木覓在江上亦遭
輔孤立賊徑至輔自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伯木見賊大敗
輔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橋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

鼓譟而進舟遇橋不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火而賊多焚溺死行省上
輔功詔以爲行省參政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使宜行事既而賊大
至諸路守臣皆棄城遁輔守孤城以無援而城陷與賊未戰知力不敵揮

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來刺輔馬與從子東昭俱傷賊而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死補時子鎮川人帥以義舉聞

不遣以小綱二百吳海門入州港屯馬韓諸山寨金韓襲曰吾以諸生
登壇受誠慮官所學全守海隅賊寇就招復焉韓助我擊之克則聚
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徐壽輝所說陳仲達言且可降伏恭不率將乘
潮而前將與徐壽輝遇呼仲達問之仲達曰動氣氣不花於其心異乎斬

之即薄賊船射死五人賊雖入船後殺死二人賊聚眾以利器斫折之賊
群至殺抱持過徐壽輝船泰不花眼目叱之賊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猶
剩少中頭死猶立而不仆後其屍海中仲達詔贈江浙行省平章封魏國

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莊臨江曰外太平止之曰壽輝乃曰士馬知已死等時即應難島

險西地震百餘日不止○會州公麻中橋崩獲尋五百餘張者史
俗短者九尺人莫能挽

○安置瀾國公之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子沙州從監察御史徹徹帖木
兒等言河南諸將薛德驥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故也

○七月徐壽輝僞將項普略陷杭州路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之

○八月命知樞密院事咬等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書塞遷康
伯讓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腹中書朕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臣詔歸

○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兵進擊敗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
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孽孽平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爲大師班師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冬十月崔山頭曰初三日山如鵲鳴禽獸驚散陷石數里

十月十四日行省平章政事畢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一十八人按察名馬天爵錄官畢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餘既仍揚海道阻絕糧運改御史事歸罪二人而請更命討之
驛多十月脫脫督軍擊永士誠至南鄭連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
大震中書右丞相脫脫督軍擊永士誠至南鄭連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
出師三月略無寸功伯國多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旨以爲已隨詔即
奪脫脫官爵淮安安焉

乙未正月春正月大幹耳朵教授部郎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豈教
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攝庫每叔福兄嫂死詔焚後世
必宜改革絕之以禮不報新舊及新即一國也後世之教名易得
豆山曰元主中興至元十一年元主又十有四年元主而明信之事
三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立以爲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
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劉福通爲平章

夏四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哈麻遣人說之
更臣曰脫脫既殺後脫脫諸將安遠功無所歸而不恤世故之人而修不福
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旬和陽賊平路曰元自朔漢入主中國
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事無虛日兵亂威權民不聊
生壬辰春太祖避兵遼東有安天下救生民之主乃收納義賢之左
右遂起兵攻滁州之明年又下和陽賊曰若家歸順心至是謀渡江
取金陵應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十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遂率諸將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十艘來降
鄭愈耿君用毛廣康永安引舟師東下首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接之營
僑南安李昌率父老出迎安因歎曰方今四海鼎沸衆寡並起攻城略
邑互相雄峙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欲快一時非有併衆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衆渡江樹武不敵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

八月新舊賊陷宣州恭讓帝大懼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澤民字致
致仕居宣州城陷不屈罵賊而死

十二月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詔諸大內河漕運官若舉先軍其後先秦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
宜興作帝命往使高麗改命高麗若各失禮重之
丙申正月春正月倪文俊僞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二月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番僧爲取告其父曰我兄弟位若

辛輔宜導人主以正公充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獲天下士大夫必譏笑
我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
奉上高太皇太后之請其父充魯帖木兒郎以聞不敢言淫廢事
但曰哈麻請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兒未白齒未落遽以爲老耶并
其害雪事殺之
三月我大明兵取集慶路南京御史大夫希賢死之先是我兵圍洪
慶橋焉數戰兵出戰兵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奔潰獨希賢乃獨據城床
坐鳳凰臺上江軍治之而指麾左右或勸之去之曰吾爲重臣城存
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遂死于兵敵自我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
諭曰我來此爲民除亂耳爾各安職養母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親愛遂改
集慶路爲應天府分遣諸將收鎮江廣德府下之

以余謝維維南行省然知政事... 乃從漢增陳外城以次防禦... 而起飛樓美裡元固瑛希... 而勝家攻城連戰三日敗去... 是月有兩日相繼日... 六月彭德李實如黃... 八月甲戌彗星見張... 十月有星如大從東南... 化爲石青見光室形... 湘安城破元... 甲別將兵襲賊以困... 萬斛入河爲賊所獲... 急管不應城中饑者... 新刀賊盡城陷... 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 子西... 春三月我大明兵克常州... 子誠遣其弟士德以... 資以求和... 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夏五月大明兵取... 統其妻妾自刎而死... 八月我大明兵取... 大明兵取湖州路...

九月大元兵克... 會羅羅文後兵起... 遂并其軍自稱平... 約名官應平三任... 督大制作代制諸... 將婦常復嬰之仍... 所著有主稱集若... 集外無一甲之援... 督三門之兵自以... 關知不可爲引自... 死同時死者有臣... 下同其苦然稍有... 關開張衣冠而出... 何敵我爲敵以人... 以應使知算若親... 得其忠勤之心蓋... 平章政事往國追... 詩尚江左高視範... 冠冕之西門外後...

有王義南有陳全走定黃姑知示轉機電報聲援以觀其變蓋這通書
將以通台慶三郎來飲其以次子開慶賀太祖曰吾有應人不從
則其罪甚重而為父質時南未相信故也今既歸信來則必當推
誠相與如青天曰何自變遷以質子為哉厚賜問遣之各珍既
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賜者文武材能所
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四月帝以天下多故欲大肅朝賀○五月山東河東兩關中
昔虜寇賊夫馬不能行於路肅整平民大饑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及信州元江東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性較死之
時鎮南王太子聖教屯兵城中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尋以破賊自
許後數日賊文來攻遂分兵為二正城舊堡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棚
攻城益急文遣使來說伯顏不花的斤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
可移乃怒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嚴設機砲矢盡而氣不衰賊大梯城
善夜攻之不得歸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帥將戰死初伯顏不花
的斤之赴援也人曰其母韓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
即何憾

○九月我太祖兵敗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八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九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九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九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十二月我太祖克慶州○初太祖克慶州置分中書省呂儒士
許元善增主胡國汪仲山李公當金信樞密事善長孫孫孫孫孫孫孫
食有甲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慶州又有慶州劉基進
具章滿腹水書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報之至建康北人見其書感
生從容論說歷史及當時事遂舉韓氏而命有司即所步西劉禮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檄遣于士誠士誠不與

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李羅帖木兒遣交葛盤至右領衛捕帖木兒大破走之

甲辰年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遼至陳理

降湖廣江西悉平自徐達等以太祖功德自隆乘勢助進乃於是月

朝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

道海為平章政事李瑄為右司即定張昺為左司都事論達等曰卿等

為生民計推戴于建國之初當先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至荒臣

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震盪

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惟法法之紀

綱擇法立則人志定上下為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若各輔相當守此

道勿違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將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帥其

太尉張瑄詣軍門請降片府諸將議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奪

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降附江西行省以陳參政錢金林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舉孟和七竈溺誰何異以一枰工巧若此其餘可

知陳氏父子病者極矣焉得不亡侍臣曰未當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

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有驕後之心雖富貴豈可保乎即

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何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王上

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果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參雖克之

費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

急於賞種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果勝以懲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果

勝急追彼必死關將必多言故縱之遺偏師經其後於其奔北料彼

勝急追彼必死關將必多言故縱之遺偏師經其後於其奔北料彼

勝急追彼必死關將必多言故縱之遺偏師經其後於其奔北料彼

之餘人各偷生惟愚不暇言戰戰戰我以大軍臨之破全城降服一者

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者保全智勇所恃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遂將將論用兵方略因論之曰汝等不善戰然臨事以機智或不足耳

近近儒者取古人之言陳其議論以奇智誇誇曰戎簡亦言其雖非之然

當時特校亦有動我者之下流而以全師處之武昌賊眾可以全獲軍中

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

簡言而遂輕儒者

三月紹以李羅帖木兒降者酌沙謀為悍逆刺官將殺歸田里李羅帖

木兒遂令充堅帖木兒舉兵犯闕京師兵拒之而敗充堅帖木兒兵至清

河城中大震衛至其軍間政言欲必得捕患監及宦官村不夜於是執二

人與之○詔優李羅帖木兒官爵充堅帖木兒兵親帝于迴春閣勸笑請

罪帝寬之加李羅帖木兒太子保仍守大同充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

事力引軍還

五月我大明兵取臨州路九月我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

衛州等路

己丑年正月我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遁走

二月白旁有一星○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

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初擒羅帖木兒將帖木兒太子

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諭前金山南道肅政廉訪使檄指以上

尊旨訪以時事復書曰合應肅政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立

植開闢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饑饉上國調濟賴粗細糧名情轉幸

我有樂利我多虞閣下國之石炭三三三王得不思廣開之於趙越寬

於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起事連清名義豈又傷其說於云

於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起事連清名義豈又傷其說於云

於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起事連清名義豈又傷其說於云

此後有
三教之
聖賢

必心縱亂由是起言謂梁王非帝嫡庶是廢皇帝但取完嗣而已已
必難雖云乃其六乃也既而折賊成制自科其命博士能為細察人
行事司為繫繫成者著錄錄文命侍臣書不事衡於南顧顧聞曰月
代官室多施繪畫書此以備朝夕觀瞻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福州
出文鳥可以發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人力為子以退身
但構烏宮已覺作者之旁况遂取文石能不觸民乎力者大越而後卒
命協律郎令謙復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禮樂等諸既定經
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周德恭曰易之彖詩傳之王統有新益謂王者兼天下而天下歸服
則其德足以外殊其德人也時太祖始立宗廟之法而四壁始
特於人無明定之外殊其德人也時太祖始立宗廟之法而四壁始
得神主之義夫知卿者之文無美惡而並在其位者是置到得禮儀和
以新制以舊典者之可同日而語矣陳良弼皆富

綱宋主韓林兒罕罕氏曰明主珍陳良弼皆富

三十九

元順帝壬午

三月未春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曉傷焉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三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察賢及武
賁謀略通曉天文士其有書過筆畫優異亦得薦舉得賢者體舉及
嚴罰者罰至累降下令曰上世帝王文臣之際以武功安天下守成之時
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綸綸撫治上帝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
歲童稍解射柳書藝文十五學習見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國重
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并用能並舉此三代治所以盛隆
也故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奏之行以
以觀其德之輕術以觀其基誅之書策內觀其能策之經史府務以觀
其政事處武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
者必三年有成方可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進學俟開舉
之感充貢貢師其科目每第各出身有差

三代中化
所以隆化

三十三

雄志中國祖宗之統及純明廟號之為以爲與樹德元號之齊終
家以聖君阻在揚陰互相吞噬爲生民之巨害非華夏之主也
湘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至師渡江居鎮陽形勢多圯今十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海濱南控湖湘北通淮漢利於人版圖兼及
南方盡爲我有民狃安食粉米稻糧控扼執令自視我中朝之民久無
所主添用敗心子恭天威命國政自安之欲遣兵討逐群萌生民分塗
旅從漢官之威儀感人民未知及爲我編戶家北走南弱未敢敢先期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備無救毫之化歸我者永安於中華當我者
歸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是伏可得而治哉
民其休之如雲石色目雖非華裔類近向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
爲臣民者中華之人權養無黨之使命明廷瑞率分爲國軍重南取
八關保八關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揚揚雲新湘之衆以取廣西

九綱總補 元明帝三十九卷

十一月我大明兵敗福州又取福州府城福州府城福州府城
保保障營營使華顯不化總管明濟知院張俊告死之初華顯化爲江
西行省郎中值顯前敗後華顯來投實屬不化戰寸之功焉多後爲中書
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李本獻同經略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
遣鄭克明來寇平章南容溫沙等皆投奔友諒分鎮延平城陷亦適實屬
不化曰我華顯來此去將何之華顯曰賊同任亡命逃多路匪賊前後
拒戰六十四日賊散去明年召還投山東宣慰使平益都至是我大明
在慶境實屬不化揮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實屬不化還至父母曰兒
不能兩全忠孝妻有一弟當爲最養母而別趨見食堂上主贊贊問
其賢名再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實屬不化曰我元朝進王官是極事
已至此何以生爲竟不屈而死實屬不化抱其子投金井其女交
妻爲隨隨焉

綱我太祖定律令頒內申律初太祖以唐律爲成律節節惟
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條當易易好整齊平武昌以爲即
定律至是臺諫已云各道提舉司將巡歷縣縣煩煩成法俾內外遵奉金
左丞相李善長奏知政事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謝安等
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便使人易曉若條條繁多一事而兩端可
輕可重奸吏之吏得以貪緣爲奸好則所以禁殘暴者及賊良善非良法
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定刑名條目逐日來上上五與卿等面議因酌之庶可
以爲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卿等基重濫用權牛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
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卿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
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又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能嚴若輩成即都周
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爲酷虐虐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
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屬以所定戊申律來

九綱總補 元明帝三十九卷

上遂命頒行之
大明兵入杉關取鄧武路時陳友諒遣平益都陳仲舉
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謝道行宣政院事其死之
我太祖兵討平益都之國平益都之初勝也約曰杭城下即納地
來朝及太祖克杭州平益都擒獲有若乃累假官獻現投展實約殺計
又北通揚州能不足爾陳友諒定圖爲擄用太祖軍實貴其後陳友諒
陽降陰殺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每石不報遂道場和善建溫白馬
元謂之曰爾等養計罪非縱殺殺當知徐達下始極平安定安歸入朝
所願也此至善珍機遂遁入海島後復來求計其自海道遁和則事

臨七月余賈京城紅氣薄如日照人自晝至展方息

無事詔左右平賊具足稱賀宋迎立順澤宋未即位改元行德順澤未
宋讓逃秋逆詔除肅王立不宜哉軍宋幼時月餘而繫室于順帝在宋
少斷好臣伯與哈麻相繼美懷新政日素在元三年順州賊宋克等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無順帝三十九卷

三十九

洪武三年五月朔的蘭維維進京表密五德者 本三種本胡棟
者十有餘本蓋以興成王主序據蘭王忠肅帝時遺稿發見相
齊梁之間大家小僧或與成王耶或聚山寒宮偃臥為名分到處擅立相
攻於是蕪湖周家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自耕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
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滿清開闢底定乃大降其貳萬為
嘉祐和氣故得亦不貳周顯有曰發萬邦榮當生天命匪隲匪為謂蘭
之季年比應荒至周武王克封受命而天下遂獲當年由今觀之信非
誣矣漢詩以秦越兩岐歌其王封之莫敢則定兩岐之麥世所罕有而况
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嶺嶺之存弗可闕也獨曰
神師亦見其羽不可以為儀愛其聲其聲不可以為儀言若五岐之鳥
瑞可以厚民之生置國之寶也哉周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然紛紜食
肉是天下寶義命 真主非蘭對天歎曰靖區宇騎士知事往捫如龍於機

大元自臨元以來數年間

元順帝三十九卷

[illegible]

通鑑纂二十卷

〔明〕鍾惺撰

明末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

制
天子
天子
天子

更
天子
天子
天子

作
天子
天子
天子

通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天子口稱天子

尹龍遜○嘗謂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戰之○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胡公以子孫為子孫萬口皆無間然蓋指其孝心然至者言之也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帝崩詔即天子之位

而邑諸續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以

夏獻夏禮臣靡與師討滅伏誅奉少康受天子位并誅虎及德

制雙湖以後之二中典有自少康始少康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帝桀十七年

建燕龍之為瑞雲瑞雲則山蒲林蒲池可以運船轉堤可望十里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閼龍達練禁殺之湯使人哭之

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伊尹相湯伐桀故桀於南巢而死夏亡

商紀後世學

成湯姓子姓十三世孫名

湯為諸侯時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為解其三而止置一面祝曰能左者

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及禽獸乃桀放時推湯即天子位○元紀大甲七祀太史

公之初嘗以人請湯曰吾所時為民耳若以人請吾當遂有桀斯不

身雙白茅以為犧牲請於森林以六事自責曰攻不即放民失職

宮室奢欲女為威儀也○甚直得微物而宜說大昌歌言木乙大

而數千里○以荏山之金鑄幣濟民○樂曰大漢

之清湯一伐桀是紂人之伴也文子三分有二以服事商紂聖人

許湯曰湯在商山曰湯外祭為紂文子三分有二以服事商紂聖人

一建之也○而能通之也○聖人通變而通之惟是自然之數

太甲湯嫡孫太丁子

元紀太甲頤賓湯之刑伊尹放之桐宮自攝政以朝諸侯太甲居

桐三平漢仁遷殷尹乃奉太甲復歸於亳太甲增爵厥德諸侯咸歸

統為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

則漢湖以天下惟○付諸多是○以不可無然太甲成○因十材之

世也○非有伊尹則公則敗敗者○能使之改○初仲有過者不

則金主夫聖其性○然我聖明之○功大○神謀之者○降也

沃丁二十九年

太庚二十五年

小甲二十五年

雍也○太甲十二年

有廟○則乃大將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宴退○則庚平喪

日而葬○故光商通復與諸侯中宗○太戊崩于仲丁立

仲丁太戊子

外壬○伊尹在

河臺○伊尹在

祖乙○伊尹在

祖辛○伊尹在

沃甲○伊尹在

<p>祖丁 祖丁子 在位 三十二年</p>	<p>南庚 南庚子 在位 二十五年</p>	<p>陽甲 陽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盤庚 盤庚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小乙 小乙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小辛 小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庚 祖庚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甲 祖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康辛 康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元紀時商道衰敗都有河決之害<small>盤庚作書告誡臣民</small>道遷於<small>宋</small></p>	<p>改商曰<small>盤庚</small>行湯之政<small>商道復興</small></p>	<p>小乙 小乙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小辛 小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庚 祖庚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甲 祖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康辛 康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甲 祖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康辛 康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庚丁 庚丁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武乙 武乙子 在位 十四年</p>	<p>帝乙 帝乙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帝辛 帝辛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 元紀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 元紀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 元紀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 元紀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 元紀子 在位 二十一年</p>
<p>元紀時商道衰敗都有河決之害<small>盤庚作書告誡臣民</small>道遷於<small>宋</small></p>	<p>改商曰<small>盤庚</small>行湯之政<small>商道復興</small></p>	<p>小乙 小乙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小辛 小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庚 祖庚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甲 祖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康辛 康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祖甲 祖甲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p>康辛 康辛子 在位 二十八年</p>

都周書曰武王行一
世也曰武王行一
世也曰武王行一

武王既克商使使持節解紱度藍封于武庚治命歸其子之國
表關客之間散康寧之時於鉅橋之桑封比干之墓追王先世祖考

五人懷姓之國四十人問箕子以天道箕子陳洪範封之於朝鮮
而不臣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用○歲祚三日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五閭士大夫曰慈有歲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青曰敬勝者

周公何以治魯曰魯賢而親親太公曰提提鉤長○管叔蔡叔霍叔
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與武庚及周公作大誡奉王命以討之

○二年周公居東討平武庚方流言初王亦疑公及大風雷開金縢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見諸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統宋

新舊四十

龍附軒之閣處於堂樹之下及召公舉人惠其政懷堂樹不忌故
作甘棠之詩歌誅之○時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王崩子
頤立

胡漢湖曰文武成康父子祖孫相繼有餘年世世相和
昭王名瑤康王之孫
昭王在位五十二年

元王周道新秦王巡行造濟漢漢南人以膠膠船載之至中流膠
王及登公皆溺死○王崩子滿立

穆王名滿昭王之孫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穆王在位五十二年

元王時親親不親王姬下堂而見諸侯○王崩子頤立
厲王名胡亥王之子
厲王在位十七年

十三年蔡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為良夫謀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富多矣王用蔡公諸侯不享○王行傷

微國人謂王王使禦寇襲微國人莫敢言王喜曰吾能弭諸侯公
以是慶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聽國人畔

王奔逃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紂尚幼乃相與協和共逐國
王王崩子紂立

宣王名辟疆王之子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

元王召公同公輔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中伯仲山甫徐德執掌
六海內翕然風諸侯復宗周○二十二年王不務于訟號公諫曰

民之大事在農再王之政不可不恤○二十三年王嘗宴起
后脫簪珥持弄於承養曰玉難色而忘德龍之興自婢子趨敢請

王自是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氏
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王卒料之○四十六年王將殺其臣樹

德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傷爭之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殺叔伯左傷死之○王崩子宮涅立

而倍信之愈一小快耳而奔信於諸侯夫天下之機不可於是遂
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魯而欲附焉○王崩子開

立
惠王名開在位二十六年

十七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美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衛
收錄衛懿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懿楚子使屈完
盟於台陵桓公許之○王崩子鄭立

襄王名鄭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名鄭在位二十五年襄王名鄭在位二十五年襄王名鄭在位二十五年

人未死齊亦司馬靖公曰君子不重傷不食二年前齊人難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世莫以為宋襄之仁○宋獻公卒襄公晉惠
襄公夫而息立斷事是襄公及息○十六年晉公子重耳入於
晉繼立是為文公初重耳出齊晉殺於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
襄公亡者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隱言宮門曰有龍驤鳴頃失其群
王蛇從之周添天下龍驤之食一蛇割股龍返下淵安其壤土四
人穴皆有處而一蛇無穴號於中野公聞之曰寡人之過也使

襄王

求之不得○二十年晉文公召王會於河陽踐土諸侯卑朝

什思以臣召臣不可以
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三十一春秦穆公卒從死者有七十七人秦子車氏之三子為
行賊虎為狗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

頃王名襄在位六年

頃王名襄在位六年

六年晉厲公伐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於周立之使為成公初
襄公不君宣子趙盾謀公患之使鉅鹿賊之襄性寢門開矣威
襄公不君宣子趙盾謀公患之使鉅鹿賊之襄性寢門開矣威

宣子未出境而獲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不然而對曰子為
卿亡不趙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
其我之謂矣

元年楚莊王始霸伐陸渾之戎親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
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禹之大
宋可問也楚子屈斷而退○十年春秋時有魘風者常擊周主數

元年楚莊王始霸伐陸渾之戎親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
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禹之大
宋可問也楚子屈斷而退○十年春秋時有魘風者常擊周主數

生廟人曰趙烈今日之日也。趙周夏日之日也。廟生郭大夫廟廟劉

滅趙之族。趙有遺腹子武賈索之。前客程嬰公孫杵臼謀而立孤與

死。程嬰舉曰死於孤難。杵臼曰死於他兒。趙盾山中。嬰出杵臼。與晉平

金。晉古趙氏孤處。賈乃使人適嬰。程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及武

嬰。賈害。方改族賈報之。○十三年。魯初稅畝。○十七年。魯作丘甲。

○王崩。子夷立。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王卒。先足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王欲取之。而

徵舒臣止之。徵舒乃殺徵舒之。臣又謀止。至臣奉命。

取之以杵臼及汝。至臣之家。至臣怨楚。請於晉侯。已通兵於晉。合

制。楚師楚於是殺於奔命。○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道與趙武回

邑如故。嬰請死。以下報趙宣子。與公孫杵臼。武服齊衰三年。春。葬世

祀勿絕。

與。程嬰立。孤報仇。事畢矣。而必欲

下報。晉子古人。不惜死。不謂心如此。

十三年。晉悼公。悼公卒十四。而其賢明。使魏劬。魏劬隨武。為卿。此

六官之長。皆民。所以能復霸主。○王崩。子懿公立。

重王。有地在。諸侯。生而

三。晉悼公。欲伐夷。魏劬。諸侯。新服。我德。則。不。則。夷。陳。紀

或五利。我。使。居。實。貨。易。土。可。貴。為。一。也。處。卻。不。索。氏。仲。其。野。維

人。成功。二。也。我。執。事。晉。四。隣。振。動。諸。侯。畏。懷。三。也。以。德。統。我。師。徒。不

勤。兵。甲。不。煩。四。也。監。於。后。舅。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乃。使。將

盟。諸。侯。鄭。駘。奇。以。鐘。簪。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

諸。侯。乃。能。終。其。是。故。國。實。隆。人。和。成。眾。

非。單。事。諸。侯。之。有。主。義。事。有。顯。示。

吳。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

札。乃。立。諸。樊。後。讓。札。謝。而。魯。人。欲。立。季。札。子。我。去。之。以。成。壽。夢。札。

領。附。於。季。我。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

之。才。近。伯。季。札。

二十一年。孔子生。○二十四年。蘇荏杵欒莊公太史書。而荏杵欒其

君。荏杵欒之。其弟。詞。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為。乃。舍。之。向。史。氏。開。太

史。其。元。凱。簡。以。使。開。既。書。矣。乃。還。○王崩。子昔立。

昔王。名。昔。實。王。子。在

元年。吳。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黃。帝。先。帝。○二

季。卿。我。公。孫。僑。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海。廣。井。有。伍。幾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諸。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

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殺。有。子。華。子。產。悔。之。我。有。田。疇。子。產。悔。

之子產而死誰其制之○鄭人游於術殺以論執政成請殺師也
產曰夫人朝夕遊而游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行之其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妖之○五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宣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禮書在魯天○七年鄭子產將入
賦國人誦之于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遠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
人言吾不違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食餘
法於貪欲時若之何○九年鄭人矯刑常子產作法於涼其弊猶食餘
建公問以獄例則寢
鄭之舊典亦過周既而反背常大夫孟僖子病且泣諫其嗣懿子
孫弗忘聖人也○之漢晉間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此其後出如
達人今特在丘丘乎哉獲沒于必師事之以傳乎乎然子與南宮襄
叔師事仲尼○孔子問禮於老聃老子曰汝當謹藏元范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來嗟實屬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孔子通魯習禮檀柅下桓魋惡而伐其木遂斷鄭澗曰東門有人
其額顙光其項頰臍隱其肩類于產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鬣髯
若喪家之物○子產有罪謂子大叔曰哉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
可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犯焉水獮狌民視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公曰：臣不識中大夫無有維之。城使仲由與季氏宰將墜三都。以墜公室。叔孫氏先墜。昭公與季氏皆不肯墜。圍之不克。二十三年。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誅大夫少正卯。而人有惡者。五而益。而不與。一必達而陰。二行辟而堅。三言偽而辯。四記讒而博。五傾邪而遠。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權力足以及是。獨立此小人。桀、紂也不可以不誅也。○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誦而魯君為之無。解名義。後之無。三月政成化行。民稱魯之治。

卷之二十一

二九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親於魯桓公之廟有敬。曰：吾聞宥生之。虛則教中。則正。端則實。明君以為。誠故常置於。則謂。子而。試注水。馬。逐注之。水中。則正。端則實。夫子曾。望曰。鳴呼。物焉有。滿而不。者哉。子路進曰。敢問。特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重。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切。常。之。敗。軍。有。沈。溺。氏。者。朝。飲。其。年。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料。有。慎。氏。者。者。傷。除。法。者。六。者。飾。之。以。備。備。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獲。

朝飲其年。公慎氏出其妻。慎氏逃境而後。三月。則。牛。馬。者。不。備。備。責。其。將。者。不。加。師。男。女。別。於。道。不。拾。遺。男。而。忘。信。女。而。貞。三。月。當。大。治。齊。人。聞。之。懼。乃。婦。女。樂。於。季。子。之。愛。之。不。能。改。郊。不。數。膳。垣。於。大夫。孔子。遂。去。費。○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我。由。也。恭。敬。以。信。夫。入。其。邑。而。事。我。由。也。忠。信。而。寬。夫。至。其。邑。曰。善。我。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觀。樂。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善。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長。入。其。境。田。疇。易。中。萊。辟。溝。洫。深。治。其。教。如。被。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閭。閻。樹。木。茂。此。其。忠。信。不。欺。教。化。之。功。也。當。其。最。清。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敢。不。服。也。○二十四年。趙。威。其。於。魏。李。吳。聞。廢。子。大。是。夫。是。使。人。至。於。處。若。出。入。不。謂。已。死。夫。是。而。忘。趙。王。之。後。而。父。子。對。曰。不。敢。忘。三。軍。乃。報。趙。○二十五年。孔子。獲。麟。時。見。趙。盾。子。開。故。實。鳴。鳴。書。於。春秋。○二十六。年。吳。夫。是。成。敗。敗。於。夫。執。入。趙。趙。司。成。敗。敗。於。吳。○二十七年。於。會。稽。使。夫。陳。行。成。於。吳。夫。是。得。許。之。伍。員。謀。曰。不。可。臣。聞。之。柳。德。莫。如。滋。去。其。莫。如。蓋。昔。夏。少。康。有。田。一。畝。衆。一。旅。能。平。其。德。而。地。其。謀。遂。滅。過。戈。二。國。援。焉。之。議。今。吳。不。知。過。而。遂。大。於。少。康。或。得。實。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死。施。不。失。人。親。不。弄。勞。吳。不。敗。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親於魯桓公之廟有敬。曰：吾聞宥生之。虛則教中。則正。端則實。明君以為。誠故常置於。則謂。子而。試注水。馬。逐注之。水中。則正。端則實。夫子曾。望曰。鳴呼。物焉有。滿而不。者哉。子路進曰。敢問。特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重。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切。常。之。敗。軍。有。沈。溺。氏。者。朝。飲。其。年。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料。有。慎。氏。者。者。傷。除。法。者。六。者。飾。之。以。備。備。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獲。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孔子親於魯桓公之廟有敬。曰：吾聞宥生之。虛則教中。則正。端則實。明君以為。誠故常置於。則謂。子而。試注水。馬。逐注之。水中。則正。端則實。夫子曾。望曰。鳴呼。物焉有。滿而不。者哉。子路進曰。敢問。特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重。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切。常。之。敗。軍。有。沈。溺。氏。者。朝。飲。其。年。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料。有。慎。氏。者。者。傷。除。法。者。六。者。飾。之。以。備。備。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獲。

王兵敗使人行成。范蠡諫曰：「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吳王乃自殺，內踐既敗，吳北渡淮，與齊魯會徐州，攻齊於周王，賜命為伯。」
 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范蠡文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蚤種疾，不測，或說使且作亂。」
 劉元嘉案：范蠡實謀王，乘舟泛湖，浮海出，蘇雙姓名，自謂范蠡子戊。
 王崩子介立。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
 在位二十八年

十一年，魯曾伯與韓氏趙氏魏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十
 六年，陳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更姓田。子孫處其後，齊

本一綱地貞定王考王

王上

公室卑，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乃以家資貸於民，而以公量收之。民莫不戴之。國內多饑，立若皆由田氏，田氏恒以齊餉公。襄子為齊桓公，是與三晉通，德書以其兄弟，亦人為都，是大夫。○趙襄子使新張，昭十伐，勝之，取左人中人。○襄子有夢，見一風，風暴而不休，曰：「日中不須臾，今國氏之德無所備，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哉。」
 襄子曰：「趙氏其易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王，為能持勝。○王崩子完立。

考王名完貞定王少
 子在位十七年

九年，魏俗為何伯，聚婦，為水及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約令禁

范蠡子

○公儀子相魯，出鐵幣，舉拔園葵，曰：「吾已食鐵。」又春園葵，曰：「女利。」
 ○王崩子午立。

竟陵鍾 懼伯欽火定

西陵汪 桓毅武氏訂正

周紀

威烈王名午 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鞅韓宣子為諸侯

不可戰人故孔子之嘆其大德也蓋大於分矣大德者名也惟名與器
分地天子之職也蓋大德也蓋大於分矣大德者名也惟名與器
慎法也故曰王制也

初宣子將以驕為晉侯曰不如宵也瑛之賢於人者五其不

者一也美鬻長大則賢射足力剛賢技藝畢給則巧文辭惠則

賢強殺果敢則賢然而其不仁大以其五賢陵人而以其不仁行之其

誰能待之若果也瑛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列於於太史為輔氏○

趙簡子二子長曰伯魯次曰無恤將置後不知而立乃書訓戒之辭

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并失其

簡無恤誦之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

後○智宣子卒襄子立○伯魯與將康子魏子宴於蘭臺智伯戲康

子而侮戲規智蘭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伯魯曰難將由成或成不為

誰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王一案而貽心之唐相

又不備而不散與誰爭乃不可乎弗聽○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請曰以為鑄鑄乎○伯魯抑為保鑄乎○指為簡子曰保鑄哉尹鐸指其

戶數及趙襄子立○伯魯抑為保鑄乎○指為簡子曰保鑄哉尹鐸指其

氏襄子走晉陽○三晉同而權之城不淡者三版沉寃度意氏無板意

襄子使然盂游出見趙康子魏子曰臣聞子之則斷矣趙亡則

韓魏而之次矣二子乃於與張孟談約共殺智伯滅其族○趙襄子

漆智伯之頭以為飲罷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於

已有入襄子宮中塗刺襄子如順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

豫讓曰臣之君也臣之君也臣之君也臣之君也臣之君也臣之君也

其及豫之為之泣曰以子之小臣事趙孟孟得近君子乃為兩姓無

顧不易耶豫曰既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君所為者經

斷耳然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讓伏橋下為警備而殺之

歸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

歸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

之大破魏師。惠王恐。欲河內之地。以和乃。其曰。吾恨不用公叔之策。秦封魏。商於之北十五邑。處為商君。○商君相秦。用法嚴。臨渭。臨。因。渭水。守。秦人。多。陰。謀。○三十一。年。趙。良。臣。見。商。君。問。曰。子。能。或。治。秦。與。五。戰。大。夫。特。請。良。臣。以。五。戰。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地。鄭。三。置。晉。君。殺。則。謂。其。言。不。坐。然。不。張。孟。五。戰。大。夫。死。秦。國。男。女。派。派。君。之。從。故。也。後。離。公。族。殺。傷。自。性。刑。公。子。虔。鄭。公。孫。實。時。得。人。者。與。失。人。者。前。數。者。非。所。以。得。人。也。若。之。是。若。則。秦。而。尚。貪。於。之。富。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寶。客。而。不。立。朝。秦。王。之。所。以。收。也。○五。年。商。君。死。若。五。月。秦。公。亮。子。惠。文。侯。立。公。子。虔。之。從。孫。○

秦。封。魏。商。於。之。北。十五。邑。處。為。商。君。○商。君。相。秦。用。法。嚴。臨。渭。臨。因。渭。水。守。秦。人。多。陰。謀。○三十一。年。趙。良。臣。見。商。君。問。曰。子。能。或。治。秦。與。五。戰。大。夫。特。請。良。臣。以。五。戰。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地。鄭。三。置。晉。君。殺。則。謂。其。言。不。坐。然。不。張。孟。五。戰。大。夫。死。秦。國。男。女。派。派。君。之。從。故。也。後。離。公。族。殺。傷。自。性。刑。公。子。虔。鄭。公。孫。實。時。得。人。者。與。失。人。者。前。數。者。非。所。以。得。人。也。若。之。是。若。則。秦。而。尚。貪。於。之。富。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寶。客。而。不。立。朝。秦。王。之。所。以。收。也。○五。年。商。君。死。若。五。月。秦。公。亮。子。惠。文。侯。立。公。子。虔。之。從。孫。○

秦。封。魏。商。於。之。北。十五。邑。處。為。商。君。○商。君。相。秦。用。法。嚴。臨。渭。臨。因。渭。水。守。秦。人。多。陰。謀。○三十一。年。趙。良。臣。見。商。君。問。曰。子。能。或。治。秦。與。五。戰。大。夫。特。請。良。臣。以。五。戰。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地。鄭。三。置。晉。君。殺。則。謂。其。言。不。坐。然。不。張。孟。五。戰。大。夫。死。秦。國。男。女。派。派。君。之。從。故。也。後。離。公。族。殺。傷。自。性。刑。公。子。虔。鄭。公。孫。實。時。得。人。者。與。失。人。者。前。數。者。非。所。以。得。人。也。若。之。是。若。則。秦。而。尚。貪。於。之。富。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寶。客。而。不。立。朝。秦。王。之。所。以。收。也。○五。年。商。君。死。若。五。月。秦。公。亮。子。惠。文。侯。立。公。子。虔。之。從。孫。○

秦。故。宣。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頗。盡。衆。此。所。謂。時。雖。義。故。曰。不。時。及。門。成。而。時。侯。意。○切。洛。陽。人。慮。秦。說。秦。王。以。無。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與。文。公。同。然。之。所。以。不。犯。寇。賊。者。以。趙。為。秦。故。也。頃。大。王。與。趙。趙。趙。則。無。則。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就。趙。趙。侯。曰。當。今。山。東。之。國。美。然。於。趙。秦。之。所。害。亦。真。如。趙。故。而。秦。不。敢。或。趙。者。畏。韓。魏。之。強。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食。之。韓。魏。不。能。支。公。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趙。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韓。魏。無。趙。為。從。說。以。擯。秦。今。天。下。將。相。皆。韓。魏。水。之。上。約。四。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提。秦。成。敗。之。有。不。可。計。也。○

秦。故。宣。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頗。盡。衆。此。所。謂。時。雖。義。故。曰。不。時。及。門。成。而。時。侯。意。○切。洛。陽。人。慮。秦。說。秦。王。以。無。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與。文。公。同。然。之。所。以。不。犯。寇。賊。者。以。趙。為。秦。故。也。頃。大。王。與。趙。趙。趙。則。無。則。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就。趙。趙。侯。曰。當。今。山。東。之。國。美。然。於。趙。秦。之。所。害。亦。真。如。趙。故。而。秦。不。敢。或。趙。者。畏。韓。魏。之。強。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食。之。韓。魏。不。能。支。公。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趙。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韓。魏。無。趙。為。從。說。以。擯。秦。今。天。下。將。相。皆。韓。魏。水。之。上。約。四。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提。秦。成。敗。之。有。不。可。計。也。○

秦。故。宣。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頗。盡。衆。此。所。謂。時。雖。義。故。曰。不。時。及。門。成。而。時。侯。意。○切。洛。陽。人。慮。秦。說。秦。王。以。無。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與。文。公。同。然。之。所。以。不。犯。寇。賊。者。以。趙。為。秦。故。也。頃。大。王。與。趙。趙。趙。則。無。則。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就。趙。趙。侯。曰。當。今。山。東。之。國。美。然。於。趙。秦。之。所。害。亦。真。如。趙。故。而。秦。不。敢。或。趙。者。畏。韓。魏。之。強。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食。之。韓。魏。不。能。支。公。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趙。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韓。魏。無。趙。為。從。說。以。擯。秦。今。天。下。將。相。皆。韓。魏。水。之。上。約。四。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提。秦。成。敗。之。有。不。可。計。也。○

宋於是楚王使蔡申趙黃歇行兵救趙
陳轅宜曰七萬上不敵於其主下不敵於其使而卒能奮身決死於前名是情也今乃人人共能以有敵乎
 五十七年魏王使齊都侯公使謂魏曰諸侯救趙者必務兵
 范擊之魏王恐止晉鄙解車人使新垣衍說趙王共帝秦以却其兵
 新垣衍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素恃彊而上背功之國也彼四仲然
 而為帝則連有端東海而兄耳不顧為之民也衍拜曰吾今知先生
 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魏公子信便居無忘好士食客三
 千人時大會賓公子從車騎虛左即迎侯生及春圍趙趙平原君夫
 人無忌姊也平原君聞魏救不妄公子數請於王終不能乃約車騎
 百餘乘魏趙使生與公子赴秦軍如以四投魏處何功之有吾聞秦
 都兵符在王卧内而如椎案擊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
 推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秦兵北救魏而却秦
 此五霸之功也無忌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有知郭公而讓諸之則
 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郭不聽侯擊之公子至郭郭合符
 果殺之亥推殺郭無忌將兵救趙大破秦師於邯鄲不敢路魏使將
 將其兵以還平原君欲封賞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則豈
 曰可貴為天下士者為能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貴
 之弗德不惠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秦太子妃華陽夫人人

子貢植生于淵人資於鰓鰾鰾不預見之曰此魚可屠為
 以千金為與人而游謀使夫人婦比曰夫人欲立其人是其入無國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終身富貴矣夫人遂與太子約以為婦
 孫異人自趙逃歸不韋娶郭郭有寵而獻與異人生子嫪毐為婦
 皇
 其西山曰不韋非
 人實其元大盜也
 五十九年秦攻西周周赧王入秦獻地是歲王崩而西周亡
 東周赧王崩周赧王時其葬於何山有從公他公率子成公
 元年無家蔡傳入秦使使人言於應侯曰秦深見王必奪
 當席謀之期以呼若何見之也夫四時之所成功者去為居其
 大夫使何足顧與應侯曰君子有政身成否何為不可澤四身名其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傾是與問天問公
 侯曰秦遂謝病不為秦為相
 則侯曰曰已無能助秦之背就其家而奪其處其
 侯曰之十無如止而還使人而助其可也
 楚以前以為簡陳今元趙人嘗論兵於趙齊武王前王曰請問兵事
 卿曰是在附民附民之技擊不如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如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如桓文之師桓文之師制不如湯武之仁義齊桓
 高將曰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具收也必在慢之振行所謂六

門陽句收市租皆輸入暴府高士卒費日擊數牛罕士習騎射
大為約同有股捕虜者斬獲士日得膏賜皆願一戰於是大破匈奴
十餘歲不敢近邊境

李而謂曰李牧秦武王

秦有河外之賦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秦王數使人質信陵君
為魏王求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
自娛四歲而卒○九年呂不韋私通太后請思事覺反捕乃逼令
人嫁妾於太后生二子及事覺王下吏治事毒藥發兵作亂王使相
趙昌平君昌文君攻殺之殺之矣三族遷太后於雍致其二子

下令殺諸公子及諸大臣二十七人對劇情據王按劍起召諸大臣
焦徐行至前曰先生存亡聖王所欲處聞也陛下欲聞之乎陛下
樓二弟違安於難或謀士令天下聞之元解無歸秦者臣願見之
古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按之辭以上卿白駕迎太后歸還為書
子如初

陳勝吳廣曰戰國之士數以千萬度以攻秦還太后降

趙人李園退妹於春中君背欲有婚用使妹詐欲曰楚王無子君
妻於王若有男是君之子為王也張乃進於王生男立為太子園妹
為白圓亦貴恐欺洩其語遂殺之○十年秦大空運家客卿楚人李

斯亦在途中行且上書曰昔魏公成也而得由余於我東得百里
於宛迎塞政於宋宋王約公孫久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而威孝公用
高難之法諸侯親至令始德忠王引儀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
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四君皆客之切客何員於秦哉臣
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餘育而資
國卿實客以業請侯所謂釋兵而聚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責其
官徐屠客之令李用李斯之謀廢天下○十二年呂不韋徙蜀自
殺○十四年魏安釐王死子魏襄王立使韓非來聘非善刑名法

趙襄王遣公子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難於情五臺說林五
六篇同使秦說秦王無天下王悅之未用李斯得之下獄元
十七年秦內使勝滅韓屠韓王妻置諸川○十九年秦王崩滅
廢趙王遷○二十年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欲
之遂別斬八秦刺秦王取與將軍前時秦將軍與之與燕督光之地
國以進於王王聞而亡首見王驚起環柱而走拔劍斬斬益發兵
燕新王數王

燕公曰燕丹不降一朝之命遂出狀
以也虎狼之秦其楚四以匪之臣乎

二十二年秦王有伐魏之說○秦王問取周度用幾何人李信

不過二十萬王前四十萬人不可王以爲爲係是使字信使
 收復今齊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退至蒲上齊將復回宅居民王四
 將軍行失何復實實之臣請回宅爲子孫業耳王笑先許又教使使
 者歸請之或曰將事之臣實之臣王但中不信人今空國
 要我不有以自堅其公王中而疑我矣
 以折相天下下下下下
 二十三年秦王前收陳以南至平與楚人惠國中兵以禦之前擊
 不戰日休士而撫衛之久之則軍中斃士數四方後起距有回可
 是楚能不得戰則而楚前楚大破之故其將項楚王王前楚王
 人二
 ○二十五年秦王前收陳以南至平與楚人惠國中兵以禦之前擊
 亦東邊海上春日使攻王國五國各自破以故蘇王四十餘年不
 兵及后勝相亦多矣秦開全勸王朝秦不敵五國至是王有攻蘇
 王通降秦遠之其處之相輔以間蘇而死後數四於耶相耶恒建
 其家耶美我亦王連用客之不詳也
 蘇氏家以不而破之兵不列府不著
 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無三皇功高五帝乃尊號曰皇帝○除陰謀
 法○初齊人都封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其說以爲周得火德
 秦代周後而不勝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尹通言曰商其世間建年且不可用况
 以十月爲歲首于秦不神古無是道也
 丞相王鉅言曰一鎰子爲王廷尉李斯曰同封子弟同姓甚衆然漢
 屬諸遠相以爲公家仍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幼
 臣以公賦稅重下焉之甚足易則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
 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人懷死心此則非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於是置守尉監收天下兵殺成陽鎮以爲鐵鑪金人十
 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使蒙恬於咸陽
 力不勝已而封之何其甚哉非人負天下之重而與人者之
 二十八年始皇東游郡縣上鄒陽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禪梁
 今士徐市等八海求三神山不死藥至相山使大風波不能境上
 湘君何神封曰老女舞臺始皇大怒使伐湘山
 此始秦其始作碑者乎
 勿韓人陳成以五世相韓亡故而陳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陵
 濟中令力士徐博推舉始皇於中制舉之乞求弗得今天下大
 索十日
 發明小計韓成其書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七以臣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是以臣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臣信臣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臣信臣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臣信臣韓人何意以未嘗得韓一臣以在平好韓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二年始皇徙北邊廣生入海處向秦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築長城延臨洮至遼東其意為金並藏銀句也○十一月更張

為嘉平○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

則各以其學誹之臣請焚書非秦記經曉說者有傳詩書者盡以

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學法以吏為師制曰可

華東破口平斯所以秦者皆以少者即焚之也

特之海石不知地之至其高其深有以視之也

始皇以咸陽宮殿小乃營作阿房宮上休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

而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於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後隱宮使

刑七十餘萬人○使生廣生相與譏議始皇問亡去始皇大怒使卿

史索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從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錄公田書明則人主之威無

罪是政無所不施及以信也

二世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

則各以其學誹之臣請焚書非秦記經曉說者有傳詩書者盡以

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學法以吏為師制曰可

華東破口平斯所以秦者皆以少者即焚之也

特之海石不知地之至其高其深有以視之也

始皇以咸陽宮殿小乃營作阿房宮上休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

而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於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後隱宮使

刑七十餘萬人○使生廣生相與譏議始皇問亡去始皇大怒使卿

史索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從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市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劉邦軍中僅有龍顏王服有七十

二子愛人者也其故也沛公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業而常謀

復成陽縣秦軍將領實以沛公大度當知此沛公又公

好相人見秦武臣之同身以公為公后秦始留沛公而未有

天子龍同東游沛公之自起亡居芒陽山澤間后求將得之

後之后曰李斯居上常有雲氣故從性守李沛公中子弟聞之多欲

附者初李為沛公長送徒驛山徒多道亡乃所殺所送使司公等

背云亦從此逃吳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李嘗飲酒後至徑漢

中有大蛇當徑李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者皆曰吾子曰帝

項王也

項王化蛇當道今亦帝子將之雖易不見及人告李李心獨喜自

從者曰其畏之及陳涉起沛令迎劉李後悔乃拒之李書累封城上

令民誅令民殺令民辱為沛公

大者四斯時之李與李三帝之物項王亦與李三軍之

後人一言則與李三軍之李與李三軍之李與李三軍之

楚人項梁起兵於莊梁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孫避其

中籍少時掌書不成去學劍不成梁怒曰書足以記名姓而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教以兵法陳涉起乃發兵以

應涉曰田儼自立為將王○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趙王

應涉○田儼自立為將王○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趙王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而侯爵爵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侯人侯爵侯家無世廣南五為燕王武臣討之為燕所獲侯爵侯

將兵拒曉，陳沛公擊大破之，遂至藍田。
 賈誼曰：秦始足以開中之，周金城千里，
 秦大攻之，秦以死之，仁義深施而攻之，
 子嬰為王，四十六日而秦滅之。

竟陵鍾 懼伯敬氏定

西陵汪 桓殷武氏訂正

漢紀

太祖高皇帝姓阿魯古穆魯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在位
五十年歲次庚寅始元二年大赦天下改元始元仁義人好謀能曉人善
元平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秦符璽降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重
取財物獨何故收封府庫以此沛公得知天下既塞戶口多少

沛公見秦宮室財物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公欲有天下下
沛公見秦宮室財物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公欲有天下下

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秦陰秦法吏民安堵如故秦
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秦陰秦法吏民安堵如故秦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之范增諫曰沛公素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不取婦女無幸此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龍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
急去不義乃要項伯入見沛公奉酒為壽為姁姁曰吾

入關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來自來謝去其以告

目以人有大力而擊之不義不如用善遇之羽曰沛公且日謝
鴻門羽督欲范增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范增項莊劍

致卿公項伯欲拔劍起舞以身翼蔽沛公於是張良急告范增
盾入擊目視羽以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

貴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起
相召會開行擁滿上留良謝羽同以白鹿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

羽笑飲羽拔劍撞碎玉斗曰此子不反與將軍將軍天下皆沛
公也吾當今為之屠矣羽五更鼓東門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子

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熄掘始皇冢秦大失望已而心恩東歸曰
費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罪加一等者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也韓生以金椎擊秦柱石而死羽聞之怒遂殺生
羽既殺韓生秦之亡其亡也久矣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項明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乃夜坑秦卒一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曰懷王殺家而何以得事
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三分關
中王秦降將軍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
雖王漢中之過不猶愈於兒乎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義秦之
上焉或也臣願大王王漢中秦民以故賢人收用已窮運之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乃從國以何為丞相
胡公堂以蕭何開關秦民以故賢人收用已窮運之
漢王之國建康良將歸良因定漢王燒絕所過道以備諸侯
且示項羽無意

在韓王不亦漢及韓王
而楚殺韓王成張良遺跡
子起第四弟此其已書韓王
亡乃歸漢則子房始為韓之心
初韓陰人韓信家為釣於城下
大失夫不能負食吾義王孫而
信能制我之不能死出戰勝下
信從之數以策于羽羽不用亡
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
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
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

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固動王故壇其
禮拜信為大將一軍皆聽王廷信上座問計信曰項王為人喑啞
叱千人自服然不能任屬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懷愛
指物給至有功賞不給不給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且故楚義軍
過城城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義勇何所不謀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戰月大王入關除秦苛法秋毫無犯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大王一舉而東三秦可得微而定也王大喜恨薄信之
脫還都霸將從故道出至咸陽三秦王皆降

漢王引兵之秦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
陵母遂使者注曰為妻語陵善事漢王陵王陵於使以安故持二心
遂伏刺死之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致
東又以將軍反害道項王曰蘇欽與趙并滅楚羽以此故無西意
北擊秦
羽以秦王子房為道項王又并書以存秦
以秦王子房為道項王又并書以存秦

知其不用左車，乃使千人持赤旗，待趙軍出，戰疾入趙軍，立漢赤旗，乃先使萬人水背水陣，與趙大戰，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既戰，趙軍遂見赤旗，大驚，即退。漢軍擊破之，斬陳餘、趙王歇，諸將聞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畏服，信寡生得廣武君，有特致麾下，皆信詳其師事之。」問曰：「僕欲伐燕，若何而有功？」左車曰：「將軍虜魏破趙，此將軍之所长也，然衆苦秦，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而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

信者不知為燕計，其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也。信用其策，燕從風而靡。○隨何至九江，九江王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能食，張卿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通。

信言戰，曰：「臨陣以柳葉布，隨以王者之供，機變者以尊，隨將隨以千戶之封，信用不明之虞，則不見，則不見，則不見，則不見，此布所以能戰也。」

漢王謀楚，楚韓彭食其請立六國，漢王赴刻，中張良未調，王方食，以歸生語告良，良曰：「此計陛下事矣，諸將前當為大王，事不可者，天下士從大王游者，徒欲得咫尺之地，今立六國，各歸事其主。」

大王雖與取天下，漢王吐哺罵曰：「豈得與公事，今趣銷印。」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膏面之臣，亞父雖能龍且數人耳，項王意忌信，漢王誠能捐金什反，則楚君臣必疑其心，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悉平所為，不問其出，以金散反，則實言，雖陳平亦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與楚。」

亞父亞父，勸明急攻，榮傷不德，亞父怒，領請骸骨歸，未至，劉誠發，元。

項王曰：「史記：項王計其別，所過城，為漢民，故亞父不，其言而不及，外，故，人十三歲，而，故，民，平，故，其，以，增，耳，人，人，說，初，勿，說，成。」

楚圍彭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往。」王可以開，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圍擊之，信乃乘漢王車出，與。

曰陛下不喜將兵而喜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會也且陛下天縱非人力也○上到營討功臣爲別侯審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不服帝曰諸君知張敖足殺戮也審侯也徐縱指示著人也今諸君功狗何也蕭何徐縱指示功臣也韋弘莫敢言○張良亦無戰聞功帝使召得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會今當領討留足矣乃封良爲魯國○封陳平爲戶牖侯平曰非經無臣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棄矣○漢道衰魏無知○帝徵秦孫立而立心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主權兄貴弟交爲望王兄喜爲代王徵時外甥之子肥爲秦王

上已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上在落陽宮望見諸將
經坐堂沙中偶語上問此何故留侯曰陛下所以屬天下今將封
皆漢人所誅伐有功故相與張敖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下憎將軍
共知將軍賞其上不罰惡臣以忠告先封則功臣自服於是封雍
萬戶方侯屠岸喜而雍萬戶侯孫屠岸無患矣

呂公好高士趙主用是嘗行說者數長
因季父叔也後得爲卿乃請書述矣

惠休及四人相可意爲高第

萬石之室有故學堂之史

諸定元功十八人位皆同曹參功第一鄧千秋曰曹參雖有攻滅
暴亂之功特一時之事蕭何料理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莽伐之上乃賜同策
劉覆上劾入朝不從上曰進賢實上策封鄧千秋為安平侯

我朝十三帝之治隆盛所以不與陳涉同議非軍功不據於軍
功次金論此事與中後附
皆惟吳謀議云以不存於後

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趙太公曰皇帝雖予人主也太公雖與人臣也奈何使君拜臣哉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恭

太公曰帝人生命河以載離天下法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之憂有而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絕者未幾傷者未起又欲絕

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鄒儒不知時變遂與所擬
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而歸荒野外習之韓見謂以羊豕拉也

表此篇
陳海空曰
以魏清
益信故
精有節
按之人
使不困
之而適
生下

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賀、莫不肅敬。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九乃拜叔孫遜為太宰○上聞冒頓居代各欲擊之使人規匈奴
者十弟來皆言可擊劉敬曰兩國相擊此空誇見所長今徒見世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編反上自擊之令周則選越士可得者見四人上得萬四登于
 能將乎四人聽此而制各千戶以爲將左右驍四令封此何功上曰
 編反趙代地將領有存何勞以千戶不似隨子等時曰善○十一
 年陳編反斬之淮陰信令人解言信與陳通謀欲反呂后與蕭何圖
 謀皆言陳信入獄信入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陳
 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誅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公曰陳信非亂謀之說也馬祖有反心矣
 良由內賊陳快逆而得陳馬祖亦有反心信
 上還必陽捕剛微傲至上曰若殺雅除反乎對曰郭向火先當將
 唯知期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初上舉陳陳微兵於渠王解
 三族無大樂布衣起職上欲莫之邪曰陛下下一微兵王病不
 作而陛下陳微之良器由臣人自見也臣請就奏上乃釋布衣釋
 爲都尉
 趙雲脫衣臥之候馬祖陳微之微人雖米十餘石微人亦
 漢項王因外制微人之微人雖米十餘石微人亦
 以陸費爲大中大夫費時時前稱說詩書字第四乃公居馬上得之
 費時時書費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亂而順中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乃祖述存心之微凡著十二篇奏之帝
 帝覽之稱善

丁卯制以漢世中歲山岳崩其地有災新編一歲中帝遣使
 孔子漢之文定有歲之也此和平報瑞也五帝三王其時必
 諸郡國水災連發諸曰上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秦穆皆得人
 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政解者吾能尊顯之諸侯王郡守必勤
 而之爲○帝有疾時帝中諸府皆無時入庫臣樂會排闥直入見上
 視一宦者時帝曰陛下不見趙主之事乎帝笑而起○淮南王王孫
 見帝殺卿儒臨制趙大恐連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薛公以三
 計料帝謂帝必出下計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魯傳檄燕趙周室其攻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而北
 擊取韓魏收合之塞成事也○薛公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
 而北擊韓魏收合之塞成事也○薛公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
 自將擊之果如公言○十二年魏布敗死○上遊魯以太牢祀孔
 綱曰孔子而爲代仁義禮樂之官主人類不盡滅絕聖道
 持之功用也漢高祖魯之代漢氏四百年精神命脈其在於此
 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飲酒解上醉就命歌曰大風起
 雲飛揚威加四海今歸故鄉安得保土兮守四方周勃父老曰
 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
 民世世無西與○上從破布破沐益甚金餘易太子張良謀不效
 難通諫之帝曰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操天下業動奈何以天
 不戲乎帝猶未決呂周使呂嫪毐殺食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盧侯告元帝王翼兵討諸呂呂產等遣將軍兵擊斬翼乃始
陽陽王與建以待呂氏愛共謀之

尹氏等四擊呂氏討計可謂能也

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氏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為呂氏右袒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

之齊王廢嬰兵時

呂氏等四擊呂氏討計可謂能也

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氏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為呂氏右袒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

之齊王廢嬰兵時

呂氏等四擊呂氏討計可謂能也

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氏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為呂氏右袒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

之齊王廢嬰兵時

呂氏等四擊呂氏討計可謂能也

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氏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為呂氏右袒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

之齊王廢嬰兵時

呂氏等四擊呂氏討計可謂能也

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氏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蓋莊嚴則蓋也○有司請早建太子固辭

有司曰強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古者殷周治天下

餘歲用此道也乃計之○主實氏為皇后弟廣嗣與兄茂君厚賜

田宅家於長安聞朝等而兩人出微不可不為擇師陳寶家於是

乃復士之有節行者與俱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貴賤人○

詔曰方春時和萬物皆自樂而吾百姓困窮是之責也其選所以賑

貸之○劉然拔營相出律○時有獻千里馬者○行日五十里

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為先安之下治都令四方無遠歎○

帝既惠天下諸侯回黃連斷斷為傭民來切對宋昌為武壯

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數出

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

所主者何事平謝曰軍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皆得任其職為帝辭者勿

謝病○

鍾離回開國休命明共天下者平高長治天下者平

少陳平不對決彼彼相之體其中心不能解朱

達大中大夫陶買使南越南越王稱臣奉貢

張南新四帝遣使通書高帝解曰張高皇帝剛至子也故家無

首口也夫故使也帝不以明宣之子為驕傲故以張史為使

可許于後

上河河南守與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台以為廷尉。吳公為洛陽人。劉
 涇帝台以為傳士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起還至大中大夫。涇請改正
 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帝從涇未達也。○二年癸卯
 日有食之。涇能直言極諫者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
 至矣其詞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為鈞之所處無不靡爛
 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鈞也使下聞舉以水練而
 類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
 百九十九之民。漢所有一百八十八之民。若有餘財民有餘力而煩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不能勝其德財盡不能勝其財身已
 幾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而宮廟滅今陛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
 而往聽之傾少頃吏毋兒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傑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木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
 修之於家而懷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悼之上嘉納焉由是上每朝郎
 從官上書跡未嘗不止驚其言。○上所車側夫人在禁中嘗與后
 同席坐及車上林布席刻金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刻金
 蘭簾中有序則上下和陛下獨不見人氣乎上說語夫人賜金五十

天子

十○費璠說上曰夫積貯天下之大命也苟暴多而財有餘璠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勝則收附遠何招不至上感璠言詔開府
 上親耕以率民今春田租減半。○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
 先立河間獻王。○正始中
 張衡曰文平初欲使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情此賢聖
 之義而又推之於王惟制王曰請王諸子則先推情之義
 後者而不五之其制王曰王諸子則先推情之義
 每以此三代之而下不為見也
 格除雜詔狀言法
 則致堂曰蓋以忠謀為辨端璠計焉
 後言文帝除此令其年國更世公成
 帝為魏王恭發美人魯恭持者有嫉及賈為事發美人亦坐
 美人因富食其言帝居后妬骨句美人已生子志即自殺更
 其子指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常恐食其以為不強爭之使
 母依而死也及上即位魯恭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推飯
 其上救之
 尹起雲曰時則天子在上藩臣東朝或殺利侯
 而不治未幾即以反誅此則文帝仁德之過也
 初謀諸呂未虛侯功尤大帝以其初欲立齊王故缺其功劉齊王
 以王之
 明帝曰劉氏在旁者於平初之聞而功亦不
 在平初之下帝以發五王之盛德之說也
 母與之為廷尉之初為斷而十年不得與案盡為獨者固

七 權法 治人主之存亡也。今諸侯王皆數體解也。權者斤之兩而
 嬰以齒。不加則折。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國小則
 亡邪心。今天下方病大瘡。一惟之大家。如膝一指之大。幾如股。夫今
 不治。必為煩。煩可為痛。痛者此也。以故天子者。天下之首。譬若
 天下之足。今叔母傳受。操漢威。飲食足居上首。居下。倒聽如此。
 可謂添涕者。此也。臣竊料勿以之衆。不過漢一大。以天下之大。國
 於一縣之衆。甚為難事。若處之。陛下何不悅。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
 句奴。請必繫單于之頭。而制其命。今不復從。而竊西。不得反。而
 而得。實。能。細。而。不。圖。大。意。可。而。而。者。此。也。以。故。今。應。人。
 三 權
 勝得為帝。朕信。下。得。為。后。得。且。帝。之。身。月。衣。冠。而。富。民。而。
 被。文。綉。天子。之。后。以。錄。其。領。無。人。尊。要。以。錄。其。領。此。臣。所。謂。時。也。天
 可。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則。可。得。也。一。人。叫。之。十。人。聚。
 余。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
 可。得。也。可。為。長。大。患。者。此。也。此。臣。所。謂。時。也。高。若。道。權。弄。義。以。致。秦。俗。且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貸。得。父。操。鉤。有。德。者。
 母。取。貧。者。而。操。鉤。花。而。其。子。與。公。作。偽。婦。姑。不。拘。覓。田。反。辱。而。相。
 得。今。其。餘。風。未。改。弄。體。義。損。廉。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以。故。
 臣。所。謂。時。也。惟。義。廉。恥。是。謂。四。德。四。德。不。張。國。乃。滅。亡。不。為。寒。心。

三

也。故。今。四。維。猶。未。備。也。莫。如。詳。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恃。備。矣。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然。而。過。風。波。拯。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此。臣。所。謂。時。也。夏。商。周。同。天子。皆。數。十。世。秦。二。世。而。亡。何。三。代。有。道。之。主
 而。秦。無。道。之。暴。也。古。者。大。子。生。舉。以。禮。見。之。南。郊。通。關。則。下。通。關。則
 趨。三公。三公。明。孝。仁。權。義。以。應。賢。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循。舊
 太。子。有。良。也。及。秦。則。不。然。使。胡。亥。得。胡。亥。而。殺。之。微。所。習。者。非。新。制
 人。制。矣。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則。日。射。人。是。惟。胡。亥。之
 意。故。彼。其。所以。道。之。盡。其。理。故。也。此。臣。所。謂。時。也。夫。權。者。無。於。特。然。而。
 有。業。於。已。然。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權。之。所。為。用。難。知。人。主。其。如。若
 當。取。今。取。舍。之。權。定。於。初。而。若。危。之。機。應。於。外。矣。夫人。之。置。意。置。諸
 安。處。也。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危。也。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制。天下。於。法律。刑。罰。禍。與。及。身。
 子。孫。滅。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及。非。其。明。效。大。驗。耶。今。成。言。禮。義。之
 不如。法。今。然。化。之。不。如。刑。罰。人。主。切。不。引。致。同。秦。事。以。觀。之。也。此。臣。
 仁。人。主。之。尊。聲。如。雲。層。臣。如。陰。處。如。此。故。臣。凡。親。上。屬。遠。地。則。堂。
 高。陸。縣。以。應。近。地。則。堂。卑。辭。而。從。鼠。忘。忘。大。意。近。於。而。而。憚。不。後。死。
 於。貴。臣。之。主。主。今。王。侯。三公。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免。可。

也。誠之可也。若夫未結之繫，結之司，冠編之徒，官小吏，其為而
 楊善之略，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應者，曰重
 不飾，坐汚穢，淫亂者，曰惟薄，坐覺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
 責大臣，定有其事，為國未存，然正以時之也。上設廉恥，惟義以通其
 臣，而不以節作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俗俗，人臣皆賴而
 而忘利，守節而後義，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
 行禮義之所效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言上頒鈞其言。
 大臣曰：劉向、賈誼、通、周、程、伊、管、宋、能遠志，觀者文、武、聖、制、
 大、臣、曰、劉、向、賈、誼、通、周、程、伊、管、宋、能、遠、志、觀、者、文、武、聖、制、
 十、年、將、軍、薄、臨、越、漢、使、者、帝、不、忘、加、殊、使、厚、臣、義、服、往、還、之、乃、前、
 下、臣、以、幸、熱、浴、謂、大、臣、曰、後、而、故、其、米、千、米、未、溫、公、謂、法、諸、
 金、以、時、不、可、不、使、使、漢、使、其、千、米、後、若、之、論、使、使、其、千、米、後、若、之、
 金、以、時、不、可、不、使、使、漢、使、其、千、米、後、若、之、論、使、使、其、千、米、後、若、之、
 胡、奴、數、為、過、德、為、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之、意、有、三、曰、得、地、
 二、曰、卒、服、三、曰、罷、用、利、故、兵、法、甚、稀、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

也。曰者兵之至要也。今身以地形收舉與中國其上下山阪出入
 湖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狹且難。中國之射弗與也。風而
 勢飢渴不聞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平原易地輕車
 實騎則匈奴之眾易捷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林官錫發其遠同射
 則匈奴之革箭木盾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帝王之道出於萬金今條胡義渠米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利刃蓋以邊郡之長騎平地通達則以輕車林官制之
 羊伯義渠此萬金之術也帝嘉之錯為人峭直烈深以其稱許
 太子號曰智囊○錯天上言曰胡人耐寒暑人耐暑秦之成卒不耐
 水○胡人耐寒暑一歲而更不如從常居者胡人入雖而能止所
 張者以其半平之則莫不欲金觀廉而利其心與東方成卒不習地
 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趙奢以爲趙國之變義渠國之人臣而胡人者不可不以
 十二年錯援言必有九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胡亡捐瘠者以
 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故明君實五穀而戒金玉今欲効義渠奢者

卷之五
 魏書
 卷之五

魏門以備邊上營軍至劍閣先驅不得入都尉回軍中關將軍亦
 聞天子詔上引諸將軍開梓潼門士諸司將軍約軍中不得能上
 按曹徐作張夫持節而令曹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
 車敬恭將軍初去屏之皆陽上出曰噫乎此真將軍矣最者霸上饒
 門軍若兒戲歲月餘旬奴遠塞拜臣夫為中尉○七年六月帝崩

詔天下吏民三日解服太子蒞即位

胡致堂曰大希誠節度

朱子曰仁書文成也

帝初得魏徐之

是三者可蓋而不可勝也漢文嘗嘗
 食之塞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王不為四時之力也三孫孫奴家嘗有兵出嚴不盡人之為天

竟陸鍾

經伯敬氏定

西陵注

桓叔武氏訂正

漢紀

孝惠皇帝尊奉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孝惠孝文之業雖顯

元平陽民曰牙祖三亦一而稅○詔減官法以張歐為廷尉歐雖

刑名家為人聚斂本意亦欲人專以城府官屬亦不秋太欺○

上曰錫所穿乃外境垣故元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錫無罪焉

朝曰吾始不覺錫乃為所害也○三年梁孝王來朝○

上與王宴飲曰萬歲漢傳於五世○王曰漢傳於五世○

相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曰漢傳於五世○

以兵氣○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上曰漢傳於五世○

父聞之語鍾曰公前諸侯口語多怨公鍾曰不知此天子不喜室

不愛父曰劉氏安矣而劉氏危遂欲樂之曰吾不忍見卿遺身漢十

餘日七國反○初文帝且崩○太子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及七國反上封亞夫為○詔亞夫○○○○○○○○○○○○○○

是盡見上曰兵禁以錯則○○○○○○○○○○○○○○

其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

召錯太子朝衣新衣中謂者○○○○○○○○○○○○○○

不在錯也○大錯患諸侯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重師萬世之利

也○計畫始行○年愛大獄○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取也○帝曰吾亦恨之○

綱目云錯之為謀雖大於錯果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私也○

其為者為惡其說不一○○○○○○○○○○○○○○

聖夫東傳將會兵梁陽趙涉○○○○○○○○○○○○○○

則且兵事尚神密行軍何○○○○○○○○○○○○○○

削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

輕騎馳兵楚轅道○○○○○○○○○○○○○○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孫資傳

孫資傳

孫資傳

孫資傳

孫資傳

孫資傳

孫資傳

太子○以鄧都軍成爲中尉劉翊先嚴肅許法不遵齊席號曰奢

○帝初廢太子○賈太后請立劉芳爲太子○太后曰劉芳雖賢然

其母安在叔○上無以榮事○宗王不修其法法不行○伏誅而太

知者幸臣也○謹以伏誅○宗王無恙○太后立劉芳爲太子○

更試禁法○定○漢元帝○治微者務先○以直不親爲卿

伏○不親爲卿○同舍有告歸○持其同舍金去○郎亦不親

金價○後告歸○同舍有告歸○持其同舍金去○郎亦不親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武帝之

建元元年○建元元年○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武帝之

告之○此見天心○仁愛人○君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蓋欲扶持金安之

而大有以道者○所由通外治之○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聖王所以

長久安寧者○禮樂教化之功也○臣聞王者欲有所爲○必先求諸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

居大冬○而積於虛虛不用之歲○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

不若善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去而禍跡來也○上進榮之對曰曾子曰得其時則則明矣行其所以則老矣高明老在字加之急耳願陛下設誠而致行之夫不素養士而求求賢爾不琢玉而求文求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養士之所關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則英俊皆可得矣○上玉榮之對曰道者萬世之教政者道之大也莫尚忠誠尚賢尚文者兩總之據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發道亦不變是以為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理七教教之政故虞夏不言損益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統之道若空步損周之文故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大統之常經古今之道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漢世可一而治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上喜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江都易王帝之兄素驕好巫神以禮進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願王勿遊與大夫游劇權戲我其誠之寡人以為憂有三公何如仲舒對曰夫仁者正其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由此言之勢未嘗有一仁也

上雅而儒敏以安車駟馬迎中書奏問治亂之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方好文籍見對然然然已格坐則以為大中人夫金魯郎議明堂巡行政服服色事

中書奏曰中書之官當與明堂巡行政服服色事

二年實太后好黃老不悅儒術及趙主王藏以文學獲罪太后謂儒者文多黃少今為石居室石居室父子四人俱官其二不言而躬行乃

此意字虎為郎中今少子劇為御史大夫在上則有可言廢人處極功名廷見如不能言當立以是觀之焉

仲舒傳曰武帝為好儒術用仲舒策奏請

三年上初即位招選文學材智之士上言昔仲舒失自溺者千數上聞用之趙廣東賈逵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等皆在左右每令與大臣

群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服焉相如詞賦得掌朝果持論

然賦上以俳優畜之其朝亦觀上顏色而時時直陳有所補益○是

歲上始徵射射便馳騁大稼之地常度空稻谷運旅主人疑為奸盜

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堪親上就異之止其前不聽飲前以酒醉而歸

少年時散上始得脫○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博士天下無然則其功於治教豈小小哉

六年以同知為宰相抄用人太專權勢主上上曰君除吏更未嘗

除吏嘗請考不地遂定上曰居何不逐亂武康是後稍選

人徐至元成以復故時閣內相惟徐亦自去也此也

以國器為主皆辭附始給馬駕者以服見懷州使夫上使路視之

乃還叙同家人夫大不足是也臣通河南貧人傷水旱臣謹以便

格節發金銀之請以矯制之罪上賢之○時上方治文學上曰

各欲云云○陛下內多憂石并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怒寵朝謂左右曰甚矣政路之難也唐臣武毅雖曰天子賞公卿

輔弼之臣齊令從後承恩而主於不義乎○上問計助曰淵淵何如

人助曰使君任職居官無以喻人至誠少之相之不來厚之不去

自謂實有不能奪也上曰古之社稷臣路近之矣○元光元年初金

部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言○遣將軍李廣征不識將兵也

北邊廣與文張俱以將軍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喜水草舍

止人人自便至擊刁斗自衛其前省約文書然亦處斥候未嘗通書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嚴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

害賊士卒樂從廣而苦不識○二年李少君以祀電知老方見上上

尊之始親紀宮近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無所

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馬邑豪族同太王王張子初

和與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韓安國曰高帝開平城

無急怒之心大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

竊以為不可察察曰不然高帝玄報平城之怨者所以體天下之心

也今邊境日發士卒傷死於仁人所隱痛也擊之使上從懷讓使

爭將兵臨馬邑使盡資七入匈奴清罪千八塞因趙擊之策于至

塞或告以漢兵所居大驚還還上怒下收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

和

實實志云王恢雖為臣然能知親與兵連不

能財力乘能是雖今具與月之臣自出而始

四年張敖直使酒殺同醉將四姊妹乘夫家屬橫須川得弄市罪

當襲上書謝赦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張敖是聖賢安國兩是之

當時是聖賢不該寬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稱吾弟今我

有歲歲時魚肉之手上遂赦張敖殺張敖○天年上置酒宮中主家主

見兩車寶珠翠華服上侍侍能因為主置酒宮中使侍者引納張中

郎東方朔醉戲前曰雖有新罪三安得入乎以人臣侍公主一也張

男女之仇亂倫綱之禮三也陛下當於春秋而難以廢張極耳自是

欲三也上曰為吏貢滿北宮引驢從東司馬門入賜朝黃金二十

陳壽
魏志

斤權權由是日成而後公主受踐踐矣○上以張焉為大中大夫與
趙高共定律令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用諸美則自此始○公孫和
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賞爵賞而民勸不重刑罰而民不犯率
躬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用能任官則分職治六共用之官則事情
得而不作無用之刑則賦歛省不察民時不修民力則百姓富而德者
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聲名退○是者以官
罪則奸邪止賞罰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聞之氣同則
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是過洪水使禹治之未
開禹之有水也若禹之旱則然之然也禁射行惡受天之罰禹
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天文
理人事之紀也天子權私對為萬上邦為博小○齊人懷同年九
陰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及司事同曰公孫子修五學以言無曲要
○阿世諂媚多從國遠寵○弘每朝會議開陳其說使人主自
擇一歲中選至充內史弘嘗與公孫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
旨及得廷諍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是始以事可建此後今皆悔
不忠上問弘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厚遇之

陳壽
魏志

六年初冀商車○匈奴入上谷遣衛青等擊之有功賜爵關內侯青
雖出於奴虜然有幹帥材壯士卒有恩故每出有功天下由此
上之知人
元朔元年詔進賢受上賞定二千石不舉孝廉者罪○皇子據生立
為人衛氏為皇后子生不貴始也○以刺屬為右北平太守匈奴
口漢之飛將軍避之不殺犯○主父懷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事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東侯句奴安書言天下人民用財侈
又漢入匈奴非天下之憂樂也樂當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前
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問者關東不登重以邊境多事土崩之
也故賢主獨備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書奏天子召見三人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都中
初王○二年主父雖謂上曰諸侯遠城數千里以制制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最錯是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王子弟使人喜得所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自削自削之長上從之○陳說上曰天下
亂臣之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好猾上從之○人郭解聞
東大也亦在徒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徒之解平生雖耽殺人甚眾上令捕治

遂獲解。○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賁論
北築朔方郡，弘請罷之。上使朱買臣難之，弘謂方之險，發十萬弘不
得，弘乃對曰：山東郡人不知其便，若見匈奴而南夷，則必奉朔方
不也。

弘為布衣，汲黯指言其詐，上問之。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衣，誠飾詐也。
約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汲黯忠，遂罷之。○弘
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辟智之。師人，造造諸公，不進策，致涉廢棄。
弘請而詰湯曰：公為正卿，何所更？高皇帝約宋之為，又當為師人，

弘性意忌，諸常有隙，無遠近，雖陽與交，陰必報之。汲黯當毀傷，而
弘通弘同惡，以左右內史郎中多貴人，官室難治，請徙為右內史。
又為黃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膠西王卬，以病免。
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皆莫奉之。獨汲黯與元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
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即青閭，愈賤數，則國家朝廷，而起過難。
於平日，大將軍尊，非貴有時，作中上，臨國而視之，而青閭承相
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則不見，上嘗坐武帳中，
黯前奏事，上不冠，見黯，黯避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弘為布衣，汲黯指言其詐，上問之。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衣，誠飾詐也。
約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汲黯忠，遂罷之。○弘
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辟智之。師人，造造諸公，不進策，致涉廢棄。
弘請而詰湯曰：公為正卿，何所更？高皇帝約宋之為，又當為師人，

弘性意忌，諸常有隙，無遠近，雖陽與交，陰必報之。汲黯當毀傷，而
弘通弘同惡，以左右內史郎中多貴人，官室難治，請徙為右內史。
又為黃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膠西王卬，以病免。
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仲許嘗斥其從，以膠西王屬，悉取二千石，甚惡仲許。

衆迎之馬不具上欲斬其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奴其主而降何至殺中國以事夷狄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乃令從者過五霸因其故俗爲五屬國

林之奇曰武帝受軍邪降而府庫一空然則

霍去病爲驍騎將軍所將兵常遊然亦散漢入帝與壯士失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永豐固絕也而滑留作帝派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三年得神馬於涇水中央以爲獻以官者幸也

年爲協律郎射擊四氣王君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悅民今持

馬持以爲敬是帝自姓豈知其音邪上不說○上性嚴峻厚臣小

犯法卽按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雖以敬之以有限之才恐無化之望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雖與治乎上曰賢才

者猶有用之也○有才而不宜盡用與然才同不殺何施○四年有

司官監官用度太宏請更造錢幣以贖用於是以前東郭成陽孔僅爲

太史丞領鹽鐵事桑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亮公卿又請莫

民車郵其法大絀出散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漢書桑羊自以爲同姓存繼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太史公

漢書桑羊自以爲同姓存繼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太史公

漢書桑羊自以爲同姓存繼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太史公

山東大水徙貧民七十餘萬於關西朔方○連皮帶白金置鐵

四不頌也有寬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惡以爲時者

死節於處有財者空輸矣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贊之以武爲長

死節願以風百姓乃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未幾擢爲齊太傅

上今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而

無王庭夫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違天子嘗欲殺以張兵

對匈奴方塞河如耳○天子爲帝弟令親之對匈奴

城於上兩人志悍如此○以義縱爲右內史先是齊成爲關都尉

民出入關者縱囚罕見犯虎無偵獲成之怨及義縱爲南陽太守

聞成側行逆迎縱不爲禮至郡遂按察民侵其家其後城中不寒而

十餘里會春橫足曰冤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告事矣上以爲能

爲中尉○齊人少節以鬼神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歲餘神不其

爲帝書飯牛伴曰此牛殿中有奇上識其手書誅之○五年以汲黯

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事願高中

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事願高中

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事願高中

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事願高中

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事願高中

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類也止即居藩維陽聯吾今台君矣居樂陽乎哉而卒

錢文子曰此非虛內

元鼎元年張湯有罪自殺○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宮室之制自此日

盛○四年方士誣大上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亢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為五利將軍尚公主後世祖國要新

中五利以開武帝前兵中將軍助事仙中將軍少君漢文成以故中五利以開武帝前兵中將軍助事仙中將軍少君漢文成以故

也說書左內史是時吏治苛酷獨寬勸農蠲刑吏民安之

租稅時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入漢寬以負租課嚴當免民恐賦

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縱屬不絕課吏以寬上愈苛寬○以方

公孫卿為郎上幸雍且郊公孫卿曰漢興以來當黃帝之時耕田黃帝

可立致也上曰卿試知黃帝吾親去妻下如脫履耳拜卿為郎○

五年以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事弘羊等欲利王溫舒之屬峻法

使寬等推文學甘為九卿更進用舉事不問失於丞相丞相石慶

援而已

戴永嘉曰九卿贊宰相之謀國宰相一人子以出治古今不

易之通至黃羊相是重朝廷也今使九卿與宰相爭權可乎

九月嘗耐祭宗廟令列侯獻金助祭武金莊也惡上奪爵者百六

○六年以下武為御史大夫武言罷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若惡儒責言退儒若

武未幾以武不習文章敗武為太子太傅○叔同為相如病且免有

遺書勸上封泰山上令諸儒封禪儀數年不成問左內史倪寬

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芳瑞帝王之盛○即○今將舉大事使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然總○賈金幣而玉振之上乃

自刑儀頌承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上親幸遼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單于能戰天子自

將寬○能○在東臣服不敵上乃還○上幸緱嶺禮祭中岳嵩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封禪泰山白雲出封中舉

上壽頃功德又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以須之

仙人持白兔乃止○弘羊作平準法賣貴賤之賤則買之使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不得騰騰又○弘羊更得人舉補官贖罪民不

蓋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時天旱卜式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令弘羊令吏監市列肆賈物失利莫弘羊乃兩

細目所司馬湯公云天地主財止有此數○在民

作明堂於岐山○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上作紫雲樓觀通天臺

○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采乾封三年上乃下

諸曰天旱意乾封年○天旱之歲○三年大將軍斷青年○
李廣事觀軍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難○有國士之風○雖古
名將不過拔之不免○空欲薄賞以報勞也○上以還為後游說下遺厲

與格士當否亦欲此意○
太初元年司馬遷等言廢從廢壞○改正朔○倪寬等議以為室用夏

正乃諸連等改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綱目斷改聖門乃代漢曆必以夏時

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臣不與漢上欲侯龍姬李氏乃拜其元屬

利為藏師將軍以伐宛○廣利與善馬封為海西侯○
綱目為公田武事以非有功不設爵為帝之約故是廣

二年以公孫賀為丞相時丞相多坐事死○賀並拜不受稱叩上聽

賀不拜已拜出曰我從是貽笑○三年上因伐宛之威遂以國朝

回高道服平賊之憂高后時單于書歸情忌昔蘇桓復死世之擊

春殊大之單于道從未敢○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張敖使匈奴單于使漢降人斷律名武為以當

實欲降之武字亦不忠乃他處買大害中絕不與飲食武苦咽糧

數日不免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乃上使收燕白紙乳乃得歸別其

官屬常惠等各置它所○二年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尋騎射上使與

威師擊匈奴○八額自當一條上壯而許之陵擊殺數千人會至度攝

山天盡無後敗降匈奴上怒與李陵等罪惟太史令司馬遷或為

李陵事觀軍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難○有國士之風○雖古

名將不過拔之不免○空欲薄賞以報勞也○上以還為後游說下遺厲

刑○
陸機司馬為建武將軍而敬李陵人情所難其理可取但其

上尊用陸吏而郡國二千石多結慕東方盜賊起上使范昆等衣錦

衣新鄭捕之作沈命法○死後其後小吏畏法有盜不敢發○

將軍勝之高直指使張敖二千石以下无多○空渤海蘭情不疑賢

與相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則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後

功揚名永修天祿勝之說納其戒及降尊不疑上召不疑為青州刺

史王賀亦以綉衣御史補益有陰德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賀

回帝問諸千人子孫有封○吾所諸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三年初

權通爵○大始三年使侍從氏居鉤七宮○身身十四月生弗陵上曰

昔堯亦十月而生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溫公曰人君受命不可不慎○堯母門者后太子無忌而命為

七之門曰堯母非是也○是以得此門上安少太子○堯母居為

江克魏駿滿至○帝幸太子所詣問其狀中殿上拜統衣使者使書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祭費威近臣○元帝從上甘泉遂太子家也乘車馬馳道中充執

征和元年上居建華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大索十日乃解

○二年黃門張安世告上曰太子欲害人上蓋太子宮人文與官職日

增太子皇后使太子自林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臣邪佞不足憂也

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善色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

罪法處而伴路笑上知其情乃謀融○時方士及諸神巫率時左右

惑衆往來宮中教美人反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又上疾以充

太子有德因言上疾與盛五臺上以充治巫毒欲充言太子害本

危多持太子意太子乃從少傅石德詔新充出武庫兵長女據

太子反帝路捕反者盡關三老後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觀則皇

帝之宗子也況克開嗣之謀而時聖尊之命迫壞太子太子道不得

見上退固於詔上不怒忿怒之心起而殺太子蓋父兵以故難自光

耳臣切以為無邪心書奏上感悟然尚未願害殺之七太子度不薄

朕自外死初上為太子立神望兒使通賓客從其所行故賓客多以

與端建者○三年滿愛郎曰千味故太子亮曰于美父兵罪當答天

子之子通謀殺人當何罪哉上大感悟曰父子之聞人所難言公獨

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得千秋為大鴻臚祿減江充家

乃作恩子為路米望恩之壹於朝

劉屏山曰四千秋一言語夫何故知有餘知武帝欲殺恩陳陳

伏於太子之虎此以口舌顯數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

也

四年上諭詹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任情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

姓廉費天下者罷之曰千秋請罷方士候神人者上從之後對群臣

歌曰卿時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實欺妄耳○以曰千秋為

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入無間閭功勞恃以一言當意

月取相封侯時未嘗有也○桑弘羊請選卒曰輪臺以威西國上

問曰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孝德高祖之業不知使部帝以伊呂之使則或遠不遠矣

上官榮謀殺霍光因龍帝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榮等案獲

惡謀之蓋主燕王皆自殺○以榮安世為右將軍以杜延年為太僕

○二年泰山石上林僅樹獲送北宮○四年樓蘭國獻驢

漢使霍光遣傳介子蘇金堅以賜外國為名王會漢物來見殺之

介子為義陽侯

溫公曰王者之於貴族無則討之服則舍之今乃遣使者誘而殺

之溫有奉使諸國者誰可信乎且以大漢而為盜賊之謀不亦可

為哉或美介子

霍光死霍光弟顯嗣○次將軍光與有臣議迎立昌邑王劉賀

無廢策多不敢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使更立賢君亦漢

伊尹也王出遊大夫夏候勝謀曰天久陰不雨陛下有基上者陛下

欲何之王謂勝為故下是乃台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大驚以此為重經許士光與張安世

議各舉臣會議未決官杜延年接劍責光不當殺廢立光即向太后

廢昌邑王送昌邑歸昌邑群臣坐不舉奏者罪二百餘人

丘雲山曰霍光此舉與其四大不在於廢立之持而在於立之

光不待解其責矣

昭烈盡其其無辜乳養之望為有士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

使一切殺之夜則死即殺而吉閉門不納回他人無尋覓者時不可

況觀曹孫平使者不辨入以聞武帝赦之至是霍光字據而立未定

吉泰紀光而武帝霍光已通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

大業光遂白太后迎皇曹孫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勸光擅廢立主

人臣禮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丘雲山曰延年以奏霍光以秋蕭烈

且召祖孫同奏帝之族一人而已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擁霍光女上詔求擬時故制大臣知何立許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霍光死太后居父廢諸人不宜君獨欲能乃討為昌成

報以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之
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風○三年詔曰功不賞罪不誅雖
庶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果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自
而諸侯之金賜爵關內侯成爲諸戶口以蒙頭賞其後俗吏多
虐虐之云
陳湛室以列名府數之家各給一室以備有虛老諸所謂人報
之或其一而不知各之其議其九也室帝始用此所間有受欺
不有大
劉氏以養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如馬罷就第丞相缺缺
外家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曰此非臣等所及廣由是見寵重○
氏驍縱上聞其意殺許后而朱家乃收北諸諸中校諸領羽林及
官衛特化兵危易以親許史子弟代之○以魏相為丞相以丙吉
為御史大夫○孝武以來禁網寔密律令煩苛廷尉史路溫舒上
德後刑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而存謀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元者不叩流也絕都叩叩通結今以刻為明深者獲小名平
和起起顧陛下省法制慎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上善其言置廷尉
平每當獄時掌筆宣室齊居而決事從刑號為平深絕太守卿也

不若制定律令律令定愚民知避奸吏無所弄矣○四年帝聞及
山等謀廢天子帝覺族誅皇后霍氏廢霍氏驍心成後徐生上言
宜以時抑制其權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徐生上言曰臣聞
家有過主人者見其意直或傍有積薪言當曲突徙薪主人不應
而夫火鄰里被之得息乃殺牛置酒謝鄰人入謂主人曰卿使客
之客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而上客邪主人富而請之徐福數言防霍氏而今獨不蒙其功唯
陛下察之上乃遭禍為郡○帝初問高唐霍光驍然上嚴憚之君
臣等皆軍謀老矣我老上甚安遷為人以為霍氏之禍前
臣聞以霍光驍然立霍氏離公何以知然不孝七將軍於大
霍氏驍然立霍氏離公何以知然不孝七將軍於大
○漢以以顯其山之霍氏驍然立霍氏離公何以知然不孝七將軍於大
朱也少為制衛霍大處平不來當當當一人遣北海太守朱也
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渤海歲飢盜起上拜舉遂為渤海太守
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之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收故使陛下赤
盜去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受
賢良因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備法絕不叩怨如推轂之然復

○三年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遺通口不道前恩上至皇
姑知乃大贊之詔封吉等為列侯○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封任
相欲詳視其政事咸以左丞相望之稱病上使金安世諭意曰若
前為平原太守日茂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理煩固嘗有所
其人未謝安世以為舉賢進能豈有私謝耶絕帝與通有郭功高不
謂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超自
午絕不許已而郎果還○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班固
步傳安世善解知更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至此不去懼有

悔即日父子俱亡骸骨止許之伯賜黃金○卿故人設道供饌
節門外還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矣○貴金
滿諸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賢
知多卿門擅其志意而笑曰則應其適且富若眾之思也吾既無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
與卿黨共享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胡廣嘗曰以官成君臣而求足居非君子之知也太子年晚十
居約也以此廣成已可觀見二子之去已孰如
其不可扶持而教此聖主之所能及矣
顯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諫詔長吏許恭老病警督郵使逮之

○帝曰許恭歷何傷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責公私費非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政治道去其太甚耳○帝外寬內明
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扶陽侯京時亮賢長子外有節下從家人
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知非賢雅意即保狂不應詔丞相卿
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輩亦上疏言聖人貴以德讓為國安優養
成勿枉其志使將自安衛門之下有詔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
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神廣元年上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祀后土頗備武帝故事關蓋
金馬署騎之禁可登而藏遺錄大夫王褒將鄭永之

初上聞王褒有俊不召見使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詞曰夫賢者國
家之能用也故若人起勸於求賢而達於得人聖主必待賢臣而
功業役士亦依明主以顯其德上下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
而身若巨魚縱大發休微自知者考無遠何必懼仰屈伸若對祖
嗟呼吸如喬松哉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上疏
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勞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
庶幾可興也上由是罷上方特詔○上頭備飾官室車服盛於
帝時外戚許氏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將勝將與太平

餘職上各令窮考望之年無事矣而延壽生處東郡舊傳劉鍾
致尚方等事竟升平百姓莫不感德○三年兩吉竟初吉府上臨門
以誰可以代者○為鹿廷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住皆相感
上皆吉為知人○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切名類於
治郡時然與治民吏以霸為首
方正學四書章句卷之六
專治今經說此篇不能看為也

馬皇尊皇帝四年大司農奏取壽昌來言歲豐穀賤今邊郡皆
金穀賤時增價而報以刺農侯貴時減價而郡以利民名曰常平
金穀賤時增價而報以刺農侯貴時減價而郡以利民名曰常平
金穀賤時增價而報以刺農侯貴時減價而郡以利民名曰常平
金穀賤時增價而報以刺農侯貴時減價而郡以利民名曰常平

秋耕農上家告軍望為秋嘉言上不勝加米免為庶人憐此矣
秋耕農上家告軍望為秋嘉言上不勝加米免為庶人憐此矣
秋耕農上家告軍望為秋嘉言上不勝加米免為庶人憐此矣
秋耕農上家告軍望為秋嘉言上不勝加米免為庶人憐此矣
秋耕農上家告軍望為秋嘉言上不勝加米免為庶人憐此矣

去元為無心成餘莫州起後起敢為刺史監賊房產○皇太子
仁好儒見上以刑名絕下嘗侍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嚴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刑度不以霸王道雖之奈何純任德教安用儒
儒乎且俗儒不達時宜何足委任數曰吾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疑
太子而愛次子淮陽憲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
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也久之上拜尊女成為淮陽中尉以重然
讓許林兄欲以感喻宣王由是太子逐女

三季母叔牛驥雜羣手數五原聚諸游諸其僕太傅蕭望之
宣帝以不臣之體位諸侯王上上從之贊鴻稱臣而不名○鳳皇
新泰○上以成侯廣恩恩服朕之美因功臣於麒麟閣唯霍光不
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以張安世及蘇武凡十一人
建武世後漢書霍光傳光與霍氏相善光以功德知名當時
光與霍氏相善光以功德知名當時光與霍氏相善光以功德知名當時
光與霍氏相善光以功德知名當時光與霍氏相善光以功德知名當時

即位

以中國作爲實必到結核名定史則其職其責其業所
孝元皇帝制文義優渥不斷孝室之重其美

初元元年上拜育高爲校議大夫問以政事高言古者人君節儉計
一而稅上納之詔罷宮館減殿馬

二年史高以外戚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時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
散寬見言事望之建白言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故並拾遺老

石顯自當帝時久典樞機望之建白以高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
名致廷尉上可其奏竟罷免○賜蕭望之爵關內侯劉更生上疏重

望之不己欲以爲例會望之子復主書詔望之前中書奏帝之教
子上書大臣體矯違捕上曰未傳書則吏有說吏蕭顯曰望之

言語雖謬必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不喜下詔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望之曰望之無所畏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欲期自教上聞之

三年初武帝城南起置珠崖郡率數年一反上欲擊之特詔實損
曰免奔聖之威爲人入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不
欲預廢教者不強治也臣願請景珠崖專用撫問東爲最上從之詔
景珠崖從

初元元年上拜祭宗廟出使門欲御樓船大夫薛廣德冠冕頓首
至使樓陛下不聽臣臣自引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

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棄危廣德言
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猛○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難

劉更生上書曰臣聞聖人教養衆氣鼓興天地之常經也正臣
者治之正臣者治之機夫教訓之爲者未幾而之○持石顯

之意者開邪枉之門今陛下用賢如轉石去石如拔山○此望陰陽
之機不亦難乎陛下欲杜開邪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則百與猶

而衆祥至太平之祿萬世之利○顯見其書與此許火而德更生
等○初賈捐之與楊賜害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與新以材能

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則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新之
下筆言極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歷至虎充京兆尹遠甚捐之曰

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則卿首尚書百官天下真大治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用且此合意卿與顯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用且此合意卿與顯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用且此合意卿與顯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用且此合意卿與顯
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用且此合意卿與顯

漢其屬奏其災。顯則白之上乃下與捕之。賊捕之竟并市。其
乃為賊。且○城門校尉諸望豐以刺直署。上書告。堪猛。上不
望乃為御史。四○前賊堪猛之。今賊堪猛。不顧前。其是為
無人。豐言。堪猛。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其左邊。關。堪
河東太守。張猛。為堪猛。今

漢公曰。貴野人。君可以治。元帝以豐奏。堪猛之不。是
而。為。人。則。不當。左。堪猛。今。內。之。是。非。安。在。
二年六月。以。堪猛。為。光祿。大夫。上。疏。曰。臣。竊。見。大。故。之。機。奸。臣
不得。其。上。以。昭。導。之。未。竭。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損。益。也。公。卿。相

其和。應。則。氣。相。應。此。四。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故。治。天。下。者。當
所。尚。而。已。○四年六月。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
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當。尚。書。高。貴。人。當。其。黨。堪。得。見。當。因
顯。向。事。事。於。顯。口。會。堪。卒。顯。得。張。猛。令。自。從。於。公。車。○五年。以。堪
為。太。子。太。傅。上。疏。曰。臣。聞。治。亂。之。機。在。乎。當。所。用。心。所。以。當
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理。治。性。之。道。必。當。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
足。蓋。聰。明。過。通。者。戒。於。太。察。察。聞。小。見。者。戒。於。太。舉。勇。猛。則。強。其。所。不
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斷。安。行。者。戒。於。凌。凌。廣。濟。大。者
戒。於。道。○建。昭。二年。京。房。善。易。上。數。召。問。對。曰。古。之。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者。亦。世。以。致。然。故。士。故。功。業。而。張。與。宣。令。可
官。各。說。其。功。則。其。可。思。乃。昭。房。作。考。功。課。吏。法。卓。臣。議。不。可。行。帝
以。房。為。魏。郡。太。守。河。以。考。功。治。郡。未。幾。石。顯。潛。房。誅。房。天子。遂。并。重
胡。改。堂。口。京。房。學。易。不。明。其。徒
以。漢。占。其。為。事。此。易。之。末。也

官。顯。為。日。盛。與。中。書。僕。射。中。書。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顯。附。焉
帝。得。適。往。故。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家。耶。印。阿。曹。張。若。若。耶。顯
開。衆。人。句。句。言。已。後。前。望。之。恐。天。下。學。士。已。以。貢。為。明。經。若。耶。乃
顯。自。結。納。因。為。應。位。九。卿。禮。之。甚。備。議。者。於。是。成。以。顯。為。本。據
顯。之。黨。變。時。以。自。解。見。取。信。入。去。者。皆。以。顯。也。○三年。耶。家

顯。子。顯。謀。使。者。甘。延。壽。為。而。城。都。後。陳。湯。為。討。於。其。新。耶。走。單。于
既。至。檢。功。石。顯。臣。以。為。矯。制。興。師。生。事。夷。狄。不。宜。將。士。正。劉。顯
曰。衆。師。將。軍。指。五。霸。之。師。僅。獲。駿。馬。三。十。匹。孝。武。亦。封。之。今。者。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衆。師。功。德。百。之。且。常。恐。隨。欲。擊。之。焉。孫。鄭。古。迹
前。來。之。日。還。猶。皆。裂。土。受。爵。今。入。功。高。於。安。遠。耶。長。孫。而。太。勢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封。延。壽。為。義。侯。賜。湯。爵。關。內。侯。○
向。奴。許。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顯。堪。帝。以。后。官。良。家。子。王。嬭。字。昭。君。賜
之上。書。願。保。塞。請。還。延。壽。顯。塞。卒。漢。帝。皆。以。為。便。耶。中。應。使。以。為。不
可。許。上。十。萬。金。之。對。奏。天子。使。將。軍。許。嘉。論。之。單。于。解。謝。歸。號。昭。君

為胡關氏

竟寧元年。為野王行能第一。石顯以昭儀族。之故不用。而以張譚

為樞火大夫。○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南陽

行第一。視民如子。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帝崩。太子驚即位。

有贊善曰。元帝之初。月而書。後受民之事。四司。可謂賢矣。而

不能辨利。邪正混雜。之數。實司。帝始細司。當之以見。若人。起。後。美

此。明。非。能。曰。元。帝。專。制。文。義。優。博。不。斷。書。宣。之。策。表。馬。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封舅王崇為安侯。侯。臨

事。事。報。時。時。關。內。侯。○夏。四。月。發。墓。四。塞。

事。成。是。帝。外。家。元。帝。大。子。在。位。三。十。六。年。○帝。晚。作。簡。意。奏。改。

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為。郎。道。元。○三年。秋。初。匡。衡。坐。取。封。邑。四

百。頃。貶。為。庶。子。金。以上。竟。為。無。人。以。王。尚。為。丞。相。○四年。

夏。四。月。而。書。詔。所。舉。貢。之。士。皆。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環

者。多。略。答。馬。谷。永。知。王。鳳。柄。用。除。欲。自。此。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

臣。吏。皆。尚。大。臣。有。中。外。之。忠。○元。舅。王。鳳。重。合。安。陽。博。陸。之。寵。上。為

臣。切。恐。陛下。舍。昭。之。句。過。聽。曉。昧。之。謀。說。重。失。天。心。不。可。之。太

者也。陛下。誠。宜。深。察。愚。議。解。偏。駁。之。說。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婦。人。入

更。進。則。繼。嗣。蕃。滋。災。異。並。矣。杜。欽。亦。微。時。意。上。皆。以。其。書。示。溫。官。擇

竟寧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永為光祿大夫

戴承嘉曰。王。氏。代。漢。以。時。杜。欽。谷。永。成。信。無。不。忠。○劉

歆。以。殺。子。授。北。鉅。尉。以。舊。好。新。晉。卿。夫。小。人。之。不。忠。○

秋。施。宗。實。○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郎。嚴。亡。使。獨。者。嚴。宗。道。當。拜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授。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將。時。寄。古

文。乃。集。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進。行。事。著。其。占。臨。凡。十。一。篇。號

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而。忠。情。故。為。鳳。兄。弟。趙。此。論。也。然

終。不。能。奪。王。氏。權。○四年。永。和。王。商。多。寶。有。威。重。家。說。絕。人。年。子。奉

朝。拜。增。爵。仰。視。大。畏。之。連。迎。都。進。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後。商。按。問

琅。玕。太。守。楊。彤。罪。王。鳳。請。之。商。不。聽。竟。奏。免。彤。鳳。除。求。商。亂。事。奏

請。諸。獄。商。免。初。發。病。嘔。血。元。

陽。明。元。年。時。大。將。軍。鳳。用。事。上。環。環。無。所。顧。左。右。皆。將。領。向。少。子。敬

召。見。說。之。欲。拜。敬。為。中。常。侍。左。右。皆。曰。未。可。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詔。鳳。鳳。以。為。不。可。乃。止。○東。進

尹。王。章。劉。直。敢。言。乃。奏。封。事。言。日。食。之。災。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

章。為。馮。野。王。上。欲。以。野。王。代。鳳。鳳。聞。使。尚。書。劾。奏。章。鼓。足。見。自。是。公

卿。見。鳳。則。目。而。視。○諫。宣。子。忠。為。城。令。官。嘗。過。其。縣。心。知。為。不。能

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殺。賊。患。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今。為。師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諫。宣。為。虎。馮。野。王。更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名卿告其長史使自行到不欲代謀治○二年劉向上封事極言
王氏與劉氏勢必不並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為身家宗廟何益
明後近宗室雖遠外戚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天子歎息
傷感然不能用○王鳳竟以王青為大司馬○以王駿為京兆尹先
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號曰前有
趙廣後有三王
鴻嘉元年上始微行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
里郊野遠至霸縣聞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
敞也敞素無此故假稱之○藩宮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宣達於從政
經術大雅足以謀王斯圖而身重數犯未幾以司馬為丞相
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婕妤為后乃封父趙主為陽城侯陳大夫劉
輔曰武周羊魚為之端猶君臣相成今乃限情親戚而於平賊之女
欲以母天下哉莫大焉諸牧將繁提殿秘殿師丹等俱上書數獲乃
減一等論為危新見○五侯子秉時後廢王受子莽折節為恭
儉外交英俊內事諸父由有禮意鳳死以莽為新都侯
莽奉心曰王今南狩云云公孫氏居江蘇
莽上士時假使當年居後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紀索為驍
王使侍趙氏為皇后

儀居昭陽宮后居明堂多通侍郎言城故對向飯次列女傳奏之○
二年王青竟以王尚為大司馬○上嘗與張敖等宴飲禁中皆引滿
舉白揆笑大家時與張坐屏風畫射醉踰垣已作長夜之樂中
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射為無道至於今射曰沉湎於酒
微子所以去也武號武猛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誨誥之戒其原皆
在於酒上乃有飲樂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謏言○孔光為
御史大夫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備政事上有問對不希苟合
物或不能不強爭以是有所言即削外奏以為對主之過人臣大
義有所屬舉惟恐人知林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
省中樹何木光不不應其想猶如是○三年切帝因匡衡言蒙甘泉
泰畤記忽遇大風拔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向言漢時始立皆有神武
感應誠未易動乃召張泰畤記沐除五時陳寶祠
後南陽縣梅福上書曰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壽祿衰
焉都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薦世歷純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
又加威焉天下以言為戒况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紀而主威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代顧察其上不報
尹起筆一討上意亦出於憤懣憂國
祀故其時書不能以見其言之未也

四年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廉直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

元延元年王商奏以弟根為大司馬○時多言災異乃王氏專政所

忌為王氏所忌謂上曰災異之意深遠離見新學小生乳道誤人空

無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

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檻呼曰

得從還比○時終地不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書慶

光祿卿獨下四此臣書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求其言非同富家

之上臺群及後當治獄上以勿易固而辭之以強直臣

胡建堂曰成帝在位直臣不少乎說而後不可求其言非同富家

事專攻上身與漢宮而己實於王氏上亦知之不忍親信也

結和元年王根薦莽自代以莽為大司馬○時提為郡守方整劉而

竟上宜與辟雍校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壯而不治未之有也

或曰不能具禮以養人為本知有過者是過而養人也今有司請

定別則制刑罰而至於禮樂刑罰不教是教於後人不教於養

人也夫以六府恃以為治刑治所以助治也今廢刑恃而獨立其

助非所以致太平也上乃詔立辟雍竟未作而罷

胡建堂曰則制之治其本也仁者行皆

則而自見得信於上故普顯宗室微刺王氏其言多痛切發於至

誠上數欲用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三十餘年

而卒

胡建堂曰漢書以成原則而相此皆同姓之臣未易判其愛惡

二年張敖守心責嚴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分遣賜冊責讓使自

上秘之遺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他

相故事

胡建堂曰張敖可移楚時宋景不為為況不可乎分遣罪不至死

帝問太子欲即位○帝素體無疾病暮夜平暴鄉辰欲起不能言而

時漢自設○王莽薦劉歆為侍中更名秀上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

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湘曰名曰蜀曰銀曰鐵曰鐵曰炭以為九家皆能於玉通既既諸侯
力踐時若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異趣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不
經之交流餘新使其遺明王聖主得其術析中管收能之付已仲尼
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
不備愈於野乎若能備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
以通萬方之畧矣○切董仲舒說武帝以泰除井田民得賣買者
曰連汗百貧者無五種之地小民安得不同古井田法雖難舉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墾不足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道是言
主下其議貴戚近習不便竟寢不行○騎都尉奏得永能沒川就

春待熟賣糶秦言沿河有上中下三級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
治土而防其水猶止兒帝而塞其口宜不遽止然其兒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通善為民者安之使吉今徒塞州之民當河
衝決決黎陽通官亭故河使北入海此功一也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此上策也若乃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灌田今穀水絕民田
遂涸河堤亦就中策也若乃布完故堤增卑培高勞費無已數遷
其害此最下策也
孝哀皇帝時法元帝后孫咸為無聊
述平元年傳喜傳太后弟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以師丹為大司馬何

武唐樹上書言喜道跡眾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計百卿之職不始
賢幸道以喜為司馬○二年以未博為丞相臨庭登受榮有大聲如
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李壽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
聽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何從生宜遣丞相以應天
變上不聽○三年以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
動乃上疏言孝文久任今公卿以下或居數月而退惟陛下擇賢久
任此方今急務也○四年侍中董賢性和柔使依侍幸於上賢賜累
鉅鉅為貴寵朝廷常與上起卧妻得通籍殿中尚書鄭崇上由是
歡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同奏崇與宗族通親有奸上責崇曰君
知市吏何以欲害切主上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數上

○八月陳大夫曉宣上書言今人有七亡水旱為災一
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愛三也豪強糞食四也苛吏侵虐五也部
落鼓鳴六也盜賊剽掠七也七亡尚可有七亡酷吏嚴一也治
獄深刑二也寬刑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仇相殘五也或泉錢
銅六也時氣疫疾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城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主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舍錢成化之所致耶孫
寵息夫躬奸人之權宜以時還寵何武師丹孔光龔勝可大委任治
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書奏上以宜召儒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尹超華曰龍言無極
其美哉故詩書之

句叔上書願刺五年五年建平公卿議其虛費宜勿許楊雄上書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和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軍于東朝

辭心臣恐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
通是萌之術書奏天子宿為更報軍于而許之○魯夫躬言災異盛

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遠新一郡帝以立威應變上問王
嘉嘉曰自開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之見其所以故

嘉父嘉欲令覺悔反王前觀鐵鉞新舞則民心悅而天意降長

元壽元年上詔傳太后遺詔益歸關內侯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
書上怒詔嘉指送尉嘉背赴仰天嘆曰幸得充殉事相不令進賢還

不肯以是負賢死有餘責吏問賢不有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
進賢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反無所恨遂不食糧血死○彭宣見

王莽專權乃上大司馬印綬乞骸骨歸故里莽曰白太后帝見宣使跪
謝

以固曰彭宣見食而止
居於彭宣夫之者矣

孔光為丞相光知上尊顯董賢下車拜獨賢而足權與人主俱矣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軌道中馳宣出道之使吏約止使入

其車馬權廢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保事金闕門不納遂以
罪開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死○元壽元年下詔欲赦免司隸者會

此會者千人守闕上書竟免刑之○帝聞帝賜諸王王堂優殊大臣
欲作主威以明武靈然信謹疾患漢業遂衰及前中山王王莽于析即

位太皇太后后昭朝大司馬莽秉政有官總已以聽
莽平望帝符所元帝之庶孫中山王王莽之子哀帝無嗣召入為太

帝元始元年王莽風變美重譁獻雄群臣稱莽功德德致成周白雉之瑞
宣帝安漢公○二年越篇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等咸稱莽聖

德比周公○大夫彭參等漢以王莽專政時已數言時極極亦知莽
必篡漢位一而重聖子而去其後人有見禍於會稽者望姓名為吳

門市莽公○二年北海邊萌謂人曰○網紀矣不去則將及卿○杜

冠東都門將家屬浮海客於東海○四年加安漢公莽號宰衡位上

公莽位者辭讓不聽太保奏莽言天下聞公不愛千乘之上辭為金

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遺等慨然怒作而還師又王師廣河何

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五年莽命安漢公莽以九賜奏國臘日上

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時以身代歲安金勝已

而帝崩先是謝詔奏無通汲井得白石上圖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

告安漢公莽大皇帝得命之起自始矣於是群臣奏決后歸葬

公踐許謂之攝皇帝詔曰

王子孫其初而少也平帝崩無子

附王莽十八年漢兵起

居攝元年莽立宣帝女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四月安眾侯劉

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二年東魏太守翟義起兵西誅不當攝者

移檄郡國數十餘萬莽聞之惶惶不能食依周書作大誥誡天下返

位孺子之意乃使王邑等擊義敗之

初始元年莽即其皇帝位廢孺子為安定公定國號曰新○莽嘉

小漢家制度乃作井田及華買賣奴婢更名天下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數

非則悉沒諸田○三年莽將所廢之官欲去歲句奴乃遣孫惠等

分道屯北邊尤陳曰句奴為言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分征之者

之周宣王遂振師得中葉漢武帝兵匈奴以得下堂泰始皇孫其誠

為無業焉今七年機發伐北是有五難臣伏憂之莽不聽○莽遣使

迎勝勝腦病即死加身不受遂不食死漢世清明之士如紀遵姬

相唐林慮遺皆仕莽獨方朔曰光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

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謂其言不預致之郭欽持節葬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謂其言不預致之郭欽持節葬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謂其言不預致之郭欽持節葬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謂其言不預致之郭欽持節葬唐

攝時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成見何武武宣元異曰吾說見幾而作

不候終日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案位名成或謂病不肯應三

子參豐參豐在位成令老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傳人聞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其狀曰曰故先人宜知王氏臘子臘子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淮陽王名春，漢成帝之弟也。春，漢兵起，將兵以爲帝。更始元年，春敗於赤眉，徙居平林。兵中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即皇帝位，劉宗臣以手刺屠，流汗不能言，由是更始失恩，多不悅。

劉秀至，即定更始將軍兵，俱進，自特步騎千餘，爲前鋒，亦色更始。

兵數千，分戰，秀再之，斬首數千級，皆行軍，劉將軍平，生心，不敢。

今見大敵，勇甚可也。喜見兵部，謂部兵衆之，無不一言，遂殺王。

其莽兵大潰，會大雷，屋瓦皆飛。莽聞漢兵言，莽燒飯，平帝乃發。

金，應法示，解臣。莽聞，師劉秀，自殺，劉秀伏名。

莽死，天下大亂。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始將軍

更士見之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識者當心焉。」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更始將軍，漢兵之害。

漢見漢書
漢見漢書

吏士見之喜而不圖今日須臾寇威讎者皆爲心焉○更始
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至河止考終言失機勝能
不平遣囚徒降祿苛政逼誤言名吏民大悅

每曰曰帝三游嵩山氣必有大地人者漢注八則除秦將法
 世祖獨河北於莽并攻臣臣應舉碑之徒可以司治氣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卿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曰

不顯也。但顯明公威德加於四海。垂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秀因留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久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

天時難之更始既立而災異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

任晚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

卷之六

穆悅民心三萬里之業終萬民之命以公而得天下不遠方此有

懷同令亟爲止於中興定計畫每任便謀作必以強盜爲首才

秀白兄錄元無補居縣不銜酒肉枕席僻溪山度日更妙

丁巳年 依藏夫人外繼子馬武松於今公堂前方不遺留原銀

行郡縣意不惠澤秀納之○即卿卜於王即許稱庶成帝子千璽

此信之達，即為天子聘國，以北遼東，以西至燕，廣應心二年。

始委政與趙萌日夜飲宴後庭以至群小勝夫皆泄授官醫長安極

曰竄下秦中郎將燭牟胃封都尉燭牟頭閭侯由是賊中離心

海恩叛○秀官屬以王郎勢大不肯此行耿弇父況勸上召太守使

無道主
要書目

全獨秀說之北行秀指晉曰是誠北道主人也○秀至劉會王子接
起至劉中以應王即城內擾亂秀趣駕出至無憂亭馮異上豆粥空
下蒲陽傳聞至即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潯沱河候吏還曰河水漲斷

無船不可濟秀乃直玉露視之霸恐驚衆莫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

水果合渡畢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街空舍濕異

抱薪鄧禹棄火秀對竈燈衣異漬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郡皆降王郎

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鄧彤不從鄧彤見秀曰吏民思漢久矣

今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圖明公因二郡之兵討之何患不克

今釋過而歸豈徒重夫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非計之得者也秀乃移

朱子

樞密王抑郡爲追攝應○拜詹事知院治軍節令乃與諸將共相

牧道主顯應利壽司即公常飲衆軍務生惠壽濟乃國君主人

行也。乃以爲射野將軍。○秀撰書。池澤指而發。與西平一拜。並封。

今始得其
子前幸吾
廣天下不
定何如重
而持今在
○秀

思明君得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若教誘愚民不

于 卽斬王郎得吏民與卽交關

自安

乃祖季布雍齒之事縱自傳師者也

秀部令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傳將軍功異也

謝靈運

雖遠不伐。將每勤功。其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魯。為
 蕭王。令龍兵耿拿進。曰。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何憚而定也。
 天下安車。公可自往。毋令它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輕微
 始之。耿拿始。曰。願馬諸賊悉降。將者意不自安。王乃乘輕騎。按行都
 陳。降者皆以蕭王。雖心寬。腹中安得。不降兒乎。故關西號為銅
 馬帝。○未月。丙戌。長安蕭王將北。匈奴趙乃拜鄧禹為將軍。令其進
 而入關。以河內陰。要富定。欲據守者。而難其人。鄧禹為寇。伺文武
 備足。有拔民禦眾之才。乃拜鄧太守。謂匈奴曰。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
 要公以河內。當始足軍糧。厚。屬士氣。而已。匈奴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

木青之紀

右而漢十卷二百一十
 并五卷其卷之五

通鑑卷之八

度度錄 皇伯款氏定

西陵正 恒版武氏訂正

東漢紀

母祖光武皇帝名有年天叔長沙定王之後漢帝孫也莽篡位
才明勇猛能受時難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封偏將軍行
義興學校東漢之俗外斯為美其下後三公事編纂明是武
平則史事則中

是元平復與五校戰傷重王賢曰曾復有折勝千里之威
果能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

子嬰之妻也女嫁之不令要子也後病身歿○王通至中山諸
將諸上尊號王不許朕然道曰士大夫稱成王土壤從大玉於夫

石之間者其計固豈龍麟附翼以成其志耳今不正號位臣延
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敵一散誰可復合會儒生傳

進志伏符得劉秀發兵捕不獲四夷皆集龍關對峙七之際大為
起即四七之際也漢大德故二大為一聲臣因讓請乃即皇帝

位於鄧越改元大赦

胡班以光武以赤伏符即位
胡班以光武以赤伏符即位

接赤伏符以王莽為同宗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扶風為平原

後漢書

太平時天下起兵過何晏然撫循百姓平康一境賴以全帝故為
尚書使典舊制○杜預安集洛陽將軍蕭廣銀兵恭儉持初也不改
遂殺廣上相為南陽太守○初宛人卓忠亮仁恭愛亦已在前清之

間袁平問為密令親民知子吏民親愛不忍欺民有訴其亭長受遺
者茂曰亭長為汝求平為汝有事焉之而受平將平居自以恩意

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亭長素善吏故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
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權順人情今歲以當教汝汝必無

惡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惜其手足乎且降念之茂為令教年數紀大
新漢書都聖人漢法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時

漢書曰名冠天下當堂書會令以茂為太傅封東侯侯
漢書曰名冠天下當堂書會令以茂為太傅封東侯侯

赤紫以名為厚賦正可以久乃立室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西入長
更始先將相必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帝寓入洛陽遷都之曰

盆子蓋亦大民百姓不知所降詔而東陽侯光而師行有紀皆
風迎降為輕傳車駐節以恭奉之若推滿車下於是名震關西○

眉殺淮陽王○隗囂據隴右自稱西川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
多歸焉由是名震西川○馬援少時以家困不足辭其兄况况就

郡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好拂遂從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曰大為志常當益壯其後有萬數千頭救救焉解脫而
 漢曰此猶時貴其能服施也否則守鐵磨耳乃蓋散於親舊聞
 宣好士能從之賢者故重與水善美○二年悉封功臣鄧禹等為列
 侯除議以貴人之兄辭封帝從之以宋弘為大司空弘為廷議
 漢郎給事中帝令錄鼓瑟愛其聲弘聞之不悅伺諫弘朝服坐
 遣使召之諫至不與席而讓之漢帝使錄鼓瑟見弘失其聲度
 恠而問之弘離席起還謝曰臣所以薦諫者望以忠而還主而令
 廷能悅郎鼓瑟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
 主傲態其意主曰家必欲富貴主曰主及帝台弘謂曰諸言
 交官易人情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
 帝領謂主曰事不諧矣○嘗復郎將故人於潁川潁川太守
 殺之復以為恥過潁川欲手劍而刺知其謀乃殺屬縣威其具
 金吾軍人果一人時無兩人之鐵而水浚於道籍疾而還復勒兵
 追之而吏士皆辭遂過去帝聞之乃從問何至復先在坐欲起相
 帝曰天下未定而虎吏得私聞今日服分之於是并坐極歡遂其
 結交而去

制教書曰或以言
 順即引罪此處謂
 以不為解之費復
 不載都將又下者
 已達至意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其漢匈奴多侵暴將軍鄧奉然漢德其解更速反帝指王常討
 臣曰此家率下注諸軍輔其漢德心如金石其忠臣也即遣王常
 率討討本慕師經年帝自將進至小長安奉如大破遂降乃斬之○
 赤眉集三輔魏縣大姓各據其地帝遣馬異代為
 之勅異曰征伐非必暴地屠城在平定安集之耳鄧而教於受
 功要馬異共攻赤眉大為所敗
 陳延平曰鄧馬異受任無功用銀車執節可謂不如今矣其
 勅而不公赤眉不守所見竟不守所見雖成功不無罪之
 三年五胡亂朝於洛陽○馮異救散卒敗於與赤眉戰大破之
 帝降書勞異曰將軍奮獨討賊能復舊觀○
 收之桑榆○赤眉還鄧奉已降曰當子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
 汝以不元耳亦屬降
 陳延平曰此降者先以大兵降之其後乃降也
 示以大兵降之先降者先降也其後乃降也
 上遣伏降使張步集步降步欲降降不聽為步所執降遣使
 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降為念也帝得降書召其父進降步亦之
 恨不且時進水遠也其後步遂殺降
 陳氏曰伏降之本意是以步降之其後步遂殺降
 步降之介也其後步遂殺降
 取奔從客言於帝帝自謂北收上兵定劉寵於漢陽取張豐於漢
 運收富平復雲東收張步以平孫也帝北其意解之○四年王莽

光入論道舊款因共僊卦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宜祀

要常笑曰朕與故人戲于後宮共卧卧除為陳漢夫不展其

釣於富春山中以青絲於

胡改堂曰先仲德嘗非

朕不能成先武之大業

尹遂司曰嚴禁之令

師傳之役乃收之

服者其責則自有在

王良應即守大司徒司

病時道微至蒙勝過其

既何渠渠果房舍不

除以院蓋遺子內侍公

同德言德壽年示禍福

成兵兵山子詩也食

小口開官公謂杭公

強國無兵何北之難

小令與妻于還兩

執金吾榮序上疏曰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皆獲父聞者守案數

領簡○三十稅一○七年三月晦日食結百餘各上封事其上書

者不待言駮○大中大夫齊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今時月行疾也日君家月臣家君臣意則臣促迫故月行疾而晦食

今陛下高明而聲中惶惶宜留思意之政時帝勤政事頗傷嚴

故與奏及之○大司農江為上言至公司課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極

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若帝官臣若霸武武王以太公為師舜極以

禹為師仲父近則焉帝後相國之體太官微軍補之權陛下空務文

武之聖典聖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臣即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

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畫與卿與卿祭祀曰吾欲以識新之興

帝臣不為識帝臣知斯之也樂謂曰臣於富有未學而無師非也

帝意乃解

胡致書曰知是者以義與命不取術教之華也或早從

而湯太宰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時人方台信臣而陽路曰

有父久後有杜母○八年帝自將征宛光祿勳郭嘉謀曰東方朔

定軍駕未可還松乃拔佩刀斷車轡帝不決台問馬援援於帝前

米為山然指畫形勢開示嚴軍所從道徑復來全析昭然可曉帝

慮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蓋眾皆降書將妻子奔西成○頡川郎監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解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自上封

功

引嫌校尉疑永初民無過臣懼大不救良貴感辱重而本助之難
 肅然永初既死以爲郡亡從主懷亦抗直不遊避禁帝曰貴戚且能
 手避二物○郭假爲并州牧過冀州帝問以得失假曰遷補最難
 關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足時在位多鄉曲故敢言及是
 ○十二年兵漢與公孫述戰八載八克述被執劉歆而死其將延壽
 以威降初述徵李紫芝官不起述毒呪又徵王皓王嘉恐不允紫
 芝子皓嘉自款費昭陽任避之帝延平壽祀衣表紫問徵費始往
 等西土莫不降心焉○帝以任延爲武威太守觀見赦之曰事止
 無失名譽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願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雷師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珍帝笑曰卿言先也○○實社及五部
 太守八朝以融爲冀州牧又以姑藏長礼奮爲主都丞游在河西實
 爲富健食在張力清書爲衆所笑又徙融入朝許守令明實建數
 推食並車馳道帝以是賞之○十三年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
 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將士馬爲殿車帝嘗出獵夜還上
 東門候都懷懼不開上令從者見而於門問誰曰大明燈遠矣
 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憚上書陳白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
 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詔中東門候爲參糾尉○朱休奏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帝從之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見其華也王者有天下之號傳人臣所稱也此其
 始諸王皆降為公侯漢分封功臣不無守以封平
 帝久服武事自嚴獨平後不言兵皇太子問其故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此非禍所及○帝以是責三公欲使公
 功臣爵上故鄧禹復等以列侯就第為內行修德修德則教養
 子孫皆可為漢世法復制殺方直多大部領門養威重
 胡飲堂以復王公乃成同六卿之舉反以有司嚴
 之務意也○是時明有義而無德也豈非制置之甚耶
 朱沛問曰蓋卿嘗聞之矣曰乃權臣所以孤之威名
 非造端也○權不在中而外威則在官官失所而威廢以之
 不害職

帝雖制御功臣每能有其小失故嘗無其福祿無殊健者○十四年
 大中大大夫樓上疏言刑罰輕而生大惠惠如奸宄而害及良
 也事露云報

文臣以筆硯為事政事如珠玑非命而真
 若漢成帝與文臣下謂其州自不元矣

十五年大司徒薛舉行其言於上前隆威時威如指天書地言甚烈
 切安免路田里帝備不釋廢後漢宣帝嘗之欲自殺欲者有重名見
 非其罪衆多不服帝乃遣賜錢以飲禮堂之

帝欲以封子永感帝曰○今帝欲以封子永感帝曰
 帝欲以封子永感帝曰○今帝欲以封子永感帝曰

以趙嘉為平原太守○帝以天下望西多不以定自上下乃指
 平州郡檢察諸郡各遣使奏事帝只陳留史時有書云潁川府

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以實對帝怒時王于東門
 陽華十二在帳後言曰受受卿教當欲以擊而相方耳○帝曰卿
 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近近臣南陽帝鄉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帝帝詰以吏吏有眼如東海公對上由是
 奇愛陽○張堪為南陽太守初民耕稼以鼓鼓富民飲○桑無附處
 桑德兩收故君為政樂不可支○十七年○郎國群益並起遣使招降
 之自是邑門不閉○十七年○郎國群益並起遣使招降
 龍虎數懷怨怒故廣都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
 主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

大倫使天下有誹謗者太子繼乃在○帝曰卿卿起十已還
 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幸章陵○帝幸章陵
 酒行樂室室諸公因醉相與語曰文叔少時典人不飲曲唯直垂
 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無道行之○交趾女子反
 拜為樓伏波將軍以擊交趾大破之○十九年○郎國群益並起遣使招降
 不自安屬請願備藩國曰春收之歲立子以資東海王陽皇后是
 子宣承大統其以強為東海王在陽為皇太子改名名
 胡故堂○張堪之妻曰張氏以我不可不以德不以義立子
 以養之元○張堪之妻曰張氏以我不可不以德不以義立子

上章太學○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雖陽令董宣格殺之十則

日遷王於
其者之古

帝命宣宜叩頭謝主宣不從後使領之宣乃手據地終不肯謝上曰
文以為白衣時歲亡唐宛火不敢至門今為天子乃歲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領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由是得
掌要強宣師莫不震懼○二十年吳漢陽為軍駕親臨問師欲言對
曰臣愚無所知惟願陛下慎無敵而○漢運衰漢性強力每遇戰
敗並備戰敗之其上望曰吳公是強人意隱居一援國吳○以郭冠
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甚多宣師說宦家為金衣北郭帝之
○為援自友佐遂至其逆勢之援曰方今匈奴為禍而援北邊殊為
難擊之○兒要當先於邊漢漢軍戶遂並取何能卧床在堂

成慶兵

相欽宣司人臣用命從逆當於萬後事世世誅絕不令子胤而漢書劉氏不化物起為義下不幾於滅跡乎李使臣言得此

二十五里也按元子藏狄並善戰流通輕快復前在交趾遺書貳之同吾欲徵閩人通知如聞父母之怒耳可得聞不可得言也龍

南萬族摩肩接踵郭仲倫喜愛之重乞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以孝友之思樂人之陷吾愛之者乞不顧汝曹效也彼伯高不得稱

一學反之以所謂則顯不如此顯賢者也效季良不得稱為天下無謂不可謂虎不如此反類物者也今季良仇人詎良淳寡以報事

頭不利帝遣松車騎青樓因代監其軍會拔卒松由是構隙拔後前
在交趾以差故能格屠賊軍運載之一車至是上嘗贈之者以為賈
戴暗明珠大庫帝怒投妻挈體懼不敢以喪還撫臺蓋憂城而
婦提引伏波武王時吳人壽問問世之言亦一片感心處咸謂之時事雖家之天下不曾示於此

二十六年初作新殿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閭人瓦甌木車羊馬漢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三項無為山陵故池泉令流

水而已使造與之後與丘隴同體○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遣軍
馬六濟處之路探自黃石公增嘉能制割弱窮能剛強合近謀遠者著

無事

而無功舍遠謀近相違而有餘故曰務廣地者氣務廣德者德合國

無事以美不然而欲遠事遠外乎

休之奇曰漢馬二千牧沒其一則用而大

戰天尤式宜君我牧不待言而之說以自

二十八年初馬後漢王交通賓客將有大

維周即即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免者以千數

臨今使以馬將軍神人也○以便使馬太子太傅初上求太子傳

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勇猛可博士張氏正之○今陛下主太

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氏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貴中帝善曰欲置傳當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元太子

即科侯馬太傅以極盛太子子學傳引以將軍孫亮學令諸生而

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車駕東巡厚唐諸封禪泰山

即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雖欺欺天子昔謂泰山不加林

乎何事涉七十二代之編錄○三十一年京兆侯劉氏倫領長安

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詩書哀○聖主此一見決矣

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上清河間會昌詔梁松等按

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帝於是張衡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

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帝於是張衡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

聖主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聖主聖明堂碑

三年，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三，在貴人馬氏為皇后，後之女，傳冠後宮，號正位，宮制自

五年，東平王恭，自以全視諸侯，驕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帝
許之。○六年，詔禁章奏，爵解。○七年，年初，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舊多
虎暴，為民害，均下記屬縣，以侯明為官，移在學吏，而營勸農，捕非
恤之本也。其後，均貪，意志益高，有欲謀去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
召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決應史以為止奸也。」然文吏習
為欺誑，而嚴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尸之，時未可改，又自若之
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遂喜之。○八年，帝聞西域有樹，其名曰佛圖
羅，使李天竺來，其道得其書，及法門以來，其書空虛無實，遂以為

人，隨道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於是中國始得其神，其神

而王公貴人，獨獎王奕，奕先好之。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

拜，東平王恭，自以全視諸侯，驕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帝

許之。○六年，詔禁章奏，爵解。○七年，年初，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舊多

虎暴，為民害，均下記屬縣，以侯明為官，移在學吏，而營勸農，捕非

恤之本也。其後，均貪，意志益高，有欲謀去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

召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決應史以為止奸也。」然文吏習

為欺誑，而嚴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尸之，時未可改，又自若之

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遂喜之。○八年，帝聞西域有樹，其名曰佛圖

羅，使李天竺來，其道得其書，及法門以來，其書空虛無實，遂以為

人，隨道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於是中國始得其神，其神

而王公貴人，獨獎王奕，奕先好之。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

拜，東平王恭，自以全視諸侯，驕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帝

許之。○六年，詔禁章奏，爵解。○七年，年初，帝均為九江太守，九江舊多

虎暴，為民害，均下記屬縣，以侯明為官，移在學吏，而營勸農，捕非

恤之本也。其後，均貪，意志益高，有欲謀去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

召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決應史以為止奸也。」然文吏習

古四海故孝元葬塚屋山郡北麓近城之側不以辨介易我衣

帝位二下初勸農桑理宜飲一時吏尚嚴切尚書使龍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政貴不傷刑不傷民其不傷民者無傷於者斯微

最明所以感懷好惡也乎必當哀之以免大為政時張然大

結意者小德也陛下宜修先王之道而終項背之政全廢至德以奉

天心帝納龍言每事務寬厚○二年太后已薨尉馬廖慮美業難繼

上疏勸成德政曰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漢王好劍客百姓多劍

戴王王好細腰宮中多絳兒長安語曰城中好為婦四方高一尺城

中好廣肩四方多半頭城中好大袖四方金帶第斯言如戲有切事

實太后深納之

趙雪龍曰漢中欲封諸侯太后曰當封之當封何人諸侯再種

之入其後必復大至孝元能自以封侯之義封侯之義封侯之義

司馬芳論上疏曰秦以酷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勸動態態

尹超等曰五士當出入禁園以禁
六年廣德建郡太守成郡民物豐盛邑宇通則禁民夜作以
防火之能乃刑殺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應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皆無愁今五除
劉友曰中興太守丁綽者前帝姓張張第五倫從
於先帝廣德皆之也也至漢末張氏族其庶幾焉
七年帝友愛諸王有司奏遣東平王劉歸國帝手詔劉曰骨肉天性
誠不以遠近為親朕親見顏色情重昔時令王久客思得還休
暑大鴻臚奏不忍下詔願受小黃門中心戀戀然不能言於是車
駕相送涕泣而別○東平王劉歸國○馬廖馬防有罪免官詔曰馬子
不道漢為侯爵罪實氏蓋貴顯皇后兄憲弟馬其交通賓客第五倫
上疏曰寬惠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
論議者云以貴戚廢綱常後以貴戚流廢之猶解解當以清也白
馬廖下防其未誅今憲永保昭昭○八年中郎特實意修宮掖之
禁以戒諸帝幸也永王曰國發露臺台切責曰深恩前過臺主
曰國時何黑庭馬松原為馬季久合使人勞悔國家兼憲如松離屬
麗而還大懼皇后為淚服服謝乃得解
而公曰知惡不亡去斗人主之威威者不若不知之為愈也
周舒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大姓數索強以舒舒曰本問貴

此言馬寶第堂。此堂。雖余於走書或踰。雖京師肅清。○
 為中華令。專以德化。而不任刑罰。其治邑。有三異焉。埋不入境。
 化。以資。與。童子。有。仁。心。定。九。○
 元。和。元。平。諸。議。育。舉。法。大。鴻。儒。聖。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是以。求。志。臣。必。養。孝。子。之。門。大。人。才。少。能。相。繼。士。宜。以。才
 行為。先。不。可。純。以。聞。然。其。要。端。在。於。是。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
 登。得。其。人。矣。○
 宋。季。大。異。其。成。民。懷。其。德。時。生。法。名。家。居。上。詔。科。為。尚。書。僕。射。○
 書。依。林。上。言。惟。官。用。不。足。宜。自。資。營。及。修。武。而。均。給。法。朱。暉。因。執
 以為。不。可。均。給。無。異。商。賈。通。利。語。官。州。民。窮。怨。非。明。主。所。宜。行。○
 大。學。生。孔。傳。與。在。朔。論。武。帝。始。崇。經。道。及。成。忠。已。都。房。生。梁。郁。告
 傳。願。講。論。先。帝。下。有。司。信。以。書。自。訟。曰。凡。言。誦。論。者。誦。實。無。事。而
 虛。如。誦。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成。之。美。惡。斷。在。漢。史。是。謂。直。書。傳。實。

事。非。虛。語。也。○
 今。歷。下。乃。欲。為。上。世。之。武。帝。是。漢。書。載。不。與。極。公。吳。書。云。語。分
 間。拜。傳。前。帝。公。吳。○
 張。春。最。為。佳。使。之。史。定。而。前。帝。意。以。義。可。安。陽。令。義。春。微。而。入
 喜。動。顏。色。○
 可。測。佳。日。之。至。乃。為。親。歷。九。下。出。使。龍。刻。均。○
 以。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嚴。之。安。靜。之。疾。相。幅。無。半。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如。夏。成。令。到。方。之。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此。無。疑
 矣。道。之。矣。○
 能。春。者。願。給。之。○
 鄭。氏。數。陳。書。報。舉。太。家。書。為。世。案。事。言。詰。讓。弘。拔。印。統。弘。自
 繁。廷。尉。始。出。之。因。病。久。上。書。曰。賢。憲。好。惡。貫。天。遠。地。海。內。致。氣
 謂。憲。何。術。以。遠。之。上。曰。王。氏。之。病。炳。然。可。見。臣。雖。命。在。泉。糾。死。不
 忘。忠。願。下。採。回。之。罪。以。最。人。能。前。結。之。望。遂。奏。○
 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視。而。安。吾。子。病。難。不。往。而。責
 不。不。眠。若。是。者。臣。可。謂。無。私。乎。

博士曹震請著漢書司馬班列以為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然

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體之公乃聚訟齊亮作大章一頓足

昨台獲授以叔係通美俄等國以副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

條正使可施行

青雲一代大期此二人之年其得夫可知矣

章和二年帝崩太子瑁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要地

好輕狂薄誠東漢賢名然廣弘明記云
好有奇意起要功西漢碑有然張勳尾
二事句戲微也又

朝亦廷評長史中書兼知樞密院事

孝和皇帝

永元元年。寬懷都郵侯暢。分宮省之。堆遣刺客殺之。會北匈奴。

太后使憲北擊匈奴以贖罪憲大破之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

刻石勒功、弘漢威德而遷○四年、實憲專權、帝以朝臣莫不附憲、

常侍劉秉有心機。卷取衆公議。殊之。

胡氏足繼孝族之祖，惜其

4. Q_{eff}

大以實氏寢容狀捕兇獄中西岸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中書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on the polymerization of α -methylstyrene initiated by BuLi in THF at -78°C . The concentration of α -methylstyrene was 0.1 mol/L ,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BuLi was 0.01 mol/L .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hibitor was 0.001 mol/L (○), 0.002 mol/L (□), 0.005 mol/L (△), 0.01 mol/L (◇), 0.02 mol/L (×), 0.05 mol/L (●), and 0.1 mol/L (○).

1

訓政堂以明古之德而後於大經於德而後於古
才學鮮不以明古之德而後於大經於德而後於古

以官者鄭眾爲大長秋。帝業幼班。賞衆每受少帝贊之。

政事官用儼自此始○八年以陳寵為廷尉○九年皇太后竇氏

前是學母梁貴人爲太后時，梁氏自此盛。十年劉

臣稱天命居華侯護國將軍上從之徵擅為部第裁居華侯爵○

十四年徵瑄歸還意師起自書生拔筆有封侯萬里志有相者

謂曰生燕頤虎頭蛇和食肉萬里侯相也及久在兩城年老上壽之

賜曰臣不敢望涸泉郡但願生入平州國乃從趙還以任當代為

魚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底以不得下和宜換伊隨量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經去而私謂人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而棄之。

平年耳。尚後果失過和。○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帝每欲官鄧氏。后

哀請謹陳。故兄陽終年之世。不過中郎將。計亦祇爲勳鄉侯。○

前少子誕生始百餘日即位太后臨朝

孝陽皇帝

延光元年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劉子祐為孝安皇帝嗣印皇帝

位太后猶臨朝。○尚書郎樊豐、以爲晨夜上諫曰、臣聞人君不可

以不學也。校戈謂執其義。道謂重情。此游心經執故也。

每稱感時感言永平空博求幽隱
進儒雅以佐宣上講習之期長

后漢納其言，帝樂從之。博士之事，帝賜帝前無制部太后

孝安皇帝，其在位十九年。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威，乃

威蓋

初元年，大尉參政，以定其議。永平中，長統昌言曰：先武皇帝，懷

數世之失，權給強臣之議，令於權過，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水

有武戚官，而致反以宗族三公，至於元帝，竟不克救。二年，夏，平

太后親錄因後，路陽有囚，寔不殺人，被考自誣。太后具得枉寔，不食

罪，行未復寔，謝而大悔。徵鄧騭為大將軍，隨在位，頗能推進賢

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謂之關西孔子，楊伯起子。陽關而辟

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高之，顯顯，是故西舉荊州茂材，王

家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以故人知居，居不知收人，何也

答曰：暮夜無知者，故曰天知地知，何謂知？知者，知也。震曰：知者，知也

性公廉，莫敢動震者，子震亦多。震曰：使州縣為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四舉，鄧騭會公卿，欲舉深用，曰：舉如衣收，一

以相補，猶有所完，不補將兩缺，供公卿，若然之，庶謂言於大尉，張

焉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勢而後定，今惟小

舉而齊之一也。治州既異，即以三輔為軍國，改軍前二也。列士武臣

多出原州，今割地而升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望，曰：中國無

於黃秋，卒然起，則則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而然之。○朝歌歌曰：

李寧數千人，屯聚連年，攻段熲，刺史州郡不能禁，鄧騭以前議，舉

以朝為朝歌，長故舊皆市之，胡美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難

錯，無以到利。此乃若立功之秋也，始到河內，高太守馬援，校曰：

君陽者，當謀謀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胡美言其不足憂，及到

官，該三科以募壯士，改却者，而上傷人，倫從者，次之，不事農業者

不收，得百餘人，悉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

數百，又潛能負人，能殺者，備作賊衣，以乘賊，賊其福有市中

者，史報會之，賊由是散，後漢光武平

胡數言曰：原州三科，所募一時之用，平難

元初二年，太后問騭，期有將帥之累，以為武都太守，亮舉數千，進

於陳倉，則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亮聞之，乃分鈔，備騭，因

其兵，數日，夜進，無行，有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亮不敢

追，或問曰：騭謂亮，亮不增之何也？曰：謂曰：騭見弱，吾今示安，解有

不同故也。○五年，鄧通任尚破，獲太后弟，尚與爭功，治封還，為武

陽侯，徵任尚妻市

世法，是以功封尚，以功裂

私，私也，當時公論，要非

文島集
中書卷

臣校猶而不能謀。瘳發女傾軋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乎。固欲配
而卒。○四年帝崩。中書侍讀程等迎潯陰王為帝。收闕顯下獄誅。還
太后。○於離宮。村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改並改太尉楊
震。並引有大為大除。集震並前。備仰流涕。望果。始飛去。即以狀上。

帝感震忠貞。詔同以中書。程震二子為郎。

尹起莘曰。樊豐敗而後。楊震百官收而後。祭陳寶處
收敗而後。紀綱雖隳。山岳而護。於九齡時。事履之恩也。

通鑑卷六

通鑑纂卷七

孝陵鍾 惟伯敬氏定

西陵註

極疑武氏訂正

東漢紀

孝順皇帝

傳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帝即位初與度李固等

漢紀

永建元年

司隸校尉虞翻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劫謂咸夏拘禁

無辜大為民患詔下郡縣期上書糾劾○詔禁者俗之隄防刑罰

之街轡今州曰任郡曰任縣更相表遠百姓怨郭臣所登義

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誹謗臣侍從史魚以尸陳耳帝臨即

故出之數日還尚書○二年徵南陽處士樊豐待以師傅之禮及應

對語奇謀與帝謀者以高失鄂河南朱皓與英俱徵諸英曰天下有

二帝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龍輔是君派斯民也而子始以不替

之身不替吾無量之怒焉康之主及其子受爵祿又不聞逆校之

街逆通無所據笑○時又徵江夏黃璜帝問以書逆通之曰君子謂

伯夷陸抑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諸曰悅覽者易

缺缺微者易污盛名之下其美難副俗論皆言虞士比盜虛聲願生

生弘此遠讓今眾人欺服一言此言簡獲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東漢上書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環後居職建綠官而爭臨新堂莫能抗奪數上書言事上頗采用之

○李固即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故蒙驅馳負笈從師不遠千

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母到太常密入公所定省父母不令同業書

生知其為節子也○六年紀太初安帝薄於祭文書舍鞠為園蔬

將作大匠翟璜上疏請更修路傍進學帝從之

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言宣帝久任增秩賜金漢世良吏於

為盛今當行之官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

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

鄒子亦不拘此限帝從之廣慶而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雄詰之

音頗四開一知十孝廉開一知幾耶收無以對雄罷却之郡守坐

自是枚宇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將為心○二年徵郡議以馬郎中

不聽上問以吳興顧上章同三公上應台暗今納奉亡慮以此致平

得承因條陳便宜七事一罷營繕二米餉良民三務節約四簡出官

如五倘屬臨六令中外官司並須立保然後考事七言王者之法嚴

史 68-485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綱目

朝廷令宜可秩上覽衆對以固爲第一○永和二年扶風法真
通內外學隱居不出帝欲致之曰微不履友人鄭正稱之曰真名
并聞身雖得免逃名而名哉隨遊官而名哉退可謂百世之師矣○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爲京伯時卿直嘗坐
職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讓之曰進君通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
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哉夫今君不
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欺阿君以爲君憂不害君之意與宣子
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蓋以此賢之○嘗官宦說實恩勢惟
舉教良質清徐從廉政舉猛猛質獨無所爲帝聞其故對曰
其神外弊長於宮殿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
盟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非榮伊辱故不欺耳○六年
貴人梁氏爲皇后接簡奏以梁冀爲大將軍冀不親河南以
漢安元年遣林番周舉周綱馮羨樂巴張綱部選劉班分許州詔
資臣類忠勸罪貪汚舉等受命之邪張綱獨理帝爲於洛陽都亭
曰對狼當通安明依便遂勅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親東津負以
害忠良理除其無君之心十五曹書奏帝震怒時皇后寵幸諸
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冀固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
張嬰造家傷餘州二千石不能判異以綱爲廣陵太守綱獨單車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綱目

聖門論之曰前漢二千石多肆貪暴致公卿懷憤相貶二千石
有罪英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厚欲以文德服被故遣太守
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泣曰兇惡惡民不堪侵枉願相聚衛生
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分今聞府府之言乃嬰更生之辰也明年平
而部屬餘人除○杜喬至兗州奏表泰山太守李膺改爲天下第一
上徵膺爲持作大函○蘇章爲蘭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
郡欲按其奸賅乃指太守爲政兩脅陳平庄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
有一天哉獨有二天章曰公夕蘇鴻文與故人飲若私恩也明日蘇
州刺史棄事若公法也遂正其罪州境肅然

膠東相吳祐政崇仁簡畜夫孫性私賊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得
怒曰有君如是何惡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恨自前其故父言始曰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親過知仁者矣遂謝其公還以表道之
○尚書令黃瓊奏增孝廉爲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五皇子炳爲太子使侍御史神史胡廣監其家中常侍高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清結壽等校不欲從宋決高乃手刺當
曰太子國之儲副人令所係今當侍奉無路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
有元而已就兒還奏心詔殺太子乃得去帝追而歎急稱爲此事不

武帝亦嘉其持重○地震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臣乘舟者也將軍元弟孫稱者也若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禍也如其

急強將紛波海可不慎乎○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孝冲皇帝

字在位一平

永嘉元年帝崩太后徵渤海孝王子續即位年八歲○梁太后臨朝

委政宰相李固言無不從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浸怠疾之

孝愍皇帝

字在位一平

本初元年帝生陳豨軍同朝會目漢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置

毒餅中賦帝讓立嗣李固杜喬等皆欲立清河王諡冀白太后登見

固迎嘉岳侯志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李固皇帝

字在位一平

建和元年以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山外衆視帝無王乞無所

從自是朝堂皆空會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州

祭詠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死

梁太后

字在位一平

動而乃有梁太后之公精也

是時不願其死而後之也

清河王諡

字在位一平

梁冀惡清

名乃更清河為甘陵○三年朗陵侯制前淑李淑少博學在朗陵

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陰令范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李膺性簡允無所交接惟以淑為

師陳寔為友淑子純嘗能防閑因其性喜笑今日得卿李君矣其

見慕如此○陳寔與前淑弟名當詣淑長子元友卿東次子季方

來孫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送侍左右淑孫前或尚幼

史泰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此○李膺字元方諡之字問其父優

寬曰元方雖為兄季方難為眾○鍾皓素與前淑弟名李膺嘗與

前淑清談雖而鍾皓至德可聘皓兄子獲好學慕古有遠識

元祐元年正月朔星臣朝賀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後漢化出教羽林

虎賁軍劉冀謂度不應即劾奏冀下廷尉論罪有詔書以一歲俸贖

百發肅然河南尹梁不為冀求降孝順謂曰梁居過所以自罰也

曰明府不以愛不不其目罪辱令中心不以為恨不與有漸也

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馬倫用失中官懷微請見曰此人不可用而覽

不可遂寔乞從外署於是外署於其非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

郎舉宜建諸公車稱病不對召還而論世名曰政斷其辭曰為

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官之則治官之則治官之則治官之則

卷一百一十五

優於孝文及元帝多計寬政遂為基始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察

孔子作春秋建群植綱晉文欲伸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達權救敗之理也故聖人與世推移而俗士若不知變以爲結繩之

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千歲之弊是以辟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似治

身平則政養疾則攻馬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藥

石也德教除殘是以梁卯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昔文帝雖除肉刑富斯右趾者棄市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

平非以寬致乎也仲長統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寓一通置之

法非自世之何爲也

紀興元年以朱楊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太學生劉向

上疏曰竊見朱楊奉廢復正清公員高純徐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石宜還本朝扶輔王室書奏不省○永壽元年魏興等南匈奴在

真類等破降之烏蒙還兵馬與會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

廢仗金如銀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郡對準奸計害爲羌所患

苦及張奐正身棠已無不悅服咸化大作○二永泰山郡賊公孫

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克尚書選能治亂者

顧川諱治字處良陳郡人其賢相戒不入黨與餘流民萬餘戶入

縣

卷一百一十六

果結開倉賑之王者事謂不可結曰長治漢之入而以此伏罪

哭地下矣太守素知結名亮無所坐結與同郡前故結陳實皆

縣長而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類川四長○延熹二年梁冀一門

復七侯三后六貴八二千將軍皆持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權威柄

衡近侍並樹所寵四方貢獻先輸上第東與乃其次焉○忌日備

行內外崔琦作外戚度以風驚冀怒殺之帝與中書侍單超等定議

誅冀封超等皆爲縣侯世謂之五侯○以黃瓊爲太尉是時誅

冀天下想望異政治瓊居公位乃辟汝南范滂爲清詔滂登

州榜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汚者皆望風解印綬

去○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張儉徐璜鉉城妻胎汝南袁閎

范滂等願川李臺帝徵之皆不至蕃在方安不接賓客唯韓康時

一榻去則懸之帝又徵安陽魏植其鄉人皆勸之行植曰天子求

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間必有其可減半左右

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隨桓子何有○帝曰不出○帝聞

侍中愛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當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

與爲不善○敢聞聞天拜五官中郎將○三年詔求故太尉李固

初固死其子舉年十二婦文姬爲趙伯英妻預置髮後雜作文姬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吉父門人王成曰君執最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氏存藏其在君於成將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或買卜於市給相懸
米積十餘年其妻與成乃出成令其妻以從之乃即設上賓之
位而祠焉○四年以大鴻臚劉寬為司空寵賞為金爵太常卿太
鴻臚為時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十六老叟自若耶山來開於人蘇有鄉
以還罷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并去牧豎
春送歸司馬政何能及公此為人道一大錢受之○天保中王平
成遠至山林於陳蕃上跪諫司平安之味游風空等三十餘人漢
之厄哉田野空朝延金龜加之以兵戎大
變心變之時也原宣揚旗幟
當時宣官任人充位景泰中臣子華不許居位歷五十餘人或死
或下肅然○七葉黃壤四方上合人除海住取
進爵家裝直生器集而大出上上之品
陳將軍容道及為酒中肉釋為飲而
言而不時亦稱其失人作郭泰曰不若謂子之為人清潔高顯既
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李偉飲食以己知食之賢故也可
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智也○郭泰博學善論初游洛陽時
人莫識後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曰郭林宗

識高才華見其清遠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膺遂送泰還鄉
舟而乘眾寶望之皆以為仙舟也○郭泰性明知人好與烈士親
客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隱而附不眾皆見焉客爾尼出泰見而
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客致酒食自以計張與客同許泰曰卿賢哉
遠矣郭林宗謂就三性之具以共濟濟而即知計乃我友也足對之
機勸令從學○孟敬安居太愚衡諸清而不顯而志泰聞其故野
觀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初令游學遂知名當世○或問
濟曰郭林宗何如人濟曰隱不違卿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郭泰舉有道不就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
輝以書戒泰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違常處泰感
悔曰羅拜斯言○除陰黃允以為才知君義見而卿為才知人足成
傳記其言頃自匿踪不始將夫之矣漢光司建表使欲為從女求
姻遂與其妻妻諸人會堂跪數不降而夫由是廢○仇青為蒲
亭長民有陳元獨與安居母謂青告元不孝青到元家為陳人論孝
行譬以禍福元感悟平為孝考賊令工役署番為主簿瑯琊曰聞
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履觀之志報晉曰以為履觀不如驚
則故不為也真曰杖棘非驚辱所機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修
資泰使入太學郭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八年太尉楊

東李自黃頭以來三公如楊東劉龍百人望廉清自京路嘗得我有
三不食不色不財也○李膺漢拜司隸校尉時黃門張璠弟頌為野王
令貪殘畏惡○兄家合什中膺知其狀舉史斌往取頌殺之自此
諸常侍皆期邪廢時朝日○膺得時風感上有被其容儀者
名為登龍門○微劉寬為尚書令○膺典三都溫仁多恕吏民有
過但必諷諭○示辱而已○九年以皇后親為度還將寧規欲求
退散上病不見膺會友人袁宏起越界迎之因令宏寄告并州刺史
胡芳言規擅遣軍營當急舉奏芳曰成明主欲遊第仕途故敢發
其言當為朝廷愛才阿能中此子計耶遂無所問○初帝為蠶吾侯
受學於甘陵同福及即位權攝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客嘗
嘲鄉人為之諷曰天下規矩房伯武○伯武因師獲印同仲進
字二家實家互相讎讎漸成仇讎由是甘陵有南北鄉黨人之讎自
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己書而賜太守成瑨以本詔而功
曹當委心聽任二郡之徒曰汝南太守宗資范滂南陽宗資
主書張南陽太守宗資○弘景成瑨但坐客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實處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敬慕學中語曰天下
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建
○誠否曰尚公卿莫不畏其貶議展儀到門○雲處畫為新魚長小

民貧困多不養子庭嚴為其制雖殺人同罪城南有盜殺人者北有
婦人殺子者庭出當驗之欲引南庭怒以賊冠害人也此則常理母子
相愛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其罪數至○則奉子者下獄曰此賈父
所生也皆名為賈○河南張成善風前推其當殺子殺人李膺獨
殺之成案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官官數成第子牢備上
書告膺尋與太學游士共為都堂誹訕朝廷上怒遣捕黨人案經三
府陳蕃邵之曰今所案皆憂國忠公之臣此等將得十世宥也不肯
平若帝愈怒遂下膺等獄辭連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
絕道不食皆懸金繫獄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執獄寔無兩時
乃自往詣囚范滂至微微吏請察舉陶滂曰臬司古之直臣知滂無
罪得理之於帝知其有罪登之何益乃止陳蕃復上書保舉諱諱其
言切以蕃諱名非人禁免之○時黨微所舉皆天下名賢皇甫規
自以河川豪傑恥不得與乃自陳臣亦宗陳朝廷知而不問
史曰四○膺自問西川豪傑其員豪傑字自膺以平冤廉忠
主勇於討賊而劉焉則且且以建漢氏以代已職赫且讓也史
余其於家良有以矣
杜密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擊密為北海柳
若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對郡告歸閉門掃軌無
所干及王昱謂密曰劉奉陵到勝清而士公卿多斥之者密對曰劉

張儉

張儉

張儉

張儉

張儉

張儉

對曰欲見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臧曰可去矣對曰事不難難者
進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元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臨城考元傳
御史署殿子願為臧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誌殺慨然曰殺謂臧
遺子師之豈可馮脫名藉苟安而已遂自表克歸汝南

汝南督郡吳鳳受詔捕范滂聞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而為滂曰
必為我也即自詣獄其母與滂訣曰汝今與李杜齊若死亦何恨滂
跪受教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重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郭泰聞

重人之元私為之動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曉島
爰止於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臧否故能處濁世
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令固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祇家相
容及後流轉東萊上李為家外黃令毛欽條兵到門為引欽跪席曰

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達宜氣之乎毛欽曰
遵伯玉和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為曰今欲分之明廷實半
去矣欽嘆息而去儉與當國孔褒有舊亡抵塞不遇褒弟融匿之事
漢儉得亡走國相牧裴融下獄不知所坐融曰保糾合賊者融也獲

司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夫問其故母曰家事任長長當其辜一門事
張儉

張儉

元都題上之始獨坐及黨禁解儉乃還解州為尉尉年八十
四○夏獲聞張儉亡命嘆曰雙自己作安否良一人此元綱及萬
家何以生焉乃力募賊安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師嘗禁未解
而平○袁閭因黨禁無士室四圍自結飲飲儉儉身十八年卒於土
室○初范滂案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事其
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許中唐瑒嘆曰昔處士橫議卒有坑陷之
禍今之謂矣乃絕交於黨瑒聞自同儕人起然免於誅論

初中常侍張儉父元歸葬顯州顯一郡軍士無往者讓和之
結見處而作車牛不可及也

東漢獨有馬及漢人讓漢故多全案
黃龍舞四士君子之身行已自有法度蓋為所傳以全
身我若人須見其分明不昧未有不信其然者也

景平元年太傅胡廣平廣國派四公應第六承練是故事明解朝臺
京師號曰萬事不理問伯始伯始曰天下中庸有胡公然雖言恭焉
以取禍於時天下薄之○四乘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鄭眾為
之刊石太學門外○六乘道而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

值鮮卑萬餘人入寇却質也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請母
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
以對忠義爾其勉之苞即破賊賊母為賊害苞歸墓託謂人曰食

以對忠義爾其勉之苞即破賊賊母為賊害苞歸墓託謂人曰食

而優難非忠也殺母亡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

程子曰君親師三者而生其大者不可不敬亦不可不愛此其所以

市實小民有相率為盜陵墓者予者數十人皆貧乏子舍人

光元和年置為都門學其諸生皆數州縣三公限用辟命出為刺史

人為尚書有封侯賜爵者先是祭酒樂松賢進多引無行趨勢之徒

置其勝故士君子恥與列焉○夏四月地處○侍中李雄賜化為龍

○六月有黑龍潛溫德殿是也○休七月青虹見王堂殿庭中上

突與臨閣消漢之柳蔡邕對曰臣伏思諸典皆亡國之征也現增紀

魏晉婦人干政所由也前著乳母趙氏誅諫喻門吏雷玉依阻

妹分道路修飾須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持為司馬劉放禁令

侍從使人言豈私事下獄泰當夜中常侍呂強謂是惡罪力請

得減死免錮徒朔方○初帝為侯恽嘗告黃及即何實利帝不能

作家居常無私幾故初開西邸實官入錢各有差又私令左右賣公

卿公千萬卿五百卿常當侍中楊奇問服何如桓帝許曰陛下之

於稱帝亦猶此比德唐尧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

被欺人焉○中常侍呂強請忠公帝以長列封為都鄉侯強

解不卷

尹超等曰終綱目官官可取者三人

三華作羅生堂司徒楊賜錄上欲立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

之問與民共之無官於政上悅遂為之○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

女服更相盜為爭鬭帝有賈服從之欲愛為樂又於園弄傳

著追賢冠帶綰又駕曰驥躬自操轡京師相做欲驢還與馬○

五年桓典為侍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駟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

聽馬御史

東平先平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故所教徒眾共神之徒眾數萬

三十六方皆黃巾以為標幟○中常侍封璠徐奉等為內應時人

謂之黃巾賊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此太中書南宮為安解

黨禁帝俱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惟恐其不赦○中常侍封璠

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

曹反與前通焉可斬夫皆叩頭求免已而共謀呂強與黨人共獲

遂數請帝光賜上召強強怒自縊○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作亂者

皆由十常侍侵掠百姓自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

謝百姓則大悅自強上亦謂常侍皆冤徒曉乞誅戮有詔帝冠履

以將軍之衆淹接至鄭奉分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萬不從而說敵

三月卓遣都長安與成敗也號為陽宮廟號高宗陵車駕西還○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董卓到陽關與袁術會○術表堅領豫州刺史

行破虜將軍○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尹超第四廣不食兵餉日俱書者表廣如義守即之笑也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而走堅入洛陽備塞諸陵而還○公孫瓚

攻袁紹○紹初派鄧紹向中山時王中山時王○紹之遣袁手下賂

頗目見耳有大志軍與瓚同師事盧植由是頗見瓚情以為平原相

殺之○公孫度威行海外管寧留原王劉曄定依馬蓋少時與華歆

為友常共鑄藥見此有金寶操劍不傾欬然而擲之人曰是也

○原性剛直清操以格物為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格拘之道也○宣原俱以操為解度虛館以俱之宣每見度語雅趣與

不及世事還山專讀詩書習組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

要其他○然則堂過人善然為鄉里有盛牛者主得之盜請羅四刑

戰是甘乞不使王身方知也○紹等裂開之使人遺布一端勸其為善

復有父老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若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

烈使推求乃先益牛者也○三年初荀悅有孫曰或有才名何願見

而異之曰不安才也○茂開書標有才若乃從操操與諸大悅曰吾子

房也以為倉武司馬○司徒王允與校尉黃琬僕射士範孫嵩謀

董卓使呂布持牙刺卓與兵斬之百姓歌舞於道卓之妃也蔡邕聞

而驚嘆也邕收付廷尉大尉馬日磾謂先伯仲也邕曰曠世逸才

多哉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成大典允不從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

其無後乎人固之也制作國之典也誠紀庶典其能久乎邕遂

元微中卓部將李儼郭汜等舉兵入長安收允後之布走出關士孫

瑞不為討卓之勞有功不伐故得免於難

○度為武選賊有功於漢天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董卓

與平元年曹操攻陶謙劉備將兵敗之遂歸據徐州○初長沙太守孫
劉備不能安此州也○據李康言○陶謙領徐州牧○初長沙太守孫
堅為劉表河段必生回○劉表領徐州○初長沙太守孫
及父堅死○宗有復仇之志○表有子○以堅為兵○二年曹操破
先取徐州○遂乃定○官布○官或曰○昔高祖保關中○是或據河內○皆獲祿
固本以制天下○而終廢大業○今河海天下之要地○亦將軍之關中河
內也○不可不先定○操乃止○孫策渡江○河內皆破○美賊當其鋒者威
震江東○曹操聞張超起兵○起曰○惟賊洪當來攻○吾恐曰○袁曹
方睦○洪為袁所用○必不暇好以招○起曰○子源洪乎○天下義士終不
皆也○但恐兄利源力不敵及耳○洪遂從孫策○孫策不從洪

起給不與通○袁紹聞東郡執洪○謂曰○今日非本洪地○明日
諸侯事遂四世三公○今王室衰微○無以萬之眾○多獲勝也○以立奸威
操洪力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敗之○紹同公人陳容少親
慕洪○昨在紹營○紹曰○將軍敗為天下除害○而先害之○義當令天意
結怨使人牽出○紹曰○非賊洪害空虛爾○容顧曰○仁義空有常臨
之則君子肯之○刑小人○今日宜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語也
亦皆殺之○在坐皆嘆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孫策曰○洪與紹本無隙○陳容徒以虛言欺將軍○守志不屈而
已○觀其明日殺之○紹中其毒而紹不知自反何如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
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以備為豫州刺史○楊奉等奉車駕
至洛陽○曹操在許都○迎天子○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國霸王而諸侯景
從○漢高祖為義帝結素而天下歸心○誠固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
順也○東至公以服天下○大器也○狀弘義以致美備○大德也○四方雖有
逆節其何能為○操乃將兵詣洛陽○引董昭問計曰○惟有移駕幸許
許都曰○此亦本志也○遂遣郡縣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由是政歸曹
氏天子守位而已
初張超曰○荀彧助操奉天子而臣之○未有迎候之禮○或為操臣
臣至洛陽不同計於我而問我重祿○此說以解許之利張超
以此明許非奉之事乃有奉之利

孫策好獵○獵出虎○嗣深曰○白龍魚服同於陸且願少留意○策不能改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為書令荀彧為軍師都督為軍酒操求策謀
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陳州郭嘉○操遂收攸為大將曰○公是公也
非常人也○郭嘉與之計事天下而何憂哉○昔天下之難將軍之敵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袁德袁術在江淮取給諸葛○袁術請建宜也
回曹操從之以祇為也田鄆則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也田許
下得數百萬斛金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軍國之說起
於此而成於後

項曰四月兵民為本民食為天是時糧粟乏故也
穀惟播種未收之樂是食之功故細田書以子之也
呂布攻備敗歸操操以為豫州收○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
操謂紹或曰今將討不我而力不敵何如或曰漢祖唯智勝項
羽今紹有十敗公有一勝勝多於公公雖任自其時其勝也紹以
定動公以順卑此義勝也紹實以兵攻失於寬公以寬解公以猛
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而任多親戚公外肅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
也紹多謀少決公博學報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至公待人此
德勝也紹近近遠公處無不同此仁勝也紹聽惑惑說公深潤不
許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不知兵要公用

兵如神此武勝也袁紹兵雖強勝無能為也○呂布同陳登來徐州
收不得布怒振戰研凡登曰登見曹公言奉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
而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然譬如養鷹飽即為用渴則飛去布意乃
解○三年曹操攻呂布殺之○四年袁術擊公孫瓚滅之○初董卓
觀安帝至詔與劉備謀害曹操從安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必變惟有
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烈風必變良有
以此遂與承同謀操會操遣使邀安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
守下邳遣使與袁紹更兵紹更兵○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進使
下邳獲其妻子禽關羽備奔袁紹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使羽

擊之羽屢蓋策馬新良於萬眾之中遙解白馬之圍初操壯關羽之
為人而察其無留意欲張遼以其情問之問吳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
○六月操遣使召公孫乾曰汝兄袁術封其西賜拜書告操而各劉備於
袁軍○楊彪與袁紹為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初以大逆見見操曰
楊公四世清德楊實忠切且楊東三不惑操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
操即收之○孫策病甚呼權謂曰以江東之眾與天下爭衡卿不如
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深江東我不如卿及弟周瑜等皆權可
與成大業遂委心焉○曹操大破袁紹○六年曹操擊劉備於汝南

為奔劉表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說然添澤表在問備曰年當
身不離鞍解曰時清今不復騎解表曰止月知流老將至矣而功
業不建是以悲耳○七年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負命○八年袁紹
卒紹有三子操然與眾以譚長益之當配紹紹不負命○八年袁紹
和政西園錄於平原譚請救於操劉表以書請操曰為子建難不度
仇國况忘先人之仇哉又以書與關羽曰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人之
恨事定之後自還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違而不反則是難處東郭
郭虛大石名自固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不從終為操所滅○
九年以荀悅為侍中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中

卷五

明

會

州

州

州

卷五為卷之○十二年鄉鄉葛亮寓居襄陽中每自比管仲樂毅

後雖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兩間惟曰諸葛孔明雖士元也徐庶亦謂

向曰諸葛孔明則此也將軍時顯見之下向曰君與亮素無仇此人

可就是不可屈使此滿由是請亮三往乃得見問屏人曰漢室傾頽

奸人竊命各不度德量力欲中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曹

操雖可為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操雖有江東

已歷三十州險而民附賢能樂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殆天所以

資將軍也蓋州險要漢野千里劉璋時弱不知存恤將軍既帝室之

宗信義著於四海若降有刑蓋結好孫權將攻則安則霸業可成漢

卷五

明

會

州

州

州

里劉璋關羽來相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

夫勝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皆言何忘并去○古語稱時兵退對

備攻於常陽之長坂備奔妻子走危區安為操所獲庶幾備指其

心曰未幾與操共圖王霸之費者以此方寸也○今已失若安方

寸乳突無益於軍請從此別遂指操眾前拒操操眾曰今日橫手

曰身是張翼德也可未共決死操兵無敢進者趙雲抱子躍與關

羽相會於藤湯邊劉琦眾萬人馳到江夏口○諸進軍江陵將順

江東下諸葛亮奉命求救於孫權眾曰將軍兵無江東則豫州

眾眾難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曹破荆州無雄無用之地故豫州

地適宜此顧將軍量力而處之且操虎狼心一日之行三百餘里

史

68

498

史

68

498

史

種善書
人父子之

通鑑三計

種善書
人父子之

孝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河間民田銀及晉世子王進將
實信討賊之餘賊降者欲誅程昱不肯曰必欲誅之宜先奪其
者皆曰軍事有舉無損豈曰凡舉命者有臨時之意耳今此賊制
在實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也王曰奪即白操操聞言曰君
子愛人以德不如此操不悅我以疾留程昱於帳中而奔
操曰山阿無道不知事理之益君身其甚幸也王遂執程昱以見
操操曰此賊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不義之名而能得諸有故
身死此其
劉備在葭南嚴禁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徑襲成都此上計也楊
高沛乃劉璋之名將數據璋使遣將軍還劉州將軍還與相聞此利
州有急欲還救之○子孫必來見因而親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
還向帝遣引州除還國心此下計也備遂其中計
或云劉璋知有備而不加有兵于口先見幾不明雖備失
當劉璋還之保不能殺劉州馬在其知能至存損損失幾乃
計其國保其不亡也
十八年曹操進軍漢中見孫權備依整肅漢曰王于當知張仲謀
權字孫也劉景升長子劉兒子張大耳○劉璋保蜀魏公加九錫○
孫權遂因外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陰向州而皆守法本興仁明
而先者更衆所謂名雖而實重者也名雖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嚴

三十二

人實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武伐毀其體而截剪毛髮非其理也
用古刑使諸者下黨盜者刑其足則永無盜賊害之奸矣今以
首犯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命也○諸
羣同除討賊下黨之法乃止○十九年魏公操遣佐諸侯王上○諸
曹亮與張亮策雲歌之耶嚴嚴領唱何何不降願曰但有斷頭將軍
無降將軍飛槍所之顏容說不實以所願便所願何為怒也飛壯
而釋之○兩遂進圍成都璋請出降備遣璋於公安自領益州牧
而氏曰劉馬雖有兵州時以聲恩度王上故時烈之
戰陣上以休養之之實下以休養之之實下以休養之之實
備既領益州擢用西土賢士董和黃權李嚴等璋之所授用也○吳
實觀璋之婦親也戲義璋之兩積素也劉已備昔之所忌恨也備
皆處之顯任智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王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
之國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皆歸焉及後成都士衆皆
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已曰此易耳以當請自百幾平諸
物備令吏爲官軍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諸葛亮備治蜀
頗尚嚴峻法正言之亮曰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行不顯所以致敵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恩限之以爵爵明則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蔣琬爲廣都長不治備大怒諸葛亮
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

三十三

乃不如罪。○魏尚書令荀攸字公達從操謀惟操常衛荀文若之
 違害不違不依。○荀公達之去惡不若。○又衛二荀
 論人久而益你吾後世不忘。○魏公操縱皇后次內及皇子二人
 荀公達。○二十五年立貴人曹氏為皇后。○初劉備在荊州孫
 權欲取蜀荀司倫與璋比為益。○孫權以孫妹嫁取蜀。○吾
 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乃小及備所攻劉璋權司隄虜乃敢
 挾詐如也。○備已得益州權令諸將從備求荊州諸將備不許權遂
 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關羽監殺之。○備大怒遣使蒙胤三郡備
 遣關羽事之會關操持攻漢中備恨未和於權遂分荊州以湖水為
 界東屬權而西屬備。○曹操自於敗後之權入向孫司。○操
 操以今免漢中益州蒙敷進兵貼之勢必危。○孫堅人不得違時然有
 不可使之失時也。○劉備亦以劉備人保也。○有度而邊得蜀日淺因破
 漢中之策。○康之無不免也。○若少緩諸葛亮明於兩國而為相羽飛重
 冠三軍而為將軍民既定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羽降者。○蜀中
 一日數十營守時難斬之而不從。○安也。○操聞時以今可擊。○在時。○以今
 已少定未可擊也。○乃還。○二十一年魏公操遣使為魏王。○初孫堅
 與徐盛有隙。○至是欲每誦其義權問之。○欽曰。○威忠而勤有勝。○孫堅
 公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水。○豈可快恨以敵。○才。○二十二年

王操孫權權權降。○初曹丕思立世不使人問賈用自固之術。○
 頭將軍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至是操歿。○立少子植。○賈用
 謂然不殊操。○則其於州思哀本初劉景升父子故不即對操乃
 立至為母示至地。○平。○頭而。○言曰。○幸君知我喜不悅。○以告其女。○意美
 實美。○曰。○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
 不填。○空。○成。○空。○填。○而。○反。○以。○為。○處。○何。○以。○能。○於。○魏。○其。○不。○昌。○乎。○○
 萬也。○孫。○卿。○會。○稽。○守。○澤。○子。○武。○表。○進。○往。○凡。○人。○民。○逐。○淺。○而。○稱。○式。○佳。○吏。○權。○曰。
 式。○白。○君。○而。○君。○尊。○之。○何。○也。○進。○曰。○式。○欲。○發。○民。○進。○軍。○可。○殺。○式。○以。○亂。○聖。○聽。○先。○權。
 以此。○賊。○長。○者。○之。○事。○也。○二十三年。○法。○正。○說。○劉。○備。○進。○兵。○漢。○中。○張。○郃。○等。○
 操。○備。○今。○發。○益。○州。○兵。○諸。○葛。○亮。○以。○關。○羽。○事。○楊。○洪。○洪。○曰。○洪。○中。○益。○州。○相。○讓。○今。○操
 破。○之。○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乃。○表。○洪。○領。○丹。○陽。○太。○守。○初。○捷。○為。○太。○守
 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威。○而。○洪。○已。○為。○蜀。○所。○破。○門。○下。○焉。○從。○何。○祇
 有。○才。○氣。○洪。○尚。○在。○蜀。○都。○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上。○成。○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寵。○用。○也。○○
 ○二十四年。○魏王操臨漢中。○使。○曹。○子。○丹。○曰。○見。○之。○值。○操。○揚。○兵。○大。○出。○雲
 雲。○操。○視。○非。○戰。○虞。○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得。○軍。○也。○備。○還。○有。○漢。○中。○解。○漢。○中
 王。○○
 ○操。○權。○當。○為。○其。○子。○求。○嫁。○於。○關。○羽。○羽。○不。○許。○嫁。○權。○曰。○是。○怒。○及。○羽。○收。○樊。○城

通鑑卷八

竟陵鍾 曜伯敬氏定

西陵汪 植曰武氏訂正

後漢紀

附魏其二情國

昭烈皇帝名劉字玄德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孝武元平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統袁嗣散歸曰字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也王不悅明友建之至是始即帝位於武備之南立子禪為皇太子

以江南素防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奮憤謂明

威帝不能為國家奔許洛各已蜀而令吾君與貞強不亦辱乎貞

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趙雲入謝魏王

至曰其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至問其狀對曰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振呂蒙於行陣是其明獲子瑜而不害是其仁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受其雄服身於陛下

其畧云而吳王營平塔而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聞博

經傳歷史稽奇異不效當主尋章摘句而已至曰吳如大夫者

父昭昭明明時達者八統紆以如誰之止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二軍帝伐吳連營七百餘里吳陸遜用火攻大破之初諸葛亮與

上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承亮每身正得將及帝伐吳而敗時正

李雲雲曰新直若在吳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分陳以漢主與關羽大要謂然現為吳所食府不報仇諸葛

亮已死而吳未死吳之新直若在吳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亮主空開費瑁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先兵損建本者先德也吳蜀雖弱小爾依山阻水蜀有雄才

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四年，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徵士皆不至。○○五年，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上疏，其言曰：夫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痛恨於懷。臣死之日，願效死於前，以報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驍誠，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六年，丞相亮將伐魏，與魯
權之司馬懿延，夏候惲都督關中，怯而無謀，假延精兵五千，盡
擊之，大破之。○七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丞相亮自率軍伐祁山，以馬援督諸軍，與魏張郃戰於街亭，援遺
命制大敗，亮收軍還，斬之，無其遺。於是引兵還，初，援為魏
太尉，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然於臨終，亮曰：馬援言過
其實，不可大用。至是，亮敗，亮上疏，請自敗三等，詔以為右將軍行
相事，亮乃厲兵，以為後圖。
○八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九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一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二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三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四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五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六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七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八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十九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一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二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三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四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五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六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七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八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二十九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三十年，亮親至五原，太子敷立。○

魏為大尉。○魏主祗好土功，力役不已。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為德，向水所以就舟，亦所以資舟。願測河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不己，若待收矣。今事役未停，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車之備。○魏作凌雲閣，始有鴛鴦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鴛鴦有巢，離鴻居之。今始構閣而鴛鴦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祥。將有他姓制御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畀。今宮室既成，百役皆崇，德則可以轉禍為福。○魏主好戲，王肅諫曰：昔文帝欲殺犯驛者，戲釋之曰：方其時上使捕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魏主為解之，大失其意。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吏

四年，魏主祗好土功，力役不已。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為德，向水所以就舟，亦所以資舟。願測河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不己，若待收矣。今事役未停，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車之備。○魏作凌雲閣，始有鴛鴦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鴛鴦有巢，離鴻居之。今始構閣而鴛鴦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祥。將有他姓制御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畀。今宮室既成，百役皆崇，德則可以轉禍為福。○魏主好戲，王肅諫曰：昔文帝欲殺犯驛者，戲釋之曰：方其時上使捕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魏主為解之，大失其意。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吏

為凌雲閣，始有鴛鴦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鴛鴦有巢，離鴻居之。今始構閣而鴛鴦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祥。將有他姓制御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畀。今宮室既成，百役皆崇，德則可以轉禍為福。○魏主好戲，王肅諫曰：昔文帝欲殺犯驛者，戲釋之曰：方其時上使捕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魏主為解之，大失其意。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吏

四年，魏主祗好土功，力役不已。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為德，向水所以就舟，亦所以資舟。願測河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不己，若待收矣。今事役未停，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車之備。○魏作凌雲閣，始有鴛鴦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鴛鴦有巢，離鴻居之。今始構閣而鴛鴦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祥。將有他姓制御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畀。今宮室既成，百役皆崇，德則可以轉禍為福。○魏主好戲，王肅諫曰：昔文帝欲殺犯驛者，戲釋之曰：方其時上使捕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魏主為解之，大失其意。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吏

出於司馬昭之原書指諸將譴發曰守才多難重難子免於

今之世矣乎高昭所說

史臣曰山海經事之華分蓋言之無忌昭之言亦大

昭曰司馬昭大舉入寇朝廷多以為不可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第一條以東兵司馬昭使監軍衛瓘諭止之鍾會內有異志固與

至白父反昭以檻車縱父會謀反會衆兵作亂故姜維及會追

父於檻車衛瓘項後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昭曰

司馬公以漢文宗敬帝武備行也

世之賢者雖而後不復管顧其

三晉晉主敬帝為太子洗馬李密以祖母老上表陳情固辭

許之○晉司馬懿射李密勸秦故立進令劉友及荀尚書山濤中山

王陵僕射武陟各占官端曰詔乃謀反而殺海等禍蓋尤忠在公當

官而行可謂印之司直

溫公曰使之大本在外則實晉武故山濤而策李密則實兩族

之矣凡四臣同罪友伏株而壽晉不問則晉而後我則可謂成

田平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熟降之謀預奏古者熟降極議於心不

泥於法宋世疑心而信耳司段耳司而信爾書謂書金頃官方金

魏氏考探即重房遺棄然未於奇知莫若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著

西魏其有優劣向情者委賢司

無離吊之窮其族孫王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

則得之言理從清遠當時以德掩其言乎○五羊晉主有滅吳之志

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其得此漢之心其始

至軍無百日之限乃望曰八百餘頃季主有十年之積姑在軍常輕

戰綏帶身不被甲於關之下作時不過數十人○錄開故漢名臣子

孫○六年吳以陸抗都督西陵等諸軍事抗上疏曰臣聞魏均則

者勝實力保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併於秦而楚所以屈於漢

今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強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前

對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試此乃守國之策非守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

忘食夫事君之義位而勿忘雖時宣十七歲以開其主不聽○八

至晉主欲為太子娶衛嬖女賈充妻郭槐昭陽后左右使后寵其

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雖賢而多子義而

長而貴民懷而少子魏而魏黑后周將殺賈氏○晉詔龍也田

兵謀伐吳王濬治水軍大舟舳艫時作船木皆嚴江而下吳建平太

守孫資取以白吳主請增建平兵以襲其衝吳主不從資乃為鐵鎖

橫斷江路○居羊祜歸江陵格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為掩襲之計人

人皆悅服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執酒結飲之不絕抗疾

求無於祜法與以成樂就即服之人多陳抗抗曰豈有死人乎故吾

我○羊祜從王衍議論清淨姑不謀之衍拂水大姑顧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其敗俗傷人必以此人也○十羊晉以山濤

為太師尚書清典選十餘年魏故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

清事○王侯父王儀司馬昭問東閣之暇故談其子襲痛父非命

隱居數授三徵七辟不就猶許東萊父必生我幼時未嘗不三覆淚

承門人為之廢象義○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率抗疾病上疏曰西

陵建平國之藩表此處上流安危二境若敵死舟順流星奔雷過非

可恃援他郡以救側也臣父延晉在西都上書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西陵國之西門難

陳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然節之歲皆迎刃而解無復有
子矣也遂指授方畧徑造建業吳孫相張華舉衆之戰大敗諸葛亮
之師通去降曰或爲兒輩時使爲卿家丞相所議張華恐不得其死
以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避難脫張華而去張華爲晉兵所
殺

劉琨堂曰古人一受爵君之知其自效也故曰爵之寵也
爵之寵易得而質者之知難也張華可謂之知人矣
王濬至而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而蕭侯當徑取建業諸軍
世之造寇韓兵人於金茂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乃自武昌起
軍吳兵張華進戰死之其人皆降王濬遣人要孫綽事孫綽航直指
建業吳四風利不勝洵也遂入石頭受吳主降降

右吳四主合
五十九年

始賜孫皓爵命侯帝臨軒引見謂曰朕漢以侍卿久矣皓
臣在南之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則君在南方整人用劉
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死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充默然嘆曰王濬以王濬不降已先受皓降懷忿將攻濬何
樂勸濬速時與陳事得解陳長威遠臨以罪狀而濬以功大受枉
命見帝還出不辭帝每怒之充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
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時之日當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

問者但曰聖主之德羣師之加老夫何功之有此關生所以屈意
也王濬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俱禍及身不得不言其終
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病也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乃勸於漢武中嚴兵守預身不降焉射不穿札而用兵利也諸將異
及○詔罷州郡兵○瑣山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亦不聽○二年
晉主平吳急於政事常乘車游宴患其所之官人以竹葉醉戶
汁酒地以引帝車○漢魏以來未聞醉卑降者多虞之塞內諸郡
御史郭欽上疏曰或扶應古爲憲宜及平吳之威諸臣猛將之
後雖須於邊峻西與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

帝不能
吳春心四配漢魏吳於內郡使當知大朝之不可測也
三羊帝問劉欽曰朕可方漢何帝欽曰桓帝帝曰何至於此欽曰桓
帝貴官錢入官庫陛下貴官錢入私門治不如也帝美曰桓帝不
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後將軍王昱文明皇后之弟也敬
帝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錢以奢侈相高遂以結怨崇
崇以爲代帝傳作紫綬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
以椒瑤月赤石脂帝每助瑤嘗以珊瑚樹瑤之高二尺許瑤以示崇
崇碎之瑤怒以爲疾已之寶崇四不足爲恨今違卿乃令左右意

崇不聽
崇以爲疾已之寶崇四不足爲恨今違卿乃令左右意

新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其家兩樹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椹比者甚衆○散騎常侍韓
卒或謂陸喜曰諱堯爲吳士第一陸喜曰陸皓無恙吳國之士必
其體潛而勿川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第二也從然國體就
不曜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第四也溫恭慎慎不爲第五
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登之處身本末其在四五之間乎○六年
言左漢射劉毅卒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
州各置中正使給於等第以爲九品行之漢久奸弊日滋劉毅乃
疏曰中正之授損政者八高下遞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
月無改此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殿論橫於州里施權結於大
二也優劣異也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
採衆於臺府鈎受於孤言任已剛有不識之哉聽受則有彼此之
五也抑功寔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其才之所宜而
但第爲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得不懈德行而
競人事八也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十年初帝以才人謝氏
太子生適宮中帝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通幸五歲帝帝入閣中望
暮夜倉猝空倚非常不可令見人主帝奇之帝拜適以宣帝帝
太子不才然得適明慈故無廢立之心至是爲適高選像佐以股肱
常侍劉寔志行清潔命爲之寔以時俗奢競進而少謙讓嘗著紫

論欲令知官通謝章者人人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爲人所
身者用之○帝崩詔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太子表即位立皇后賈氏
華患皇帝十七年中帝太子在位
承熙元年詔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錄朝政○楊駿時匈奴東郡人王
儼爲司馬影不受其友問之影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亂光太
儼其辟乎
元康元年賈后分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構駿以謀
殺之駿太尉爲庶人又破汝南王亮楚王瑋及衛瓘姜張華以朝政
靜華等之功也
晉明帝張華傳物各開爲名臣
七年以主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正
游吸性獲貪吝四國稱天下無司執牙籌者夜會十家有好事貴之
惡人得獲其技○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
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時著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
老嫗生寧馨兒然談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畢卓爲吏部郎比倉

論欲令知官通謝章者人人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爲人所
身者用之○帝崩詔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太子表即位立皇后賈氏
華患皇帝十七年中帝太子在位
承熙元年詔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錄朝政○楊駿時匈奴東郡人王
儼爲司馬影不受其友問之影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亂光太
儼其辟乎
元康元年賈后分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構駿以謀
殺之駿太尉爲庶人又破汝南王亮楚王瑋及衛瓘姜張華以朝政
靜華等之功也
晉明帝張華傳物各開爲名臣
七年以主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正
游吸性獲貪吝四國稱天下無司執牙籌者夜會十家有好事貴之
惡人得獲其技○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
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時著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
老嫗生寧馨兒然談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畢卓爲吏部郎比倉

論欲令知官通謝章者人人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爲人所
身者用之○帝崩詔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太子表即位立皇后賈氏
華患皇帝十七年中帝太子在位
承熙元年詔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錄朝政○楊駿時匈奴東郡人王
儼爲司馬影不受其友問之影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亂光太
儼其辟乎
元康元年賈后分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構駿以謀
殺之駿太尉爲庶人又破汝南王亮楚王瑋及衛瓘姜張華以朝政
靜華等之功也
晉明帝張華傳物各開爲名臣
七年以主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正
游吸性獲貪吝四國稱天下無司執牙籌者夜會十家有好事貴之
惡人得獲其技○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
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時著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
老嫗生寧馨兒然談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畢卓爲吏部郎比倉

名號曰白
有孝地
何處是
聖賢
論終亦不能拔

江陵通志

神不食
為私
神

即張張車因時夜至夢寐之為堂前老野時明旦視之乃畢其
部也無處矣曰名教內自有餘何必爾門何何要若祖述老莊
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今晚時以化生賢者肯以成德白
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其類若紫有論以歸其教習俗已成願
論終亦不能拔

胡致堂曰何處見於無處以虛空為空而道體下者裝顯
凡平太子洗馬江經以夷狄亂華空早絕其原乃作從夫論以警朝
廷曰聞中古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此等皆可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思以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

帝為人懇張堂莊莊林間開帳讀書左右曰為者為官乎為私乎
時天下饑饉百姓饑死常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賢郭忠懷實
公行齋養作錢論以饑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為兄字
曰孔方無德而尊無藝而熱排金門入禁閑荒可使安死可使活貴
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急事非錢不濟幽帶非錢不返忠仇非錢不
解今聞非錢不發落中朱衣當堂之士愛我弟兄皆無已極既我之
手抱我終始此今之人惟錢而已○裴頠屬草忠於張華華辟之忠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辭兵不起人聞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最違民德而無厭并
禮而附賊后常恐其溺於滅族而徐淑及我兄可察而說之哉○
問曰侯雲靖知天下行氣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女在荆棘中
耳○太子通勃有今名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得寵之非
帝不稱召入賜酒適使大醉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所稱詔使者
父曰陛下空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等語太子醉迷遂依而書
字半不成后捕成之以呈帝帝怒欲賜死張華曰此國之大禍願
下耳之裴頠以為宜檢校傳書者恐有詐妄遂至日而不決后恨
裴乃見太子為無人

裴頠曰太子幼弱而收江陵其意天於其有不
水康元年賈后毒殺太子通勃王倫孫奏勸兵廢后收張華
裴頠石崇等皆殺之趙王倫篡位惠帝於今彌城殺太孫賊黨與皆
為神朝每朝會結蟻聚坐時人為之語曰結不足狗尾續齊王同
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
大安元年齊王同死將志驕奢驕橫中外失望高陽夷士解方上書
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
聖恩不濟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問賑救四失也最兵有幼
父未論賢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

之胃犯鋒刃一語也。聚攻莫家二難也。與將士均募告三難也。以弱勝強而難也。與道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符。大功不可久任。太難不可久就。大成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其不可期之可。急顧而不安也。明公思功成身退之道。則秦伯子臧不專其於前矣。同不曉。卒以取禍。○張翰因同機處禍。及已。因秋風起。遂其莫家。獲魚膾。笑曰。人生貴適志。當何為。即引去。○河間王嗣。就都王頊等。起兵討嗣。殺之。○二年。河間王嗣。就都王頊。舉兵反。頊以東方為都督。頊以機為前鋒。帝自討。討頊。頊方擊敗之。張方以常。機控。免者。為計。○長沙王義。舉帝及頊兵。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宣帝五。現有。電於頊。欲用其父為都督。今。陸雲。固執不可。以。為。起為小督。縱兵大掠。孫拯欲機殺之。機不能。用。反。起。機。殺。以。從。機。殺。之。諸於頊。曰。機。有。心。於。長。沙。孫。為。事。宣。帝。以。知。機。殺。之。期。大。機。使。秀。將。兵。收。機。機。為。戒。辭。頊。既。而。笑。曰。弟。子。宣。帝。可。通。關。牛。角。還。殺。之。又。從。陸。雲。孫。機。下。殺。機。更。從。孫。機。而。理。官。見。孫。言。機。殺。以。令。機。許。為。振。靜。長。三。族。孫。門。人。費。慈。軍。意。諸。賊。明。格。究。孫。振。道。之。四。孫。義。不。負。二。陸。死。自。尋。分。卿。何。為。乃。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因。言。孫。義。又。殺。之。

永興元年。順康皇后卒。及太子。○順康頊為皇太子。自為太宰。

○東海王越。奉帝。帝。頊。帝。殺。前。帝。中。結。結。行。在。泰。準。關。有。佳。馬。牛。結。正。色。曰。臣。子。應。衛。東。與。生。以。之。佳。馬。何。為。乃。以。頊。拒。帝。頊。中。三。天。百。官。侍。衛。皆。收。頊。結。朝。服。登。車。以。身。衛。帝。及。兵。引。結。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殺。結。血。滅。帝。衣。頊。迎。帝。入。郭。左。右。請。浣。帝。衣。帝。曰。整。侍。中。血。勿。浣。也。○張。方。漢。入。京。城。廢。皇。后。太。子。○成。都。王。頊。表。向。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道。拜。淵。為。北。單。于。祭。水。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淵。上。表。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遂。遣。都。五。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軍。之。號。○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

○東海王越。奉帝。帝。頊。帝。殺。前。帝。中。結。結。行。在。泰。準。關。有。佳。馬。牛。結。正。色。曰。臣。子。應。衛。東。與。生。以。之。佳。馬。何。為。乃。以。頊。拒。帝。頊。中。三。天。百。官。侍。衛。皆。收。頊。結。朝。服。登。車。以。身。衛。帝。及。兵。引。結。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殺。結。血。滅。帝。衣。頊。迎。帝。入。郭。左。右。請。浣。帝。衣。帝。曰。整。侍。中。血。勿。浣。也。○張。方。漢。入。京。城。廢。皇。后。太。子。○成。都。王。頊。表。向。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道。拜。淵。為。北。單。于。祭。水。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淵。上。表。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遂。遣。都。五。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軍。之。號。○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

○東海王越。奉帝。帝。頊。帝。殺。前。帝。中。結。結。行。在。泰。準。關。有。佳。馬。牛。結。正。色。曰。臣。子。應。衛。東。與。生。以。之。佳。馬。何。為。乃。以。頊。拒。帝。頊。中。三。天。百。官。侍。衛。皆。收。頊。結。朝。服。登。車。以。身。衛。帝。及。兵。引。結。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殺。結。血。滅。帝。衣。頊。迎。帝。入。郭。左。右。請。浣。帝。衣。帝。曰。整。侍。中。血。勿。浣。也。○張。方。漢。入。京。城。廢。皇。后。太。子。○成。都。王。頊。表。向。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道。拜。淵。為。北。單。于。祭。水。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淵。上。表。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遂。遣。都。五。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軍。之。號。○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張。方。在。海。北。兵。士。劉。機。結。結。通。

永嘉元年以鄉郡王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廣以司馬
專為謀主惠亮說曰簡紫賀猶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康乃
導躬送紫猶二人皆應命而至軍府政事皆與之謀焉○以王衍
為司徒衍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浩之曰荊州有
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胡政堂曰王衍為三公而廢變亂亦多人不問正之者方且
營三窟魏謝安年不勝足死於排海之下當知紫賀而廢
世之成敗

○三年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漢王淵即之帝位○太
越入軍師殺尚書何駿駿之孫九初何奔侍武帝女道昭孫于四
主上開創大業吾安見未聞鮮卑主事非能服
謀之道也及身而亡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
及於難及後兄嵩哭之曰我祖其給聖年曾日食萬飯猶云無下
著度及永嘉之末河氏無遺種
溫公曰何曾身為宰相知若此
不以步而執持於家此忠臣也
四年漢王淵卒子聰即位○五年漢后勒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
平於項王衍等乘越喪還整后勒時駐蹕道之觀衍等問以晉故

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固執辭謝遂與以自免勒曰君
壯登朝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壤天下非君而誰役使人排擯廢之
尹越某曰王衍清名蓋世今為卿執此故
尹且所當見死不暇一成人物安在哉
漢到曜后勒等將兵寇洛陽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
○時海內大亂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惠說康收其英俊與之共
事辟據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樣刀楊下堂便是陶侃等時與
○同類奔鄉郡王房以類為重皆祭酒桓彝亦避亂過江是房
謂穎而執以中州多故求此求全而早約如此將何以濟既而
生舉兵論世事遂請開前朝何見晉失矣無道憂美諸名士游宴

○王衍自稱景王珠璣自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涕泣慨然發誓
○其共戮力王至亮還仲州何至作楚同對泣耶殷時收淚謝之
胡政堂曰王衍中唐之貴族也
前太子師馬衡外平珍美丰神善清談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惠相十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
華慈皇帝召策英王策之子為太子策之初封奉王及懷事
建興元年漢王聰害康臣於光德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康王
哥不勝悲泣聰惡之殺哥等懷帝亦遇害以問至長安皇太子承
即位○張軌遣兵指長安共尊輔秦王○左丞相康以祖述高據

刺史遼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謀中夜聞鶴鳴琨躍而起
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破江乃言於庾亮請命將出師以復中原
亮無北伐之志以琨為奮威將軍琨陳州刺史給千人馬布三千匹不
給鎧仗使召名募琨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胡不不能清中原而復
有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為精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琨增人
曰常思祖生先吾著鞭○三年琨進拓跋猗盧寄為代王○六年為
琨其後拓跋人起為王○南仇為廣州刺史右州無事○琨朝還百覽
於外慕運於齊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而爾優遊恐不
能自勞耳○琨運到時政長安張翼子張軌遣兵入援且還諸郡

○琨討群衆都督而諸軍事○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曜遣書
丁謂曰昔創基興戎夫加以服俗漢則草而夫○學者當若輩
而曰六經諸君有虛焉而或名檢身者○或求焉通仕者○
○以問於此世不無乎
○事記
中宗元皇帝名嘉字宣宗晉懷帝王類之子初為云東將
○武元年郡王即晉王位始尚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求獲
之後江東州刺史楊瑒總為事有備為世備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
皆北史焉

○胡漢以統○時水少寶石炭石及馬七及帳中之寶自
○馬無足恃○七代元帝乃小史中史與員俱死而七不可
○劉琨中慕容廆遣使勸進○琨曰劉琨改西碑與敵立同盟
○以慕容廆○琨遣使勸進○慕容廆曰晉祚雖衰天命未
○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舉江南行長勉之
○大興元年漢主聰出政命聰帝或服凱鼓前應及堂屋○史承又敗
○執蓋羊廣抱帝大敗聰殺寶整帝亦遇害○琨王登哀即帝位命王
○厚升御床共坐尊解曰若太賜下同萬物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漢帝所百官與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王導遣從事行揚州
○國運各書二千石○官無異○獨和無言導則之和曰明公作

○十僕編編○晉何夔奏○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慕容廆
○此康也其母崔氏因上之壽絕裾而行琨至後求之命○琨建不許會
○琨死○除服侍衛○晉開皇十六服說不得會長同前不計品級之不得
○已拜受終身以為恨○漢主聰卒○子繁立○前秦使之○十胡胡殺單面
○位改國號曰隨○時詔郡公卿士各賜得大卿史中史無遺上張
○兩梓宮未還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學臣不以仇此未報為恥務在
○調虎離食二失也○漢官惟以名望請張三失也○若此失不改求以
○亂難矣○二年石勒與琨絕自稱趙王○三年祖逖鎮雍丘詔加
○鎮而將軍退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然於新附河

南多叛後趙來歸後與石勒和好不納過境稍息○時王敦總他討

王敦專橫政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討功勳

甚帝惡之乃引劉曜刀協等以爲腹心稍抑王氏之權導亦漸見

疎外進能任真推分淡如也越者稱其善處輿磨而致益懷不平

○帝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燕王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

與之宴瑯琊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年

刀豈無一割之用耶時湘士固贊承躬自餞約情心無緣甚有龍石

○四年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徐兗豫并幽冀六州諸軍事遂

與淵無遠慮一旦棄世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曜刀協等

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憤憂毒卒於雍丘陳州士女若妻父

父懷異志聞逃卒蓋無所憚

永昌元年王敦作亂瑯琊親曰劉曜淨危社稷吾欲當君州之惡何

如親曰賊賊始然賊孤社稷敢怒曰君庸才遠大體遂舉兵武

昌上張罪狀劉曜刀協帝親帥六軍討之賊與協勸帝盡誅王氏帝

不許王導帥其黨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顒將入導呼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斯不顧及見帝言還忠誠中使甚至及出導又呼之

不與言爾左右曰今年殺諸賊以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死又上奏

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

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曰涉強遠字方營計以百里之

是何言所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王導大義滅親可以存君安東

即敗之○敦既石勒帝令刀協劉曜戴淵率衆攻石頭協既敗

令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乃丞相臣猶說敦曰周伯仁賢有爲名

公宜除之敦問進善不答敦收頭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

頭善先往哭頭然後見敦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汝何哀而發之彬

勃然歎之曰兄托臣犯順殺賊忠良國爲不報而攻門戶矣辭氣

慨然淚俱下遂後料檢中書故事見謂故已之表症曰我雖不殺伯

仁伯仁壯烈而死臣實受中書與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

○伯長涉撫王承元之

朱勰曰遠隔當面數其從父兄也其不能防

於始又不能止於今雖也遠隔而計之

帝甚惜我輩大子紹即位

西晉元帝年帝與王敦之過以部族爲外援次頃合以收忌之表鑒

焉當令鑒選朝過敦敦謂鑒曰樂房卿才其定主廢

滿武秋武秋滿耶鑒曰房補道顧平淡悲懷之廢矣而能正武秋

之七士安能殺之敦曰當是時危機危急急鑒曰大夫當生死以之

惡其言鑒繼討敦○二年敦親任溫陽時進家謀以附

萬根必待為... 鑒得詔書... 宣城中史桓...

鑒得詔書... 宣城中史桓...

甲以得之... 追義無是... 勳進軍... 不負國也...

古之善教... 司徒進... 司徒進... 司徒進...

起曰然... 據上派之... 以定大事...

以定大事... 之○後趙王...

朕可方自... 當北面事... 大夫行事...

六國連... ○八年趙王... 陶公機... 王黨以門...

不痴不癡每發言一應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
道改容謝之○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列後世曰張駿之志
自後世曰張駿之志

咸康四年時庚亮雖居外鎮而足執朝權王夷甫不能平嘗遇而風

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元規塵汚人○元規數語合以年老致仕時

時有徐空隆體於王導太常馮懷以問會合曰王公雖貴重權歸偏

敬隆體之言或是諸君事空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向為祖恩問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歎而

曰天性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命也自有性命終勢者無致仕二十餘年而卒○蓋亮死即燕王位

五年王導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雖示放道實與華說明德君子遇會思忠寧可無子浩積不廷異以
咸康四年時庚亮雖居外鎮而足執朝權王夷甫不能平嘗遇而風

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元規塵汚人○元規數語合以年老致仕時

時有徐空隆體於王導太常馮懷以問會合曰王公雖貴重權歸偏

敬隆體之言或是諸君事空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向為祖恩問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歎而

曰天性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命也自有性命終勢者無致仕二十餘年而卒○蓋亮死即燕王位

五年王導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康皇弟亮弟亮欲篡國事既功備相三世會無儲款衣不

重帛○八年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尹氏曰：此項與前并異。尋夫中國諸製，皆為悅頤之具。一以

六年顏武興公闢殺趙王粲自立即皇帝位國號大魏即漢○滿洪
自稱秦王改徙韓氏尊李弘為皇帝位恭○蔡瑒參司徒三年
不徙瑒命臨持遣侍中徵之蔡稱疾不起使者十餘返不至公卿奏發
徵遣上命請從廷尉謀賊帥子單桓聞稱額待罪詔免瑒為庶人
尹超華曰蔡瑒前欲誅蔡以有陳氏萬頃即能前不知金之速
耶山前古不忠由是言不賢皆免他如呂果則別之故耳
七年初祖溫開石氏殺上遊諸結累中原事久不報溫遣帥龐軍武
陽期進大恨司馬高恭為會稽王呈草書致溫即回軍還鎮○八

華嚴居士疏請出師許洛詔許之治之北代也王羲之以書止之

不聽既而無功復堪再舉義之望浩書曰今以異臨江天下寒心
 我之義不
 固已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不聽義之入與會慶王是職曰今雖
 有可善之命內未肯而而更欲爭於道也

○麗遠太學生徒清以中興麗遠太學
見其學徒內足見其期遠黎鐵畫此封內而痛恨懷神者山山無不稱述其爲皇帝位

尹起奔曰文德若帝王之制需餼鼎虛
名誤國乃以軍興覆遺生使謂疾苦矣
十年交吉走平上戈平走義興與上
於殺吉之罪青兗為無人

此内外大權歸於混氣。浩既廢黜。雖忿怒。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

卷之五

惟事字。又以溫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欲許。以將為海濱。有謀謀。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宮。溫大怒。由是遂絕。十年於後。所。伐秦。大敗秦兵於藍田。三輔郡縣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復甯民。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規官軍。○北海王猛。少有大力。及桓溫建軍。漸上猛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苟若無人。猛共。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令長安咫尺。而不渡灤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無以應。徐曰。江東龜卿比也。乃著征軍謀。飲酒與猛俱還。猛不說。○十一年。秦王猛。與等立。即位。○十二年。桓溫自江陵北伐。與虜屠平。獲豐。豐。

嚴英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溫北伐克洛陽謁諸陵毀像者修之
 升平元年春王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作詩賦東至契跋之自京
 為秦天王尚書呂纂懷屬王猛於朕時始見第四弟友治及時

事堅大悅自以爲如玄鏡之還孔明也以爲爲高車左爲左僕射

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四年，燕王曹宇太子芳立，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時朝廷開闢

初燕王許割地雖秦晉兵既退燕人不許秦王堅大怒遣王猛等統
燕十二月取洛陽

尹超等曰秦又有雄燕之心而所忌者世耳今我子
五年秦王夢捷遣王猛率騎五萬以伐燕猛克會利河過郡縣皆望
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則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猛
漢司郭公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猛既得燕而異代之卒變其情
今猛德在燕秦雖濟志而燕之捷走不過一紀○秦王猛伐燕猛
徐成魏燕軍連期猛得斬之郭猛請殺其罪猛不許猛起欲動兵

猛既之及賊先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異矣猛亦知也乃
猛既徐成奔馳赴燕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衆勝追擊而殺及
降又十萬餘人

秦兵長驅圍郡統令嚴明軍無犯法前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
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秦字可謂古之
遺愛設太字以終之○秦王堅自帥精銳赴燕王猛出降堅還
及王公百官并解甲四萬餘戶於長安王猛與德屬妾語及燕史猛

曰人之心不可測也秦王猛之志固已微矣國勢衰微而
聞取之可先征而却居知號為先征則明公當丁公而
李布此猶大矣○秦王猛為新與德燕太史黃祖笑曰此中興其
在王猛乎

太宰簡文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晉王
居於元羊大司馬桓胤陰蓄不臣之志嘗慨然嘆曰男子
百世亦當遺真萬年及威名播於榜頭桓胤謂曰明公不為大元之
舉無以立大威權溫然之選入朝廢帝為夷海王玄會猜王昱為
溫然顯赫倚中謝安見溫然拜溫然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

有君拜於前臣拜於後安自謂也
鎮建康○二年帝崩太子曜即位○秦以王猛為丞相猛既死
國政搖動勳謀震怒練習軍旅秦國大治○秦陽平公苻融其禮也
學舍為有司所拘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齊侯公以言發願燕
王以輕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須有司舉幼明公體勸如此
吏何所進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解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南太后太子在位二
十四年為張貴妃所殺
宣康元年大司馬溫柔朝詣謝安王坦之迎之是時鄰下人情恟恟
咸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溫至大陳兵衛坦見朝士坦之甚懼張

治承 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赴卧帳中稱其言風動帳開女笑曰卿生可謂
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漢臣王潮書忠輔劉卒安將室
明陳宣公去方地溫溫家女適安為子紹復書云以
溫溫自砥如燈檠則史著安之德乃為心以

二年大司馬溫溫以樞州都督楊茂州軍事母憂忠告軍政勅勸沖
休除時望仲不從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別軍事謝安總中書安
好繁律期功之慘下廢綠竹王坦之以書達之曰天下之貴當為天
下惜之妾不能從○三年秦王侯獲疾堅坊以復事候曰晉祚將終
江南盛正朔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為國鮮甲而戮我仇敵終
為人悲宏辦險之計終而奉璧為太子室曰天下欲使咸平一六合
耶何齊哉暑眾之速也聖皇

孫問云王猛貼然狀狀
其言明矣夫王之為才足
太元元年秦苻堅敗於淝水

○二年胡寇以秦寇為患遣太武長成將謝
靈以厚幣乞應詔却起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遠惡不親玄之才足
以不負所深○臨海太守鄭超卒初超嘗賁於段氏以父情忠於王
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平竟我死之後若以哀
悼廣宴會者可呈此不滿即焚之超卒情果成疾門生呈讀皆與溫
往還密計情超曰小子兒已死矣遂不復哭○三年秦王堅薨葬廬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桓沖漢以根本為長遠計銳銳三千人後安謝安却之曰朝廷處已定兵中無別而歸安所以為防沖漢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聞將軍今大敵在至分游散不暇道謝安少壯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在任矣○秦將特許政奇賜免之遣尚書宋房州史南郡太守來就謝石等使房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當至誠難與為敵今秦諸軍未集安遠擊之謝石運劉牢之帥兵赴洛陽擊其將果成大破斬之秦步騎崩潰石等水陸繼起秦王堅與融登城望之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助敵何謂邪也秦兵過淮永和津安少却以決勝負融竟兵使却還不可止玄等引兵渡水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謝安之志

保奏請乘符氏順敗開拓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代秦河南城營皆未歸附謝玄遣弟陵太守滕后之波河據勢○燕王要引兵圍秦長樂公石于鄴鄴中驚報俱集謝安不謂馬為請殺于謝玄乃遣劉牢之率眾二萬救鄴至吉訛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十年慕容冲即皇帝位於阿房西燕冲改慕容王堅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苻丕遣人繼堅於新平佛寺于至即位○四年關口苻堅承燕燕華河西燕已為氐漢苻苻堅領唐色苻丕明之退苻堅及一戰敗退至身見人于子孫修滅河秦堅待共五

公行書符堅○燕王慕容冲即位於中山○已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是為西秦秦主苻堅時為是所敗○十一年代王拓跋珪即魏王位○西燕左將軍西延謙燕王冲立冲將隨為燕王慕容永襲慕容永擊秦王至於鄴殺之子發即位○十三年呂光即三河王位國號涼時秦主苻堅○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朝廷疑而主玄帝時遣秦主○不用出補義興太守機勢不得志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清河人李遵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洒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帝有知除而寔急者此之謂也魏主不省○十八年

謝士
益神管其
有太志
益神管其

安皇帝名德帝太子在位
隆安二年慕容德稱燕王一主司馬
皇帝伯魏王睦即是帝位令朝野齊來賀加帽三軍魏王睦
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陸門博士李士上曰天下何物可
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戶廷昌曰晉末流亡之物上而累道下徒不暇凡類初也乃
能置五經博士細目書以予魏蓋其在於彼則貴在於中國也
孫恩反命劉牢之督兵討之牢之拜表斬行初彭城劉裕健有女
志操識文字以貴履爲業好持蒲扇爲卿問所說牢之擊思引裕塞覆

經書

史 68—528

酌時宜通方為正格以身貌物風俗類此百官皆以此為準

義熙元年劉琨王德章兄弟位○魏王延至八馬官年○六年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河王○魏琨主建勳王嗣殺紹即位○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五年劉琨建勳勳自稱大夏王

一平秦王與平太子即帝位○劉裕戒嚴於成案○劉裕之為左

僕射○魏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如家○目覽詞○手答箋書耳行

聽受○並酬應○悉皆稱舉○十三年劉裕伐後秦○魏主胡剛於崔浩

曰劉裕伐地以克乎○對曰克之魏主曰裕才何如○慕容紹○對曰勝之

魏主父兄之資○修遠積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滅後

秦○獲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泉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知

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築其主○關中華戎雜結○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

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為飛敵之資

秦地終為國家○而有禍矣○曰申科之審矣○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

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請○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先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重操也○○○○○慕容暉之掌

乃密獻書於東宮而王琅哪王德文即位是為恭皇帝○宋公孫

爵為王

恭皇帝

德文女帝同母弟初封琅哪王及劉祐廢恭帝乃迎德

文而立之在廷二年琅哪之為恭廢王還傳以強洛陽

元熙元年劉湛勿軍即有華勳之志嘗自比管葛劉裕以為長史地

所事

右東西二晉凡十五
帝合一百五十六

通鑑卷八終

竟安鍾 懼伯散氏定

西陵汪 桓毅武父訂正

宋紀 野北朝魏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裕生而母死父將無從從母改而乳之裕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

之明日復至洲見有屠兒縛藥絡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

答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兒格叱之即散不見

初元平宋王裕稱皇帝廣帝為金陵王祕書監徐廣世濟哀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謝海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休命身是晉室遺老

宋高祖祖太子義符即皇帝位

景平元年宋以蔡廓為太尉尚書郎傅亮曰還若君惡以見付不

論不然不覺付也亮以語廓廓曰亮之曰黃散以下慈以委蔡以上

故室共舉同異廓曰亮之曰黃散以下慈以委蔡以上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魏主胡祖太子虔文子

許正行功到步之失利而返且治國如治家耕桑間暇謀官問婢
 陛下致伐嗣而與向書生謀之事何由許正不從師為魏所敗
 魏人欲誅紅宋王登后頭城有言○二十八羊魏人破宋南兗徐
 豫青冀六州而西赤地無餘春鐵諸軍於林木自是也里蕭縣元嘉
 之政衰矣○宣司堂何尚之以是時致仕退居玄山後者咸謂尚之
 不能固志然而治書院者數四果能世中求義淑錄自台隱士有
 雖無名者為孫為傳以重之○二十九羊魏中書侍中袁粲其居壽
 尚書總督陸鹿勳兵謀安奉皇孫瑒即位是為高宗○三十年宋主
 敬康太子劼先與王僧辯謀之歸曰臣謂宜速斷不可猶豫願以割
 恩家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决與徐湛之之人洛連日果失
 使湛之乘獨統驍騎行慮有禍豫督既而湛之乃依其居義隆而
 自任僧辯亦能從僧辯事僧虔為司徒屬而湛成○之竟官度○曰
 吾兄奉國以忠貞撫綏以慈愛今日之事吾不見及身○居時同鄉九
 泉何州化○助亦從之
 為州○僧辯○獨來主獨斷而宋主不從後○亦○有○之○謀○用○者
 賊○不○能○勝○之○時○而○死○行
 江州刺史袁粲殺將軍沈慶之舉兵討劼宋人三敗劼及手勝於
 伏謀

世祖孝武帝

孝武帝

孝武帝

孝武帝

孝武帝

世祖孝武帝名彧大皇帝第三子起兵誅太
 華建元年初功以何尚之為司空及劼尚之自先黃閣自見謂
 將有變復以為尚書令○二年宋主鎮北大使軍沈慶之請表表數十
 上路聽以公就事項人宋主復欲用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
 曰沈公不教何公往而使之而之也○宋主察其懷大夫顏延
 之卒延之子竣貴重也所資供一無所乏命延子慶之為尚書令
 五年魏以高允為中書令允好切諫言有不便允即求見屏人極
 論主謂屏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天下不面言朕聞其
 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微者皆雅量皆至大官封侯
 而允為郎二十七羊不從官至是乃拜允中書令○五年魏主
 公而不名將雅量曰前史稱車季康為劉大統引之為人偏心者歟
 不之信今見高子雅量四十羊未嘗見其喜悅之色乃知古人為不
 誣也高子乃文明如外華順其言內喻不能出口皆雅司提諸實
 為五羊十博學一○四○作○四○者○德○政○高○宗○余○亦○以○為○然○及○司○提
 得○照○始○有○高○音○聲○斯○後○果○允○獨○解○義○高○宗○人○主○為○之○初○容○此○非○西○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非所願也者乎夫人周宋易知吾先王之必心置又焉之於外此
管仲所以致物於魏叔也○宋以無治與明官華而之為中書舍
人三人惟事常時門外成市顯顯之傷不降意與宗與顯之善嫌
其欲中大成而之皆以為人惡命有定分非努力而移惟應恭已守
道而時者不意竟使彼徒躬難履無嗣得長厚者定命論以終之

○宋主上賦勝博今而身欲其度傳中教顯同感稱而祖命素之極以
神宗主曰曰食貨得此已為過矣○宋主好御海陸諸事有難目呼
仲大夫王玄操為老槍僅射劉秀之為老惟惟高書恭與宗主
嚴不敢戲雖攝曹即王就之曰泰尚書今日能負荷矣○十一年宋

主祖太子曹即帝性殘暴日甚弄威之狀○王就即位
太室明皇帝名或文年十一子初封湘中王
廢帝洪武大皇帝或文之子

宋始元年魏主魏顯祖弘即位○三年宋主道武帝元時千人鎮
道成敗泰泰有客如盛○五年宋主又為子太信兒人圍之三
室外無戰士守盡夜報戰中宵生戰無諸服志至是魏人拔
東海沈文秀解衣服止衣冠持印坐懸如魏人魏主重其不
輕外都下大夫○七年魏顯主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於太子宗
自稱太上皇帝○宋主作相宮中獨極壯麗謂眾尚之曰此是
大功傳神家意曰此皆百計索兒賜賜錢而為排若有知當應

聖德羅海國何功德之有宋主使人陛下願
泰像元年宋主妻要娶皇弟臨朝王景文或有異圖○齊手幼弟
蘇賜元景大王與宗同謀○齊人得置局下四邑不樂局者飲子
納金畢余曰友切見賜以此方以功示客作善者致謝飲藥而卒○

宋主祖太子昱即位
齊明帝名彧元不如此若曹以此而之不以此而之於道成
乃反魏而之之河所設國曰書致其賜北列史不妄候家之也
晉陽王名亮名道高西行
元徽二年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謀刺東更日入直
法事號為四貴○魏顯祖嘗罰嚴明尤重刑罰或

國後緒年羣臣多諫之上曰夫人妾若則思吾故留者以引國為福
晉陽持告之強其改每耳○宋元成之與蕭道成同為股肱相善至
是道成一已專權收之不平謂元少以各軍為王侯而不為實克生

又道成讀書曰天下既有無宗之心乎卒敢捐包胥之節○宋主賜
日甚嘗直入宿軍所道成量時權相是令起兵道成為的引滿將
射之道成曰若臣無罪乃更以箭射中其膝道成不能為人投弓大
笑道成憂憤無措乃家與甥謝靈運整潔廢志遂殺星而立安成王瑛
準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
順帝名彧年十二子及晉陽王景文者道
順帝名彧年十二子及晉陽王景文者道

卷之五

卷之五

昇明元年齊主開為政於秦皇劉徽對曰政在秦經凡宋氏所以亡
靜等政繫子易以身謝父徽即前所之經謂曰政不失為忠
臣汝不失為孝子遂父子俱死自後哀之諡曰可憐石須城齊侯
驍死不作諸國生父子亦為忠者所設

二年宋齊道成假黃綬出領新軍齊秦軍江潘曰天下紛紛君滑何
如潘曰成敗在我不在秦軍公雖武有奇器寬容而仁控贊軍力
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份敬逆五勝也彼光敏之志銳而范小有威而
無恩士卒解體歸紳不懷兵數千里而無同是相濟五勝也雖討

微下為終為成獲必矣○太傅潘道成以謝服有里名欲引家徒命
之謝晉敗事因曰石虎不早勸晉亡死今物以方之焉與非也
潘道成晉文世事魏晉必行終身比而份使魏晉唐成敗事亦當

三漢潘道成不悅以世為侍中宋封道成為齊王宋機輔中
皇帝位潘道成主為也
合六十年

齊紀 附以別魏
大祖高帝封諸葛道成潘何三十四世孫潘沉有大堂傳學能文

齊紀 附以別魏
大祖高帝封諸葛道成潘何三十四世孫潘沉有大堂傳學能文

建元元年齊主開為政於秦皇劉徽對曰政在秦經凡宋氏所以亡
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獨
其處難安危矣齊主笑曰傷者之言可實為世也潘指潘王儉
等世前事時最上何意我買人曰故齊潘書之竟其贊曰潘世
儉儉亦因事不領召氏還亡國家難高之二孫也潘儉母齊宗公主
嫁齊宗主四子齊高帝祖太子即位高帝前潘儉大皇尊榮能文
性清儉每曰使政治天下十帝當使黃金與上同儉曰齊南康公潘
淵卒世子賈恥父失官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義屏居墓下終身

潘世孫
潘世孫
潘世孫

世祖武帝名賈高帝長子
在位十一年
永明元年齊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父以三年為斯謂之小滿
而遷讓去宋又不能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本
十月姜威逆行入太微齊有司請讓之齊王曰應入實不以文成
免已求治思隱患政若在戎機之案品○二年齊以竟陵王子良
為司徒子良齊王子少有清高頃意實家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綸
謝朓沈約陸雲並以文學見寵號曰八友子良好種民花鎮盛
齊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貴賤鍾曰人生如樹花同
隨風而散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貴賤鍾曰人生如樹花同

齊紀 附以別魏
大祖高帝封諸葛道成潘何三十四世孫潘沉有大堂傳學能文

齊紀 附以別魏
大祖高帝封諸葛道成潘何三十四世孫潘沉有大堂傳學能文

齊紀 附以別魏
大祖高帝封諸葛道成潘何三十四世孫潘沉有大堂傳學能文

魏書

卷之九

魏書

卷之九

魏書

好時書手不擇法在與據能不忘得道入好賢樂善與與接常

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魏以謙遜為直

將軍軍治者皆御大恩彈劾不從張璠魏主每欲進以名位璠若解

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禁也○魏主謂璠曰國家

從前有一事不從下其有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

中患不能思自分謀舉一人如有不可抑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

而朕河不識卿言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五年魏主下詔

改姓元氏

大姓曰此胡人

有中國之姓

建康集

卷之九

魏書

魏書

卷之九

魏書

卷之九

魏書

南朝之江魏將作共避胡圖無如州乃密修武備聚曉步豫州

刺史裴叔業遣人密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何如恐無獲

自存之理不若向西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舉小用事豈能及

遠若竟外相逼當勸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虞河南公寧可復

得耶○蕭後言大齊主乃大起殿庭時鑿侍之徒皆為鬼有趙鬼

若龍騎西京賊言於齊主曰桓鸞死矣建寧皇帝齊主乃大起芳樂

王壽帝諸宮以齊主望後宮服御皆選珍奇樂金為蓮花以帖地令

諸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百姓因盡號道姑○齊王字瑤

魏書

卷之九

魏書

卷之九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改置老平旁之制。任權賢能。○七年。總督官員置屯。田。續六條。宇。文。恭。漢。時。政。為。國。富。民。之。法。度。夫。尚。書。極。其。事。誠。官。員。置。屯。田。又。為。六。條。詔。書。一。曰。守。二。曰。教。化。三。曰。畫。地。利。四。曰。指。賢。良。五。曰。恤。賦。六。曰。均。收。度。泰。帝。置。諸。虛。左。令。有。司。習。訓。之。非。通。六。條。者。不。得。居。官。○十。年。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高。澄。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澄。為。之。以。制。政。郭。中。謂。之。四。道。報。復。重。均。車。馬。騎。衛。欲。以。領。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省。中。書。監。中。書。文。武。資。得。皆。恩。於。澄。○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自。晉。宋。公。來。至。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薄。書。日。旰。不。休。為。俗。所。笑。曾。無。文。器。

○九年。為。己。任。全。是。後。為。太子。序。事。太子。嘗。自。講。老。莊。致。客。謂。人。曰。魏。而。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而。致。乎。

○魏。都。督。琅。琊。公。賀。拔。勝。字。字。文。泰。嘗。謂。人。曰。諸。將。對。敵。神。已。昏。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時。真。大。勇。所。為。也。○十。一。年。梁。魏。時。常。持。賀。拔。陳。四。事。一。曰。小。民。流。移。二。曰。風。俗。侈。靡。三。曰。反。節。還。流。落。吹。毛。求。竊。四。曰。省。事。惠。養。梁。主。恕。口。便。勸。書。責。之。然。但。謝。過。不。敢。復。言。○

○以。車。孝。寬。為。并。州。刺。史。字。玉。辟。東。魏。高。歡。惡。山。東。之。眾。故。欲。至。玉。辟。圖。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璉。說。之。使。

○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聞。西。虜。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故。智。勇。俱。用。乃。解。圍。去。○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守。大。秦。雖。心。任。之。綽。字。謂。為。國。之。道。常。憂。人。如。寇。之。訓。人。如。賊。師。每。與。公。卿。論。議。自。責。遠。役。事。無。巨。細。如。指。諸。掌。積。勞。積。疾。而。卒。秦。漢。痛。惜。之。及。陪。室。武。功。秦。附。酒。言。曰。爾。知。吾。心。否。知。爾。志。否。故。共。定。天。下。屢。舍。吾。去。吾。何。因。舉。動。哭。不。覺。死。於。手。

○太。清。元。年。秦。魏。人。各。相。劫。海。王。高。歡。率。眾。性。深。密。人。不。能。測。機。惟。之。際。變。化。左。中。制。故。軍。旅。非。公。嚴。肅。臨。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為。之。用。魏。臨。終。謂。子。澄。曰。僕。景。專。制。河。南。嘗。有。叛。處。之。志。我。兄。堪。敵。之。奇。惟。蘇。綽。密。成。攻。不。責。之。遺。以。留。汝。○東。魏。定。州。刺。史。侯。景。以。河。南。降。魏。又。表。請。舉。十。三。州。內。附。於。梁。梁。王。名。舉。漢。漢。侯。射。謝。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安。之。計。口。將。置。則。塞。外。可。清。機。會。難。得。宜。宜。膠。柱。先。庚。正。月。己。卯。梁。主。魏。中。原。守。放。以。地。表。降。且。見。朱。昇。當。之。奔。四。此。守。內。一。心。也。及。下。和。至。稱。景。定。計。寔。以。正。月。己。卯。梁。主。食。神。之。建。為。未。決。當。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羞。降。即。是。中。官。昇。協。知。帝。尊。帝。幼。幼。上。乃。定。議。納。景。封。景。為。河。南。王。道。兵。後。之。間。於。正。善。焉。與。周。之。曰。爾。暗。在。此。矣。

○魏。氏。曰。景。有。一。心。以。為。我。國。家。大。計。當。以。是。舉。景。曰。可。否。景。有。一。心。以。為。我。國。家。大。計。當。以。是。舉。景。曰。可。否。景。有。一。心。以。為。我。國。家。大。計。當。以。是。舉。景。曰。可。否。

高麗王

高麗王

高麗王

高麗王

高麗王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史記使軍司往所作...

漢書卷之

定策今元景安欲請改姓馬氏其說元景皓曰安有無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大夫室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此言告齊主齊主嫌

景皓現安姓馬氏相敬堂元景安同多賢居齊文昭行光義江元五朝

三年同至賜爵士章貨徒道通公負身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

顯祖現大子殺即位世祖大皇帝名齊武帝元始與王之長子也

大皇帝元年同家宰獲逆毒殺其君無統弟魯公也主是為齊太后

成公王為齊高王以雲山王演入幕大統而公之存之演以王時

帝即國辭不受成勳之時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時為少時解

不顧實但喜就寢寐後下堪時後人主恩私何如丁保萬一福慶

退無地非不特作要官但思之則難解

二年蘇王演現年長廣王湛王見其為太子有年為樂侯王○三

陳閔州刺史陳留王湛王見其為太子有年為樂侯王○三

以順運實願不勝則引也詔以亂之使人治深書而聽之至則通

韓信口相若人皆貴下可言無然起可謂得之矣言曰通一說

韓信口相若人皆貴下可言無然起可謂得之矣言曰通一說

士何足言智宣若班彪王命論繼而歸乎○後漢主孫祖太子孫聖

位○六年鄭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後見為齊

太康元年宋主以太子伯宗為傅欲傳位弟瑒時孔無力爭之曰皇

太子聖德日隆安哉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不敢奉詔陳主

曰古之遺直獲見於卿乃以無為太子廢事

陳主謂太子伯宗宜立陳主起自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險約每

利則以難窮太子伯宗宜立陳主起自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險約每

更嚴於殿中者必授策於階石之上今雖與有聲曰吾雖眼亦令

史斷曰文帝刻簡

總未以來縣令多用簡後由是士為之惜材元文選以為縣令

治民之本道濟平選當擇青齡子弟既助用之縣之士人為縣令自

此始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

光大元年陳安成王項康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自立○齊左丞

斛律金卒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每朝見常聽奏步

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或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高宗宣帝 名熹 字仲 年二十四歲

大建二年周陽太子少子熹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熹為洛陽下

軍兵或謂熹為周主之幼子勿受不當貴素曰但當貴者來過臣

臣無心圖富貴也○周主封熹太子師宇文護殺之○四年周主謂

公意將齊若大舉而西將齊公宣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解護戒居

臣協和親友勿令自致通達大舉成以向憲意指心無凡口吾

死心公常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五年周太子好近昵小人左

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

人其師友調護聖賢不致侮庶及矣周主乃以封是選為右宮正

謂樂運曰太子何如人曰中人周主謂樂運曰官位貴惟運

所言乃忠直耳○齊張離以絕後後主周與齊相何共珍相結

珍薦離為侍中大見齊主離欲立後以報恩論議加賜無所回避

齊側目除離隨之左張時奉侯作中宣季舒謂張時厚齊謂張

衣冠宰相逆習惡之會齊主時如齊周離從從文官連名進諫

長齊主於齊主曰諸連名者未嘗不反齊主遂斬離等六人

明帝少不謹後周主召見周主召見周主召見周主召見周主

六年周太后崩周主行一年

六年周太后崩周主行一年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高宗宣帝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宣帝憲法於足樂更與親詣朝堂候幸八失事多斷斷不恭寧稱一
也采女實言不許嫁男二也數日不出奉侍當者三也竟刑未幾
嚴前制四也虛爵爵麗五也臨賦下民以奉侍後爵抵六也上當
誤者即合其罪七也言家或不能修守德八也若不奉進八事
臣見周朝不食食臣周主大然將後之內又中大夫元巖始聞諸見
曰樂重不謂其心欲以未名陛下不如若而進之以廣度周主感
情賜金而寵之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關其自稱天元皇帝
○十二年天元皇帝崩其後父隋公暨性聖後重天元忌之暨不
安會天元崩暨自為相國總百揆遷葬於玉聖公即指曰欲富貴
必不得下聽之○十三年周主禪位暨

感為太子少傅或得之子也感有令名宇文弼強以女妻之咸見
權譽焉嗣及已居居山年及微拜少傅○所以威感為納言隋主
嘗想必後一人咸入謀納之嘗謂嗣臣曰感咸不似其言
我不得聽感何以行其道感言才無能至於斟酌古今助成宣化
非感之匹也咸若遂就世南山山曰感言易也咸嘗言於隋主曰臣
先人每戒臣曰惟孝經一書足以治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隋主位周郡王有罪除名降世世別居為高司所初名隋主下
詔曰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職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
賜以帝經令其情熱可還與母同居○陳主親太子叔寶即位
長城公名如周武帝子也
○隋主元年隋主嘗監牛臥上表曰典屬履歷度制車多散逸周氏聚
言作此為秦為國之小莫此為先隋主從之乃獻書一卷晉書一尺
○隋主親太子瑱嗣曰二年隋主即史柳成其隋主勅於聽受百官
奏請多有瑱瑒上疏陳曰自古聖王是過唐虞然官外求賢而選
終任使陛下留心治道如擇賢物以充薄憂望聖願察臣言少
咸謂路唯經國大事非臣以下可能矣隋主喜其言自餘細務皆
有司隋主喜之曰柳成貞上國之寶也○隋主不喜辭華語天下文
翰並實錄隋御史李諒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

乃至於此○二十二年春，帝將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故卿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大猛，而卿之○廢太子，身為庶人，立諸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實曰：僕聞人矣，未有如此部者，異日必為偉器，祇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機樞之重，俱以子孫托之○以王師為命，今奉命討賊，軍王加還，派司李恭等七十人，護之，物日至，師如明而無一挫，教者上供殺之，乃指為為廢全○元壽二年，柳沈尚陵公主恃寵使氣，帝聞，革雲起，以外間不便事，時使侍郎同於述曰：柳述驕奢，未嘗經事，其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

也，有而必亡之○四年春，帝將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故卿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大猛，而卿之○廢太子，身為庶人，立諸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實曰：僕聞人矣，未有如此部者，異日必為偉器，祇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機樞之重，俱以子孫托之○以王師為命，今奉命討賊，軍王加還，派司李恭等七十人，護之，物日至，師如明而無一挫，教者上供殺之，乃指為為廢全○元壽二年，柳沈尚陵公主恃寵使氣，帝聞，革雲起，以外間不便事，時使侍郎同於述曰：柳述驕奢，未嘗經事，其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

[illegible]

一、二、三

唐不見

卷十

行天下可也。然宋入國之計，嗣以元吉守齊陽。○李嗣將兵數萬，
至雲台，代毛瓚還宋。宋主推之，命瓚與王僧道淵以書招李徽、李
徽等。○李徽等見書，乃力同心，起子學於雲陽，祇面茶於故堂。
不意魏嗣將李徽、李徽等自營大不如半，雖難獲以矯其志，使為
微案破之。○微上表乞兵收得李徽等，詔侯開平定，陳輪泰威。
徐嗣君微之勢，以收諸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義民，必有
司牧。當今為我諸子而誰能待者？幸勿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或
傳宣帝與劉大同乘雙馬騮，欲遊北邊。世民曰：若生一戰，可當本典。
大義救彼發生，當先入滅虜。號今天下，還小敵逐已班師。忽從東
之法，○劉羅智淵不從。世民復泣諫，謂乃母憂敗方生，斯之克害。
○李徽等聚陰金樓之閣，倉卒死。世民食肉，因得勝兵三十餘萬。
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徽，以為大業必興。焉知是人也。師老無功，
以致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固士馬之銳，居洛東指青白江都，無所獨人。
號今天下，當拔其官。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世民知之。
胡亥曰：此客之謀也。而止非惟罪家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免
九而逃不為其甚也。公孫仲悅之徒非水乎？可謂高士矣。
陳城尉房玄齡，時世民出軍門，世民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
親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二焉。○李淵克長安，與
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蕭瑄起兵巴陵，自稱漢王。○李綱調法

駕臨代王位即皇帝位還尊煬帝為太上皇潮進爵為唐王

三十八卷

驚鹿代正鎮和兒帝位遠華陽帝為太上皇
湖邊野為唐王
三十八年
卷九終

通鑑纂卷十

唐紀 僖伯歌氏定

西漢 漢武父訂正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大業封唐公唐東起兵受唐帝璽圖璽

帝位○唐煬帝山簡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侗即帝位以王世充

將內外諸軍事○唐武宗李昂皇帝○唐肅宗李亨皇帝○唐僖宗李儇皇帝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唐主特製監特厚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疏遠人

免京職任遇恩賜令文靜缺皇則有之非收職及事寂曰文靜才

過人性度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殺之

唐主考弟群臣以李嗣孫伏為第一謂裴叔等曰朕即位以來惟

李嗣差重忠款孫伏仇可謂誠直除人獨地非朕所首而己豈展所

望哉○王世充欲隋主稱自稱帝○唐主遣世民伐鄭王世

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海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

下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威風惟公獨阻辱教為此而來世

充曰相與恩兵誰好不亦事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何不講好

至暮各引兵還竟擒之○三年唐泰王世民擊劉武周破之武周主

突厥其將尉遲敬德等皆降已而奔相尋叛去諸將殺敬德因

之世民命釋之賜之金曰夫大度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公欲去者

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己而世民為王世充所困其將

四年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唐泰王世民大破擒之○建德部將劉黑
闥自稱漢東王○隋末錢幣廢至武德初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
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
之○唐主以泰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
位在公上以世民為之今開府置屬世民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
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號稱十八学士唐主與世民長於詩字
唐文選詩教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著百篇恩禮優厚士
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史 68-555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用廣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矣安用重法耶

先華陽曰居民上蓋此清源正

上堂謂侍臣曰君臣佐國依於民則民以奉君猶別而以死服

院而身與君富而國亡夫欲威則貴廣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怨民

怨則國危國危則君喪服喪以終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謂裴寂

等曰此言上書言事者咸皆結之展賢所出入皆實公等亦當格勸

職堂副朕此意○上遂使裴寂并然中男勸出龍殿目觀以為不可

不肖焉勸上極名而讓之對曰大兵在即之得且過年何必多取細

絹且陛下每云是以誠信陛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勸裴寂

官物有司發敕知故又曰關中充二年租納國外給沒一年綿有勸

之役已給者以今年為始今度能為兵何謂未平焉始乎上悅曰

卿違國家大體乃爾無中男賜金幣口張盛古上太實庶其略曰

聖人受命拯溺乎也欲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元

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使臣不知強其室而後其寢羅八珍於前所

食不過適口惟任同金食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使後而將勿察察

而明雖是疏敵目而現於無形雖難曉軍軍而難於無聲上嘉之除

大理丞○上慮吏多受賄密使左右試路之有司問今吏受賄一匹

上欲殺之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

吏是陷人於法也上悅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事不為面從苟

事者何要不治

溫公曰裴矩修於情而忠於唐止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則則裴

太宗皇帝所說此言則天下之為臣者其亦有所勸懲乎

貞觀元年上嘗群臣奏云王斌臣樂作外樂曲貞觀七年史名七

舞上曰朕自愛舞舞征逐有曲曲離非文德之雅矣然功業由茲而

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實文德之足比上曰數

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陳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錄諫

胡致書曰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錄諫再自

上以選人多詐買資蔭勸會自首不自首者死未幾有詐買事覺者

上欲殺之大理寺卿戴胄據法諫而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乎對曰勸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也

陛下怒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勸之以法此惡小

惡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書紀顏師法上皆從之

天下無冤獄○上令計簿奏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未有賢才

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備才於異代乎德委

卷八

為天下生
十道

考夫論

10

天下無敵

3

卷之四

•

誓而退。○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賄事覺。上更賜絹以贖之。胡

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為十道
一曰關中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

考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朕以考夫定四方識之

商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有司去諸臣者曰願陛下與卿且言非陽忽以改之執理不屈者

臣也。畏威順旨者。僉臣也。上曰。朕方以至誠待天下。君自為詐。何以

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威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

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楚得而守之，不可以不慎故也。

上問公卿以事國長久之策蕭瑄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

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上下俱有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智者不

帝紀
卷之四

魏徵言

●

•

1

1

...

敬奉詔又曰臣幸得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

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疏○上欲討譚南酉長馮益魏徵言益

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疋、青州、不反者、速捕消獄、詔崔仁師

不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之伸耶及勅使更訊諸囚皆曰崔

秘書監劉子翼辭以老母不至。

任以養老。母可謂如所死者矣。

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若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公輩無惜盡言

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零泰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

之者一也
者甚大

[illegible]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從前諸司去官皆守相以此其不

使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疎矣

方官制明建吏事輔以文學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

密規擬皆二人所定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謀斷相實同心獨斷

故唐世稱宰相者推房杜焉○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誦之曰上書論

事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

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品判事○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省官之給事中黃

門侍郎校正之至是上始申明舊制解有政事上謂侍郎曰中書機

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上聞

唐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者王珪曰此廬江王瑛之姬也瑛殺其

而納之桂庭唐曰陛下以廬江之為是耶非耶曰從人而取其美

何則是非桂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美不能自用然齊

所言之人會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在側臣以為聖心是之

也上悅即出之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時天旱詔文武百官皆減食

常何武人不學焉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悅問之何對曰此臣

家客馬周為臣具外身即召見除監察御史上以常何為知人賜

絹三百疋○上嘗使至涼州都督李元昊有佳鷹使召便殿李

大亮奏表曰陛下久絕歌舞而使求鷹鷹若陛下

其自惜乃是使非其人上悅賜以襪脫○突利可入海獺亦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使入貢上曰昔人謂樂成無上策朕今治安○中斷而後○

上策乎失時遠方諸國米穀貴者甚衆侍郎顏師古請開馬以示優

作王會圖從之○四年遣李善德李靖等擊突厥斬首萬餘級擒頡

利達至師漠南之地還宣○長治諸請上為天可汗上遂以

書賜焉北君長皆解天可汗

○安祿山者十萬口○群臣議曰○安祿山微賤而驕縱故○

○之論此○前事之明鑑也○盧彥博謂○之○是○前○大○使○入○衛○上○

○房○博○策○置○之○塞○下○拜○首○長○為○中○郎○將○○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

○不○順○請○討○之○上○曰○好○賊○者○古○語○之○間○何○足○介○意○○發○卒○徐○洛○陽

○宮○以○諸○延○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役○廢○建○之○人○蒙○亡○隋○之○弊

○上○納○其○言○為○之○罷○役○魏○徵○笑○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

○言○哉○○上○問○隋○文○帝○何○如○主○蕭○瑒○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衛○士○傳○餐○而

○食○亦○助○耕○之○主○也○上○曰○文○帝○尊○嚴○而○不○任○辭○臣○朕○則○信○任○賢○才○希○關

○軍○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乎

○上○曰○而○曰○思○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賢○為○良○臣○人○明○則○賢○行○

○賢○行○則○國○治○矣○上○曰○然○則○君○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上○端○明○堂○對○多○書○云○人○之○五○臟○成○附○之○於○背○背○自○今○毋○得○苦○因○背

揚威... 此其行也

上嘗震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在殿後

現其朝服於殿上驚問其故后對曰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

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負上悅之是群臣於丹霄殿上聞魏徵曰

卿所謀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從何也後對曰昔舜禹薛臣商無面

從是有微言臣知事不可成故持之又思之乃而從也至後與事拜之

意耶上嘆曰人言魏徵暴止強性我視之更覺城媚

尹遂曰曰世為家世自封主不同能手海亦有可觀太

宗丹霄殿之邊一時君臣提提之則非明良相與若我之危

秘書少監唐世面上重義論上賜手詔曰朕能恆然如始則此論可

傳如或不然使使後... 上移其五絕德行出

宣傳學文詞事... 其意以為發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

也亦為聖德也... 此亦為聖德也

上幸慶善宮... 上幸慶善宮

善藥方大會... 善藥方大會

祖之罪也... 祖之罪也

定口武德中... 定口武德中

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上謂侍臣曰公蒙

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蒙念國龍運之厄何患君臣不相傷

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

小人則小人競進徵曰然天下未定則事取其才矣魏既平非才行

無備不可用也

七年雲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經

徵欲上僊舞僭文見七德舞僭音不現見九功舞魏觀之○帝經

見聞三百餘文使回客朝以奉獻既死至期皆自詣上皆故之

幸澤風遊澤天儀○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

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

親不用棄也王神符足也如其有才雖仇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

舉非私親也○帝從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史臣賦頌利起舞又命

南蠻詠詩既而嘆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直諫太子嬉戲上聞而嘉之各賜之以金

第○八年上欲分遣大臣為訪遺無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得魏徵

史 68-563

有禮。今好善不誠。入漸也。初孜孜治。通令長傲。擬欲允漸也。初戶口無通。今旁服。恐離。漸也。疏奏。帝曰。朕今知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列諸屏座。并錄付史館。使滿世知君臣之義。○太史令傅奕卒。奕不信佛。嘗集奇觀。以米飯滿教者。為高僧像。以行於世。○十四年。上幸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赦天下。召儒學生能明一經者。得補官。於是學者雲集京師。上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者。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若葉奇功。變法度。勞費實多。○十五年。并州大都督長史韋世動。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畏服。上曰。隋煬帝長

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動於晉陽。而邊境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拜兵部尚書。○上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無行得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為不存伐。而天下興與之事。陛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程。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善之。○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詔為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叙

以。其為古人。不擇年月。不擇地。識者以為。命以為不可盡信。叙今史。上出之。深以為恥。遂以加。言。令吏。或。為。生。言。陳。往。事。一

無所隱。○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由是太子奢取無度。

房玄齡。少府監。實德。書於於。問曰。北門近何營謀。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謀。何預君事。玄齡拜謝。繼進曰。玄齡為陛下股肱耳目。因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管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悅之。○上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樹也。宇文士及從旁擊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悛。士及叩頭謝。○岑文本拜為中書令。還家有妻色。母問其狀。對曰。位高責重。所以憂也。詔賀家曰。吾今受事。不受賀也。○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無堂。命經殿材以構之。會上問國家所重。實意。諸臣曰。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家。王太子承乾。魏徵上曰。方今群臣忠貞。無渝魏徵。傳太子州絕。天下之。故有是命。○上謂侍臣曰。薛元帥。之。有。二。榮。苟。非。發。以。珍。藏。之。則。無。婚。姻。以。撫。之。竟。以。新。典。公。主。妻。焉。○御。督。蒙。仁。公。有。罪。上。令。其。有。功。赦。其。死。乃。自。責。曰。朕有。主。罪。知。人。不。明。一。也。以。於。能。法。二。也。有。事。未。嘗。思。慮。未。詳。三。也。○上曰。朕為兆民之主。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信。使之少。致長。好。致。失。則。當。貴。矣。誠。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雖。不

總在其外

夫宋三朝

...

人主一

1

三

14.

機不可失

卷之五

●

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十七年魏微薨上自製碑文謂侍臣曰人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
 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上問諸逐良曰舜造漆
 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嫌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
 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曰從吾志守亦當諫其漸○上曰人
 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刃力或以口辯或以譏諷或以奸
 詐或以卑鄙人生少懈而受其一則力莫能支隨之則其所以難也○上
 命鬪黨功臣二十四人於凌波閣長孫無忌引諸功臣等乞殺杜如晦
 李瑒士彥張亮等皆被殺劉弘基程元振安通張公謹等王承義王師範
 高士廉張亮等皆被殺劉弘基程元振安通張公謹等王承義王師範
 被告誣反蘇為庶人魏王泰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無聊因授
 床欲自刺無忌等請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治於是立晉王治為皇
 太子詔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宋常謂李太 ○詔以蕭瑀李世勣並同
 中書門下三品世勣疾方云瘳疾可療上自剪髮為之和藥世勣叩
 謝上曰為扶掖非為卿也世勣涕泣拜上曰朕求可托孤者無以踰
 公公往不負李憲至貞觀廿九年世勣辭謝薨
 自王太子遇物則諭之如見彼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見求馬則曰
 當不竭其力見乘舟則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猶水君猶舟也見
 恩於木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上親太子泰謂兵部無

無忘國事
忠臣圖章

思曰雖奴
能名之憾恐不保守杜稷與王格

無忌罔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大子仁厚真字文良生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初魏徵薦杜正倫後召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然君集謀反誅止

主而諸將立碑帝嘗欲出南山

贊曰君臣之際則下新我以親微之意大臣之責中使來也請謝遣計州方稱職故不敢不知言者

監脩國史房玄齡刪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

諸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李友鵠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猶是矣史官何得罵卽命直書其事○上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行惡善幾人君不欲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侍郎劉洎曰侍從逮喪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下服有三行一臣前代二進善人三行野小保此三行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唐書本紀
太宗三年
詔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若夫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設其可傳於後世蓋亦自備己躬費筆史官之說時即言之或足以警君心而金氏藏

十八年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李世勣李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上好文學性解歌辭臣等事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陛下虛襟納諫猶臣臣未敢盡况勳神機縱天辨辭歸以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此其理引古以排其議乎上飛白答之曰今聞議者虛懷以改○上

指長孫無忌等曰朕欲面奉公等得夫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

上曰長孫無忌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

臨終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皆規規練耳焉司論重人物直道

而言朕比任使多緣稱意漸逐良毋焉忠誠親附朕學如飛鳥獵

人人自憐之

先是陽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使

而已君臣之義與臣之義之比而臣之義為輕其見不恭甚矣

武陽公李元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生寢憂旦玄齡稱其有王臣

初之節至是卒○十九年上自將伐高麗至都自為文發魏太祖曰

臨危制勝科敵敵奇一將之智有餘萬衆之才不足

然張堂曰太宗之許魏武王所以自勉也又高祖稱其有王臣

才德相若元氣既竭才德俱竭魏武王所以自勉也又高祖稱其有王臣

上伐高麗開洛州刺史程名振用兵勇聞方家上言而之各振失不

拜上怒責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味野之臣未嘗預食私間遠方心

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明解上乃曰奇士也即日拜

右衛將軍軍中帝政安市成不下以還左早集糧食將盡勸班師上

謂諸仁貴○新設兵如樹者朕不喜得還更喜得卿也○上以還左

不勝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純驛紀載以

不勝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純驛紀載以

不勝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純驛紀載以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高祖

少帝廢立削製即召其太子請行在旁賜之

高祖曰太宗見危思忠

如魏徵自傳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江夏王道宗等招輸勒勸諸部其酋長皆領內屬請同編列

並為州郡上喜詔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勸諸

部隨之上為諸序其事曰靈壯嗣王王除兇報千古遂勒石靈州○

上生日不為樂謂長孫無忌曰朕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獲勝下

未不可停比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房玄齡嘗以假悅歸第諸遂良言玄

齡自處謀之始冀贊成功武德之章百死決榮貞觀之初還擊立

玄齡不可疑事上諭其第載玄齡還宮○二十一年上幸華嚴宮與

州進士張昌齡駁華嚴宮頌上責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賈供奉楊尚

熱與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王師旦知貢舉熱之舉朝莫曉其

以上詰之對曰二人文體輕薄終不成令若荒之術第恐後進致

之傷陛下雅愛上善其言○上謂臣曰朕之所以平定中夏而服

夷伏者止由五事耳見人之善居己有之棄其所短取其長賢者

敬之不肖者侮之正直之士棄其去中惡其伏之如一與五者

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蘇州人反志中請上致政於皇太子無忌

等請誅志冲○高尺霜降天不虧於大才雲黯日何損於明○二十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二、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育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開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茅履王華。字。伯。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結之以德。使窮饑之地。盡為。戶乎。○徐惠。字。以上。東征高麗。兩討龜。芳。華。等。錄。上。誦。其。苦。曰。以。有。三。之。農。功。與。無。窮。之。已。終。國。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武。軍。又。以。此。其。乃。喪。國。之。各。斤。珠。玉。鎡。鑕。實。建。心。之。情。壽。上。善。其。言。○

胡致堂曰。太宗納諫。一事可謂百王師法。

房玄齡表陳征遼書

房玄齡表陳征遼書。○

房玄齡。字。魯。直。齊。州。臨。淄。人。少。有。志。氣。及。長。博。學。有。文。才。貞。觀。初。召。為。左。庶。子。封。梁。縣。公。遷。中。書。令。其。成。名。也。

時太白星見。大史李淳風曰。讖記云。唐三世後。李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將軍。李。君。義。小。名。五。娘。官。稱。封。邑。有。武。王。出。為。州。刺史。○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知有。然汝與之。無。也。恐。不。能。懷。服。我。今。然。之。若。其。即。行。俾。我。死。汝。用。為。僕。財。親。任。之。○得。相。道。富。貴。之。耳。乃。以。世。勣。為。州。都。督。世。勣。文。詔。不。至。家。而。去。上。前。太子。治。由。依。遂。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世。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通鑑纂要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氏定

西陵汪 鍾殿武父訂正

唐紀

高宗皇帝 名治 字義 生於唐武德四年十月十四日 母昭儀柳氏

永徽元年 上引刺史十人入閣問民疾苦及其政治時長孫無忌

與褚遂良同心輔政 故永徽有貞觀之遺風 上嘗出岐陽雨問陳

張大夫客卿 曰 御史若為則不滿 對曰 以元為之必不滿 上悅 賜

之器 曰 引當盡處樓閣左殿物 上命抹之 陳張大夫蕭約 曰 此

梁骨貴難原 然法不至死 上乃免之 顧侍臣曰 此真饒福也 曰 唐

為大理丞 上雖因陳所處 謂無言 上問之 因曰 房卿原本自無害

上曰 治嚴者不害 是時 心辭受 初諸廷長抑置 既 去還同州制

史 上 治嚴者不害 是時 心辭受 初諸廷長抑置 既 去還同州制

之 治嚴者不害 是時 心辭受 初諸廷長抑置 既 去還同州制

四年 數騎常侍房道受 及高陽公主謀反 伏謀

制 氏曰 房杜林太 公之孫 雖有 皇宗 多力 見第

并殺 其子 十人 不 但 唐 之 宗 而 已 其 宗 不 宜 代

五 年 上 之 為 太子 也 入 侍 太 宗 見 才 人 武 氏 而 悅 之 太 宗 崩 武 氏 為

兄 上 請 行 香 見 之 泣 納 之 後 官 以 為 昭 儀 昭 儀 潛 妬 殺 女 以 誣 王

皇后 上 由 是 有 廢 立 之 意 又 恐 大 臣 不 從 乃 與 昭 儀 幸 長 孫 無 忌 第

醉飲極歡 拜無忌親婦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錦綉十

以賜無忌 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福無忌 無忌對以他 語上與昭儀

不悅而罷 上召長孫無忌 諸良臣 皆於內殿 幸勳稱疾不入 無忌

等入內殿 上曰 武昭儀有子 欲立為后 何如 諸良臣曰 皇后名

子先帝為陛下 娶之 昭儀下 手謂臣曰 朕佳兒佳婦 今以付卿

非有大故 不可廢也 上不悅而罷 明日又言之 諸良臣曰 陛下必

易后 請妙擇天下令族 何名武氏 武氏經事先帝 衆所共知 舊代之

後 昭儀下 為何如 同置 勢 叩頭乞 罷 上大怒 命引出 轉殿因 泣 婦

謂 皆不 納也 日問李勣曰 遂良固執以為不可 事且已乎 勣曰 婦

下 家事 何 必 要 問 外人 上意遂決 許故宗室 言外 朝曰 田舍翁多

十 斛麥 尚 敢 情 婦 况 天子 乎 武昭儀 今 左右 以 聞 昭儀 遂 良 為 諫

都 督 廢 王 皇后 蕭淑 妃 為 廢 人 立 武 氏 為 后

武 昭 儀 曰 為 宗 室 王 后 故 於 宗 物 之

武 昭 儀 王 皇后 蕭淑 妃 手 提 提 國 璽 中 四 令 二 垣 齊 辭 數 日 而 死

以 奉 義 前 奉 知 政 事 美 所 容 貌 溫 恭 與 人 言 必 殷 栗 而 從 陰 忌 刺 殺

人 謂 天 中 有 刀 又 以 桑 而 害 物 謂 之 桑 姑

顯 慶 元 年 上 謂 侍 臣 曰 朕 思 養 人 之 道 未 得 其 要 來 濟 對 曰 昔 齊 桓

公 出 游 見 老 而 飢 美 者 命 賜 之 食 老 人 曰 願 賜 一 闕 之 飢 者 賜 之 樂

老人曰：願賜一國之策者，公曰：夫人所居，安足周？一國飢寒，老人曰：君不養農，時則割人皆有餘食矣。不養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之養人，在省役而已。○洛州婦人淳于氏，色美，係獄李義府。屬大理丞車正義枉法，然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殺。義府口上知而不問，待御史王義方欲彈之，先向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其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覆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而不恨。於是義方入奏，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尤願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以義方戮大臣，貶為某州司馬。○二年，賊韓瑗來，瑒誘逐，賊皆為州刺史。○許敬宗，字武平，京兆長安人，善為文，與韓瑒不睦也。○劉洎之妻，其父為褚遂良所潛而死，給事中樂才疎曰：劉洎自比伊尹，不能。今當泊罪，則先帝為用，則不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謀反，詔黔州安置。尋殺之。○許敬宗請改氏族，為姓氏錄，初以宗族氏族誌外，時與兄當至是，敬宗等請補之以武后族為第一，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時人謂之觀龍朔二年，敬宗聚眾十餘萬，在天山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皆下馬歸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五月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

所奏事皆合，嚴宣，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劉仁軌所為。上上言，仁軌謂與州而盡忠，仁願東御制而能推賢，可謂君子。○麟德元年，上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皆使皇后決之。天下大驚，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己。中外謂之二聖。○二年，薛稷人張公藝，世同居北郭，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與張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十字百餘以進，上賜以纓帛。○高祖堂曰：張公藝之言，良矣。而宋氏古之三老也。新成三老，高祖曰：名臣之大，莫如張公。三老，高祖武以父子之至情，謂中三老，高祖王尊敬物之非尊，官國事有論高宗，非不能屈居過於居也。高祖曰：臣家所以同居之，又由推讓，君子解人不獨外也。○初，計元年，初御史奏與武承宗義府風占，按劉仁軌獄，逼令自殺。仁軌不從，及仁軌為大司憲，義府懼不自安，仁軌至，避觴告之曰：仁軌若余，嗚呼之事，有如此禍，既知政事，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勢。○仁軌為人，仁軌矯枉過正矣。○總章元年，薛呈見於五車上，遞正殿，嚴禁戒，賜以自責，誓星戒。○李勣，拔平突，高麗王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遠東還，上問東征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願同善侍軍，嚴整高麗，忠果有謀，何力？沉毅能斷，然志身憂國，皆算及李勣也。○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

常伯承慶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通風其來承慶考之曰監運損
 累考中下其人必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研及考中
 既無喜容亦無怒容又曰第學不第考中上李勣謀侯謂其弟
 勣曰我見房往平生勁管能立門戶適不肯小為慶無餘吾之子
 孫有言義不論交非親密皆走捷殺然後以開張義能開門廣
 勝而獲其輝若病雖為衰弱風回獲其強及景隆貞武張敦常嗣
 成缺於子弟不肯者數之何更於子弟
 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四事唐法唐法四曰判文理便長四
 計其書判如唐
 咸亨三年許敬宗卒韓士業累古撰敬宗曰許敬宗係房伯松諸
 韓士玉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從以日食萬錢俸還為縣敬宗
 著其德於世而房亦飲食之單過之猶之曰無負許氏矣
 上
 九月大勝上卿劉雲爾觀之使前王周王主策東西以較
 將自出處候陳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舉親如親如
 今分二門進相路說非所以崇禮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達識
 人所以及也遂止之○二年上謀使天后攝政郝俊傑曰天子理
 外后理內天之通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
 傳之武后中書侍郎李義城曰虞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上乃止

天后多引大學之士元萬頃劉蕡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華書時審全
 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詔之北門學士
 儀鳳元年將軍權善才中即將范雲長誤斬昭陵柏當除名上命
 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不已上怒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
 難臣以爲愚無計則難起死降則壽大法不至死而陛下下將殺之是
 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持其手足敢諫之有言法有盡長陵一壞土
 陛下何以處之臣不敢奉詔隨陛下於不道見范見釋之於地下
 也上怒解還賢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洵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
 鄭崇賢嘗使絕域賢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
 聖之憂諸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睦相
 曰吾輩豈可不自規乎遂相與解職○三年上以吐蕃為憂太學
 魏元忠上疏曰理國之要在文武今言文以辭華不及經綸武以騎
 射不知方略非也蓋選將當以智義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及他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聞外之任古之名將皆
 出貧賤而立殊功手關其家代為將也上善其言
 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無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楊炯靈
 等皆名士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
 疏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藻遺露其字跡標之器耶楊子猶沉靜應主

太后詔帝遣侍從士審事方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將軍
關外之奇何用御史監軍以下刺上罷之

胡致聖曰：「臣在道監軍，可爲徐美自明。皇顯代德，空皆不免。此
聖賢佳勳，原公美言。四州是光，先後智計。二萬控乾，四奔奇才。確
德皆不他出。」

五年以仁傑馳檄河南以吳楚多盜祠焚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李札伍員四個○太后欲悉誅諸王使監察御史燕珣持之無狀太后召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同典等案殺之○六年太后殺同年章事範

高宗素與裴炎善時人以裴終不渝謂之耐久朋會與裴善
同進之曰高宗曰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殺之○太極
殿王孫等六人○十年太后裴質士荅洛陽殷殷世殷試○禮書
人字正字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卿爲何嘗識字但解稱
第其字耳○中書法官竊爲縣監惟司刑丞徐有劾杜景儉獨在
李安成等曰曰爲朱僕必死過徐杜公生司刑丞李曰亦平恕之
爲之禮欲殺一囚曰知以爲不可元稹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
於無生理曰知曰知不離刑曹此因於無死法兩狀列上曰知里
○侍御史傅脂藥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遂以唐爲周稱聖祖

皇帝以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以游藝為大將軍。明年之中，廢衣書封，朱榮時人謂之曰：「時仕宦。」

胡魚堂曰此乃一主天下
草唐介二千年間錄一人耳

臣輔之從臣與方惟事會食謂與曰因多不承當爲何法與曰令
臣入覲以失失之何事不承故臣乃去大梁火關如典法因起羅
曰有內狀推兄諸兄入比覲與起叩服罪流南岳爲冢野獸食

臣元禮等各殺數千人後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周以伐仁傑周平定事太后欲告仁傑以得卿者仁傑謝曰陛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討者名太后深嘆美之○九年太后引是存撫使所募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爲之於口補關津半數檢校是平斗量權擬作御史若照秘書郎有舉人虎食文給之曰從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周以郭霸爲監察御史霸以諛說拜御史往問魏元忠疾因嘗其薦喜曰囊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患大患之○周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太后亦厭告密者頻命善思按覈者八百餘人羅織爲之不厭○十年周以裴師德同平章平師德寬厚清慎化而不較

第除代州刺史特行師德謂曰吾備任宰相放使為州牧人所嫌也
 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出某面某城之而已無不見兄是師
 德曰然則何以自為妾妾曰妾面怒汝也而汝試之則逆其意
 而重其怒矣夫而不試自死當受而受之耳○有告皇嗣者有異謀
 者太后命來俊臣鞠之太常寺人史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
 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腸太后令掌人
 嘗經宿始獲寢曰吾有子不察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察案
 由是得免○十一年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宰相以為瑞
 景檢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甚榮陰陽不時答在臣等國野
 后曰卿真宰相也○徐有功罷○十二年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歸
 為山太后慰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獲游岩墅太后所賜
 器皆置不用與民無異
 一等當時一人而已
 十三年突厥陷涼州都督張無忌突厥所執後默啜寇靈州以
 明自題款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鬻粟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
 兵夜襲唐營而城中無余其意者
 可謂志氣之士矣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權拜殿中侍御史肅好禮稱有功踏道

仁固守誠即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因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繹
 之對曰繹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逆
 漢文無事之時守法而已故易徐公平命之執而守死善道豈不
 難哉○十四年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十五年武承嗣三思為太
 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主
 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主
 子則千計萬計皆配舍太廟五臣則未聞徐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
 也太后詰密也曰謂仁傑曰朕夢鸞鵲祈雨翼仁傑曰武者陛下之
 姓而翼二子已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由是召還廢陵王○太后
 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員外郎已而稱職
 后善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仁傑之數親謀仁傑
 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象木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
 門中必多美行中請諸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周以藥味宜司平章事味道在仁傑所取亦謂人曰處事不
 欲明而似隱緩緩待而端可矣特賜執轡後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
 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安撫所驅迫者往往匿仁傑請赦諸州制
 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十六年正月帝在東宮○帝
 師德卒初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宴荐之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本
 后覺之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服之

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妻公威德我為其所
包容矣○周昭古頃為安國尉頤頤陳一言曰合水土為泥有爭
乎大旨曰無之曰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頤曰案堂外
殿各分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是陛下雖之使
爭而不得安矣○十七年司馬文惠公扶仁傑至太后信重公
稱為國老而不名常從太后游幸過風中墜鳥驚不止太后命太子
親往係中嘗問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對曰有
東之者其人雖老宰相封也幸用為相又為相者能致陳元龜
數十人率為名臣或為仁傑曰天下純孝忠公門矣仁傑曰為
為國非為私也至是平太后為雲
楊鼎山曰仁傑在武后時能
十八年三月雨雹極味適以為瑞入賀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
為瑞雲月雷為瑞雷乎獨不賀○周天官侍郎崔玄暉介直
故惡之改立太太后謂之曰聞卿改官今史記齊自處此欲為新
食耳今還卿舊任○十九年初蘇女恒上疏請歸陸東宮太后慰而
遣之至是復上疏曰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育其寶供而忘母子添
不知錢鳴鵲天恩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
朝之命不安萬衆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二十年太后以張易之

為奉承全每內殿曲宴輒引武見之為宗飲博頗縱太后又多選
美少年為朱衣內供奉魏元忠為相嘗曰臣承乏宰相使小人在側
臣之罪也太后人悅曰是諸張贈元忠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
父長乃贈舍人張說使誣元忠許之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
鬼神難欺不可當邪端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禁多矣為代
卿在此一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
說曰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為宗道臣証之耳太后曰張說小
宜昇係治之遂貶元忠為高要尉說流南太御史王岐慶奏中理
張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于情屈威怒得無損乎魏曰魏公
忠獲罪昭昭矣所職職然恨原其曰張不能申魏公之枉罪負綱
廷矣
胡致堂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據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
璟為相時張說非不為相時以事十數事不滑不竟居于所
之文也
太后命朝貴宴集張為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者張璠虛位
之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乃下座時武三思以下皆連宋璟之兄弟
獨不為時諸張璠欲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二十一
同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誦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
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然乃為龍髯或與張昌宗之美

卷六

神龍元年

太后傳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南左補闕今言作兩足孤賦以繼再思出為食社令以楊為右臺侍郎史桓彥範袁恕已共薦為御史楊作思曰不樂轉掾之任如何再思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也乃擢為右臺特御史

神龍元年太后疾甚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所張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傳後徙居上陽宮中宗即御帶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危情受其驚當與后結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至是遂干預朝政和武氏在高宗之世以武三思為司空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公雖妹產驕獨在此武三思去莫不衣被然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仇肉耳夫何能為所深已多不可獲

武三思與韋后通上使后與三思復陸而自居備為之點善由是武氏勢後張柬之等欲仰上誅請武上不聽敬暉等與武三思

武三思與韋后通上使后與三思復陸而自居備為之點善由是武氏勢後張柬之等欲仰上誅請武上不聽敬暉等與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武三思

之境以考功員外郎崔從孫為判官從見上親三思而忌憚等乃悉以譖謀告三思三思大恨與之發從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從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謀殺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情功專權皆不利於社稷上以為然乃封暉等為王嚴其政事尋殺之三思等百官皆廢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釋詔歸三思矣

胡悅言曰崔從孫小人無足罪者謂五王不若人馬可恨耳以楊元成為衛尉卿先是元成知武三思沒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張暉聞而嘆之元成曰功成名遂不返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

從然也及暉等得罪元成獨免○皇太后崩魏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稱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涕泣見者曰書去矣○晉宗楚客宗晉卿紀處納甘元東宮為武三思明黨居利則再相雖辛夜宋之隱魏紹之為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二年魏元忠自瑞州還為相不惟強陳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嚴果時楚客以去青之論時事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武元忠得書應謝而○魏元忠後為武三思害○以資從一選難州刺史太平公主與僧寺爭錢遂難州司馬李元結到歸僧寺從一恨命改判元

公主與僧寺爭錢遂難州司馬李元結到歸僧寺從一恨命改判元從大署判後四南山可移此判無効從一竟不能奪

從大署判後四南山可移此判無効從一竟不能奪

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兵討武三思武
 崇訓于其第引兵入闕車門上曰汝輩皆宿衛之士何為反乎
 府置官屬請以武三思等為賊獲則賜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糾
 封付中書○太子重俊武三思等皆被殺○時上與近臣宴
 集令各勿使持刀為禁○郭山暉謂歌鹿鳴蟠蟠明日賜山
 主特酒鹿歌鹿職在威現時宴既過三新經緯切恐非儀上不悅
 至是曰此真諫官也○監察御史崔悅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吳狄
 事天子時政出多門宦官充溢人以為三無主慶謂宰相御史及負
 官也○四年上宴侍臣國子監丞魏元明自請作八風舞極頭轉
 目舞諸既罷上笑時郎慶職用曰魏公五經掃地盡矣○皇后韋氏
 欲廢太子重俊許州王李重威獻上言皇后淫亂干政上面詰之
 欲廢重俊上曰若家廢制權殺之上章快使后恨遂於餅餅中進毒
 飲之○重俊王降基微服與劉蕡等入苑中連夜天星散露如雲
 然亦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遂揮兵斬重俊并其黨皆伏誅
 康宗即位

唐宗皇帝名元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而立為帝及復唐
 其子之弟也○武后之廢中宗而立為帝及復唐
 景雲元年上以宋王成器長欲立為太子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
 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上之密意為太子
 宋璟姚元之協心輔政進書勸立○紀綱洛陽當時前然以為有
 貞觀永徽之風○御史楊季不避權貴權貴發之上曰鷹搏狼兔須
 急故不爾反為所望御史之純奸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則亦為奸
 臣所望矣○二年太平公主謀廢太子廢基上謂侍臣曰衛者言
 臣中書省為其入宮卿等為展備之張說曰此必奸人欲離間東宮
 願陛下養使太子監國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至計也上從之○
 上召天台道士馬承義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欺乎上曰理身無為則為矣如理國何對
 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則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曰廢成之言無
 以過也慶成用指終南山謂承義曰此中大有所獲慶成曰必天台承義
 曰以惡觀之此乃仕官之捷徑耳載用密詔終南山○天時微為左
 道故承預言之
 玄宗皇帝名隆基唐高宗第三子以幼年即位之廢母武后太子
 古宗皇帝位四十四年○帝開元之始勵精政事親政太平可

蓋矣大寶以歲好臣執權能脫賊至子實身失國而不悔誓不有封豕有封豕之謂也

太極元年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尊宗為太上直

開元元年龍騰大明宮以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肅至忠義懷懷

崔漫伏誅初太平公主與崔浩等謀廢立陸泉先謂以為不可上既

誅逆逆者召衆先謂曰歲寒知松柏後凋我以為高力士為右監門將

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品官著衣紫食守門

命而已帝以力士誅蕭恭功賞之宦官之盛自此始

定祖為曰內人不可服以威權近而為好也明皇不戒

一宦官之漸而寵太宗之制聖寵重者唐室之禍蓋非開元矣

以姚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先授十事要說以堅帝意願政

仁恕不肆違功法行自近宦官不預政絕祖職履實威絕屬不能

有擅接臣下優客直隸馳佛道營造營謀奔亂故帝皆納之姚元

之奏請許進即更上仰視殿屋不應寵朝馬力士以為言帝曰朕任

元之以無政大事當委關即吏卑秩乃崇以順朕耶聞者服上識

君之體姚崇既相張說姚乃潛詣岐王中款他日崇對於便殿

微奏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陸

愛弟張昌齡朝臣而盛乘車入王家器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

相州刺史元之聞開元二年上勅時舊律以大常禮樂之司不

與儒優雜後乃更置左右散坊自教法曲外禁園囿之禁園子第

制教堂即大德堂其處為前道無左右

上親度道世王孫能及初即位為長蛇大蛇見弟同職謂之

五王張王宗有弟上親者宗以張請左右禁其上問但使王款

藥而疾愈其河足惜上以厚答宗宗兩京織錦坊珠玉錦繡

於殿前

上使御史楊乾臣入海南求珠藥齊寶乾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

錦綉今所求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聖

大事臣雖觸冒死罪不敢辭上怒而罷之帝作興慶宮又

兩樓題其西曰花亭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多本之樓時與諸王聚

○三所以虛懷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張說清談素不營

產說嘗有子獲賜吉十餘日政事委積懷真不能決懷怒入謝上曰

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罷決俱盡頗有

德色頗謂崇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崇澣曰公可謂救時之

相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崇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

謂之休食宰相○山東大嫂姚崇遣南史智州縣捕而獲之虞懷

以然殺蛇太多恩傷和氣崇曰聖朝法不勝德昔楚莊吞蛙而愈

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悉於堽而忘人之饑死乎使殺蛇有

心輔佐使有茲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能比焉

改數字號曰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為真筆何以取信於后○十年置

說建議請召勇壯士充宿衛今謀諸衛吏衛上下兵衆之今自此始矣

范祖禹曰宿衛之制有爲之制而無兵之害而不井而兵備設於宿衛而兵之害不聞元之時其法蓋嚴

十一年廣州府知府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

說曰刑不上大夫近君且以養廉也上深以爲然嘉貞退謂

說曰何論事之非也說曰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上

置虎正書院聚文藝之士或修書或侍講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旋費

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者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

獨延禮文儒費擇典籍所蓋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達也○

十三年吏令長從宿衛之士曰諸騎分謀爲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

六番○宿衛司長官爲諸州刺史令宰相百官設於幕下供帳甚盛

自書十篇賜之○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毛仲爲開府使馬

增至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

十七年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請以是日
爲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移此○十八年令百官休日選
勝行樂會一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
裴否或不次趨更或老於下位先庭始奏用簡資格無間裴否
雖級庸惡沈滯者亦晉之望雲而才俊之士無不忌裴宋璟等之
不能得○張說見思王殿國諸人曰吾觀太宗而像雅類忠王此社
稷之福也○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毛仲妻產子三日
上使校兒五品官毛仲曰此豈不嫌作三品耶上怒故賜死物毛仲
有寵百官附之輻臻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頃前衛曰臣萬事已
濟○未特蒙上曰知卿所不報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君之
中環乃至飲不盡危憂稱腹痛而歸其劉直之妻老而彌篤如此
○此輩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千休然上疏曰實之以
害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朝之利也裴光庭等以爲賜以詩書
使漸開禁教化流無外休然使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
義從書出也遂與之○初今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
名特以備十哲○十哲光祿侯周勃也張敖李靖郭子儀
致祭如孔子禮○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休甫直中不阿家

得漢君不應其乃能如是上在宮中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
 終漢疏之乎上為之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憂於何不
 遂之上曰吾知韓休天下必止此用韓休為社稷計非為身也○分
 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六府檢察非法一歲奏其七論制二二
 十石不常賦四十二石不常賦五十二石不常賦六十二石不常賦
 重事九終求其善下者○上召方士張果問其壽曰竟時而千年上
 賜諸道玄生以為銀青光祿大夫後卒好書讀以為尸解上由是
 好神仙○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補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部音樂集樓下殿殿員豫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綺上印
 通州之民其塗炭乎難為散官惟泰山令元德秀雖遭樂工數人連
 執於子為之乃上堂曰賢人之言其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服
 其高○以表坊御賜札給同平章事侍御史楊汪殺張雷素雷素
 其二理坊坊民其劉洪法之羅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上令杖殺之士
 民為作氣詩致其以察
 胡致堂曰四時者天之元氣也其理明而非常罪明矣
 二十大在天下其理明而非常罪明矣
 二十四年平盧討韓休使張守節守嶺山討姜契丹叛者祿山極進
 奏師守睦義請辭之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
 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疑石勒

王初知石勒有反相奉命往察忠良竟殺之
 胡致堂曰韓休為相陛下殊憂於何不遂之上曰吾知韓休天下必止此用韓休為社稷計非為身也○分
 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六府檢察非法一歲奏其七論制二二
 十石不常賦四十二石不常賦五十二石不常賦六十二石不常賦
 重事九終求其善下者○上召方士張果問其壽曰竟時而千年上
 賜諸道玄生以為銀青光祿大夫後卒好書讀以為尸解上由是
 好神仙○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補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部音樂集樓下殿殿員豫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綺上印
 通州之民其塗炭乎難為散官惟泰山令元德秀雖遭樂工數人連
 執於子為之乃上堂曰賢人之言其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服
 其高○以表坊御賜札給同平章事侍御史楊汪殺張雷素雷素
 其二理坊坊民其劉洪法之羅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上令杖殺之士
 民為作氣詩致其以察
 胡致堂曰四時者天之元氣也其理明而非常罪明矣
 二十大在天下其理明而非常罪明矣
 二十四年平盧討韓休使張守節守嶺山討姜契丹叛者祿山極進
 奏師守睦義請辭之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
 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疑石勒
 之十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主專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

大德皇帝

群臣將順之不暇焉月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半食三品料一為餓
 斥去傍之何及捕聞杜進上書言事明日點為下却令自是諫諍路
 絕矣○二十五日楊泗潛太子瑛郭王瑤光王瑑潛構其謀上遂廢
 為庶人尋賜死○大理少卿徐鳴奏令歲斷死刑五十人大理欲死
 由未相傳發氣太盛馬崔不棲今有鶴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情奏
 賀上歸功於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并山客廬恩公
 號至陽曰明皇一日張三千山李林甫
 則得受貴天理職矣安得云此乎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劉吏部曰宋璟在玄宗朝第一
 從人物故書官錄以表之

大德皇帝

二十六年立忠王瑛為太子改名亨○二十七年立忠王為文宣
 王賜弟子皆為公侯位○二十八年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
 之然愛重其人翁宰相薦士微開曰風度淨如九齡不
 大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還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
 兵四十九萬人每歲用兵十二萬臣陸百九十九萬斛公訟勞費民
 始困矣○上嘗欲用盧綽嚴挺之林甫諫其有疾皆以為員外郎唐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高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
 士或附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三年李林甫領吏
 部尚書選舉悉要皆附宋進苗晉卿時選入集者以萬計進晉卿以

大德皇帝

御史中丞李希言上言臣等官選安祿山入朝言按上
 意召入希言等小特武臣然希言一字時人謂之鬼白○三載
 為百姓所誹自少卿上言希言實獲升天開空中神語云聖壽延年
 祿臣表賀○冊壽王紀事以楊太真為貴妃
 希言賜以明衣數千疋
 上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忽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下
 大柄不可假人上不悅○以王誡為戶口邑後使供悉在聚餘處
 額外錢帛百億為以供官中宴賜曰此不出租庸調銀劉氏家賴

大德皇帝

外怨嗟○五載李林甫奏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
 適之言如上上問林甫對曰臣父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不可言言不致言上以為妄已而從之林甫憐兩人術類多知
 此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羅希夷為侍御史二人皆隨林
 甫所縱縱使無能自顧者時謂羅羅吉溫○以王忠嗣為河西
 肅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仗回節控制萬里每與吐
 蕃戰大捷○六載北狄大守李元才請出塞盧藏用當路之曰君如
 子將與我爭強然盧藏用言不報用李林甫惡其有才
 氣而殺之○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外若無

卷一百一十五

忠臣列傳

忠臣列傳

直內實說時，殺與過，上嚴備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膽。對曰：止有赤心耳。上悅，錄上出入。因謂為貴兒，上與貴兒共坐。錄上其拜，跪上問何故。對曰：願人先母而後父。上悅。○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不悅。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行。不如其欲，制使平亮對其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敢成延光之功，以數萬眾殺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故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益數萬段帛，不以杜其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吾受命天子，不問以一將軍元宿衛，忠嗣豈敢為人之命易一官乎？先賜曰：大夫無行古人之事，非先賜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阻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

○忠嗣為相，忠嗣不願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賢將矣。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遷領，不懸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夷之將，雖有才，累猶不重任。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丁則廢忠諸王，宰相則蕭瑄、牛仙客始遷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邊道，始廢統矣。王忠嗣欲杜過帥入相之路，乃奏言：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情兵咸成。

此處天下之勢，為山傾，天下皆出於林。○八載，唐明皇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明皇胡延，故費下，下如嘉善，即皆重賞，皆分然後當，自募寶，賜將，將此日慶死者，不備。○忠嗣與李林甫乃表海之，於是猛將皆其害，最於西北。唐而中國，忠嗣與李林甫乃表海之，於是猛將皆其害，最於西北。忠嗣為相，忠嗣不願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可謂賢將矣。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遷領，不懸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夷之將，雖有才，累猶不重任。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丁則廢忠諸王，宰相則蕭瑄、牛仙客始遷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邊道，始廢統矣。王忠嗣欲杜過帥入相之路，乃奏言：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情兵咸成。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主司家言於一幅之川觀行於一併之間何古今運速不伴之甚哉

借使固公花子之山臨此考其辭畢則不及徐虎視其利口不若

蕭天何則計其之事實乎十三載倚御史李安將兵營內諸全

軍皆漢揚州忠烈其賊更以提聞

明是日自馬山至馬山之為雲際山賊為不克矣

十四載雲際山賊請以壽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常見雲際山賊

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聽竟從其請許之○安祿山陰蓄異謀以

上待之厚欲使上篡竊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奏言祿山且反上不聽

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建反以取信於上祿山遂反於范陽國忠

楊有德邑上乃使封常清楊東京募兵○祿山至雲際山太守顏

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慶讓往迎之祿山賜果卿金裝使仍守常

山果卿歸途中惜其衣裝慶讓曰何為善也慶讓悟其意乃起果卿

逃去果卿初上

時河北郡縣皆感服上笑曰二十四郡皆無一人義士耶及平原太

守顏果卿與其弟果至大言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十

五載祿山陷東京遷都洛陽○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果卿及妻慶讓等

送洛陽安祿山殺之二人此死焉不絕口○上令明方節度使郭子

儀進取東京遷良將一人分兵定河北子儀將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分判方兵萬人與之○初祿山太守楊萬石以郡澤安祿山遷其

源令遷至城近李度民於安元聖帝廟起兵討賊史思明從者

數千人史思明在令孤洲引賊請兵攻之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賊

遂退明日復進逼六十餘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清河李季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唱大義河北衛

公為長城顏公資清河以士卒真卿以兵新集未練解之事曰清河

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公不納而殺之

僕回膝之後清河不解孤丘必有將係托將為公而面之漢賊公能

無悔乎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使分判方兵萬人與之○初祿山太守楊萬石以郡澤安祿山遷其

源令遷至城近李度民於安元聖帝廟起兵討賊史思明從者

數千人史思明在令孤洲引賊請兵攻之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賊

遂退明日復進逼六十餘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清河李季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唱大義河北衛

公為長城顏公資清河以士卒真卿以兵新集未練解之事曰清河

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公不納而殺之

僕回膝之後清河不解孤丘必有將係托將為公而面之漢賊公能

無悔乎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

事乎真卿曰僕明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守口賊據險拒之不得

前當先與先擊賊即就其守時今日聞守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

逐賊以此至於臨賊然後帥諸回師合兵十萬而臨臨津分兵循河

據守要害制其先走之略公但當當明廷堅壁勿動不過月餘賊必

有內潰相繼之說矣真卿曰向奉命奉命李季授文書將兵會清河平

兵五千軍於堂邑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

在兵其將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客之後以書

色之切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其裁如進明河北招討使清河博

德進取東京遷良將一人分兵定河北子儀將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分判方兵萬人與之○初祿山太守楊萬石以郡澤安祿山遷其

源令遷至城近李度民於安元聖帝廟起兵討賊史思明從者

數千人史思明在令孤洲引賊請兵攻之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賊

遂退明日復進逼六十餘口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清河李季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唱大義河北衛

公為長城顏公資清河以士卒真卿以兵新集未練解之事曰清河

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公不納而殺之

僕回膝之後清河不解孤丘必有將係托將為公而面之漢賊公能

無悔乎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

平有功者不封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魯國志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魯國志

魯國志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之於魯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魯之於周也。以不情與之。未嘗封也。

珍全即以爲掛

通鑑纂要十一終

覽政謹 搜捕張氏定

西陵汪 桓殿武訂正

唐紀

肅宗皇帝名李豫太子因諱山之重即位肅宗武在位七年
建寧使由軍士
廢立他可也

至德元載張萬年上太子狀請尊為冕之命不許歲五上太子乃許
之是日即位於靈武肅宗為上皇天帝以嬰兒同平章事大赦改元
花氏曰太子計賊應自稱帝也
乃太子叔父何以計謀山也

肅宗度革劉武人驍悍天將營澤州肅宗堂背關而望言笑盡
聖師史李勉奏解之黎亦背同上轉虞之雲曰亦有李勉朝建德
之隨居胡陽上召至靈武謁見上大喜出則賜饌便則對榻事無太
小皆容之上以心為期必固辭曰陛下許以省友則青林宰相矣何
之居其志上乃止○今孤漸復引兵攻肅宗張勉有舊在城下
相勞苦如平主潮說勉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
勉曰足下素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肅宗而退○時有六太
將自賊以降賊迎設天子畫像即將士朝之皆泣問青林何以大
斯之士心無動迎使節時當為春於城上與漸相聞每來處賊每

之面中六失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從曰即
雷將軍方知定下軍令矣然其知天道何更謂之曰君來識人
知天道未幾出賊會賊將十四斬首百餘賊乃夜遁
胡致堂曰人論天道同強共背恭漢以後學者不察而
言及此則其才識豈非能知軍守城已乎殆可謂賢相也
郭子儀等將兵至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盛人自與後之望
矣○上望遣使奉冊寶如靈武○上謂李泌曰郭子儀李光弼已為
宰相若浮海內無官賞之奈何對曰昔者有功則賜以茅土傳之
孫太宗發還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賞
有二宰相則廢事權實則難制若若魏晉止以賞物臣可此矣

小都蓋願制上曰善○第五琦言於上皇曰方今用兵財賦為急
財賦所產江淮居多臣擬一議可使軍無乏用上皇即許為置官
御史江淮租庸使琦善理財軍前以說○而上皇雖聖慮相繼而
設又教舞為百百叩盃以海無山龍臨之至是元美安命復捕獲
諸盜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之面中六失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從曰即
雷將軍方知定下軍令矣然其知天道何更謂之曰君來識人
知天道未幾出賊會賊將十四斬首百餘賊乃夜遁
胡致堂曰人論天道同強共背恭漢以後學者不察而
言及此則其才識豈非能知軍守城已乎殆可謂賢相也
郭子儀等將兵至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盛人自與後之望
矣○上望遣使奉冊寶如靈武○上謂李泌曰郭子儀李光弼已為
宰相若浮海內無官賞之奈何對曰昔者有功則賜以茅土傳之
孫太宗發還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實功以官夫以官賞
有二宰相則廢事權實則難制若若魏晉止以賞物臣可此矣

小都蓋願制上曰善○第五琦言於上皇曰方今用兵財賦為急
財賦所產江淮居多臣擬一議可使軍無乏用上皇即許為置官
御史江淮租庸使琦善理財軍前以說○而上皇雖聖慮相繼而
設又教舞為百百叩盃以海無山龍臨之至是元美安命復捕獲
諸盜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諒公曰聖人以仁義而處通臣
應示人達足為大德之說

聖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休為元帥○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
 曰休者聖人也來白者山人也上謂泌曰難難之既且休就死以
 絕解脫而泌此言可無名出懷中物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
 許軍長史○上素聞房琯名處心待之琯亦以天下為己
 任琯者家○琯論多引及古之仁上則謂琯庸人多人怒之○
 通明言於上曰琯嘗立虛名而引用皆浮華之輩真王衍之比也
 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疎之○琯請將兵復而京上
 許之琯日引門客黃庭簡鼓樂悉以表落委李揆劉秩二人皆書
 不問軍旅進退賊將安守忠於城陽之陳請斜瑋故古法用車戰以
 牛車一千乘為步隊之戰頃頃賊將李寶興縱火焚之入言大敗
 元帥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力救上乃宥之
 元帥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力救上乃宥之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虜陽轉張興死之思明既與諸之曰將軍
 真壯士能與我共圖富貴乎興曰張興之患固無降理今敵刺
 之人耳獨一言而元安孫山他爾足下從賊水富貴如燕巢於椽
 燕大矣何如東開賊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歸
 為不統○上聞李泌敢言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不過三年止

可收得○則號將止史思明殺人者今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都
 成祖馬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忠不敢犯范陽常山○山範真安軍
 忠不敢攻范陽○而李光弼之將也顧初子儀少承平除使而京
 之道常通賊下軍於扶城然子儀老弱互出擊之使枝首則擊其尾
 使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東奔復命東奔復命
 出與光弼南北將角以承范陽○賊退無所歸留不獲安然
 度大軍之合而攻之必成矣○上曰○張良將與李輔國相表裏
 惠建軍王復謂泌曰先主舉使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
 為先生陰害泌曰何也使以良將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
 之使不聽○二載孫山子慶遠遣關望李德見刺殺孫山即位○上
 聽張良將李輔國謀殺建寧王使○安慶將使尹子奇寇昭陽許遠
 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合賊眾攻遠城與與將士書致意
 遠曰遠德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為公守焉公為遠戰○帝至
 朔日諸將兵會李泌請分兵募兵而西賊之氣益盛東北
 范陽上以賊切於長春之患不能待此使矣
 胡氏○范陽之使李輔國所入多之公使上皇而而行矣余大將
 既復余為家室遠使而不見則公使上皇而行之也然此使
 楊李泌言之類矣○子儀子慶遠見四人所見謀不協而
 同也果卿不中使而而肅宗使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安慶將使史思明守范陽

殺也故不烹而食盡此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

項未幾坐事貶爲霸州刺史

之
大

卷之四

卷之四

日東策問四端論

1

...

胡氏學問

67-15361-107

到放歸田里

魚朝恩為

命筆懷

[illegible]

華樂政會館有疾卒上悼痛之

胡氏曰郭公榮發世寬前領而情殊子或成人之憂者心許與實則受之者小謂餘有仰注以張之心者味也謂子儀有楊成後得之

關元中宰相共食寔封三百戶謂之食封及元載王璠為相日賜卿榮子令十人遂為故事表奉厚之又欲請榮子同列不可而止

秋家河中有黃沙多敗度支將滑奏而不害照復有瑞監上疑之遣諫議蘇鎮往視之還奏知混古黎幹奏秋家河指滑南今別蘇稱蘇境不指御史趙計奏與藩同上以家而海傳豈得謂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敬淵仁指三千餘頃上曰無今字人之官不指循應言指乃不

仁如是乎集計其數○廿三年龐方節度使朱泚獻舊集同乳百官

皆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其常何以賀為○郭子儀常以副使疏奏罷已矣雖明奏聖前動軍民沐之為郭勿乎不聽又奏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器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為將書

欲殊大將沒儒雅等裴器其郭以請懷光懷光伏罪若此請時之難制者索給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皆安

胡氏曰郭公榮發之相素以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義莫大於結報而郭未即之楊成伏其罪罪宜殺軍法而殺之乃不

何則
劉友恭曰寶曆元年十一月子儀死

十四年上欲大用李光弼言其非弟回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利史使周知人開利病上以李認為漢州刺史

○上以太子適即位○昭常奏為潮州刺史以許祐甫同平章事至德以律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官爵冗濫及常寶為相四方奏請一切不測而無所報昭常奏請昭常欲救時弊作相未二百日除昭常為相有貞觀之風○止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妹人犯禁金

吾將軍望請奏之或允之謂曰郭公數為皇帝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莫不致恭其小過以明郭公不足畏上問天下安大位不亦可乎○澤州刺史李勣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明子年豐為嘉祥以

今官租給軍法賦調發由官女賜青華士校兵相賜曰明主出兵吾為備反乎○初代宗復置宣室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知其欺遣中使御史起郭李希烈等一症郭希烈贈之僕馬及陳七

百回上怒杖起而誦之
范氏曰德宗皇帝之失而德宣官之為定不明於德宗皇帝以禁此而德宗止其子何其明於知父而暗於知已乎

謂夜曹陽說天下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傳使矣

范氏曰德宗以失於一人而致及於此是以步而度也

二千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初寶臣與淄青李正己親傳曰承嗣相結嗣以上地傳之李孫故承嗣之元寶臣力為由悅請繼繼代宗從之至是寶臣為寶臣子惟岳請繼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正己

各遣使詣惟岳謀動兵拒令○心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說既有才

謀上悅之擢為京兆觀察使○子儀每見寶臣雖莫不離倒盧杞常

往問疾子儀惡其行憂或問其故儀曰杞欲離而心險婦人輩見之

必笑他日杞得意吾族無類矣○發京西兵戍關東上宴勞之神策

將士獨不欲上持之陽意元○軍師張巨濟或曰此行大建功名倘

失德勿飲酒故不敢奉命及行首司縱使縱酒傷元所置不登

上勞之○高父太尉中書令所賜忠義王郭子儀子儀元孫魚朝

恩素贈子儀弟子儀諡之曰曰懿通曰早慧不行○李道使至由承嗣

所承嗣而望拜之李寶臣陳許州許州○公執勢滿許州留之惟子

儀物建兵衛還出境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若三十年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任任人臣而眾不疾窮極敬而人尤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其持佐焉名臣者甚眾

公曰子儀定名高節雖然猶著編錄錄者唐史在裴增稱禮重不

下而無其功一也而上不疑任人臣而眾不疾窮極敬而人尤非之

詔為建李抱貞李晟討田悅於大破之○三年田悅朱滔王

武俊李納俱討王李命魏得天下都元帥○李抱貞魏揚安昭慶州司

馬還中使張從貴

武俊曰武俊之弟朱滔討田悅可謂忠臣時賊於朱滔言李希烈

李希烈二弟有弟希明希明與希烈為司馬而綱目謂希烈在後希烈

三年括官商賈括稅備實錢○李抱貞討田悅於大破之○三年田悅朱滔王

武俊李納俱討王李命魏得天下都元帥○李抱貞魏揚安昭慶州司

馬還中使張從貴

武俊曰武俊之弟朱滔討田悅可謂忠臣時賊於朱滔言李希烈

李希烈二弟有弟希明希明與希烈為司馬而綱目謂希烈在後希烈

三年括官商賈括稅備實錢○李抱貞討田悅於大破之○三年田悅朱滔王

武俊李納俱討王李命魏得天下都元帥○李抱貞魏揚安昭慶州司

馬還中使張從貴

武俊曰武俊之弟朱滔討田悅可謂忠臣時賊於朱滔言李希烈

李希烈二弟有弟希明希明與希烈為司馬而綱目謂希烈在後希烈

三年括官商賈括稅備實錢○李抱貞討田悅於大破之○三年田悅朱滔王

武俊李納俱討王李命魏得天下都元帥○李抱貞魏揚安昭慶州司

馬還中使張從貴

武俊曰武俊之弟朱滔討田悅可謂忠臣時賊於朱滔言李希烈

李希烈二弟有弟希明希明與希烈為司馬而綱目謂希烈在後希烈

三年括官商賈括稅備實錢○李抱貞討田悅於大破之○三年田悅朱滔王

武俊李納俱討王李命魏得天下都元帥○李抱貞魏揚安昭慶州司

初行稅關銀兩銀錢
時而河用兵廩庫不支
生力變方上奏其略曰
得其病又曰人者邦之
傷則其被斃斯瘠矣又論
臣等聞聖訓以爲王者蓄
德以昭德偶廢則其被
斃斯瘠矣又論關稅形勢
臣等聞聖訓以爲王者蓄
德以昭德偶廢則其被
斃斯瘠矣又論關稅形勢

老唐居四縣衝衝特封楚王懷素四方之本以太宗置府兵分據
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置關中者殆五百萬舉天下不數關中之半
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乃李神策六軍之兵然出關外萬一將帥
中有如朱滔者烈禍發郭晞亂城闕未審所以備之宜將神策六
軍李處守悉可遣還明勅樞密府事但令嚴協封守又乞降德音
勅稅則人心不搖抑本自固上不能用以李希顏關襄陽城上發
道亦以放之然唐節度使能令言將兵五千至靈武軍士冒雨寒
寒且不能寒足以最令非自母此關襄陽林大盛二庫金帛悉不如

范氏曰：陸費爲用兵之使，詔和帝。臣等聞之，何所不安？
批令言：既告罷，又封朱泚爲謀主。泚遣韓靈、翟奉天、司農卿陸秀芝、僕校雲公，詔爲他令，各持令歸。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止更報奉天也。朱泚召秀芝等議稱帝，秀芝從。奉迎來興，不聽秀芝勸，欲誅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高祖皇從泚反耶？同以易舉此中其類游哉之義，猶大秦皇帝。上與陸秀芝共亂，故曰：此泚天命非由人事。蓋上疏曰：陛下後師日蹙，歲數日重，內負京邑，外迫邊鄙，行者有銘。

之是居者皆謀求之吾是此逆賊雖在國理或生亂亂或實理有以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主亂守之事既往不可復追矣其寶理興邦之策是惟春熙下勇勵而諄脩之口將軍高重視與朱泚將李日月藏於深山賊之乘隙見賊伏兵掩之稱其首而去上哭之盡氣結踊為首而葬之此見其首而哭曰忠臣也東藩為身守而殺之日月亦戰死於賊書得悉其母不哭為曰寡叔國家何憂而反死也晚矣又此賊獨日月之身不坐口朱泚開秦天經月帳中食盡時快游說奪驍米二斛每斛賊之休息夜逃入於城外朱蓋蒼恨而進之寧遠徒步出城覓賊其人怨以吾塞此一橋務上求之

卷之五

獲竟勝遠之於非龍者十之三四也

五通

刺期不長安懷者自以千里赴所起不得見天子意快快引兵去

下夜

聞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謀則臣下何敢盡言又

為

不患其力學不患其少所謂九槩者上有其六下有良三好勝人

卷之十

累蒙處札等因奉 諭旨騰亦各犯等之未得已未犯為新州司馬

熱風

下詔策下書改過以謝天下反側之徒羣心而向化矣上以所撰

疣石

文示贊曰知遊非難改遷有
文至稱止於知過非難改遷

五、

蘇頌曰：此藥功未定，故曰「試之」，上即命去其撈。

卷之五

10

愕然。詔左右曰：「蕭後輕朕，遂以寶器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終

宋懷素大懼反謀蓋甚詔加懷素太尉賜錢萬貫免稅錢券指地

生

太尉寧竟臨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餬食之皆曰義士

范之制

○李愬光化帝奔梁州時李晟河中間營度使以孫軍處二端
寇來之閒內患報外無種徒以忠義感於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
銳氣不衰○上奏道戎有敗亡業者上欲以嚴官校之陸贄奏曰當

果

今所病者極重。若跌不棄。實是必死。若以忘軀命而護官。此以危瓜菜而存身。乃謂可以息心。豈知瓜菜與人命等。未識爲用。安上。臣等計中。雖有宰相大小之別。必與庶議之。故當

卷之五

時謂之內相也。公作歲時。適與公帥威寧將征安軍。中言及家者。晨注曰。天子何在。託言。今津城也。奉天與歲相應。以通長安。口上欲為唐安公主。曉塔。斥蔡之。蓋公輸立陳。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殊

宰相所見論
八論
飲者
是夫
月來
名
不
之
夫
一
分
下
一
分
下

理之是非。豈計其大小。若謂諫為枯澁。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

要公性、
貴陳記

齊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慮盡削於聖典上卒罷公輔為左庶子以上開除賢近有卑官自北來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塞

其情願。臣竊謂安置之陸贄上。曰。昔項籍情忌。而以滅漢高。

下以震縱乃成。是也。授無疆之祿。○上謂陸贄

曰陳城李晟請軍當議規畫令其匪取賢以為賢君選擇委任責成

故能有助乃上表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全

海上之國
東陸下

朱滔攻貝親父不下賈林獲為俘梟貞許王武俊合兵攻滔武俊擣

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激竇試俊恭○念國家稱難天子格選持○

武定侯府縱橫文殿亦非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

兄弟並司滅賊武後惜心向天曰咎身已許十兄死矣通連營而進

對友益曰西事相望而未相信彼固其忘身陷國單騎往見則而
將終未學而未信之彼未可知也然則經一會上下謂系天下之

卷之六

李成擊朱泚，泚亡走。其將韓晃斬之以降。晟收復京城，乃作露布上。

行在曰臣。己肅清宮禁。祇謁寢廟。鍾簋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

生平最為社稷非為朕此口車點至長安李晟朝見上於三橋先賀

蘇子瞻詩集卷之四

上蔡書州。因前日。今則。官中甚感。因此遣人代李斐琳。何如。贊

上奏曰、此則事同賜顧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

卷之三

李泌以子
口授其
事始人

一應光
可教

自是四海之民均足重其所授而輕其所重之推也亦及乎夫
又道為軍以任教為智此古今所以多養邦而長奸邪也
前代以是事者皆中其下之賊以道之能也本諸
德不能及者皆中其下之賊以道之能也本諸
微乎必為之賊所害而後其能也本諸德除害與志上親之
以開李泌對曰韓公忠清有餘不絕韓公江東有賊不絕所以
徐城為之賊所害此乃人皆忠為之賊奈何以為罪乎追逐上着
請以口口保漢唐少若人皆天器然自為韓公韓公使謂之曰
汝教為賊吾即日令軍渡江汝汝矣船懼而上上問之李謂曰曰
不惟令江東又無安渡而真大之賊即可謂知人矣遂加浼同平

卷一
十一

二

李泌

李泌

漢之定何必憂戚心之憂為他日之悔矣又馬延至而河內中軍
上自開驚說懷先自躍而死物懷此有其謀李確為監軍謝次
於上曰臣父公自陛下國早為備此則君父一也故不意不言及懷
先死臣自投曰上問中軍河內死下從有付事所宜區處李確必
有奇策生事之人請其修寸張西者乃上奏曰最奇有萬之師而力
如今以從之之說而此公是聖王不德不任其明矣今宜事極人之
意以深威或賊之威以符應也上乃詔李確曰李確曰不死
曰二年大將陳少奇殺李希烈以降以為即度使後七月仙奇為
其時其少誠所故以少誠為留種

卷一
十二

三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
李晟

實入相成表陳其過惡上重寢其意以延實為左僕射○張延實
請李晟表請為傅不許上命延實詣晟謝因飲盡歡晟表張延
實相
胡致聖曰延實小人不足寄西平又失馬前其罪惡全解
其相國乃為之何耶他日延實還聞初尋若堅守勿違之焉
三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予竊慕之行軍司馬李
叔度以此儒者事非勳德而宜也晟嘗容曰司馬大言矣李晟任
將相一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怒而退及在朝廷上
所顧問極言無隱○吐蕃來和於馬燒燧信其言為請於朝李晟
使仗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實守邊歲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
使上計遂定以渾瑊為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將盟吐蕃伏
精騎數萬打壇西城等皆不知入暮易服服成裝三條大襟而至
賊自器後出帥得他馬東之將軍皆東走虜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是日上詔將持曰今日和成息兵止擾之福乃燧曰然燧曰我仗
射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燧言上變也
曰抑渾瑊生不知還計大臣以為此言是夕韓瑒表言虜刺盟
兵臨近畿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密耶上欲
出使大言諫而止初吐蕃為結贊惡李晟馬燒燧城曰去三人則唐

可國十格是難聞李晟因馬燒以來和張延實以實錄使使
因張延實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以李晟為平章事上謂曰軍
旅機密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實刑法委柳渾瑊法之職不可
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李有所主是乃百官宰相也上笑曰
卿言是也○上以李自良代馬燒為河東節度使自良曰臣事延
不敏代之上曰卿與延中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
可卒以代之○辰延實使人謂柳渾瑊曰相公節言則重任可得矣渾
曰為吾謝張公柳渾瑊可斯言不可禁乃罷為左散騎常侍○肅宗
女郾長公主適肅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上
怒為主合禁中逐李昇等肅南面責太子欲廢之李必反廢法建
上威權太子得不寐
肅宗上言李晟為人父子兄弟之理皆以
上收於前房入此趙光奇家問有財物乎對曰不第上曰今歲頗給
何為不第對曰諸今不信前云兩稅之外無餘今昨悅而謀求益
又云和雖而實強示之曾不識一錢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
肅宗上言李晟為人父子兄弟之理皆以
肅宗上言李晟為人父子兄弟之理皆以

事
論
說

事
論
說

事
論
說

四年以諸道利於錢帛輸大盈庫先是李泌諫上曰古者天子不
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從微飲之且教諸道勿令宰相知
聞之惴惴不敢言○微陽城為蘇氏大夫○五年上謂李泌
曰卿忠清強介人言把奸邪朕殊不覺泌曰臣此托之○以為奸邪
也○兩陛下覺之豈有違中之說乎上曰違中之說術士預請朕奉天
○此蓋天命非托所故泌曰天命使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
以違令也若言令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既而泌奏為事重
自代上遂相之泌尋卒

八年肅宗以張勣為振州別駕以趙悅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以大水請遣使賑恤上曰誰而肯賑悅曰臣不忍遣使○皆未
晉悅故移公獨賑其饑兒帝王懷素為并州推恩悅奏安人貴悅無我
有人乃遣使宣撫諸道○九年初程泰○詔宰相選兼事以廣政事
○十年肅宗上奏論得道不失以為諸道重方謀資勳德財選於其
眾力分於將多恐生於不防懷夫林選制上雖不能盡從心要重
之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一論而記○二請而稅以布帛為額
三論吏吏以增戶○稅關曰為課續四論稅限提促五論以稅餘
買義倉以備水旱六論憂得之家私然於公稅請為四條除

事
論
說

事
論
說

事
論
說

時不行○時賢以上不無諷諫者○其為說故也乃曰王者待人以
誠有責於無猜強有恩無怨思○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延齡奏進奉○奉奏則為欺罔上甚寵之陸贄自陳其不可用上
不悅○贄曰臣等以上知待之厚故事有不可者必力爭之或規
其太銳○贄曰臣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曰延齡於
上進言為太子賓客
贄曰臣等可為進言
十一年上賜裴延齡陸贄為忠州別駕諫議大夫賜錢許謀官
守延興門論裴延齡奸佞陸贄無罪上大怒將軍張勳福闡謀官伏

開張勳延興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武人年
八○貳月是名書天下時朝廷延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書
北白麻覆之楊炎於處乃改城為國子司業
西陽公曰延齡延齡於防身雖多終身無益
十二年上遣宮以來○李德裕奏願多以來奉市恩李德裕在江西有
月也李德裕四川有日進其後裴贄以進奉還浙東觀察使判官裴
贄以○李德裕奏願多以來奉市恩李德裕在江西有
則財○李德裕奏願多以來奉市恩李德裕在江西有
萬平○李德裕奏願多以來奉市恩李德裕在江西有

之賦稅不登觀察使葉下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欲科政拙者下
 下○十六年戡城監軍薛平以珍崇奉節度使姚南仲軍政上知之
 益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平公獲卿耶對曰益珍不據臣但氣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獲珍輩何三屠數雖使平枯杜猶從生亦不從行
 憐之政成取之功也上曰然竟不罪益珍○山南東道節度使平
 順因討淮西大募戰士錄平屬兵果數財貨有越漢南之志詎郭
 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然州順復奏洪貴太重上復以洪為言
 長史○御史韓愈陳京靈八因送貶山陽令○二十年太子有
 翰林侍詔王佐等書山陰王叔文等俱出入東宮與佐太子
 議論多欲自言明書知海者太子與謝傳請論及宮市事東宮稱
 叔文獨無言既退太子留誦叔文曰向者若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
 曰太子誠當得焉則安不言外事太子曰誰共生其人無以知
 遠大愛者叔文與王佐相從附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陸淳呂溫等
 景儉柳宗元劉禹錫等為元交互相推獎個然自得以為伊周管
 晏出士大夫皆畏之○二十一年上崩太子誦即位
 憲法高曰德宗大興有三一法也儒學二要
 修官官三嚴嚴官則唐之亡年以是二事

覓駿鍾 惺伯敬氏定

西陵江
桓殿武

唐紀

廟宗皇帝
名德宗太子在位一
聖奸邪肆志而能委
罪嗣以安社稷賢矣

貞元年。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

長史及贊皇吉甫徙刺忠州贊門人以爲憂而吉甫欲然

事勢漸深交結之方

李忠言昭客牛氏侍左右與王仁王叔文相宗元集錄

○立廣陵王淳為太子百官皆喜而王叔文猶有憂

馬裴廷令所器十年不遷官及其爵事既訖乃回台

宣中孫原賁太子監國既驚曰大人甫尋一宮

黃○棠○葵○恩○三○朝○龍○子○公○一○官○相○

此些太子不兒、素質為奇、實夷昧同太子

子曰、天下之生、萬物、人、情、經、之、耳、可、為、預、也、事、也、

即享此樂

名曰片言有以春秋而

子幾請奏開王

下
一
大
而
物
具
自
一
平
平
後
發
不
至
意
中
學

三才圖會卷之六

王叔子

其功於廟室者矣

以杜黃裳同平章事○帝傳位於太子

學問之氣

憲宗皇帝言彙發暴崩○帝剛明果斷去

味人不終其業惜哉

元祐元年冬上皇崩○始今與官相

品使聖心自前動上亦與心並立

通反拍官林羅誠廣其後關在永清之

其所以望子當斯也○

此之謂也。計則闕而重於用兵。議者亦

中策軍走高崇文、勇略可用、顯睦

軍、商、民、官、上、下、與、對、黃、雲、論、及、孫

思、務、結、下、公、振、舉、朝、安、積、以、法、

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年討焉。

敵

起辛巳憲宗用黃裳之策專命

雙少室山人李勃為左拾遺。勃稱疾不至。時

卷一百一十五

論二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無改或端拱無為何為而實
實業曰王者風在憂勤國不可廢也然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濟
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吾秦始皇帝石從善所文帝衛士
皆無補當時取議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胡致堂曰李吉甫之言實然其意切矣

高崇文是成都劉開送宋師斬之開有二妾皆味色藍軍請獻之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山豈當以色女為先哉納婦人以求媚
天子之意耶崇文不為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二年杜黃
為河中節度使黃囊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相

李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君曰古甫嘗

以武元衛李吉甫平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君曰古甫嘗
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君有精鑒恐為裴君之均承蒙取三
餘人數月之間應用累書當時稱吉甫為得人

胡致堂曰李吉甫之言實然其意切矣

以高崇文為節度使高崇文在蜀期年謂裴君曰西川乃宰相
而相之地崇文是敢自安質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就死
陳故有是命○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獻請遣京
斬之有司籍籍求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葉坦學終上言以為請制
州之人以富其家今幸輸上京恐違近史望願以逆人資財賄浙

卷一百一十六

可也代今年租稅上嘉嘆久之即從其言○崇武制舉之士○上問
翰林學士李絳曰諫官多諫詔無事定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啟
餘何如對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故於諫者有幾就有諫者
度度後思朝則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欲改求諫猶懼不
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胡致堂曰李吉甫之言實然其意切矣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海上之眾雖之唐元和元年實夕觀西河
兵給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云

胡致堂曰李吉甫之言實然其意切矣

三年以裴君同平章事上問卿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有
人求京兆判司曰公才不勝此官問天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
練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胡致堂曰李吉甫之言實然其意切矣

四年南方平侯今鄭叔等為宣慰使賑恤之虞之曰朕宮中用帛二
百疋其數雖微數百姑則不計費卿輩宜識以意勿效竭孟陽
酒進山而已○李藩同平章事給事中時物有不可者即於
然後批之裴君為藩有宰相器上擢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制數多日裴瑒有論事書官
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也

上欲單河北諸鎮世祿之弊安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之不便則裴
師討之裴指曰步師張危不若王武俊有功於國裴遂求其用
下前討師道今會承宗士真子訓勸連理故必不承李絳曰成德軍
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習慣不以為非況王承宗又
將軍務一旦易之恐未易也裴曰裴瑒曰李易定昭義
李師諸鎮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為不自安除相宜助始
可無虞也時兵少誠病甚李絳言少誠病必不起准而事體與河
不同又無靈援相助則裴命師裴其時裴承宗心收鎮其

在行機既必獲中泰之利○於卷平島簡彈家地尹楊源食汚德
既為貽賢計親友無敢違者機陽尉陰陽獨至藍曰與別後數日
裴簡奏歸為監察御史謂晦曰君不負陽德賀負國乎○制制李
王承宗官論裴兵計之以左神策中尉以實承德為招討處置等使
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未有令中使為制將抑此者不聽未幾承
德與王承宗戰不利○五年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裴察御史元稹
奏請捕之檢令停務朝廷將休官還至數水驛有內侍從至致驛閉
入裴德傷而上復引類前進裴頭為不陵士曾○王承宗遣使自
為成德史河間乞許自新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赦承宗復其官

裴瑒

○以裴德與同平章事上問裴德何先權德輿曰裴德與秦
穆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我國家屢有逆寇皆裴德而亡由祖宗仁
政結於人心故也則寬德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翰林學士白居易
易國論事均上上懷之裴召李絳語裴去之絳曰居易言雖少思
在納忠於下罪之臣惡解臣奉恩辭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
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裴德宛中謂左右曰李絳不蒙不如且
○李絳嘗面陳裴德安承裴德上怒裴流曰裴德左右不
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
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六年上語及神德李絳對曰奉皇漢武

仙之故即裴德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生藥致疾以古今之明戒也
道威德人安國理何更無免葬之毒乎
裴德為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少部皆進裴餘卿獨不遵何也
裴曰臣知故事皆陛下所定之制始則有籍安得裴餘若左藏
○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動以裴也上善其直
裴德之○以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御延英殿李絳言
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宗給人之足賈誼猶且以為未
安況今大威服遠澤大富樂小水時作倉粟空虛陛下豈下有未

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言言指陳得失言若隨俗作惡豈得爲忠上曰

澤已深而威則未振內外悔憤願加嚴以振之上頓手降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入謝因言歸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諒諱曰人若處在國有情乎謝曰
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雅在兄弟子作猶當用之況同年

乎若選擇而弄才是乃使身非狗公也上深善其言○上嘗與宰相
論治道於廷英殿日所暑甚汗透衣義宰相思上體係求退上曰服

請討之事。爲一以爲神。又以此爲常。而歸相見。夫作諫乳臭子。不能

韓軍攻尉遲氏于無彘情忽陳田典為留後仍請衆曰勿犯副大使

者見之相顧失色嘆曰保嬰者果何益乎廢為興陳君臣之義與聽

九年上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階官勿私親故李絳曰唯親故之嫌

誰能逃之上以為然口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曰此辭小欲害善人之言竊陛下察之使君子與君子合豈可以使之

與小人合謀，遂謂之非黨。而歸厚，於是通罪上初欲相結，走出吐突承璀為監軍，及歸，嚴上復召承璀為中尉。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元濟縱兵侵掠及東襲制州其官爵益十六道兵討之○十年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

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老病無母子俱往理
 欲請於朝以掇易播裘皮曰陛下方倚太后恩禹錫在所宜釋上遷

1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度為書遺之承宗帶乞獻德棧二州輪輜稅請官史上許之○幽州大將譚忠亦託劉道自乞和以來利關李錡四季處從史吳元濟祖兵悉除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無能危然頌昭之開身死宗遺以天許也○況今天下神聖成式以恭我士此志豈謂史忘天下忠深為公憂之○謝道先言者心定矣道忠意歸順○李夷簡羅為雅而節度使時上方要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足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瑗堂曰牛生高可謂君子矣然其非人也
一子延場焉非徐母之宜其自強壯度度

以皇甫鎔程昇并同平章事裴度取與小人同列上表求還以為度

下治亂繁朝廷朝廷輕重相輔相可惜者淮西渡定河北處察承宗欲手削地韓弘與裴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令矣真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忌是自陳遠使四方解體乎上以處為相豈不之省○上好神仙皇甫鎔為山人相泌能令長生能泌云天台多靈州上以必權知台州刺史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便之眩民者不聽○裴度上疏曰鎔昇皆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臣言不從天下謂臣無能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令度不許言又裴度臣知烈火燒心裴鎔裴度上之省○十四年上遣使迎裴度至京師留禁中二月利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許以為梁武捨身為奇宏初竟錄死臺城佛不足信明與之以殊骨

裴諸軍火永絕根本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此非常焉

萬此上大怒從愈為湖州刺史

本布曰楊夢之而不見於史曰裴者皆曰左子之功殊
不似裴愈之才自道雖有餘少裴愈子而力給諸不信夫
贊曰裴愈之才自道雖有餘少裴愈子而力給諸不信夫
意細而裴愈之才自道雖有餘少裴愈子而力給諸不信夫
即之如泰山北平云

平盧都將劉愷報李師道新之田弘正露布以問裴愈善乎自廣德以來數六十年藩鎮跋扈至是盡還朝廷約束○裴度與裴新用其心來上之運動機幕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橫海節度使烏重

從裴河朔藩鎮所以能獲命恭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卿使刺史各待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請德棧等三州已舉雖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至令刺史領之上乃詔諸道節度所統支郡兵為並今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裴嚴實得宜故也○唐群臣為河南觀察使上聞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能何也群臣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等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裴張九齡相李林甫以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天寶末為戒皇清辨深慎之教謝於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卷一百一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新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卷一百一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新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諸道與計之兵少臨時召募每戰多賦又凡用兵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葉度元臣為重徵李光顏名將計之諸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詔於唐亡不能復承○葉度羅為右僕射

誅目曰葉度元熟李德身任安兒就其不數月之間化為守又留精疏本與又羅僕射為有身為重臣不能四責其罪而可於論天下者

三年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還以為李德裕排已引牛僧孺為相牛李之結愈深○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鄉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吏謂必誅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在

李之結愈深○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鄉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吏謂必誅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在

上令中使宣諭令解

唐書

入蔡州城取吳元亦未嘗心動今日蔡州於溫州吏失

敬宗皇帝為宮官劉克明等所弑
寶曆元年牛僧孺羅為武昌節度使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藥發侯於館舍或謀以謀太過公綽曰奇重公綽羅村寺曹維台摩方鎮重軍相所以重朝廷也竟行之○上許李德裕常此小視朝月不

再三大臣爭得進見浙江觀察使李德裕上獻丹表六歲一曰青玉以觀視朝稱時二曰正服以觀服卿君三曰謹微求玩好四曰幽海以觀海弄謹言五曰舞邪以觀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觀

難出將會上便詰答之○二年以葉度為司空同平章事葉度自稱朝李德裕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謠誦衣小兒担其腹天下有口誦

文宗皇帝為少卿杜牧有奸賢之心文宗之異事不足稱也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親製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官官益橫，建置天子，於其掌權，舉人劉資對策，臣言其禍略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幸持廢立之權，

肅先君不濟，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何不察除邪之路，使門戶掃除之役，考官賜當其見之，皆廢，服而畏官官不敢承，謂下物論罷，

然猶屈李師曰：對策下第，我革官，科能無厚期，乃上疏以爲貴，所對策，復親以來，無與倫比，乞回京，授以諫官，竟不報，○以李宗周同，

平章事，宗周引薦牛僧孺爲相，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與元軍戰，殺節度使李絳，

胡氏曰：李德裕之爲相，言所建大，應選之義，與士作，亂，德裕之黨，其年，老而志，衰乎，

西年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壽遠樓，國蜀地，形勢南，北，生藩陰，與習遣事者，商議於中，未幾，月皆若身，嘗歷歷，○以董，

師爲節度使，使節至陝，以賞仁，爲治，成經月，不覺一人，反立，監，嚴峻，刑罰，或問其故，師曰：陝土，庶民，貧，吾無之不暇，鄂地，陰民，難，深，

較爲，却，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我昔，知，愛，恭，謂此也，○上與宰相，宋，史，師，說，李，宗，周，王，守，澄，知，之，師，言，中，錫，謀，立，李，王，敗，申，錫，爲，關，阻，

師，曰：向，李，師，之，言，將，應，以，錫，州，未，除，李，德，裕，竟，其，據，其，城，具，奏，之，上，從，牛，僧，孺，師，或，守，信，爲，之，上，議，德，裕，以，其，城，及，悉，世，果，歸，之，

以，善，其，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未，幾，之，後，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和二年

太平興國二年，天下何時，當太平，師等，亦有，意，於，此，乎，牛僧孺曰：太平興國，四年，不至，交，依，百，姓，不，至，流，離，非，理，亦，謂，小，康，者，

引，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因，廢，求，太平，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表，乞，封，州，堂，德，裕，因，得，以，封，其，所，不，悅，

者，○李，宗，周，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表，乞，封，州，堂，德，裕，因，得，以，封，其，所，不，悅，

書，名，曰：罪，言，不，當，在，○以，爲，上，某，某，如，自，治，中，某，某，如，承，某，景，下，

策，爲，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使，外，不，敢，內，不，察，其，至，唐，

立，衛，乎，○辟，反，上，尊，號，不，敢，

胡氏曰：宗周，居，不，當，自，封，則，不，受，唐，

八年，以，李，宗，周，同，平，章，事，李，德，裕，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時，李，德，裕，

李，宗，周，各，有，朋，黨，互，相，排，擠，上，患，之，嘆，曰：古，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宗，周，此，德，裕，爲，長，州，長，史，之，不，相，

唐書

以郭注為朋黨度使上與李訓郭注密謀誅宦官計稱左金吾監

唐書

事後石留夜計密上今中尉仇士良等往視之訓因注兵機

唐書

餘人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唐書

開成元年以鄭元李石同平章事○李德裕為仇士良再殺二女配

唐書

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檢覆觀琴瑟上出之曰朕憐其

唐書

孤露當哀之故奏言中書于殿前之閣書言于謂其下朕服租矣

唐書

相率為補闕又嘗命其叔文貞公笏鄭重曰在人不在第上曰

唐書

亦其堂之此也○昭韓為梧州司戶李石用韓孟判度支因其食

唐書

泰元之上以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

唐書

不謂示臣謂王公乃朕益官○二年以柳公權為陳議大夫上奏

唐書

太子行宮選伶飲酒求醉耳○河中奏賜見百官稱賀上謂杜

唐書

稹曰李訓郭注皆因端以售仇乃知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

唐書

白冤其先覺也對曰禽獸外木之端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

唐書

安為國樂其終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近以杜端問○四年裴

唐書

度慶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澤澤鵠以儲尉未定元為成望遠達

唐書

四夷見魯安難問度老少用格以身保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

唐書

二十餘年○上問學士問母曰朕何心周無慮賊據魯曰彼亡國之

唐書

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缺受制于強盜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

唐書

殆不如也因注下詔朕自是不復親朝○五年上疾甚中尉仇士良

唐書

矯詔廢太子立穎王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以李德裕平章

唐書

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政理之要在子辨羣臣之邪正正人如松柏

唐書

將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

唐書

人最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取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

唐書

不定故引邪得要開而入也陛下欲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回

唐書

者立斥去之則天下何憂不理哉上嘉納之○內閣者監仇士良請

唐書

以開府監其子為平給事中李中興判云開府附議監陰子謂者

唐書

既何曰有見士良惡李德裕亦以中故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焉

唐書

刺史

開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居微而崇德則自然愛人愛德何憂更
宋長安○十二年詔刺史毋得外私必令至京師而察其正不然後
除之今依詢常從其於人悉都州刺史僕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
詢對曰以其道是省是也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故欲一一見
之詢對曰所畏也而詔今既行直廢格不用奈何謂有權時方察
有權時方察

紇汗委重長今依詢常謂人曰吾每延見來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十二年各師全帶麻餐打背朋中尉王宗寶迎前王灌即位宣宗明
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給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誅之謂之
小太宗

宣宗皇帝名瀼字宗誠十四年○帝諱瀼
威順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誅之○二年時士
大夫淫縱虐官事有小相沙制廉廉之建州進士葉京常預宣武軍
實識監軍之面此乃及第過之於金馬上相揖因語議然遂沈廢
終身○九年徐州成卒作亂廉承訓處未嘗素心○子之赤心賜姓
名李昌國以為大同軍節度使○十三年以李璣為宣武觀察使

李璣以其家世降為郎官璣老弱方廢恐其不愛上先遣人
遣意璣曰朝廷運除不應見問○十四年上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肩貞隨者甚眾至有言宣宗迎佛骨尋妄駕者上曰朕得生見之

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虞過於郊祀上降樓殿屏流涕霑膝迎入
禁中○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等立上少子晉王煚為太子帝崩太
子即位

宣宗皇帝名瀼字宗誠十四年○帝諱瀼
威順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誅之○二年時士
大夫淫縱虐官事有小相沙制廉廉之建州進士葉京常預宣武軍
實識監軍之面此乃及第過之於金馬上相揖因語議然遂沈廢
終身○九年徐州成卒作亂廉承訓處未嘗素心○子之赤心賜姓
名李昌國以為大同軍節度使○十三年以李璣為宣武觀察使

李璣以其家世降為郎官璣老弱方廢恐其不愛上先遣人
遣意璣曰朝廷運除不應見問○十四年上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
肩貞隨者甚眾至有言宣宗迎佛骨尋妄駕者上曰朕得生見之

宣宗皇帝十三年

通鑑纂要十四

免校錄 保伯敦氏定

西陵廷 振殿武訂正

唐紀

唐宗皇帝名僖 憲宗太子以初年為宦者所主在位十五年

乾符元年上以劉蕡為相初蕡之既也劉蕡嘗附杜審言路共祖之

其鄭權延聘欲賄而亮人以為鄭禍之三年以宦官田令孜為

中尉上時年十四專弄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

白○時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繼

置所在蠲起是歲耀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五年沙

兵馬使李昌國之子李元膺殺大同沙陝使段文楚自稱留使

○寬旬人黃巢亦聚眾十餘人應仙芝巢攻澤州田令孜奉天子

幸蜀入長安稱奉獻皇帝約鄭元立兵討賊奔行在而棄

中和元年田令孜召劉蕡飲酒張璠在座中拜之乃先賜令孜

酒及裴君集令孜言曰令孜與臣弟中清獨異流今日於陰殿

別又不可遽悔惜無所容○上與宦官同處議事待外臣疎薄甚

遠盡諸國上監和謀田令孜矯詔賊之遣人跪之於驪順津○高

宗皇帝名僖 憲宗太子以初年為宦者所主在位十五年

乾符元年上以劉蕡為相初蕡之既也劉蕡嘗附杜審言路共祖之

其鄭權延聘欲賄而亮人以為鄭禍之三年以宦官田令孜為

中尉上時年十四專弄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

白○時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繼

置所在蠲起是歲耀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五年沙

兵馬使李昌國之子李元膺殺大同沙陝使段文楚自稱留使

○寬旬人黃巢亦聚眾十餘人應仙芝巢攻澤州田令孜奉天子

幸蜀入長安稱奉獻皇帝約鄭元立兵討賊奔行在而棄

羅兵還

羅兵還上奏得新計賊雖不行有變羅集府舍占者以為城已將

空之此駭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屯史塘諸將數請行駭託

為沮竟不從屢請之不行復羅集還府無甚難心但復羅集之

異乎○黃巢河若同州防禦使朱溫梁州降賜名金忠○三年

宦官楊復恭言李儂射克用號勇有獨國之志若召之以破巢賊不

足平矣於是下累勅召李克用還誅黃巢從長安功為第一克用一

日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尹氏曰克用前以有叛國之罪朝廷乃殺而用之遂能破賊誠

功敗壞日大書破黃巢從長安以厚其功克用始得為名人矣

乾符元年王緒前鋒將楊歸厚王潮為將軍緒以漳州運險棄少

軍中得母老病自隨惟王潮兄弟故其母以從緒資之潮等曰人

皆有母未有喪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諸將命斬其母潮

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并母死將士為之

請乃殺之○田令孜遣驍騎李克用表請誅田令孜詔和解之克用

不聽遂犯京城令孜奉帝出幸鳳翔○二年春李克用表請車駕還

官制田令孜官爵流瑞州

文德元年上前宦官楊復恭奏大弟傑印位是為昭宗昭宗有叔復

前烈之志尊耀大臣夢想擊賊踐許之於中外欣欣焉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貴曰唐自僖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主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以不可得也。故昔梁子秋學宜加勸。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斷○
行寧先慶州。先是慶州刺史蔡博。蔡博行家父祖。行寧政備。殺之。
或勸殺其父母。行寧曰。此儔之罪也。奈何殺之。遂中其子也。
胡弘堂曰。行寧於是和孝道。蓋
乾寧元年。以蔡榮同年輩。蔡榮訴。多為敬復。議嘲時事。上以
為有所諷。命以為相。開者大驚。蔡曰。敬復部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某讓不獲。乃視事。未幾致仕去。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卷之六

以不可得也。故昔梁子秋學宜加勸。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斷○
行寧先慶州。先是慶州刺史蔡博。蔡博行家父祖。行寧政備。殺之。
或勸殺其父母。行寧曰。此儔之罪也。奈何殺之。遂中其子也。
胡弘堂曰。行寧於是和孝道。蓋
乾寧元年。以蔡榮同年輩。蔡榮訴。多為敬復。議嘲時事。上以
為有所諷。命以為相。開者大驚。蔡曰。敬復部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某讓不獲。乃視事。未幾致仕去。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昭宗皇帝。名煬。字元。宣宗第七子。宣宗崩。立。

魏明帝

王太后

王太后

魏明帝

魏明帝曰時崔龍興上謀誅宦官宦官懼劉李連等乃以銀鐵書

上累數十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恭

天復元年神宗指樞使孫德昭董芳周承祐討李述等皆伏誅

又上復位三人皆賜姓以便相留宿衛實賜領府庫時人謂之三

相○三年起復李貽範同平章事貽範以母憂去位以張昪起復

遣人詣高平尉楊容求之上命韓保舉制復曰吾脫可斷必制不可

重即上疏論之復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即表謝觀事○三

年崔脫以宦官典兵孫為肘腋之恩遣朱全忠書令以兵迎車駕

全忠至河中尉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

累賊上乃召茂貞等與全忠和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全

忠和奉駕還京上拔全誨等斬之庫駕入甚安後以崔虎同平章事

崔誨盡誅宦官上從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上欲

相韓保舉為趙王賢自代崔誨其分色猶使全忠奉臥僕為

相馬

崔誨多不上官惟趙王叔明兄弟妻給不絕

崔誨多不上官惟趙王叔明兄弟妻給不絕

天祐元年朱全忠設宴虎牙都洛陽八月全忠就帝於殿上

王視為太子即位

溫公曰宋之衰實由宦官名權橫世未有如楊天子置宦官

唐世也○以宦官名權橫世未有如楊天子置宦官

之輩通內外之官安可無此○唐人以不為事人之官所以

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其品題解之枉後而朱氏果廢其

行之世而華亭之漢官題解之枉後而朱氏果廢其

多矣

范氏曰唐末諸將李克用輩為有功雖常跋扈而終不失臣節

唐之為人使而不信是以不聽其言而全忠獨強在唐雖年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宣皇帝名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米

曰此非予所無然○
群下意何永業知不可止愴文曰諸公血戰未
廖家令王自取之○
謀老奴矣遂邑邑成疾而卒

品引枝浮翠由是壁傳嬌之扣內熱驚怨之扣外○唐立夫人劉氏
為后時宦官朝夕短邪紫輦當輦扼腕不能制行是所親說崇新

公若貴主夫人為皇后則徐官軍不能為患矣崇勳從之
 其時公以人少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劉氏非崇勳王
 其真其心也
 唐以李存勖為憲龍節度使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
 主曰汝能勝我常欲活存賢存賢曰唐主乃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
 約吾不食言矣○唐以孔讓為租庸使讓自是重飲志故以充唐主
 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聖財賄國功臣天平節度使○三年唐主欲使
 郭崇勳鎮汴州崇勳辭曰臣當官極矣何不更領藩方且群臣或輕
 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
 勳使臣得再執節乃大願也唐主印授崇勳
 大梁武成帝崇勳石戰之功可比乎崇勳固辭乃許之○唐主數其
 河南今崇勳嘗使鎮直為河南今為政不從權崇勳主會怨未發
 行成即陵官濟橋壞絕下獄明日傳詔殺之
 劉氏內有崇勳之子不素崇勳者之所難也崇勳子曰獨一開府
 數年以其子為崇勳之子崇勳之子崇勳之子崇勳之子崇勳之子
 乃大不孝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不肖
 四年唐以郭崇勳代崇勳之未幾崇勳崇勳以五知祥為西川
 節度使明宗封崇勳為王後自稱○唐趙在禮反打郭命李嗣源
 之嗣源至郭郭七作亂即唐大誦通中軍四將士從主上自戰以

天下今主上景恩任威云云城之後當盡坑親博之軍今欲與城
 令弘清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流喻之不從
 叔嗣源入城李弘清奉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起懼乃令安重誨
 撤會兵唐主章顯東招撫至葛麻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萬壽曰吾
 不濟矣會介人從馬直格柳使都捉攝作亂唐主為流矢所中遂
 嗣源入洛陽即位於柩前
 明宗皇帝本胡人李昆用養子名訓號莊
 天成元年唐初令百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唐主嘗問訓對清朝今典而置始於此豈可
 唐以馮道趙鳳為昭明殿學士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
 誨讀之重誨亦不讀書乃置昭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唐主數其
 將奔安重誨其友安重誨曰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中原用者為相然之為安重誨曰二年唐以馮道崔協同平董
 將讓崔相孔循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崔相
 之謂安重誨曰李琪非與父學不廣耳宰相但得端重有節度
 足以儀列多士矣他日議於朝唐主曰吾在河東見馮書院書院
 道多才博物與物無競此可相矣他日安重誨謂任圜曰今方之
 協且倘負可乎圜曰明公今李琪而相崔協是猶兼獲今之凡而



美其功

1

深可畏直言義聞深

不足懼者。野陸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野

劉文通可謂可謂天下大將
而當時亦可謂知本之有樂
四年正月分封宮中楚書紀天曰其胡人因就為衆所推順天
主聖人曰生民之幸也八年羊穀善雙兵軍軍用校計五代祖為小

胡故書曰明宗遣女已嫁官宦文學謀天雙存私服繼屬草
通自為內戚求打漢唐繼屬草雙望其說天已官發打誠心天能
交感之理不可謂矣

唐主孫家主從厚即位
開帝名從厚明宗之子
四年四月為瑞王所廢

應順元年唐主李從福舉兵舉期唐主以唐義誠為招討使將
拒之從福至陝諸將及義誠皆降唐主遂出奔從福乃將主馬道

謂中書舍人盧道曰勸進文書宜建其州軍曰諸王八
可也設有廢亡當從夫后教令豈可通謀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建道

曰不若天子在外人自進以大位勸人耶李思曰舍人之言是也吾
輩之輩雖不足數矣後唐王至將橋馬道等皆上

王從福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遂復統
刺史宋金詢聞帝奔衛州遣使問起居關其體等

州
州
州

角從金口今指不口微而齊居臣
之義與王亦齊是約所以加焉

廢帝各從明宗養子初封
清泰元年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騎事明宗為左右然心
不相愛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敬瑭既
鎮陰為自全之計二年楚王為帝寵好奢靡此後者其情其氣
南即楚使高從誨謂佐曰如馬王可謂丈夫矣孫光憲曰承
帝保運有差等從誨吳子矯僞降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
河足義子從誨曰公言是也

從公曰孫光顯見微而從誨為從誨開帝而從
從自今有國家者無不從何亡國賊家之者

一十三年
後唐紀

高祖皇帝名殷墟唐石氏開國皇帝也與唐王有
天福元年唐主于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薛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
且留留歸狀唐石即友耶乃讓使敬瑭殺鎮鄂州李穀言時時力
以為不可未樂以敬瑭為天子節度使敬瑭殺鎮鄂州李穀言時時力
再求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令得誰如今年千
即與公主所言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將兵久得士卒心今據
朕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織調書自誤
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豈不知彼龍不可觸

後唐紀
十

之器則與之相求相投以乃大以公以私若也則宗族安在人主
 上以應事之事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將契丹素以宗族為兄弟
 公論能惟其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及唐主素與契丹結
 婚乃公之請得臣若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提之日契丹
 一遣及唐主以此諸州與之如遠謀曰爾臣可矣不必許以主
 由是契丹大困因之患不絕表至契丹契丹自將王孫與之提
 契丹人必主下下諸親征諸軍輪轉不為用唐主自日夕酬飲
 契丹人必主下下諸親征諸軍輪轉不為用唐主自日夕酬飲
 一月契丹生勒令數塘為大晉皇帝數塘到池前等十六州以與契
 丹易唐主唐主至空武樓自楚死○二年晉以和疑為地明殿學
 士李若其問下省家權州權官張說鼓書於殿以為切近之職為
 天子月○其知四方州府至何拒拒實家維安身為便知首圖何安
 其王禪位於唐王徐知誥中唐王徐知誥先有唐主知誥
 為帝王禪天吳多難款謂之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直者當寬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解災也徐徐徐○四年晉

加到知遠壯重咸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與重咸同制制
 下數日杜門不出晉主怒欲逐知遠軍權全歸杜第第請拜請曰陸
 下昔在晉陽為唐所攻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晉主意解知
 遠乃受命○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晉主嘗語道以軍謀對曰征
 伐大事聖心獨斷臣書生雖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罷
 道無比○六年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徵時為晉陽李氏贊
 晉教馬犯僧曰德範而晉之知遠主晉召其僧命之坐恩賜贈遺表
 心大悅○七年晉主與重咸同制制知遠書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契
 丹失其權知遠遂
 天福八年閏當沙王延政諸帝於建州國號殷陽思恭以事嚴敘傳
 李增山澤之親至若無難難莫不倍信因人謂之楊副皮
 開運元年馮道強道為首相依違而可然所擬決或謂晉主曰馮道
 承平之良相今錄弟之除難如使詳得飛鷹耳從強道相乃以桑維
 翰為中書令魚樞為樞密○契丹入寇晉主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復期
 不至晉主以其有異謀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
 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若則動搖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

魏書

辛○二年趙延壽引契丹兵攻晉祁州刺史沈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降試曰侍中父子美計隨身虜庭恐卿太子以幾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則曰城陷試自殺

蓋明云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分也其其沈壽延壽之語可謂明君臣之大義矣夏之正理矣

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斬關而入魏晉主以歸殺桑維翰因景延廣

十一合一

後漢紀

高祖皇帝名肅字叔達姓劉氏其先沛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賞破虜萬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漢在位二年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至失其漢以晉王為質載佳賈於黃龍府魏胡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四出標榜謂之打草鼓惟是內外悲憤始患苦契丹時思逐之矣

契丹主率關人監恭帝範○晉劉知遠在河東富強號諸鎮及關契丹人知遠無入殺之志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歸晉謂以今四方知遠從之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

關之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初我晉口五代之取國惟唐唐劉知遠乃善於建基漢唐而後契丹之晉為契丹所滅而後與馬非若李嗣源通莊宗石敢瑋實

晉主大舉改國號曰漢乾祐元年二月漢主祖子承祐即位

晉皇帝名祐為祖太子初即位即與張瑄等謀殺文臣及郭威

魏書

乾祐元年漢以郭威為西南招慰安撫使威開策於馮道道曰願公勿受官物以賜士卒威從之由是眾心帖附○三年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潘鎮從之○漢汝州防禦使劉崇安卒汝州吏民請

開上書以書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墓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焉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喻人但推公庶幾愛之心行之耳○漢主自即位來楊邠主機政郭威主征伐其

弘榮典宿衛王掌掌財賦以是國家粗安嘗不喜文臣嘗曰此輩之操莫不如趙橫何茲於用弘榮曰長鎗大劍安用毛筆章曰無毛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錄實廢朝是欲職之惡其拒命遣郭瑋將兵屯青州錄置酒台瑋兵欲害之瑋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嘉會錄不敢發瑋固論以禍福錄感服○漢宮中多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折門扉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崇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解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為脩德對曰請諸貞觀政要而法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於是遂謀殺郭弘榮章於東廡下又遣供奉官孟業齎詔詰都都殺郭威威知之乃留養子瑩鎮都都自將大軍至封丘漢主遣慕容步超等將兵拒戰敗還漢主出學軍為亂兵所殺漢道帥百官詣見郭威威猶拜之遣使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見威自

漢書

迎奉門入即宮起居太后因請立嗣太后詔迎漢主策賢耶佐
胡故主曰宜帝為成實察其是外為不屈之說而內
有私心之見其情狀可見我者謂道以吳王或成法左
運主入蜀太后令郭盛擊之咸至漢州將士大驚曰天子遣使中自
為之親黃旗以威成體因離南行太后詔盛為蜀陰帝乃以威盛

漢書二
合四卷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野直處胡山人也佐漢為相至利使及陳
廢順元年漢主國即皇帝位國號周○初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聞
漢主少子李繼深在蜀○魏郭公之心欲自取公不知其引兵

大行據孟津徐崇湘陰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
為所害崇起曰腐儒豈能開父子命左右斬之及成賊崇哭曰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繼深所誅時祭之乃即位崇

更名是仍周統緒年號是為北漢崇和通○周主毀漢宮寶器悉出
漢宮寶器毀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

初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於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初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於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初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於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初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於周主曰吾不貴異物則民乃足郭太祖趙君車在後非和少則

漢書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誨
之穀但以人臣重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初周主
在外見諸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知范質為之曰宰相器也及武溪
信任之○周主親王主榮即位

世宗皇帝

顯德元年北漢連結遼主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
戰未幾韓延徽何徽等引兵先遁推官衛將軍趙匡胤力救世宗大敗
之徽等復逐周主責之曰汝輩亦不敵戰正欲以服為奇策實與利
害相背○周主時為遼道少以孝諱知名歷世宗世始貴

自是貴朝不離將相三公之號為之清德寬如清時多智浮地果
實著其德老教自述東朝榮耀之狀時人皆以德貴推之

周世宗皇帝 姓郭名匡義字元振大梁人也父匡胤為周太祖
時郭氏為周太祖之妻生世宗世宗即位時年四歲其母死

二年周主制令錄法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違害
坐○周世宗常憤庸明以來中國自處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統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兵勇凶悍皆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與吐蕃之戰，其勢易援也。援則當以無備之虞為始。修而則援東，東則援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無地可坐風而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宜且以為後圖。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言常備軍，惟朴仲安氣動世宗，重其策議。○周主親錄因於內苑。○周始建唐，僅餘錢。

三拜周世宗令趙匡胤將兵伐唐，遣克勝州世宗遣翰林學士曹翰諭州將，臣微遣親吏取威中饋，儀曰：公知克勝時，雅有義氣，無傷今既為官，味有法書，不可得也。臣願由是重寄儀。范曾趙專為勝州判官，臣既與范說之時，獲范曾為人，皆應元，晉請免犯。范曾後與范所寄什七人，臣微蓋奇之。時匡胤成名，日張每臨陣必繫纓，馬或曰：思為敵所識，臣微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使李德明來，或言於周世宗，請去帝號，刻奇崇而楚先海六州之地，以求兵。世宗不許，賜唐主書曰：侯諸郡之惠來，即大軍之惠，留唐主。起今齊王景隆將兵二萬，是六合以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是

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聞定有剽迹者，皆斬之。由是莫敢不盡死。○周以周行遠為武平節度使，行遠留心民事，悉除馬民橫賦，會吏滑吏為民害者，悉去之。擇廉平吏為判吏，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柔治之，無所寬假。前天笑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周行遠慕之，署為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遠迫脇，因召之，終辭行遠，恕放之。邵州竟不解兵。○其有使杜仲雅，可致學堂。

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唐唐使者司宜張震使於周，周主問唐唐歲餘不言曹翰。○有古賜相公死，氣神逆，殆然。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書法云：張震可謂不辱君命矣。

周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龍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遂還山。○四年，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世宗以仁贍盡忠而事，改清淮軍為忠正軍，以張仁贍之節。○五年，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李本表獻地於吳。江北悉平。○六年，周淮南節度使以米餉之，或曰：民貧，恐不能濟。世宗曰：民子也，安在吝其必償耶？

胡公之世宗視其子其之而不責其

周主自將伐吳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虜主遣使

入貢周主問曰江南亦治兵備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

復為土曰是不然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

定保無他虞然人主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唐主可及吾

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謀歸以告唐主唐滅金陵凡

諸州之不完者其亡成兵少者益之

唐公曰然則唐在宗成則宗孰賢曰宗賢曰宗賢者戰不知為天下之

君世宗者王孫以不降受費上應之說即策為道以與國被

張美以饒春見雖空城大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鎮為田園樹然笑曰此政治之本也王者

之政自此始乃詰其國陸使吏先智知之口周主親太子宗

即位甫七歲是為恭帝

恭帝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王及世宗崩乃嗣

通鑑纂要十四終

通鑑纂卷十五

克復後 惺伯致火定

西陵汪 桓毅武氏訂正

宋紀

太祖皇帝 創起名臣 肅清而天下在位十七年○帝臨明仁之信任 居心理 斷國新運 奉養民力 諸稱吳仁之主也

建隆元年庚申正月 周恭帝降 制禪位於殿前都監檢校匡胤是為宋太祖 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 赤光滿室 異香經宿不散 長而器業 銘如仕於周 世宗嘗於文書中得木長三尺餘 題云點檢作天子

時張永德為殿前都監檢校令匡胤代之主少國疑中外皆有推戴

日見月見

初鎮定二州 言遠北邊連兵入寇 周遣殿前都監檢校匡胤帥禁兵禁之 發汴京 殿前指揮使苗訓 奉觀天文 見月下有覆有一日 黑光摩盪者久之 指云匡胤親使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 侍衛親軍指揮使馬懷德相與謀曰 主上幼弱 我輩出死力破敵 誰能知之 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 然後北征 具以白匡胤 弟匡義 及掌書

記趙普 匡義普共以事理 諸將不可 乘五鼓 軍士擐甲執兵 直進震而四 諸將無主 領冊太尉為天子 匡胤驚起 披衣未及對 普袍已加身矣 衆即躍拜呼萬歲 擁迫還汴 匡胤進曰 京師天下根本

通鑑纂

願辭今請將禁殿 檢校匡胤抱殿 普請將曰 汝等自貪富貴 主我天子 能從我命則可 不然 我不為若主也 皆下馬曰 願受命 匡胤曰 太后主上 皆我北面 事者 不得驚犯 今卿皆我比肩 不得使受相市府 庫不得使掠 用命有重賞 不然 當禁謀 皆應曰 諾 遂肅隊而

自仁和門入 秋毫無犯 將至州上 葉州嬰 侍衛親軍 指揮使 韓通 有禁中遺跡 歸 謀帥 衆崇之 軍校王彥昇 逢馬未及關門 通及妻子 俱為彥昇所害 匡胤入宮 召百官至 帥既定 猶未有確詔 翰林承

旨 陶穀出諸袖中 遞用之 匡胤跪庭 北面拜受 乃升殿 即皇帝位 統宋已為赤華山隱士 陳搏 聞宋主代周 曰 天下自此定矣 未幾

州 報北邊兵引還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郭鋒 帥曰 宋祖之得天下 天命固在 在人謀不盡也 龍亦光異

宋史曰即位之初遣使與
契丹主得政之背謬矣

外來主政之

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后居家嚴而有涂及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

素有大志。今果就矣。及尊為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拜賀。后愀然。

不樂左右進曰原聞毋以子賢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焉

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若得道則以位可辱否則求為匹夫不可

得是吾所以爲也。太祖曰：「謹受教。」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

上集及六、七二卷。每卷一百一十篇。

此海內之先也。○使○加○中○書○令○館○拒○之○廣○客○切○諱○不○延○使○者○

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北漢主釣間之乃納款

卷之五

同舉兵鎬逐穀澤州刺史而據其城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口

親視學○宋主園澤州李筠死之先是太祖自帥討李筠山路險峻

多后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石，將士爭負之，即戮大逆。遂與守

平今之文者，其學外方，而志柔學外，不月毋用。一

等金大銀錢免其濟州府等處保濟所宋死相國之通入其城築

火元北溟主引兵歸太祖獲化漢相衛融以其不屈太祖嘉其忠

以衛融為太府卿

費明云李詩可謂知義矣嘉靖臨饒節度使所次不志諸君書

命邦己巳周六朔丁酉佳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拒命重進圖太

一男一人且中位如左進口書人後真背川重進目限開空感

之甥也宋太朴曰位力重途冲古今所無貴州重途自以用室鼓

恐不得全起兵拒宋宋主自將擊之城將陷重遂盡室自焚死

細月同李筠未嘗臣宋進臣于宋矣孫在焉忠周哉故綱

以實義爲喻林學士學士王希以酒失職官太祖誚宰相曰深

上之而富。一音。晉書。曰。晉書。青介重。季。一音。翰。林。遺。

地盤成時，便屬之說，實無益。曰：「自強自重，居然。」曰：「自強自重。」

夫太祖曰非斯人不可故有是命嘗召儒士未至元師信見之

情跳足而坐具本曰情所噴露也因却立不肯逐太祖還索冠帶而後

儀遜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恩惠傑閣而解體上

自是封近臣、未嘗不冠帶。○二年、皇太后杜氏殂、初太后

四、故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昔祖

卷之三

夫帝之貴也。上由祖。世宗更切見主天下。故其

[illegible]

沿邊遠後會機位光要光要情光要光要情德財國有長春社

福也帝造曰敢不如哉后顧謂魯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擢前為學書後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遂崩

講義曰以是夫而不知體觀生於蓋有聖

聖子也。故曰：天下自善李況。

羅石堂竹琴其製法與琵琶無異

竊相彈劾戰不息吾君悉天下之兵戍國寡民外之言其通也

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童君弱

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定矣帝悟一日與石守信等飲

1

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字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知其如麾下能當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誰欲不為其可得乎字信等泣謝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道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勸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之親兩無猜嫌不事異言字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及此

生死而南者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兵帝從之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收并多藩鎮之謀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莫不是仁者之功

品中曰太祖所以能收其精者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也

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唐彭澤令薛良避羅莽宋齊平南策太祖斬之○太祖詔某國子監親孔頴武臣孟全讀書如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以李漢超為閩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閩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資民錢不償者太祖責人而遣之憲遣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寬汝勿復為民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即漢超感泣由是並修政事吏民愛之○

郭進為西山巡檢使進威令嚴肅有軍旅諸許無不遵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遂令殺之會非漢來侵進詰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汝罪汝能掩殺叛兵當即厚賞汝收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效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宋史曰太祖待郭進甚厚以渴取將得密與爭太祖置酒已者進還未半郭進多飲不知是不足以安進善之心而責其成郭進以此世不易之法也

三年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詔諸州決大辟錄奏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曰禁暴止亂德也

宋史曰保民之盛德也

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帝數改行或議之上曰帝王自有天命求不可得拒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富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乾德元年初置諸州通判帝懲五季藩鎮之專頗用文臣知州分制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於諸州允軍民之政皆統治之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呂中曰太祖與趙普長處相親而以文臣知州以制其權又置通判趙普等所以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湖南將張文表叛擊之保權請討於宋太祖遣慕容延鈞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處耘聚江陵為

總帥以荆南降時文表已為周保權所謀保權平後漢從帝等相與
 拒守延到周長驅而進克其城執從帝殺之獲保權以歸湖南悉平
 ○置稅於州縣今官所收稅每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貧
 ○太祖幸成王廟歷觀西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宜
 受辜命去之○二年范質王溥等自以周朝舊臣猶存形迹憂求避
 位從之○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太祖倚重之事
 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宴向夜普意太祖不
 出父之閒叩門聲普出太祖立風雪中聲惶恐拜迎設重榻地坐
 熾炭燒肉普要行酒帝以被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
 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掩北虜
 之冲將安進乎太祖然之○太祖嘗以燕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
 普曰開必出曹魯當曰然因曰魯可取否普曰魯可取孰可守太祖
 曰以魯守之○普曰孰可代太祖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
 夢見人為其言中書事日昃奏亦不詳明日又奏太祖大驚疑
 奏時如夢言然不覺而悟之○太祖日清繼舊蹟復奏如初太
 祖乃悟普用其人其言數果審察如此多忌刻舉以微時而不足
 持太祖及已者為言太祖曰若虛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太祖以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谷

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庶有參知政事乃以薛居正呂餘慶
 知政事○以王全斌等分道伐蜀初宋下荆湖南相李昊言於蜀主
 曰臣觀宋氏政運不類周漢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曉資於宋亦
 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不從乃遣趙彥福為諜入汴規張勳彥福
 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彥福獻之太祖久欲伐蜀而無
 及得彥福曰吾用所有名矣遂令王全斌等伐之○宋命判太常寺
 和峴定雅樂○唐主酷信浮屠募人為僧及萬人每退朝輒召僧
 衣滿佛經拜跪手足成瘡太祖聞其狀乃遣少年有口辯者見唐
 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事進
 ○三年王全斌等兼降而蜀主孟昶遣王昭遠挈宋師昭遠
 而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捨芥耳孰能如意指麾軍事
 方諸葛亮宋師擊之昭遠等三戰皆敗全斌進次魏城蜀主請降
 命李昊外表初蜀蜀王衍之亡也降表亦吳四州蜀人夜書其門曰
 世修降表李家蜀主至汴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死社
 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蜀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
 食數日而死○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宴太祖謂左右曰我欲
 如此體高堂寒色面征將士何以堪處即解所服紫貂裘贈遠中
 賜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跪表泣故而有功○

四年宋求道書

宋主性嚴重寡言獨事親嘗在軍中手不釋卷

趙普初以史道開

宋主每勸以讀書普不釋卷○嘗

辛初帝將改元

諭宰相曰年號頭標南代所未有者父蜀平蜀人

入內帝見其貌

有識乾德四年諸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

林學士普能對曰

此必蜀物普蜀王衍嘗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

○五年初王全斌等伐蜀不恤軍士勇兵

為亂事覺乃徵還

張官有差嘗揚自蜀還案中惟圖書衣裳又無

下秋毫無犯太祖嘉之

以為宣徽南院使

李穀四職勳國之大興太祖

嘉子貴弼宜其平定天下也

以此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

書數卷而已太祖聞其清節過人

因擢用之○丁卯三月五星聚于

奎

開寶元年農諫貢士王祐知貢舉

開寶元年農諫貢士

王祐知貢舉舉進士合格者十有八人陶穀子

邵名在第六太祖曰

各問穀不能訓子邵安得登第命中書覆執而

邵復登第因詔曰

文衡公器選士甚勿枉屈恩凡國食祿之家應

中書覆試○以筆過海為通達軍使

初進諱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

史本宗然時嘗往往馬

邊諱諱父勢當傳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

城上有紫雲如蓋又星蛇化龍飛去是何祥也太祖不對及即位召

趙普諭之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普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

赦過實以宜合爾意耶乃拜是職○北漢主劉鈞卒養子繼立初

太祖嘗因北漢諜者謂漢主偽曰君家與周世仇宜不臣今我與爾

無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鈞報曰我家世非叛者臣區守山蓋畏漢

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終鈞之世不加兵焉至是乃遣李繼勳

將兵代之契丹救北漢繼勳引還帝復自將伐之圍太原契丹獲救

北漢帝引還太原圍解○三年徵廢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

學行年已七十餘太祖召見便殿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養

身養心養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于屏几○詔修前朝諸陵

漢晉唐○四年南漢主劉鋹委政宦官重斂苛刑屠陷無度太祖聞

之笑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命潘美等將兵伐之宋師克雒州鋹

退至汴封恩赦從宦官講武池賜以美酒銀鉶有喜捧杯泣太祖

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

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初開封尹光義問溫叟清介嘗遣使索

錢五百千道之溫叟不取却贈德布而舍令府吏封緘乃去明年重

午復送角黍統角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而舍封緘驚然○內臣承

承進連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言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貴戚無節太祖穆宗曰二十年
吳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同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國
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剄耳○五年五月五日霖雨河決太祖
天放官人三百八十餘人○永安公主薨衣貼繡繡單襖入宮中太
祖謂曰汝後勿復為此飾主家服此官制威風相效京城翠羽
鳥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定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
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怒謝○宋忌江都都留守林仁肇威名路其
侍者竊取仁肇画像懸列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
肇也曰林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使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
間偽致仁肇○宋初嚴試貢士○六年趙普兄以辟居正沈義倫
平定事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
及海物十瓶未及費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定例帝曰海物公佳
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定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
家書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遂犯之詰中屋材入
以陳地私易為食蔬園以廣居帝嘗邸店以規則亦不悅初大樑
寺雷德耀擅毀僧剎名帝怒叱曰此猶猶有耳汝不聞趙普之
杜援臣乎貶德耀商州司戶其子誅普兄史胡贊李可度受賊賊
法帝杖二人而召德耀為秘書普普見益替普嘗還大元空于視事

開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薄謗以此及罷為河陽
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視皇帝第忠孝
全德豈有間然刻有昭憲遺言乎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遣使耶
律呂本朝○七年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帝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易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降服不須急擊也且以剄殺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宋史曰太祖以平伐為已任與
致討得畫其仁安其妻有九男也
曹彬等發江陵克池州次來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以卒進士不
第因以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繫小舟載鐵絙以度江之廣狹
諸關上畫江南可取狀諸寇浮梁以濟師帝然之擢若水右贊
大夫及大軍渡江若履平地遂敗唐師○八年曹彬進圍江南集
唐師于城下唐主危走遣徐鉉言于帝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
奈何見伐帝怒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耶嗣謂父子為兩家可乎不須多言鉉惶恐而退
宋史曰太祖曰江南亦
有何深大哉王著之言
詔察民孝弟文武材者以聞○唐成行簡曹彬忽稱疾諸將問疾彬
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面稱疾愈城陷唐

晉書

主燈出降投至帝注曰字雖分刻民受其禍攻滅之日必有橫難錄

者若是可哀也今出米十萬賑恤之

富商曰太祖之愛民深矣乎江南而不為善更誰情

達達非亦者指其心而臨天下空欲太平之速也

九年帝御明德門唐主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為光祿大夫帝

多徐絳責以不奉勸煜降飲曰臣為江南大臣國誠當死不問其他

帝曰九臣也○帝楊歸自江南舟中惟國籍衣余而已開門進棒子

云奏教差往江南向當公事時人森其不伐初彬之德師伐唐也

帝謂曰係免李煜當以卿為使相使相胡為使使滿美爾賀彬曰不

禁太原未平耳及還帝曰木校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

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相

客使

蘇南曰本祖衣唐以臣制於唐真得古人命將之意至使相少

待劉繼恩決意歸唐之新除而臣歸唐也海島崇太祖之處若令作

吳越王欲來朝帝賜禮寶宅以居嘗善厚留兩月還還賜以黃龍

封識甚固戒曰途中空容觀及破之則皆群臣乞留傲童說也傲童

感恨既畢每視事命從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

不遠顧咫尺微宜敢寧居乎身修責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進之○帝

如西京遂拜安陵登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

晉書

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有法下者帝欲留都洛陽晉王先

親吉其來使帝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

吾將西還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今始

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東京○帝始見江州殺守將朝

別而盡屠其民聚獲寶物子孫寶物世世給從宋文而子孫有金

弓者

宋史曰天理好運理無不獲船及宋文

子孫有金弓者及以馬駭駭運前之報

冬十月癸丑帝崩于萬歲殿先是帝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光義

解衣事官官英為屏左右者不得聞但遠見燭影下晉王時

離唐若有遲遲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殿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

而帝崩○帝嘗御正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殿無蔽因曰此如我

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嘗謂宰相薛居正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

惡義以德化人之義帝嘗中簾線用青布帝服綵羅至再性仁孝

達實任自然晉王常病與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

自灸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德非吾所及也善子任使尤注意邊陲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以至

平蜀越拓吳越而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取羣下之所歸也

第一世曰太祖命將建國於民其真天地父母之賜也至

史記山四而影發數千載不泯之理蓋傳之傳人相山山山野鏡正
史定其是非也然家后不成服不端而改元又改名泰王德正
四事以我

晉王光義即位改名是○改元太平興國月改

宋史稱太祖賜名光義蓋欲太宗

顧名而思義也即往避更何心也

劉安之曰太宗即位是歲四月又改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

越其兄光原恭恭而

見其事又見其宗

太宗皇帝

元祐時不

太平興國二年春忠振海濱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

取望拔十得元止得一二亦可為政治之具矣親試舉人呂蒙正以

下是賜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

稱旨齊賢堅執以為善太祖怒命投之及是語帝曰我幸而得

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輔汝兄相也至是齊賢亦在

選中有司失于檢擢置下第帝不悅故榜書賜及第

史云太祖曰臣等皆蒙太宗老母

文臣下之臣代以降一人而已

知江州周述言廣江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業

詔國子監給本傳之○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還主故留之仲甫曰

義不可留而死而已乃達還帝曰仲甫不辱君命○三年吳越王錢

徽宗朝不遠還乃納地詔封徽為淮海國王○四年滿美帥師伐吳

遠還兵校吳等大敗還師築長連城以閉太原四月太宗自至督

戰城每完營漢主出降○皇子德昭自戰昭提率攻太原軍中會

夜莫不知帝所在有謀去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又還計

跋久不行太原之費德昭以為言帝大怒待汝自為責未晚也德

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徒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

宋史曰太宗可謂明也德昭忠烈而帝未嘗少使

斷諸身則反矣德昭又生可謂孝其遺德之心至矣

以楊雲為代州刺史雲善戰得楊雲敵進人望見旌旗無引去○是

年遣主寇是楊雲帝自將禦之賊績會契丹主引去帝還議者皆言

宜速取燕薊李昉力陳其未可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勅在萬全

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

之土角哉秋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五帝三

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皇子德芳卒○六年羅左拾遺田錫時處

多遜專政惡錫直出為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

若一臣敢有所建大體者四罪凡言十條去錫則疏入優詔褒答賜錢

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時以達遠志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則天

積其性豈以一賞可等耶

呂河南曰田錫在太宗朝直言事其意宗宗是以故錫為已任

以受人言異和至使人主與非前漢書張敖通宗族之議

又受如于刑聖可
謂不負所望也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普授紫衣錫告秦王廷美賜忠帝問普普言
願偏拒勅以察奸言乃拜是職○七年羅秦王廷美開封尹以滿西
京留守徙貶昭廷美不自安紫衣錫由上焚以謀之帝意不決召趙
普諭以太后遺言普對曰大相已然陛下寬容再詔廷美還澤普
白盧多遜交還秦王廷美執事多遜于順州○以紫衣錫為樞密
副使○羅秦王廷美為樞密副使○定州安塞○定州安塞○定州安塞
歸銀夏綏宥之北窮塞居之○定州安塞○定州安塞○定州安塞
澤以叛羅秦王廷美○八年以王顯為樞密使帝語之曰卿今典機務
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克于而墻因取賜之○趙普
羅帝時請賜書數篇宋琪曰君臣始終可謂兩全○以宋琪李昉
同平章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秦政耶蒙正
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遂止之曰若一知其
姓名則終身不能忘若不弗知之為念也時人服其量○帝勅于讀
書諸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奏宋琪以學博為諫帝曰開
卷有益不為夢也

雍熙元年洛陵郡公廷美以憂卒于房州○詔宋遺書○李穆卒
哭之曰李穆國之良臣涕滿胸襟朕之不辜也

史新曰廷美卒太宗無一書李穆卒乃
嘆息之太宗何忍于彼而感于此耶

泰山隱士陳搏入朝帝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問搏玄默修養之
道搏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必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端
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問帝益重之賜
號希夷先生故還華山尋卒○二年李繼遷罷銀州賊之○宴群臣
于後苑帝曰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詞臣賦詩賞花曲宴賦詩自
此始○帝長子元佐廢為庶人
軍新曰初廷美得罪元佐係中禁之廷美元佐俱逐
感心疾墮于地帝其仁心之正元佐其仁心之大哉
三年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帝謂彬曰滿美但先起雲朔卿等宜務
重履行不得貪利彬等乃乘勝而前耶律休哥以精銳旋伏絕宋糧
道彬敗績于岐溝遂敗○耶律斜軻入冀州兵勢甚盛楊雲欲避其
鋒護軍王繼曰君侯觀無敵今乃不戰得無他志乎雲不得已戰于
陳家谷口敗績死之詔贈雲太尉而除姓名
史臣曰四五世品功蓋當時而國不足貴者獨飛鴻
氏之賢乃不能制其氣蓋其氣未足也
端拱元年以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外齊賢于三十里外列鐵
弩契丹兵遙見火光十有餘里意謂昇師至駭而北走追窮大捷
綱目曰齊賢隨機應變而
張齊賢此其智也

李昉羅布衣有願與知制誥胡旦改名馬周訟李昉不協遂逐羅

諸國之別則俱強

為輔之通則未也

徵於南德士種放放稱疾不至帝嘉其高年育司時加存問故不喜

學士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

好朱拖紫足為榮矣宜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商之士國

不以名位為光寵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成以垂德於後之故而教

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五年蜀人王小波作亂小

波死其實李順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

宣徽使帝曰朕不欲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于是以王繼恩

為宣徽使○以張洎知益州時繼恩討賊漸有成效頃師飲博餘意

從張洎至微令討平之先是城中屯兵萬三萬人無半月之食洎知

民間舊苦糗貴而廉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期月得米

數十萬斛乃奏羅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冠準自青州召還入見請立儲貳帝曰朕

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

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別天下望帝從久之曰壽

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從為冊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封尹封壽王以池澤榮知政事

言本中四庫之一

言本中四庫之一

至道元年呂蒙正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

帝不許他月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對曰臣非執

差陛下未諫耳帝退曰蒙正氣量我不知既而用其人果稱職○以

呂端同平章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

事不糊塗遂相之端為相持重議大體帝手札論中書每事必經呂

端參酌乃得聞奏○開寶皇后宋氏崩群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希

夷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謫訖朕知州為備立朝

故言以直躬行通為已任不為流俗所容故髮見擯斥○立壽王

為皇太子太子廟見還宮蒙正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

悅謂冠準曰人心違焉太子欲置我于何地準拜賀曰此社稷之

也帝悟延準飲極醉而罷○大有年○三年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帝崩太子即位初帝不豫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謀廢立呂端聞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乃令史吏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

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謂之曰入宮見后奉太子即位太

子垂危引見群臣端去殿下不拜謂繼恩升殿當親視繼恩後率群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于外而主之以皇后六尺之休我何不為繼恩即率群臣詣

誠恐人大家稱編大事
不願望可知如臨矣
胡敬甫曰帝謂太平有通之令主所可惜者德昭之死其意
廷民之幸由于趙普遠太祖宋皇后崩李氏不為成服其于人倫
之通未為

真宗皇帝
元統更名曰天聖第三子莊在位二十五年○帝寬仁
而制法嚴密於水邊城守或遇不足是
向微服幸諸寺觀經閣和厚調養于亡國

咸和元年
趙普出營室詔求直言如秦州田錫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
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外品之大者院公事宰相不
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詭奏會
日名對○遣使陰天下遺欠一千餘萬釋禁囚三千餘人用三司判

官王欽若之言也
臣居仁曰熙寧以後小人易和熙寧以前小人難識自古小人而
以謀國者屢經嚴刑用矣而執者則謂屬員釋禁囚丁謂則謂屬
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呂端罷帝每見端入對蕭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庭
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齊
賢慨慨有大略每以教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帝嘗問沆以
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以崇為先帝一日之使
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引楊懿誥謂使者曰但道臣沆以為
不可其議遂寢帝嘗問沆何獨無容奏對曰臣侍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之何用容故人臣有勸諭都非聖臣嘗思之豈可故也○二
年樞密使曹彬卒彬疾帝問以後事對曰臣子瓌璋皆堪為將然瓌
不如瓌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樞密副使
楊瓌卒瓌介直清苦帝嘗兩臨其喪○五年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
濟死之時靈州孤危詔群臣議奔守之宜輔臣咸以為靈州乃必事
之地李沆楊億以為此虜方點其時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頃慶丹
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帝不從及城陷帝始悔不用李沆之
言

呂居仁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
則則之議當以保全為之旨為是而以保境之言為非蓋靈州不
可失靈州不可非也故何景上
奏書而後韓公深若景上

召終南隱士
神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入見詢以民政遼事放曰明
宗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明年放請遂山許之然
數朝京師東封而祀無不預操賜跪堂頗飭輿服置雨衣安強市爭
訟杜鉉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故不之愧○六年趙保
吉犯于德明胡曹瑋諸將咸德明不報○以號準為三司使三司謂
郭陳恕罷恕久領三司事初即命條具中外錢穀以問恕久不
進奏詔起之恕曰陛下當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傷心是以不
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罷

呂端罷帝每見端入對蕭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庭
陞峻特令梓人為納陛至是以疾罷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齊
賢慨慨有大略每以教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帝嘗問沆以
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以崇為先帝一日之使
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引楊懿誥謂使者曰但道臣沆以為
不可其議遂寢帝嘗問沆何獨無容奏對曰臣侍罪宰相公事則公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魏鑒曰使晉公不於錢穀之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丁謂上書稱
 晉公正氣宋有天下三后相佐者張正趙普耳○右議大夫夫田錫
 在錫唐諫書言不諱封號五十三卷愚焚之曰直諫臣職耶豈可
 諷制以言直和及乎亦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張時泰曰世稱田錫為直諫然則于君
 景德元年李沆卒時西北用兵王旦嘆曰安得坐致太平耶沆曰少
 有憂動是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未必無事思以為不然沆在政府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
 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憂色大為則土木甲兵
 積祠之事作知吾老不及見此奏疏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爭準
 屢薦其才沆沆曰願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
 終難抑之使在人下乎沆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嘗請論
 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
 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豈為木視秦禮廳事則
 已寬矣
 張時泰曰文靜作相無可說然白雲微暇
 為文靜盛德之累其在身實應久之足矣
 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初畢士安既拜奏知政事入謝寇準舉屢

二十五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寇準善斷大事宰相才也○準曰準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沈慨有本
 節忘身殉國朝臣罕出其右者今而北眺梁為邊境急如準者正所
 宜用也不越月與準俱相
 常法曰寇準雖安其身于公室
 魏九經州州縣學校○契丹主使澶州時中外震駭寇準飲嘆自
 帝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遇五日須駕幸澶州幸難之乃召群
 臣問方畧王鉉若臨江人請幸金陳克重間州人請幸成都準爭
 之帝乃決策幸澶州準恨欽若阻大事出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
 君開門束手無策修齋禱經而已時司天官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堂
 戰而却○奉至澶州準固請過河從屬皆懷疑前都指揮使高瓌
 準言為極呵之瓌叱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何不賦詩退席耶即
 麾衛士進軍渡河諸軍望見御蓋皆踊躍呼萬歲歡聞數十里契丹
 直奪帝幸行宮使人視準何為準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惟呼帝喜曰
 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來議和準欲邀契丹將臣及驍戰騎之地
 因書策以進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較十年後且生心矣準
 蓋欲觀事之使復輪不遠帝方服兵會有諸軍要兵以自取重者乃許
 契丹請盟以餉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乃朝為兄北朝為弟
 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無兵寇準之力也

二十五

陳登中曰準之計使其
言費用不惟無虞之憂亦無精慮之病矣
張時表曰謝安以妻某而敗將堅致謝安之妻也
博而表契丹頗國入寇之師同一機情鎮物如厥以備矣
三年以契丹議和故散河北張壯路豪皆非士安之謀也○歸華子
契丹自是常以為常

三年冠軍羅準為相用人以不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劍簿以進準
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何薄何遜○準自漢淵遂願自矜其功
王欽若深城之謂帝曰陛下教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歌
耻之漢淵之役是也陛下聞傳手傳者輸錢欲盡乃整所有出之謬

之於陸陸下龍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頗厚寵袁帝出準知
陝州初後諒在成都開準入相謂優易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
且準知陝諒避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諒曰霍光傳
不可不讀準莫論其意諒取光傳讀之至于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
謂我矣

史知樞密院事韓宗訓馬知節簽書院事○趙德明降封西平王
因責子弟入質德明惟駭駭馬而已○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

優詔獎之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之鵠尾大赦改元帝自開
王欽若言深以漢淵之盟為辱欽若因進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
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皆有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應有
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曰王旦
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能
從之帝尚猶豫會章和門張問杜錫曰自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
耶錫老儒不測上旨援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通設教耳帝意遂決
旦欽若喜賜以專願曰雖爾極佳路與要等共之及歸後封國

以金匱時欽若等皆言祥瑞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
聞天何言哉是有書也帝然然○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帝曰
夜夢神言當賜天書今祥異果與夢協也等拜賀
帝封泰山禪社有大赦○以冠軍知天雄軍契丹使雷遇大為謂

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非門鎖鑰非準

呂氏中西常單之主議亦延欽差阻其議則出于天機單是猶若
在邊郡則地單重其議亦出為天機單然電準左朝廷則朝廷重
所以起廢使致美之心也

起方奏事以金錢賜之劉修儀據爲己子李氏不敢言○以王旦
兼汾陰大禮使時將有事汾陰會天旱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

曰陛下緣車來封又議西幸勞民事神神豈享乎又言方今野鷄山
鹿并形秦簡狄旱冬常率皆稱災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

卷一上 二九

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得以此感後世則後世不可惑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呂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謝禔之義決于丁謂大計有餘
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數者神道設教之一點難以王文正不敢
異議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天何言哉是破人主之惑矣

夏州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斛議不知所出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

寓於京師而詔德明未取德明辭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召陝州隱

考法云太室之世在種放真室之世在魏野客
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魏野賢于神游十倍矣

五年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適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善

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張時蒸曰林逋是詩欲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
為非也議見超越如此雅司馬子長當作御史矣

以王欽若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時天下久安欽若自以深達通
數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構

有心計使與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
遇之身遂與李沆之先識要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言聖主降延

恩銳旦等拜賀。主德妃劉氏爲皇后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及命翰林學士楊億杜衍等制億難之乃命他學士馬后

既立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習敏曉書史帝深重之由是漸預外
臺事

朱子曰楊德有八角磨盤之內釋氏以蓋知通然方丁謂之逐葉公也以化事召德德惧至使飛俱下當時入角磨盤未安在哉

宣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陽故褒享老子非始于明

群臣焉○獻天書于朝元殿○八年寇準免以與林持愆爭故也初

憲院有事送中書亦遣詔格曰令送還憲院奉慰謝及罷羣托人語

此乃係木之華曰子乃牙書堅木主言求則生然之已品附生

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準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愧嘆焉不可及

綱目曰準使相而旦拒之何吳用微之斥王忠也

知陳州張詠卒詠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以害賊臣丁謂詠或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賊頭

丁氏門以謝謂帝榮其忠

周德恭曰張詠得守官之要法

嘗錄大破吐蕃于伏兔岩

張時泰曰會稽之賊吐蕃謝玄之無符禁也一以

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帝謂王旦

旦辭不見謂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王旦旦顧目不覽曰是

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帝以單體罷諸營建飛蝗赴海死積海

坪百餘里

呂本中曰當建符瑞時而徐克之宋江維之早內疏之大京福之禮

天禧元年陳彭年卒彭年敏給珍記好刑名性好臨時辨九尾狐○

以王欽若平章事初欽若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兩

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阻抑人

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疾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達我士

年作宰相○王旦○以王曾兼會堂觀使不受

王旦字

同德恭曰時方張符瑞以周覽而曾獨不受會堂使何謂韓中之韓師耳

以王旦為太尉同韓○賜信州道士張正隨歸其靜先生○王旦

卒旦為奇相帝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王旦以為何如

旦凡薦人未嘗知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

蔽旦曰旦處安得有人及議知制誥旦曰丁惟張師德而敏中

問之旦曰晏子上奏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而及吾門狀元及

第榮進未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其

相奔競如此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

是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除運江惟旦語曰東南民

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永珪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

召旦曰永珪待此眼目旦執不可遂止及病危帝召旦曰惟性剛褻

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而不知也賜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陳

天書一事之失傳令諸子割髮披緇以款諸子欲求遺令楊億以為

不可乃止議者謂其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陳四明曰王旦且頃德壽乃受其珠之賜而不伴天書議

者蓋以失節焉道為此非所以君子不可不別大學之道也

皇城司言然卒見龜蛇者因建真武祠任布衣言不宜以神怪惑

不報○二年王昇王受為皇太子更名植○三年判永興軍

魏晉書

準奏天書降于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內外威儀其詐帝獨信之語

魏晉書

迎入禁中準由是得召用矣○王欽若免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奏

魏晉書

知政事準之初名九門生有勳準者曰公若至河陽更求補外此為

魏晉書

上策倘入見即貴乾祐天書之詐次之宋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悅

魏晉書

謂固準稱欲得致通顯雅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是時準

魏晉書

謂起拂之準笑曰奉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我邪謂大魁恨遂成

魏晉書

準除

魏晉書

書法口分公無天書以干進其意以為其宗意而惟此而

魏晉書

已正廷王州所謂不學無術者殆公其有愧于王州乎

魏晉書

書瑞沉身有據所勾免捷能無遠人免我畏懼之○四年寇準

魏晉書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請以太子監國丁謂

魏晉書

力請準罷其政事謂與皇后謀葉朱能天書妖妄事敗準知相州時

乾興元年

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太皇太后重簾聽政時丁謂納

李升

後曰王曾謂和而宮制

仁祖

太平之治其功大矣

魏晉書

時寇準乞茶甘勢專恩丁謂權傾內外獨王曾正色立朝時降焉

魏晉書

重○脫寇準為常州同戶泰寧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怨準而

魏晉書

太后恨之諫立已也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議寢逐王曾起責太重

魏晉書

謂熟視曹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戲準也謂必欲令二

魏晉書

人死遣中使齎勅賜以錦囊射制楊于馬前示將謀狀至相州

魏晉書

張皆惶恐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

魏晉書

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校勅準拜于庭非時復安至暮乃罷○內

魏晉書

侍雷乞茶伏誅丁謂免時丁謂為山陵使雷乞茶欲移山陵疑上穴

魏晉書

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重水出衆根不能成功茶之

魏晉書

王曾與寇準對言謂包藏禍心故令乞茶權移皇堂于地

魏晉書

太后大怒乃誅乞茶賊謂分司南京

魏晉書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宗道奉知政事初真宗嘗蒙正第曰卿

事

屏風

言

丁謂有罪，貶為崖州司戶參軍。謂初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樂，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誦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以落羊逐之。境上謂請與準相見，準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群僮經意，俟謂遠行乃已。

胡致安曰：東坡嘗以此兩篇為鍾世之賢者，謂有以遠為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強以有之，相呂端謀賢，李流呂家正果士，於端準王以出君子而此老賢得此後之知王欽若、陳亮、史馬、徐、胡皆小人之能若先新難有向，與中李地二賢已不喻時士，其初通有聞，不為如此。

卷十五終

竟陵鍾惺伯敬氏定

西陵汪
桓猷武氏訂正

宋紀

仁宗皇帝 諱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事初年甲辰始親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詔郡多事處厝以讓君子滿朝

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illegible]

地、樹、紙、寶、裝、之、輪、月、姑、所、重、生、夢、象、因、立、廟、號、材、林、冠、公、祠、

[illegible]

茂翁居此房宅無樓臺壙子廬士之歌却堂吏三則薄謝門生之
三茶禮謝之役不汎不侵使三十餘年晏樂

年王欽若卒○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四年京師大水有苗敗

魯獨立朝陳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報焉○五年晏殊罷出

宣州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

生待仰達幸法原道每詩聖石木至悲勝西有錦溪云之廣然軒

林不季字季，明太后稱其時麻風武。○六平毛國別全士系。惠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

100

乾然徑出契丹酌大卮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通補曰不和固無害

○時帝附百官朝太后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

與百官同夕。如星不意。又以此直。莫罪門下。殊不。張。客。體。又。妻。

太后屢致不報。亟補外。出為河中通判。○七年。魯宗道卒。劉太后

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有小臣方仲子請立劉氏七廟

后問輔臣衆莫敢對宗道獨對曰如嗣君何乃止宗道劉正峽惡

事敢言責成用事者皆憚之鰕魚頭和政因其好且言骨鯁也

卷之五

明憲宗年其宗繼繼李廣爲宸妃是日卒婉儀寔生帝太后

爲子婉儀默然處先朝墳中未嘗自異帝亦不自知也至是薨

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品夫歸時爲首相奏禮宜送厚又請內

[illegible]

二年、皇太后劉氏崩、遺詔賜后同德、致中、必蔡、齊、臣、

入白執政止之御史龐參請封重庶遺制○帝始親政呂夷簡上奏

陳八事正朝觐塞邪徑禁朋將附佞士絕女謁遠近習罪力從濟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羣臣

以張耒夏竦等附太后欲惠罷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曰

前獨不附太后耶夷簡亦罷夷簡由是深恨后思有以傾之矣○
 李進同平章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荆王元璘為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元以非命未得就物景日帝洪福寺祭帝
 宮親奉視之妃以水銀墜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嗟曰人言其
 信哉待劉氏加厚○復以呂夷簡平章事○詔宰相不得進臺
 ○韓奎罷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母憂安宅不食家人哭曰何必
 是曰若仰慰古人俯悅後世爾○廣皇后郭氏時為美人楊美人
 得幸數與皇后爭一日郭氏于帝前有使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額
 之痕數有司毋得受臺事妻于是十五孔道謝親率陳范
 等詣臺拱殿伏奏不可夷簡曰廣后有廢辱故事近輔等曰人臣
 道君以充命豈得引廢辱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伏聞請
 非太平美事然然道輔知遠州道輔名或重
 景祐元年立曹氏為皇后會時○趙元昊父范瑋處州○二年作
 英延義二閣孫應堂上無逸圖至是路崇寫無逸圖于屏○三年
 詔胡瑗阮逸較定律律○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
 館閣校理尹洙歐陽修于外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
 門上有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還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

則私夷簡不悅又為四論以獻帝王好高深明大抵皆議切時弊
 簡斷其越職言帝落職知使州余請官朝廷屢逐言者恐歸天下口
 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並貶監酒稅歐陽修貶書司諫高若訥不
 張執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帝亦貶夷簡令
 閣校勘奏駁作四賢一不肖詩以風仲淹清涼備而議者論士人
 當當書者市之得厚利○初孫以書云自夷簡當國雖忠言廢置
 道以結身為害以避詢為智柔而易制者非為心腹奸而可使者
 為羽翼是彼為不衛生于誤而李林甫又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
 嚴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集石之言雖聞以還十年耳至是
 論夷簡乃罷之○四年王曾罷曾為副相三次皆第一或曰狀元
 三場一盛七着不重曾曰曾平生志不在區飽曾性資端厚人不
 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公之
 盛德獨少此身曾曰執政欲息傷怨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
 即位也少太后有專制之患曾止之九朝由是道習不敢窺觀而
 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召曾可謂社稷之臣矣○右司諫韓琦通事
 言切而不過在景德前後七十餘疏
 實元元年趙元昊稱帝國號夏○王曾卒諡文正
 文臣曰王曾謙恭信得義大陳王清昭唐之是聖朝開我
 母后計除丁謂而威仁宗德業其功蓋前朝所以諡文正也

夏漢書

元吳越王
仲淹子

夏漢書
仲淹子

夏漢書
仲淹子

二年以夏漢為經原泰恩安撫使范仲淹為鄆延環慶安撫使經原泰州上奏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進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朝廷多採用之

康定元年元吳越王仲淹子孫觀漢敗范仲淹知安州○以夏漢為陝西招討使范仲淹為副使○以范仲淹為副使○仲淹日夜練兵更出塞與敵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令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焉甲兵不亡大范老子可欺也范仲淹又與營田修堡塔招流亡進斥堠于是是邊境安寧

慶曆元年鄆延環慶會討趙元昊不果行帝以元昊勢盛招撫

范仲淹即陝西開成守之策夏漢等具二說奏之帝取攻策詔以正月進討執政以為難不聽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太寒不如俟春深龜勢易制且鄆延環慶夏漢成必由之地募按兵不動以觀其動范仲淹以恩信招撫之不然臣恐邊兵無期矣乞留鄆延一路以便招納帝從之韓琦奏乞督令鄆延進兵入塞以奏示仲淹琦又令尹洙主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欲已則令洙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寇鄆延韓琦遣任福將兵禦之將行琦戒令度勢未可戰即據險設伏要其歸路福違時即刻初戰敗退漢得此福與諸將引誘赴之陷其伏中知德殿計勢不可留遂前

格戰於道旁得數銀合封製謹密焚之乃懸有家鴿百餘曉飛起獲是夏漢中怒樹旗四面兵起擄力戰敗范仲淹知秦州○元昊遣人持書至招多不還范仲淹對使焚之朝報以仲淹不當無通書又不當報焚之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約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怒乃廢其罪范仲淹知耀州

范仲淹知秦州○元昊誘范仲淹所出質則其用夏人觀之元昊為龍圖老子墓大燬城寇不敢犯仲淹在邊子能壯將將率歸慶勤深撫慰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向有

○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時西方用師帝西許食知樞密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養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親付中書呂夷簡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二年以大名府為北京時契丹敵言南下議老諸城諸呂夷簡曰此子憂城郭計也便契丹得渡河臨為咸源池何益宜建都大名示將難征以沮其謀帝從之○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來問南之地帝許增城帝令夷簡擇報財夷簡奏不便富弼為之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敵其死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西朝人主父子總好吾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丹主曰：前朝遠約，塞馬門增塘水，治城陰，居民兵將以何為難？臣請
 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來戰。乃曰：北朝志重
 聖皇本之大德，予應制之役，苟從諸將言，非矣。臣得免者，且北朝與
 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前用兵者，皆為臣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非
 朝歌用兵，能保其必勝乎？託使其家所亡士馬，若臣當之。然鄰人主
 會之，殊若通好，不能成。若盡歸人主，臣臣何利？為契丹主大悟，誓
 者久之，乃又曰：塞馬門者，徐元果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
 已前。城陰舊修舊民兵，亦補闕，亦違約。九契丹主曰：惟然。吾祖宗族
 地，當見還。契丹主曰：嘗以靈龍路契丹，用世宗復敗，闕南地皆契丹事。
 若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則六符曰：吾主駐受金幣，誓欲十歲
 何如？契丹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能安以土地與人？非朝者
 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而朝赤子，故臣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
 地，是志在破盟，毀以為難。契丹主曰：契丹主名曰阿保機，引契丹自近
 曰：得地則懷好可久。契丹曰：北朝既以得地為難，而朝必以此地為
 兄弟之國，豈可使之禁一禁一？契丹曰：六符曰：各主前公榮辱之言，豈
 甚感惜？今惟有結細可送契丹，曰：契丹生擒陳本朝虎公主，出城
 約送不過十萬，將豈若歲幣之利哉？契丹主輸契丹使還，曰：保卿

升金當擇一事受之。則運去帝復使劉特和親，增幣二歲，及嘗書陰
 且今受口傳之詳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定曰：吾為使者
 而不見國書，脫書詞于口傳，豈事敗矣哉？茂定曰：不然，都入見
 曰：執政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然國事何索？急召夷闕問之。對
 曰：此謀南，賜路使夷闕，還易書以行。賜至契丹，不復疑，增幣
 曰：四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賜曰：南朝為兄，豈有兄敵于弟
 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的，賜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
 我是快哉矣。則于二字何有？若歲幣兵而南，得無悔乎？賜曰：本朝
 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為快哉，不歸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此
 為快哉。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用能古有之，和則曰：自本
 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焉。太宗所
 宣復有此理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
 普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普書，既賜歸來，且復獻納二字。賜
 入對，曰：二字臣以兄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普書，歲幣竟
 納字與之。于是歲幣銀絹各十萬，和好復定。
 契丹使曰：當歸以奉使一事，余獨此入，則便使之長海，往來其地
 委臣專任，不致受其厄之。賜書令其秋霜，然日夕憂懼，其長海使
 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招討使，翰林學士王光甫上疏，言韓琦

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故有是命。時陳仲淹在真州，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說令罷明，委換士率，諸寇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思受。不敢犯，紀邊境，遂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得為韓，范以泰山處士，招復為國子監直學，復嘗言春秋，享王貴，歲十二萬。范仲淹當部皆言復有統術，宜在朝廷，故有是命。○以當部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初，范仲淹升開一女子，并從，開一男，主皆不領，時書報之曰：徒龍人，意至是，幸以部為翰林學士，則想解曰：當處，事臣本意，將以少尉元，某處與，故不敢以死爭，故定會乎。○

范仲淹修者，何處得來。○以杜衍為樞密使，韓琦為副，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先時中丞王拱辰諫用夏竦為樞密使，范仲淹諫，亦未嘗遣起拱辰引，范仲淹其說乃罷。拱辰用，范仲淹言于帝曰：陛下罪，范仲淹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實于朝，庶民敢于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韓琦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當信任，不疑，非徒愈疾，而又喜，臣嘗謂良醫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而難愈。故去。○國子監直學，石介，學尚志，崇華，張恩，以韓琦范仲淹同時，發用，而歐陽修及蔡襄等，為樞密，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處，范仲淹也。乃作處，聖詩，有曰：聖賢之選，范仲淹如茅斯，大奸之去，范仲淹如荊斯，脫其，其，孫復開之。○

范仲淹始于此矣。○天聖中，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主北，仲淹固辭，以韓琦為樞密，范仲淹不之任，帝乃詔，范仲淹太平，開天會，開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范仲淹上十事曰：明強，臣仰虎，條陳，請資，條陳，長官，均公田，為獎，奏，修武，條陳，推恩，條陳，變命，令，成，條陳，帝悉，條陳，用之。富弼上言：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家，大略，如進，賢，退，不肖，止，流，律，去，奢，禁，飲，樂，嚴，賦，司之，不才，者，于，足，小人，姑，不，除之。○范仲淹言：攝，陳，而，除，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道，計，留，財，材，鎮，河，比，守，河，東，收，民，心，營，路，邑，又，陳，飲，樂，八事，遂，將，時，明，按，察，里，財，利，造，使，歸，還，使，退，不

家史行

新編

下

伊

伊

才詳得官去元會帝皆嘉納之又陳四勤詩以和好為懷安戰下為
寬務請得中屬兵營修洛都察定討賊之計○仲淹之選監司之取
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一筆勾之甚易易如一家更與仲
淹一一家更何如一路更耶遂意願之

四年帝作太學謁孔子賜直講漢五品服初淹使人胡廣而湖州
殿後以身率先雖處暑必公服坐堂上雖暑治事不以改夏服及與
大學格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定式○元其上表請和韓琦范仲淹對
言為余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義務固責和守戰三策權宜

○夏嘗來降○路範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初帝朝○
淹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與富弼同心輔政與
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漸大論者籍籍由是誘殺稍行初石介來
于路助以行伊周之事夏殊怒介又欲因以傾路等乃使女奴陰買

小書習成遂改伊周為伊霍且偽作介為路所殺廣立詔并飛路上聞
而雖不信而與仲淹俱不自安遂聞路舟伐遂請行遣仲淹既
出改者益急亦心不能無起矣后介亦不安乃請外得補濮州
通判後九月五日天殊寒其家介介亦不安乃請外得補濮州
手書表其極密使將移載使像每有內侍奉使路不行帝嘗語路陽

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即凡有求于朕安以所不可告之而告
者皆封還也○呂夷簡卒帝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陳四明曰夷簡為世名相獨加帝恩其封還內降兵馬可原也
日之意也以杜成郭后之慶遂遣補仲淹為可原也
詔天下立學定三場科舉新法

再慶嘗為夏玉傳九主以寶昌期同平章事宋庠來知政事○五年
蘇軾衍范仲淹富弼仲淹內到外和政高忠學汎愛樂善及其去朝
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寬義在
以賜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杜衍好薦賢中丞王拱辰

嫉之因其婿韓琦致祠神謀奪玉孟宗戰作微服乃舉劾破羅者
餘人皆知名士操展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衍遂罷○張樞索劇使
琦琦以杜衍等既罷上疏曰杜衍為相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自
乞保邊國亦有名至富弼之出而擢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

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則使虜以正辭臣強羣卒復和議忘身主
古人而難近者獨不顧數載解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
前近日臣餘多務攻擊忠良其國之福統入不報琦等求外補嚴知
楊州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可用之賢而
不聞有可罷之策謀臣不用救國之福也群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罷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左道知滁州○以文彦博同平章事○京師同日無雲而農者五

皇祐元年常湖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徙食青州粥勸而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穀十餘萬石散賑其人以便薪水又率山林

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存活五十餘萬人三法簡便周

天下傳以爲太平間遣使遠勞加拜禮部侍郎○詔曰故災守臣職

敢受賞乎

何承奉○當防倭寇○當防盜賊○當防有司之官

不愛公其意○當防倭寇○當防盜賊○當防有司之官

當防倭寇○當防盜賊○當防有司之官

當防倭寇○當防盜賊○當防有司之官

護之梅克臣李師中皆賦詩贊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

許衆不與獨立敵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將兵俊顯何厚未死盡忠骨已寒天爲吾皇社稷骨散夫子不生

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其忠○曰唐子方○四年龍神

海卒文正○別慶二州

品本中○是也○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其學必志孝弟

其志則先憂後樂其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後者當如是

其志則先憂後樂其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後者當如是

其志則先憂後樂其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後者當如是

其志則先憂後樂其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後者當如是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史 68-656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三如元年，以王德用為樞密使，時德用已致仕，會元帥上立班
庭中，契丹使路謀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京
師帝內出屏角，今太醫和藥以藥，因○帝語近臣：昨思食燒羊
白何？不取索，曰：思遠為劍，何不足一夕之飢，而從無窮之殺乎？或獻
於明二十八枚，數千錢，帝曰：一下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二年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進劾不遵禮法，累府案然，京師目為鐵面
御史。○以文彥博為同平章事，制下，士大夫相率于朝，帝道小黃
門，見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令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
此，豈不弊乎？夢卜狀，會契丹使者郭謹防至，王德用與計于王津，
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路季仲為
修六塔河，凡如

深請如中環奏乃召介和陳院，時稱序傳長者。○以青龍以深請
樞密使，青在樞府，日有飲梁公之徒，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餘通，前
青龍之，以為青之遺祖，青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學當而道之。
劉原州以青龍為青之遺祖，青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學當而道之。
子孫之謀，以深請之，青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學當而道之。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按直則嚴，為政務殷繁，及知開封，青威實
為之執手，聞者俾之，重親姑女，皆知其名，呼曰包拯，制京師語曰：關
節不到有胡羅，包老入以其笑比黃河清矣。○杜衍卒，道氣，請食
諸嗣以安人。○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相習
者，皆求其師，深請之，遂備加嚴，時舉皆不在選，文體自是
變。○三年以陳瓘同平章事，張為樞密副使，時陳瓘以建隆
皇帝不決，時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
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親館者，姑待之，已而生女，時謀
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從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
下乎？帝不答，昇初為中丞，指切時失，無所畏，帝謂曰：卿孤王乃
如是，非心臣，臣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懷養
者，而亦心謀國者，尤竊以為陛下乃孤人耳。帝為感動，曰：吾台
河南處士，即維不亡。
後則子孫傳盛世，而以孔道
之道自樂之，下生得見哉。

封周世宗後梁徐壽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

五年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果于自用能以詳

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

財力日困風俗日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

意而已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治財無其道耳先是安

石屢辭召命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及赴三司之議皆悅

用其法而安石去其法之惡亦累見于其書特其學不

日食群臣稱贊司馬光言不富實○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

劉子上一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二言致治之道曰任官信賞

必罰三曰養兵之道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現一保案二惜時三遠

謀四謹微五務寬帝深納之○以歐陽修參知政事○七年司馬光

呂誨請建儲嗣帝以從兄濮安懿王子宗憲為皇子賜名濮王王

作詔誥曰此大事非面受言不可明日王誥請對乃進曰海內望此舉

久矣果出自聖慈乎帝曰朕意決於茲再拜賀始退而外詔歐陽修

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宗憲赴召行幸相書教所既為皇子懷靜

恭默天下陰知有聖德云○召楊州處士陳烈不至○八年帝崩太

子即位應皇后為太皇太后欲制下之日雖深小第谷莫不奔走趨勝

而不能止

呂本中曰或仁祖四十二年陳仁厚軍以克學師民以恩禮得士

而以至誠待之故能大忠公謂陳長建忠義者故陳論也

胡都無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

亦有疾諸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初帝疾甚舉措成失當度過

宜官少恩于是左右共為諂媚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

事蕭太后太后嗚咽流涕其意所以琦曰此病固前病也必不復然子

疾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廢之猶如今母子之閒

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望躬若夫調護太后不

得與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

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蓋其終盡

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為可

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感悟未幾帝疾瘳

適從四母子之閒人再難言其所以保祐之功太后人以此

順之給趙天子平之慈聖以慈信矣以孝聞之公之功德矣

日語及定策事公以此仁宗聖慈臣子何所不為公之樂善

不可見父事母而歸云讀史觀三農聖慈神功非後無公

于以見矣

今侍臣講讀經史于通英閣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侯舜以

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剛傲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

不足以及學士習修將隨州清康縣念道楊善心探索遂以文章召冠
天下○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帝曰文學准董仲舒楊雄之
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敏為四六帝曰如西漢制詰可也乃就
職○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
史臣曰吳奎相神宗元祐初奎為翰林學士
以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
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致
生力學所濟盡在是矣○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仲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咸言其專帝頗不悅嘗公亮因力薦安石說以開琦
馬李士則
求去盡力故嚴琦入對帝問曰王安石何如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
大策以安社稷履危起之際如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
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安琦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報不為然者罷服與富弼並著
熟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弼○以趙鼎參知政事鼎入謝帝曰
聞卿已馬入蜀以一歷一自請為治卿易亦稱足乎○司馬光論
張少平不協物望難居政要帝罷光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後以光
為翰林學士

神宗皇帝神宗皇帝 聖學英宗長子年十八年○帝即位之初
聖學英宗長子年十八年○帝即位之初
熙寧元年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何先對曰擇
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帝曰卿可
謂責難于君矣○參知政事趙鼎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
多時議比之劉寬蓋師德以老求察○初封太祖曾孫從武為安
郡王○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
郊勿賜金帛司馬光曰災災節用當自當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
襄陽堂餼時以為家自知不能當鮮陳不當辭陳且國用不足者
本十六
未濟善理財者故也先曰善理財者不過通會其數耳
本十六
基子加賦此泰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道書之以漢武帝之不明其
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卷之會安石對外引常
事意兩府西府不敢復辭○以上諸管幹奏廢經界司機空文字
詰問上平戎三策以為而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帝異其言
石以為奇謀故用之始開西河之役○二年以富弼同平章事初開
自汝州入朝帝問以治道弼知帝果于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

劉恕皮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處宮
以政空帳張亮舜之道以依明主不應以利害先安石遂與之絕
先是治平中御苑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悽然不樂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月比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
地氣至矣禽鳥飛翔晴氣之先者也二十上年用南士作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吉果驗云

胡安石自安石以名臣為廢而天下
言與安石者皆謂之所以廢天下也
以王安石為知政事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程顥
顥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獨難安石欲求賢相召公著同馬先

其人也帝不聽意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知卿謂卿但知經術不
世務安石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設施以何為先對曰
風俗立法度帝善之○主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為本利
馬文舉此海島新水
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會市檢正中書左房公事初安石言皆周置其
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推其言安石猶恐帝不能決遂任之
則當修果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言安石猶恐帝不能決遂任之
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其
論衆之而起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然之時安石與

劉恕皮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處宮
以政空帳張亮舜之道以依明主不應以利害先安石遂與之絕
先是治平中御苑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悽然不樂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月比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
地氣至矣禽鳥飛翔晴氣之先者也二十上年用南士作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吉果驗云

唐介平介教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勝其憤疽瘻背死○王克復法
唐介平介教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勝其憤疽瘻背死○王克復法

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戶而又從之卿不聽○初滕甫同修
起居注帝問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實乎對曰君子無實譬之木
網絲相附者是也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蘇雅
上聖亦始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會藏新法王安石
惡甫言而力排甫出知鄆州○熙寧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
士大夫多以為詩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入對學士司馬光每

問所言何事論曰袖中彈文乃新恭也先愕然曰哀喜得人素阿論之誨曰君寔亦為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聽其用則惡

策諸軍輔天下必受其禍乃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徒文言之飾非將罔上而欺下令羣議十事誠恐謀

天下蒼生也斯人也疏奏論出知鄆州海三居言職始論陳旭出論歐陽修要論王安石見三見陳人推其數直

史臣曰論乃言說之辭而以言為本非徒言說者其

羅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結託財利民

心不寧遂作尚書解以達曰其言皆竟齊為湯文武周公之事也

天下無以易此顧深究而力行之加同修起居注及薛向行均輸法

于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敏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

則稱商賈言財利則贊孟軻駭老成為國猶并公論為泥俗莫已者

謂不肯令忠者為賢人乞退安石以客中外之望不聽求去不許未

幾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既致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

范純仁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言不用其辭非所領也純仁每上疏

激切帝意不付外純仁乃直諫中書安石大怒已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程顥初制音時又以事至除者必喜以孝弟忠信及鄉村遠近為保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

之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禁

條甚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乃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

為監察御史舉行帝召見顧道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實意求實事

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會勸帝防未萌之欲及非輕天下士

俯躬曰當為郡成之○立春節法○分○余無少道官與青苗等事

除例司檢詳文字蘇軾言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報案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欲止會

東轉運使王廣淵已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

五萬事與青苗法合于是與意行焉○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馬光臨言安石曰論說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過之快一旦失

賣公欲售安石不悅○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弼稱疾求退帝曰

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屬文彦博帝然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

默然遂出判亳州○帝問光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

設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固耳○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與王安石

同知制誥安石嘗錄一人所備圖章物不獲取置諸院果上安石奏

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忌之及安石得政遂誣無擇以他事

為忠正軍節度使無擇以言為政事為時君所被誣無擇去士論憤之

為公用無乃標舉之志乎所以有輕乎切齒之毒也

三年法而安撫使韓琦包羅新法上疏曰臣謹按育治諸書務在惠
 小民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并坊部有物業者皆令借債與初
 詔絕相違處陛下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足何必使要
 利之臣終上四出乎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果忠臣雖在外不忘王
 室朕始謂利民不意害民且坊郭安濟者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
 進曰苟從其欲難坊郭何安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救急高
 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言為起安石遂稱疾不出詔起之○以司馬
 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時帝御選英明聰諒光請曹參代蕭何帝
 曰漢曹參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豈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
 字焉為大戒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得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
 者正月始和布法歲親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是也有三十
 年一變者刑罰以輕重是也先言非是光曰布法象親布舊法也
 諸侯之官樂若王則行刑謀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死國
 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非大壞不更
 造也且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刑今為看詳中書條制司何也惠
 卿辭塞光又言育治之弊曰平民樂錢出息為能養食下戶況縣官
 育治之威乎太宗平河東立糧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遺物
 貴而和糴遂為河東世惠堪異日青苗亦猶是吳中曰司馬光之

言可為至盼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刑
 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法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
 誠能罷制買條例司追還提舉官止青苗助民法雖不用臣食
 多兵頭凡七上會安石復起視事詔光先辭放還諸物○始以蒙
 進士發祖洽擢第一○趙抃數言新法不便安石斥之
 君筆坐不讀書耳○趙抃為御史有劾言可謂會安石稱疾帝始
 政嚴新法曹公亮使非之欲即奉詔持請陰安石出既出持議
 持大協力求去位出知杭州○韓絳附會新法遂參知政事
 韓絳之安石為之塊居○以李定為監察御史兼行羅知制誥宋敏
 事先是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荐之朝召至京師李嘗見之曰民
 書前何如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能
 安石安石立存對帝上問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
 皆不聽遂拜御史兼行宋敏求極頌李定大貽爭之定不為難
 本朝制封還制書執奏不已至落職天下謂之帳臺三人○
 劉敞曰王安石之用人皆其私意也
 趙鼎始于公亮及法之揚公亮可謂能事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知龍水知縣免祖同除資治通鑑詳之先
諸賢路通鑑至張解之論書夫利口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
其人能以是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若為以愚
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先蓋指之也○秦鳳經
使李師中力言王貽問是不便殿知舒州初師中任州縣即執轡
極恭知政事或曰朝廷自出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政
王安石者服多白甚似王貽問曰孔天下者為斯人也世貴其先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陛下有幼穉之資大臣進雅
陛下有憂重之責大臣進雅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
乃自外制機處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有曰願陛下
慎為耳朕以除廢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
任之益誠往賀曰公雖進而名益重矣鎮狀密曰君子言聽計從
意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
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鎮之
之勇決皆予而不及也○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其
意傳吳亮以為不便安石持議益堅○待蒙從法○四年更定科
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傳禮
之○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竄出羣臣之下

先見不如呂晦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知獲職孔文仲勇決
不如范鎮乞休鎮例致仕許之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語事○蘇軾
乞罷許之初執直史館議貢舉與參意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
在敕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徐圖之
然遂應之帝味然曰卿三言俱當熟思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
王安石贊帝以備新專任軾因欲進士黨案以替武平吳惻然而
符堅伐晉獨斯而亡卒恒專任管仲而霸無增專任子之而敗事
而功罪為同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新
遂逐外道判杭州○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奏知政事
鄆結附會新法滑為侍御史都人笑罵絳曰笑罵由他笑罵好官
我為之○御史張巖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曹公亮陳升之依違不
故正呂惠卿假經術以文奸言范寬勸諸君側又指中書事之要
舉扇掩面而嘆職曰我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
○知青州歐陽修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安石曰
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
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張洵史中丞楊繪知亳州
史劉摯監衛州鹽倉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范鎮呂
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洵多引疾求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

劉整亦上疏曰

而深惡之劉整亦上疏曰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二三年間無一

得其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說青苗之議未

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極而邊鄙之謀劫邊鄙之禍未父而助

役之事興惟此以注不可完言青大臣謀陛下而大臣所用者

臣也疏上詔取議

文臣曰劉整一節安石亦初茶師

右議大夫呂誥卒先是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偏值醫

用術平方岳投藥劇疾成風痺遂行步非抵憚跋涉之苦又將

心腹之憂足以身疾喻朝政也病亟司馬先往省之誥張目強

天下事尚可為君震勉之遂卒○以解于洗為利州路轉運副使

州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之詰之條曰青苗之法願賦則與民自

願定能強之機輒稱使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王安石子雱為人性傲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起父

諫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能處可處安石欲帝自用乃判案案

以達于帝楊館曹布又薦之召為崇政殿說書○同知諫院唐坳奏

二十說皆留中不出坳乃因官起居后扣殿請對大聲宣讀六十

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傳布等表表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

權不復知有陛下至故安石為李林甫盧杞侍衛相顧失色坳抗

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還安石

○五太學三舍法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判汝州富弼

至身敗名裂而負是楊本實以備官費不絕數安上門辭侯乃請
所見而圖其馬連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也
辭臣以正其君之罪常及廢觀圖長呼數日即罷新法十八事是日
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供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為
遂以侯付御史治其僥倖馬進罪呂惠卿等皆言于帝曰陛下數年
以來忘寢與食成以天政天下方欲其賜一以開極夫之言罷廢
豈不憐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步田營罷之
宋史華嚴曰蘇軾盡其忠而神宗不納其言
君臣之失而有所天之功矣故其言雖切而神宗不納其言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廢
三十三
開邊釐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重太皇太后嘗責問諸帝曰
開民間甚苦青苗助役空羅之不曉時常易岐王亦在側進曰太皇
太后始起之及解侯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江寧府因拜韓絳呂惠卿以自代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
少失時韓絳為德法沙門惠卿為議法某朴之邊使人求議韓事手
書韓琦富弼字除代其事以韓琦奉旨前來某朴以不以為故為性
彼見形生起不謂我有國復惡為故引生致制人之說遂為繁
所以致起其事有七招萬龍朝貢一七取仕富之地建熙河二七

輸卿于西山以制諸路三也主保甲四也築河北城五也置都察
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今而陛下計安遣復
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據土素定惠卿如舊境不可持此遠端
顧累世之好可親之形如得官之類因而罷去蓋養民力復賢任
使天下悅服是倚日充若其果自欲罷則可以一振威武恢復故
封累朝之宿憤矣○左右贊法其法官為定法物備供其法以四
合之一元書○八年詔管都侯于某州羅參知政事馮京致和開
聖王安國于四里侯上疏論呂惠卿朋奸變政乃取唐魏徵地書
環布林甫盧杞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實圖
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覆焉書獻之凡為馬京可相惠卿奏
謗訕逐編管侯于某州御史臺史楊忠信謂侯曰御史誠然不言
君上書不亡是言實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
紙侯曰以此為正人助御史張瑄劾京叔侯之進有進于是京與安
國等俱得罷切安國某京師帝以安石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
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似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
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與于德化能致刑則大加有才一
等安帝又問卿見某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歎太急耳帝
不悅○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呂惠卿既得志安石復用凡可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害安石者無不用其智出安石私書有句今上知之語安石聞而

之韓絳頗廢中書事多精而不決教與忠卿爭論度不能制絳時

復用安石帝從之忠卿等欲以一切不用○司徒侍中魏公韓

琦卒前一日有大星墜州治忠卿等驚帝自為碑文韓琦大節

首曰兩朝輔命定策定難之碑○忠卿

王安石復相而連發爭職難事不決帝以問安石安石勸帝曰

取之必姑息之子是東西失地七百里遂希異日與兵之端云○

星李于軫詣求直言帝以與異數見避殿殿賜語王安石曰聞民間

珠玉新法安石曰和雲暑而民謂思當以此為辱也帝曰當安并相

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連而屬狀帝曰三慰勉然議出

品中曰司馬亮安石者有不足之謂以為天機不足其人言不

足故臣豈能不足乎自今觀之竟有四不足之足而臣民為焉不

足故臣豈能不足乎自今觀之竟有四不足之足而臣民為焉不

足故臣豈能不足乎自今觀之竟有四不足之足而臣民為焉不

足故臣豈能不足乎自今觀之竟有四不足之足而臣民為焉不

足故臣豈能不足乎自今觀之竟有四不足之足而臣民為焉不

觀制置司詔議其非引級以為言而其責則稱貸以取利是持膏

香而飲之於非聖世而宜符望斤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不安石

謝史初之遂知陳州○九年嘗與同廟將司崇節祠廟于建應天府

開伯微子廟在嵩中同官劉摯奏曰一至于此臣見判府張方平

曰謂不若為謝此言之則方平更無足為者矣○開伯遺商丘主祀

其火也國日盛德所蒙微子宋始封之君則因此地亦本朝建邦受

命所因又有聖廟乃嚴明許遠敬城祀於祭壇大惠令若令承買小

人規利冗繁費傷何所不為茲欲細微定損毀體乞留此三廟以

邦人崇奉之意觀上事憲批曉尾曰得神厚恩尤甚于斯于是

下祠廟皆得罷○王安石免安石之再相也○蘇軾前未七帝五散

之乃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安石退處金陵每

寫福建于三字是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李樂其曰湖北六介有無此說也

十年河南廣士部雍卒雍子書所不請始為學即堅苦刻厲索不

嫌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而友千古而吾獨未及

四方于是詣河汾涉洙泗周流求魯宋邢之徒久之情然東歸曰道

在是矣遂不復出時新法行吏爭進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

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矣後初何是

卷一百一十五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忠貞堂

耶程顥嘗與龜巖論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龜巖之通
 紙一不離統其時亦可謂安且成矣後賜龜巖節先生○同知太常
 寺院張載平載少志於學其學始於龜巖而自負有宏毅可樂何事用
 兵而動諸中慮載人易諸經也久然其學又而求之六經皆坐虎皮
 講易一夕程顥程頤聞之與論易次日見其學人曰此二程深明易道吾
 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即微坐載請於二程論易學之要然其自信曰
 吾自是知何事而求于足矣龜巖學序如此後呂公著為其文校
 書與安石遂新法不合終疾屏居嵩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闌編
 席而讀仰而思有得而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
 至盡其學一脈也

三十一

吉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為關
 中七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載嘗著正蒙東西銘程顥言而龜巖
 理一而分殊據龜巖所未盡然孟子性善氣質之論同功
 元豐元年以呂公著辭的明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時常語以釋
 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
 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已而上疏曰近日數起論
 獻有司賜于銀錢此金路水多從末歲昔于公一居已判火耳稱
 除德有報兒于萬世之尊手簡陛下崇忠厚則古無不利帝曰卿歷
 泰深博人臣盡規之最時欲行廢舊而帝雖嗣不廣故及之○二年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高氏崩帝嘗有薤于燕廟太后諫乃止○錄錄罪以蔡確
 蔡知政事○下知湖州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軾自游龍溪外
 不敢言事乃以詩託諷帝後以本堂貧民明法曰無得見吏治者
 書為卷不請作後君先拜無罪無罪與水利則曰東坡石知明主應
 書所兩奏其對還臣禁則曰無罪無罪與水利則曰東坡石知明主應
 庶有為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意言軾怨謗海慢欲害之死當太后
 遣陳中問之謂帝曰當德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謂子孫得兩宰
 相今開款以作詩繫獄得非罪人中傷之乎臣安得復從容言曰自
 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軾遂得輕軾○四年馮京蘇京初為王
 安石不容復見傾于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
 進軾事

三十二

召云○夏人崇其主秉常宦者李憲等言秉常見肉大厭征伐此千
 載一時也遂以憲等師討之孫固讓曰舉兵易解袖袖必不得已
 請殺其罪惡伐之今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嘆曰此真卿生之說
 耳不聽既而師出無功帝乃召李憲等曰五年置軍文庫本原大
 經拜中書舍人○以王珪蔡確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將張瑄為門下
 中書侍郎蒲宗孟王安禮為尚書左右丞宗孟請領臣有無人才之
 嘆宗王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非說所壞帝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先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雖迫

王元壽

王元壽

王元壽

王元壽

之使去亦不肯去矣蓋其無以容○六年夏人寇蘭州於轉王未

南入朝帝深嘉其輔立義而不伐其功○而兩鎮節度使符存

之在河南也與當陽帝法以高恭趙而地行已劉義王慎言楚建

中張周王林原司馬光甫向居見故事就那符置酒相樂而高不為

官已而周形勢覺傳會謂一帝賜符高恭皆七十餘先年未六十

以王軻觀食孔子村前楊鶴子為伯○七年清明學士司馬光上資

治通鑑李翰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事過前倪漢紀遠矣降詔褒

○八年帝有疾詔廷安郡王肅為太子賜名煦先是張曜與那

欲去故王請及計不行反請太后而肅自謂有定策以○帝崩

又前部子孫宗之難周子昭明通學河而郭氏而天子通學之

皇太子即位太皇太后昭昭同臨政太后要案上右衛監新法十餘

事蔡確恩福太后乞讓為還格官○昭昭太后不聽○司馬光自

落入昭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也夫昭老皆歸焉司馬相

公也所至民追追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先懼後還

王元壽

王元壽

王元壽

王元壽

后寢內侍勞光問為政府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求直言○王廷辛

在位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諸三公宰相以其上嚴進退云取聖旨上

可否就云領聖旨退翰聖旨者云已得聖旨也○以司馬光為門下

侍郎既而蘇軾自於州召乞該道人相與辨呼曰聖訓司馬公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我與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

年無改于父之道光嚴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

王安石呂惠卿等身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鼓焚柶謂太皇太后

以母改子非于改父也于是輿議乃定○賜楚州老于徐積弟未積

事觀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及卒賜諡節

任賢納諫諫諸赦省刑去奢無欲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

光改禁法民羅呼稱便○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顥深有意經

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順開汝南周敦頤論

學遠服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條斯理者及

卒元亮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竟陵鍾 懼伯敦氏定

西陵汪 鍾嚴武氏訂正

宋紀

穆宗皇帝 諱神宗 景祐子 在位一十五年 帝初 神宗 太皇太后 高氏 臨朝 任用 賢相 政事 修舉 國內 大治 諱曰 本

元祐元年 帝 有 罪 免 以 安 李 代 傳 御史 王 岩 叟 劉 摯 交 章 論 奪 附 得不 當 還 至 封 還 降 命 以 司 馬 光 為 尚 書 左 僕 射 時 光 得 疾 而 青 苗 免 役 將 官 之 法 猶 在 西 夏 未 降 嘆 曰 四 害 未 除 吾 死 不 瞑 目

呂公著曰 國事今以奉公院而指今于康扶入對進人聞之教其意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世生事開邊隙○詔詳定役法蘇軾言于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於民財利數于上而下有既荒之害是役之害民當在官不得專力于農此二害輕重蓋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泰始分及唐虞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免役之法寬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是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未易也光不然之執入陳于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願不可差第不當于領役

建寶之外多取民錢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然曰昔韓魏公利陝西義勇公為謀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置今日作相不許執盡言耶光謝之○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議而後行願虛心以延衆論光不從奏請利差役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謂公以為家說何如少年令安石以違當實光深謝之○時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得知約悉改歲終額役無一違者諸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知君何不可之有○司農少卿范子淵聞河靡費巨萬功用不成獲

大而死無算補知陝州中書舍人韓絳州對曰汝以有恨才與我不可成之役輕無辜之民民之不死之地時以為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司馬光曰公著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屠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束仕進矣縉紳之為端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名為教書即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請博選名儒養成聖德○王安石卒安石未過時名震京師不好聲色自奉至儉衣裘不浣面垢不洗多稱其賢蘇轍獨曰是不近人情安石作奸結黨以利之謂王衍處配為一入然安石議論為奇解以制神其說自信而不見執意不回每聞朝廷變其法輒然不悅

為意及開關助役，役甚役，得悉其數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司馬光以呂公著為高，有僕射門下侍郎，初博平軍國重事。○張內侍平憲等子外，○以整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雖赴闕哀，太后夢問，雖對曰：人情貴則思富，若則思難，則思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以憂民為心，則民安，去不堪之賦役，則分困，思不使之法禁，則弊塞通，循此而廣之，其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故鄭館事定于○州，○台應縣有○州，○安置，○縣，○其制，○急，○以○縣，○為仁義。

○為意及開關助役，役甚役，得悉其數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司馬光以呂公著為高，有僕射門下侍郎，初博平軍國重事。○張內侍平憲等子外，○以整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雖赴闕哀，太后夢問，雖對曰：人情貴則思富，若則思難，則思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以憂民為心，則民安，去不堪之賦役，則分困，思不使之法禁，則弊塞通，循此而廣之，其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故鄭館事定于○州，○台應縣有○州，○安置，○縣，○其制，○急，○以○縣，○為仁義。

光著，○衛尉丞，○仲，○游與司馬光書曰：安石之法，雖繁而其意尚左右，左右者將復興矣。○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時兩黨已以光為政，光不以身殉，然其病卒不復自覺，如事，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后為之勸，即日與帝臨其喪，東師之罷，往往昇及如法，○遂送者如哭，私都中四方皆驚，像以祀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而信，法洛間皆化，其德及居政府，凡王安石所建新法，則革而盡，而無遺，臣多檢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稱作矣。光也。○天若其來，○無此。

○為意及開關助役，役甚役，得悉其數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司馬光以呂公著為高，有僕射門下侍郎，初博平軍國重事。○張內侍平憲等子外，○以整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雖赴闕哀，太后夢問，雖對曰：人情貴則思富，若則思難，則思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以憂民為心，則民安，去不堪之賦役，則分困，思不使之法禁，則弊塞通，循此而廣之，其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故鄭館事定于○州，○台應縣有○州，○安置，○縣，○其制，○急，○以○縣，○為仁義。

東の志

2

之木不滅一竹其奈甚可嘆也猛虎負隅而卒為人所服者人暴而

虎家也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

許清曰公著雖溫公相而書處此堂之非然覽之小人猶多在朝

何然以國教後此堂安民有降季祖之處也公著當擇小人之遠

夫何得書默然

四年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丞兼判司司空同平章事呂公著

卒○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

不學像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君子顯立于朝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

學則小人勝邪端以求富貴又言蔡京非端士不宜與共○安置

學于新州確失勢日免遷集鎮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

政以為詩詠范祖禹范純仁言于太后曰聖朝空紛寬學不可

以語言文字之聞竄謀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以事甚不可開端

說以或在供呂大防劉摯忠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請降太后

復不決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同處必爭一爭之流小人必勝君子必

敗何者小人貪利忘耻摯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則之則引退

至若還必符成害正人漸海第事于是調停之說遂已○六年程

服開張除判於開張院張執進○願入朝恐不肯歸太后納之范祖

禹言願經附行義天下共知乞召勤謀必有補聖明不聽○命呂大

防為皇后六禮使冊五氏為皇后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既而嘆曰斯人賢辭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八年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龍彭汝

卿宜與呂大防一心辭曰此二人實有士氣臣終不敢保佐蔽賢

視事呂大防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

用大防曰是以是言言相公耶范祖禹范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

史 68-673

據立陛下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陛下方覽厥政必有小人進言謂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違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

謂日四范無二公之說可謂

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始勤明廟盡忠道激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及帝親政會集

方謀太后時事純仁極諫因以仁宗皇帝明廟盡忠時事語書奏

不納○楊畏上疏乞結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敗言且先約納畏助已起畏要為理部侍郎畏言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忠萬世乞早謀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童祥呂惠卿

至清臣等帝深納之○范隨童祥呂惠卿官缺殿制安世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日有食之雲霧不辨○大入無見大史奏云主職在君側

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綬甫為尚書左丞○呂大防罷○范祖禹

乞罷許之祖禹在適真字純據正獻納尤多純誠稱為諫官第一○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童樞為尚書左僕射樞密以紹述國是遂刊其黨除下林希等進學居第地協謀明奸報復仇愆樞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曰天子待公為政惟清明黨特中道庶可以扶擊樞不悅凡元祐名臣既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惡讀者無不憤嘆希一日草制罷鄧綬于地曰名節壞矣○二年監察御史

李安民論童樞專權植黨已披主柄而加其權故安民監滁州酒稅

范純仁罷○童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承州○三不廢

傳范祖禹仙師出居瑤華宮○四年退范元祐家執呂公著司馬光

至慶州卒○歐太師致仕文房傳為太子少保是歲年房傳達事四

居朝野倚重焉○童樞蔡卞起范元祐賢臣無一得免第○初朋黨

論起蔡某為起中正之論其間陳搏擊出公議朕皆犯之又曰蔡

傳即時童樞蔡卞同謀惡識誹毀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

宋

元

明

清

金

人幸以開許將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誅戮大臣
如帝淵然之○薛昂林自乞致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大學博士陳瓊
因榮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昂曰神宗少年之文爾
瓊曰聖人之學序于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曰退恭下乃今學中
置板高閣不敢議殿矣○編管程順于洛州
元符元年童蒙蔡卞告元祐舊臣復起詆毀仁宗皇帝事請廢宣仁
為庶人皇太后泣諫帝怒事發○二年廣皇后孟氏立賢妃劉氏為
皇后右正宮郭浩上疏言廢后而立地殊累聖德童蒙欲其狂妄遂
罷郭州初陽程回童蒙郭浩以童蒙相繼及劉后主童蒙人曰
完結宋○不吉可以紀文法浩既得正宣正出深宣正色曰
使志完結官家師道衰疾不汗五日死矣童蒙憤海之外解死
人○童蒙者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然自失謝曰
若輩我學矣人有言童蒙者當三以書勸郭浩浩后事浩不報及浩廢
乃言為不知幾心○三年童蒙皇祐王信即位皇太后權同廢宣
軍閣事太后
而此之宋時國洪不亡得乎

宋

元

明

清

金

以難忠為門下侍郎忠孝陳四事○太后納之自是
忠直之士進焉○詔求直言○獨州推官崔龜上書曰方今政令以判
忠邪為本司馬光方名位不能過如童蒙天下呼曰童蒙惟聖明辨
之以錫為湘州報授○蔡卞童蒙蔡京相繼元○詔復元祐黨人元
純仁等官從職等子內郡○詔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詔追
復元祐宰相文彦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以童蒙為尚書右僕
射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蔡卞元富引用童蒙童蒙道以杜博于異
特博于錢未至一蔡京足以黨二人可不深慮乎滿不從卒引京
廢宗皇帝主之在位一十六年為童蒙去○事不勝屈故大儒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朔有童蒙起東注豈西方中出白氣二符
有黑氣在傍右正宮任伯言傍方玉春而赤氣起于幕後之
宮禁陰謀下上之証也敬而為白而白主兵此與秋篇後之証
陛下不可不深思遠慮○童蒙博為雷州司戶蔡京任伯而陳
論之也○皇太后向氏崩○范純仁卒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
民聽朋黨之論察邪正之端帝賜其墓碑曰世濟忠貞純仁嘗曰
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主朝事君持待侍友親睦

事
入
萬
萬
萬

事
入
萬
萬
萬

事
入
萬
萬
萬

秋未嘗須臾離也。○羅接給事中任伯雨而為正言。半歲之間上
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露論以少貶。即為其伯而論孟
力時。曾布欲調和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君子小人並用。終于君子。
蓋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雖不可不戒。
既而欲劫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未會
時。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帝欲相蔡京。野
洵武吉。陛下乃神宗子。丞相忠彥乃時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時
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
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乃作愛莫助圖以獻。而帝于是安嘉。

崇寧元年。韓忠彥罷。○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曾布免。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京結及元符軍。既司馬光等侍
從。無敢等。文官皆順等。武官王欽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
好黨。刻石于端門。

崇寧元年。韓忠彥罷。○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曾布免。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京結及元符軍。既司馬光等侍
從。無敢等。文官皆順等。武官王欽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
好黨。刻石于端門。

崇寧元年。韓忠彥罷。○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曾布免。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京結及元符軍。既司馬光等侍
從。無敢等。文官皆順等。武官王欽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
好黨。刻石于端門。

已免。○安民二字。子石。宋臣。得罪。世間者。視之。○三年。嘉祐。唐鑑。
蘇黃文集。○熙寧元年。宣功臣子。顯。○以劉國公。王安石。既。其
孔子。位。次。孟。○四年。以宋。勸。領。奉。局。苑。石。明。子。蘇。州。勸。校。農。則
穀。此。思。不。置。凡。民。開。一。石。一。木。稍。堪。既。者。即。用。黃。袍。加。封。議。馬。指。為
御。前。之。物。及。黃。行。必。撤。屋。快。騰。以。出。蘇。州。民。大。因。太。學生。鄧。肅。進。詩
楓。隸。亦。不。聽。

五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摯。請帝
元祐黨碑。實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蔡京免。京懷奸。植黨。託銘述
之。名。紛。更。法。制。毀。斥。厚。資。增。修。射。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志。動。以。周
官。惟。王。不。會。為。言。因。規。帝。威。盛。盛。溫。倡。為。皇。宇。陵。大。之。說。現。官。爵。財。物
如。真。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是。變。帝。免。為。太。乙。官。使。

大興元年。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蔡京為龍圖閣學士。單侍讀。使京
○立八行。取士。科。舉。大。興。○經。明。學。願。學。本。子。據。梅。人。不。休。學。者
此。其。門。多。州。原。所。漸。皆。為。名。士。而。對。良。佐。時。昨。呂。大。臨。楊。時。成。績
先。著。鄉。校。門。四。先生。○二年。加蔡京太師。畫。畫。檢。校。司。空。○三年。有
正。言。陳。禾。上。劾。童。貫。黃。經。結。龍。美。權。之。罪。請。逮。童。貫。之。帝。排。衣。起。
衣。引。帝。衣。請。其。罪。衣。被。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

大興元年。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蔡京為龍圖閣學士。單侍讀。使京
○立八行。取士。科。舉。大。興。○經。明。學。願。學。本。子。據。梅。人。不。休。學。者
此。其。門。多。州。原。所。漸。皆。為。名。士。而。對。良。佐。時。昨。呂。大。臨。楊。時。成。績
先。著。鄉。校。門。四。先生。○二年。加蔡京太師。畫。畫。檢。校。司。空。○三年。有
正。言。陳。禾。上。劾。童。貫。黃。經。結。龍。美。權。之。罪。請。逮。童。貫。之。帝。排。衣。起。
衣。引。帝。衣。請。其。罪。衣。被。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

顯諫用京帝悉罷知趙州遂歸隱四明○亦教嚴行秘書正曹輔上
親切諫帝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榮辱之心一也竟編管輔州○各揚時
為秘書郎時初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經類于朝昌相淨慕
其婦也親目送之曰吾通南矣及顯卒又師事程子洛一日顯
聖時與將侍立不去顯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大守者歸曰龜山
先生後歷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
會東京帝張嘗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
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嘗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久仙自高麗還言

龜山先生

十一

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否乃有足命○二年二月以趙良嗣如金
議去取適雲○八月趙良嗣以金勸置米議成遂及歲幣○九月趙

馬政如金報師期及歲幣之款

宋文帝○山宋之有燕趙中國之有燕趙山女官之限大德統光
雅之限防山山分以燕趙而無燕趙生無許而懷虎狼者不為
其公

細目四處字對金納其使
追與廣公促進之思何要

馬政如金預請燕雲之地○建德軍情民方撰作亂以重賞師
師討平之○以楊時為通兵殿說當時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
六稅以行私律宗之法給更殆盡元祐一切廢斥至紹聖初人甚焉

凡元祐之政皆禁之以戒其迹自是分為二黨歸師之禍至今未殄
臣願諸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細目有宜于今舉而行之元祐
賈祐置勿論帝嘗有之○四年以童貫察院師應金伐遼朝敵
宋昭上書諫言遼不可伐金不可滅○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憂亡
王鞠童童趙良嗣等勸之寬昭於海州○高麗王保求醫于朝
二醫往及還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
杆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報天子言金為醫還奏之
已無及矣○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帝遣藥師解所部
稅及二金盤以賜之○金主是臨遠燕京遣主浮安着氏出奔天德

十一

軍糧金金月等奉表降○五年金使銀木可來降以定盟先是遼
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時左企弓以詩獻金主曰君王夢曉情
燕漢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人感其初約以為金求不已良嗣
還奏王鞠欲切之速成復遣良嗣往許以遼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
金歲加燕京代稅錢二百萬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華蓋來
以燕京及泳易樓順景蔚六州之地來降金主命金主女嫁金主
城而山漢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由是遂之
○宋江寇京東州張叔夜敗之○黑龍見禁中○遼張教以平州
來降王鞠勸帝納之金主雖不遣人以納教未責治王安中以教

金安中不澤已繼殺之而首併殺二子終之郭華曰金人欲殺

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自是降將皆解體矣○金主

卒弟吳克質立更名晟○七年遣主知寶頂金安中獲之以歸○金主

主共一百○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帝所不喜○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在諫職正色立朝而折廷諫為

河津絕餉通今兵復盡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故將堅壁勿戰俟食盡

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策也帝然之約日暮書

姚平仲慮功名獨得神氏因以士不得遠戰為言請先期擊之遂時

步騎萬人夜所屠營平仲方發金帳是竟之幹雖不遭兵迎擊平仲

兵果損亡去金師復還汴城索綱率將出封在門以神臂弩射

之金人少却○金師離不使王洙來討責用兵違誓之故且更召他

王為營時索綱實索非綱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索綱以謝金人

開故宣乎動地亦恐生變乃復網方必充京城四營防禦使與曹
 躍○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吳鉉乙用楊時以增太
 宗事也○國名對時言諸生忠子朝廷非有他意但樞老成有什
 者為之是或則將自定遂以時為國子祭酒○以太原中山河朔三
 鎮之地界金人金與離不師師北去神師道請棄其半漢之卒不
 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師史中亦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
 兵輕中國秋冬必傾國來○當速謀求不聽○李邦彥見
 邦彥熟所建明惟事阿順趙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
 請斥之遂免○神師道張中丞許翰言師道流教有謀不可使解
 樞謂其老難用翰曰始皇老王霸而用李休兵辱于外漢宣老
 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成功者多矣師道雖老可用
 也帝不納○道君皇帝至京師居于龍德宮○召日得至京師賜
 和靖處士還船聖初釋厚養要築路不喜釋不判而出歸告母上
 曰吾知汝以養養不知汝以謀養保順順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
 不飲舉○太上皇以書問政事政事之末細具道皇帝聖孝思
 且曰譬如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游不從空置置其
 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慰勞之勿問細故可也太上皇出玉帶金
 衣賜賜

文臣曰李公善廣義疏父子即
 楊時致仕時論列皆切世道而其大者則明王臣與安石既排和議
 論三鎮不可棄○以李綱為河南河北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
 兵退上下皆然嘗意于不問李綱以為憂上遂計不用每有
 謀議為耿南仲等所沮○太原圍急帝欲遣特提太原南仲曰耿
 成原非綱不可以綱為宣撫使解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遂行
 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援以去公則部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都
 杜都曰起二字以遺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傳賜綱入對
 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還理臣以事重不
 于朝既行之後連而免然臣之願也萬一朝廷親不臣當去
 陛下空奈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甚感動○肅宗于歸州道死
 肅宗被于雷州重責于吉陽軍尋降之○金粘牙為幹離不分道
 南侵○李綱羅○楚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
 對上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切切張南仲聞其
 言而思之乃問于帝不為動及李綱罷知楊州劉珪當制綱謂
 于張國史部侍郎為辭言珪為綱所疏生疑安國封還詞頭且論
 海陵雖言事耿南仲怒逐出知通州又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
 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

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集百官于尚書省。三鎮存宗百官多

請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曰。善。○神師道請李長安。神師道請李長安。此

劉三鎮與金。何鼎曰。三鎮固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金人無信。劉

城至金營。金人逼帝。帝若水抱持而哭。詔金人為拘。金人曳帝

水出營。其僕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濟一歸。觀若水

叱之曰。吾不顧家。共死。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還亡。死。死。若水南朝

惟李侍御一人

古山曰。若水

北漢山曰。宋之亡。非獨天數。亦人謀之。不戒

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哉

京師陷。資政殿學士劉駘死之。金人欲相殺。歸書片紙。曰。忠臣不

事二君。即勒危額而縊。金人嘆其忠。過題忠題。以藏其廬

綱目曰。劉駘字德

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駘馬都尉。如金師。及金

宮有依歸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第第獲免。○金人遣吳

并莫傳入京。集百官。羅立異姓。莫敢出。王時雍探知。嚴事在

邦昌乃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名。張叔夜趙鼎胡寅進

太學。不書名。金人竟賜生。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崇寧自大

名至明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及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獲金

人。路路進還。二帝而勸王之王。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始於以和字自號。宋

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

力。始於以和字自號。宋

通鑑纂要

通鑑利害又呂好問賂書責郭昌邦昌氣沮乃舉哲宗廢后王氏
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世號聽政建康迎康王構于蘇州
北宋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帝

通鑑纂要十七卷

可任者網以張所及傳亮為焉

之州不須其可全而可廢也

以傳亮為二聖通問使李綱上言光身之道李綱而已矣今日之事

正當托戈奮艦內傳外據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保迎請而

自歸矣不然雖冠蓋相望舉朝厚怒而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兩宮使恩惠之意可也○主汴河洛淮洛江帥府○謝聖皇帝

漢白溝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

呂中曰金界他國之王之所一無主者張叔夜以公事入朝其

義已足稱此者不食其及八使關通汴河乃死乞而既歸

山東澤為東官留官有至善者河東巨寇也傳亮騎之至其營

之曰朝廷當免難之時使有知公一二華夏復有難患乎今日乃歸

立功之報不可走也甚感廷恩解甲降陣又降其賊又定結而河

義民兵於是降而京東西諸路人為咸賴降而利澤累表請事

京而帝用黃澤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東部至飛犯法特判案

一見奇之曰此特材也會金人攻汴水使立功贖罪飛遠大銀金人

而還乃降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疏古良將不爾過然好

我法為全也同校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得是其言飛由是知名○以張所而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

飛充中軍統領

飛充中軍統領則飛曰兩敵敵勢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樂機變其以則則其機機以故故皆謀定也而所然則曰若殆以行

伍中人補飛少後即○以王樊為河東總制使傳亮為副使○帝欲

幸東南遊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

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夫南陽

武所與高山可以控扼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符士東

江淮可以運糧要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

蓋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帝乃許幸南陽而任伯牙黃澤

除主揚州之議○累兩河總制起兼司召張所傳亮進行李綱

招撫總制二司臣所奏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屬用今黃澤善

牙阻所亮所以阻臣乃再跪求去帝曰卿所事細事胡乃爾綱曰

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小輩臣賊遂幸與張善指者美宜為所

策若一去中原後恐有不可勝言者綱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憂以二聖為憂為念以臣為念而改其謀臣綱不道或曰公決於道

道將遂行矣如許者何綱曰吾知盡忠為死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無患乎綱恒也於是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擅發使臣論其罪而

擢軍之職伯牙善等復力相綱遂罷綱投張所善等綱眾凡綱

張邦昌謀○而河俱屬金○宗澤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特
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河東河北望官兵則中興之兆可見在陸
下見幾與時而已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教其
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許迎援二聖使入如漢
帝得說乃降詔釋日還京而竟不果○時朝廷有大政許景衡必
開樞密院張浚亦泊舟以為異已因以渡江而幸之議為景衡所阻
之景衡得釋則之學志慮悉統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曰朕即位
以來親政此小過事敢言惟許景衡○東宮留守宗澤奏澤原請帝
還汴大率金二十餘萬為黃澤下江泊舟所阻○景衡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使吳璘吳玠滿朝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
河者三而帝即入就物澤始招集群盜聚兵階州結諸將義兵連
趙家寨自號渡河克復可指日吳育志弗說識者恨之

宗澤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特
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河東河北望官兵則中興之兆可見在陸
下見幾與時而已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教其
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許迎援二聖使入如漢
帝得說乃降詔釋日還京而竟不果○時朝廷有大政許景衡必
開樞密院張浚亦泊舟以為異已因以渡江而幸之議為景衡所阻
之景衡得釋則之學志慮悉統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曰朕即位
以來親政此小過事敢言惟許景衡○東宮留守宗澤奏澤原請帝
還汴大率金二十餘萬為黃澤下江泊舟所阻○景衡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使吳璘吳玠滿朝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
河者三而帝即入就物澤始招集群盜聚兵階州結諸將義兵連
趙家寨自號渡河克復可指日吳育志弗說識者恨之

宗澤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特
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河東河北望官兵則中興之兆可見在陸
下見幾與時而已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教其
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許迎援二聖使入如漢
帝得說乃降詔釋日還京而竟不果○時朝廷有大政許景衡必
開樞密院張浚亦泊舟以為異已因以渡江而幸之議為景衡所阻
之景衡得釋則之學志慮悉統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曰朕即位
以來親政此小過事敢言惟許景衡○東宮留守宗澤奏澤原請帝
還汴大率金二十餘萬為黃澤下江泊舟所阻○景衡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使吳璘吳玠滿朝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
河者三而帝即入就物澤始招集群盜聚兵階州結諸將義兵連
趙家寨自號渡河克復可指日吳育志弗說識者恨之

以杜克為太宰○字德而德其於是秦傑離心許汝展斌下者獲
去劉標矣○○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酒稅卒○○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伯彥為右僕射時金兵橫行盜賊蔓延二人皆不聞○三
年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帝帝東騎馳至汴州得小舟渡江時汪伯
彥黃德皆方車同利驛淳熙元年大呼曰為行矣二人相顧金
皇乃我服策馬南馳○帝如杭州○黃德善汪伯彥免以未勝非為
而書左僕射○帝從張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慶復等
知帝傳位於皇子寧○諸將粘太右監朝勅至諸鎮韓忠憲奉酒酌
誓不與賊共戴天遂與張浚呂頤浩會兵討之帝復位召張知樞密
院事帝即以服玉帶賜浚及贈浩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謀仁
帝以雲龍二字稱號以賜世忠○宋勝非乞察帝問誰可代者對
曰呂頤浩張浚呂頤浩對曰願浩練事而張浚事而練此來渡
定主之○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以張浚為川陝宣撫使初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閩樞密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
蜀為首東向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勢哉將
聞賊寇不在川陝沒大抵為○以洪皓充金通問使金人執之乃遣
使往劉豫不居持賊之角一校以此真忠臣也為時號請得渡

以杜克為太宰○字德而德其於是秦傑離心許汝展斌下者獲
去劉標矣○○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酒稅卒○○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伯彥為右僕射時金兵橫行盜賊蔓延二人皆不聞○三
年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帝帝東騎馳至汴州得小舟渡江時汪伯
彥黃德皆方車同利驛淳熙元年大呼曰為行矣二人相顧金
皇乃我服策馬南馳○帝如杭州○黃德善汪伯彥免以未勝非為
而書左僕射○帝從張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慶復等
知帝傳位於皇子寧○諸將粘太右監朝勅至諸鎮韓忠憲奉酒酌
誓不與賊共戴天遂與張浚呂頤浩會兵討之帝復位召張知樞密
院事帝即以服玉帶賜浚及贈浩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謀仁
帝以雲龍二字稱號以賜世忠○宋勝非乞察帝問誰可代者對
曰呂頤浩張浚呂頤浩對曰願浩練事而張浚事而練此來渡
定主之○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以張浚為川陝宣撫使初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閩樞密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
蜀為首東向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勢哉將
聞賊寇不在川陝沒大抵為○以洪皓充金通問使金人執之乃遣
使往劉豫不居持賊之角一校以此真忠臣也為時號請得渡

以杜克為太宰○字德而德其於是秦傑離心許汝展斌下者獲
去劉標矣○○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酒稅卒○○金趙汝使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以黃德為汪
伯彥為右僕射時金兵橫行盜賊蔓延二人皆不聞○三
年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帝帝東騎馳至汴州得小舟渡江時汪伯
彥黃德皆方車同利驛淳熙元年大呼曰為行矣二人相顧金
皇乃我服策馬南馳○帝如杭州○黃德善汪伯彥免以未勝非為
而書左僕射○帝從張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慶復等
知帝傳位於皇子寧○諸將粘太右監朝勅至諸鎮韓忠憲奉酒酌
誓不與賊共戴天遂與張浚呂頤浩會兵討之帝復位召張知樞密
院事帝即以服玉帶賜浚及贈浩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謀仁
帝以雲龍二字稱號以賜世忠○宋勝非乞察帝問誰可代者對
曰呂頤浩張浚呂頤浩對曰願浩練事而張浚事而練此來渡
定主之○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以張浚為川陝宣撫使初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閩樞密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
蜀為首東向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勢哉將
聞賊寇不在川陝沒大抵為○以洪皓充金通問使金人執之乃遣
使往劉豫不居持賊之角一校以此真忠臣也為時號請得渡

金元末於江中元於回南軍使船如使馬李何問人教其舟戰以久
 諸射發達世忠神贊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衆四十八日而敗金
 人自是船不敢渡江矣○呂順清先由趙汝愚之也○其戰敗金
 人於江中○金使二帝於五國城洪浩自雲中召遣人奉言以挑果
 烈趙汝愚二帝於五國城○以范冲直吏館重條神宗皇帝案錄物
 隆祐太后謂金曰○宣仁之賢古今未有其比○皆奸臣所陷○汝
 汝忠下河州漢口周史尚未制定是傳信帝乃召中書省之冲乃
 為神宗皇帝用○此輩文以愚書則去皆以貴者○折辱者以朱書
 世忠來是史又為神宗皇帝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露
 矣○
 金元末於江中元於回南軍使船如使馬李何問人教其舟戰以久
 諸射發達世忠神贊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衆四十八日而敗金
 人自是船不敢渡江矣○呂順清先由趙汝愚之也○其戰敗金
 人於江中○金使二帝於五國城洪浩自雲中召遣人奉言以挑果
 烈趙汝愚二帝於五國城○以范冲直吏館重條神宗皇帝案錄物
 隆祐太后謂金曰○宣仁之賢古今未有其比○皆奸臣所陷○汝
 汝忠下河州漢口周史尚未制定是傳信帝乃召中書省之冲乃
 為神宗皇帝用○此輩文以愚書則去皆以貴者○折辱者以朱書
 世忠來是史又為神宗皇帝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露
 矣○
 金元末於江中元於回南軍使船如使馬李何問人教其舟戰以久
 諸射發達世忠神贊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衆四十八日而敗金
 人自是船不敢渡江矣○呂順清先由趙汝愚之也○其戰敗金
 人於江中○金使二帝於五國城洪浩自雲中召遣人奉言以挑果
 烈趙汝愚二帝於五國城○以范冲直吏館重條神宗皇帝案錄物
 隆祐太后謂金曰○宣仁之賢古今未有其比○皆奸臣所陷○汝
 汝忠下河州漢口周史尚未制定是傳信帝乃召中書省之冲乃
 為神宗皇帝用○此輩文以愚書則去皆以貴者○折辱者以朱書
 世忠來是史又為神宗皇帝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露
 矣○

大抵金成於昔楊然江淮諸郡悉平張浚奏安飛功第一○帝奏有
 微上奏浚等事浚上書曰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重臣
 宗室皆之官中天下之士盡金元運太祖諸孫以備嗣帝威權乃
 有角餘於官中奪賜名號○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吳玠素誠端
 端謀反故見殺端果立大功死非其罪軍士恨恨有叛者○以秦
 檜為尚書右僕射時范宗尹既去檜揚言曰或有二策可以蘇勤天
 下今無相佐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吳玠大敗金元末於南
 原元末於南原○諸將而通金人至有謀劫終兄弟北降者○官
 將韓世忠以忠義感服成初○二年韓世忠被建州范汝為自
 元使國事曰張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計江而湖廣諸盜○詔呂
 頤浩帥師鎮江○頤浩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商休滿漢民青風
 脂丁民易膚上天難欺○歐陽率中相安國提舉山都親率初官安
 國為中書舍人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政論中入對帝喜之
 分東使諸將請表表表是秦檜說順順治而帝改乃多引知名士到
 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諸將論論人材可予否文若信之故力言
 於帝於帝欲諸人會明洪茂未勝非我己都督令下安國奏恐勝非
 臣論列之人今刻是乃稱處而劉之變能調養聖躬者昔公羊氏言

者韓相公也及敵至殺其帥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張浚命

暴而竄謀訴中視德等所定能以此軍裁浚竟然曰浚固知非太尉

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房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房之位
 下一最勝則祖宗廟社之靈蓋汚矣秋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
 經朝廷軍實蓋為陽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裂裳變為胡服異時
 對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如我之無獲也劉豫也矣就金房決可和
 如倫哉天下漢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脫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濟之持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胡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廉一居不可復伸國勢疲蹙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嘆息
 矣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陸下有竟身之責
 猶不從數君如海濤而欲讓權不知石晉孫近附會檜遂得奪權
 而近得金中書乃不知河名事檜曰可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嘗
 拜近曰曰天子嘗拜嗚呼秦檜大故徒取充位若此有知虜騎長驅
 而前折衝禦侮耶身雖負樞密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臣區區之心願
 人指掌之憂檜雖復為留房使有以應檜休與問罪之師則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傷不戰而有東海而死矣檜處小朝廷求活耶
 上建此策陳明中故事劉豫是時古欽與書於朱金人墓其書
 千金墓其書
 新近宋書
 宋人墓其書
 下金師之坐法後州
 宋子元中與秦檜以爲第一
 九平和議成大赦張浚在永州上疏曰虜挾詐反莫與可歸以信

讀者晉書是懷王入朝於秦一往不返漢高祖不項約卒以成功
 二者是為今日之戒前後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
 和議之非有願定議於金敵期收功於兩河也○岳飛雲然敵復仇而
 報國皆心天地尚全檜首以稱藩之語既入情益怒遂成仇隙○胡
 未東卒趙鼎曰尸蟬學問淵源可以路震乃以為胡燁燁以和議
 為非問鼎不拜○要數復力抵和議之非秦檜使人謂之曰公若肯
 從而所見之可至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素性之性到
 老愈疎請勿復言○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詩文凡往事可師者
 錄置座右積久牆牆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漸
 下嚴而有恩故士卒樂為之死自當平之飲金人專意圖滅故所當
 其辭無罵又安敢為人思之作願以死焉○卜午提承臨安所調實
 官李綱卒綱屬天下之望以一身因金為社稷生民安危為相復七
 十日其忠誠義氣室就動事連通每使皆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
 安其具為法入受服如以使得得乃於檜處開二帝何至此行
 而宋當至南渡耶○金烏鵲關備昌劉錡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不利即焚吾家遂大敗為孫元木聞之怒曰劉錡
 何敢與我戰以我力敵汝城只用靴尖趨倒耳後請屠殺馬據金人
 曰南朝用兵非昔比遂大震恐撤指燕以南奔之故議者謂是時諸

書

子馬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將協心分路進討元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遂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王師進討時金兵在遼陽德至日復又未力當也即引去○安置趙鼎於遼州○飛龍大敗金元木於郿城初元木以楊子馬為五千來戰或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弟所為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龍軍擊遂大破之元木大慟自海上起兵以來皆以此勝今已失情甚獲合師十二萬使領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元木敗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使果與渡河會大行忠義兩河聚降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元木於朱仙鎮元木走還汴飛遣使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飛龍大敗

乃止及飛還河南新汴州亦從為金有○秦檜以張九成喻樸等誘金人○張九成有差初九成嘗舉進士對策曰禍亂之作天所以罰人○十年之亡大抵以明德焉為去諫辭欲定安防外皆中興之本也及為別部侍郎屢排和議皆敗之○十一年劉錡大敗元木於柘皋又敗之於東山敵京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待後虜州○張浚揚所中劉錡奉詔班師遂皆即師還鎮○張浚樞使以辭世處張浚為樞密使安飛為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收諸將兵權故有是令○金主親祀孔子於北而再拜還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張浚首請以所部歸浙前力贊和議檜喜之○劉

以論事什論北知魏州

真西山曰洪武

十四年今從之除行人王倫倫笑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轉相兩朝

天下所知自人稱命故留飲河以賜職臣故受一死以奉命遂

死○泰懷以下皆領國史又其野史志為人議故也○黥配大學士

張伯麟於吉陽軍伯麟寄題壁曰夫是商忘越王之殺而父平泰

惡之黥配吉陽○徒趙昂於吉陽軍情悲其不附和議也○謝表有

曰白首何歸惟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死誓九死以不移○拾見曰此老

編強續書○十五年分經義諸賦為兩科以取士○十六年提舉本

平觀劉子羽子羽科舉無遺算為政善於撫恤○朱松病以家

事托子羽窮室居舍傷敬其子孫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至再

時而許國之誠至沒不斷○十七年趙鼎卒於吉陽軍尚知精必欲

食之及得疾自書銘旌云身侍重危歸天下元作山河社本朝遂不

食死焉相再以前國本為先○為本國而後敵可國流可復惜見

忠於捨以沒然為中興賢相稱首○十九年金完顏亮執其志重而

自立○二十四年以秦頊脩樂毅院頊擒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

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城乃捨妻王與之翠○二十五年秦檜死檜居

相位十九年劾制君父信和謀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鉅殆盡臨終

相位十九年劾制君父信和謀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鉅殆盡臨終

猶與大獄証張浚等五十三人謀逆獄成而捨病亟不能書復釋

宋史○浚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性○玠之惡吳玠於捨浚保首領以浚何玠又天地真

漢而功成不居則中過人遠矣。○金人王烏赫為帝。○劉錡將王
師濟昭廟帝忽降手詔曰如教未退散官。陳康伯焚詔而後奏曰
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召張
判建康。張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無一舟敢行此所
張急召父之難。張小舟徑進馬。○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
帥大軍臨采石誓衆渡江會虞允文來寧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勸
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至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虞允文
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大敗之劉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幾輩現死矣允文還自鎮江

皇帝遣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託深矣吾無憾矣

二十七

可以不熱講朝廷雖未有過失而備之計不可以不嚴定利害休
戚雖不可偏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又用今日之計不
通情政事據其秋然野亦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
濟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存亡之賢不慈司者守今之綱制
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遣復岳飛官以據改要
其孫六人。○召張浚手執赴行在執見上即連言曰陛下上念宗社
之危下憫中原之塗炭揚然中而思以援之臣謂此心之發即
天聖也願益加賞察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通鑑纂要十八終

通鑑纂卷十九

堯陵鍾 惺伯欽氏定

而陵廷 桓殿式打正

宋紀 南渡

孝宗皇帝 諱昀 太祖六世孫 勞王孫之子 馬安子 立為皇太子

至升遐之日 哀哀 七午 帝性慈孝 上皇二十六年 孝宗

明仁 恕無可棄之憂 北諸和俱得休兵 孝宗

隆興元年 置十科以舉武事 以張浚為樞密使 都督江淮軍馬

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 帝見俊卿 問浚 勸靜飲食 頗說

朕倚親公如長城 不容浮言播弄 以事次廣同和樞密院事 勸

浚 浚和緩 為帝持節 帝嘗者二十年 帝即位 名為中興 帝

官而不名 若成周之會 暨湯思退之明比 崇義問之奸同 皆被論

故浚江以陵 直言之 臣次膺為首 張浚使郭宏淵李顯忠帥師

金顯忠復重騎兵宿州 捷聞 帝手書勞浚曰 近日邊報 中外鼓舞

年未無此克捷

呂本中曰 建康以來 十四歲 朕切嘗困其來而

帝主馬殿庭 以便騎射 帝在宮中 嘗携一漆枕 其有意中展收

勞如此 帝親意恢復 張浚乞即得 知史浩退還 浚曰 帝王之興

出萬全 豈可嘗試以圖虎 帝沒口中之魚 殆矣 不取張浚必起而

之 會御史王十朋劾洛八罪 遂罷浩 李顯忠郭宏淵之師 皆於

金所攻宿州 顯忠力戰 卻之 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 因接兵不

且顧衆曰 當此盛夏 極扇於清涼 且猶不繼 况烈日中 被甲苦戰乎

人心遂搖 無復固志 顯忠和勢難孤立 嘆曰 天未出平中原 何沮

挽如此 遂夜引還 至符離 師大潰 是舉所費軍資 器械殆盡 張浚

楊州上張自劾 顯忠納印待罪 主和者皆聲張浚 帝從書曰 今日

建事倚卿 為重 不可覆人言 而懷猶豫

而 帝曰 張浚三府三帥 於以量其

帝厚張浚 而不名 每遣使視浚 飲食多少 肥瘠如何 帝以符離之

故乃讓講和 主之 遣盧仲賢使金 金人書定四事 一欲通言

臣及歸正人 帝大悔 詔侍從臺諫 議和金 得失召張浚 還 浚曰

今之和議 失中 原將士四海仰慕之心 夫主大事 必人心為本 人心

既失 他日復誰為陛下用 今我率乃令 朝盼諸全 以四州不可割之

意 今人以失信 執之 帝曰 和議不成 天也 自此事 當降一表

李綱復仇之志 決也

二年 張浚罷 尋環湯思退 思退和議不成 乃張右正言尹樞論之 乃罷

浚 州 浚疾 手書付二子 杖粉曰 吾不能恢復中原 即死不當

我 先人墓左 遂卒 浚志在恢復 終身不主和議 勿復不成人稱其忠

不主和議

高自是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矣

呂氏中而沒有社稷大功者正建隆之數書諸制之誠謙范之

以主國策用兵所以臨全蜀都制勝而定此蓋有富平降漢之

而於其大統乎

以魏杞為金國通問使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倘乾綱獨斷遣

使使者則有數十億之威幣焉是武備足食足兵無害名之恥無去

大之學無再拜之屈去十平而能十智利害較然矣詩云世用婦人

之言今奉朝皆婦人也○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湯思退奸邪

保國已新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居住思退憂懼而死○魏杞至金

人必國書稱大宋魏杞書大字杞報之卒正敵國禮而還書表為

從道元年陳慶伯卒慶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請辟臣曰慶伯

有器量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三年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代兄

玠守蜀二十年德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嘗問玠敵之術

玠對曰勝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和之法一戰而三勝

也○以劉拱同知樞密院事拱言於帝曰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

綱在我是以古之聖王必明理正心以立萬事之綱也帝嘉稱善○

四年李燕上西師通鑑長編○五年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拜

為樞密使陳俊卿虞允文才堪將相故也○帝以肘斧斷弦傷目陳

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憂忘國祇優耳歲使任智謀之

士以為腹心伏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候信義以懷

歸附則英聲震烈不出將祖之聞而敵人固已遠避虞備於千萬里

之遠而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

左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己任允文以人才為急嘗稱為三等有人

而見聞即記之魏杞歸錄故所用皆知名士○六年罷吏部尚書汪

應辰應辰剛方正直嚴正不避在朝多華弊政中書侍郎日時賜食

運使史正志錄錢二百萬為功輸和羅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罷

○陳俊卿罷虞允文議遣使如金以陳俊卿為請俊卿以為大事須盡

全俊卿二年各力精究乃可不恥因力未去遂拜福州使卿天資忠

孝清嚴好禮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其志○以先哲為法非他

相可比○以允文成大為金國所請使初議新請陵寢及議變受書之

禮起居即張拭入奏曰夫必勝之形當在於平正嘉定之時而不

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賓客之禮明安允之義傳德主政用

賢豪民選持練兵以備外攘邊境守通為一事必治其變而不

為虛文則必勝之形見矣及允文成大至金僅金帥而經二事皆無成

○書法亦由新可

謂金成謀因矣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七年帝作歌天圖○帝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也

○起復劉琨同知樞密院事琨辭不拜其子恭云陛下平定書

誰飲食未明求於日而食惟飯後是圖然則曠日持久猶用未著

者有飯後之形而未盡飯後之定故也劉琨與琨時之要當有兩路

師陳練兵以壯軍容今則高平臣措置以廣邊用此則兼今日之

務也然則兼而後也兼是顧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故以情已

為本求賢為先任是為重而後用將養兵此本末先後之序政事之

大亦無過四者願陛下強固根本培修德政此飯後之上策也人事

若盡以典六月之師韋夏掃穴在反掌間耳時六詔起之而劉琨

六詔辭之帝納其言為復前詔○八年梁傅卿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文為四川宣撫使時帝命選諫官先文以李齊頌林光朝王質三人

對皆號亮有文學帝乃用會觀所薦者先文去去後聖先文任重之

九年以朱熹主言台州崇道觀嘉興州學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

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肇三人學有淵源吾所冀也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死汝往事之其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繼開延平李綱學林

羅從芳得伊洛之正遂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履為主

於居敬子榮嘗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意謂道統之正自

子榮始陳俊卿劉洪薦之累召不至帝曰蓋安貧守道應還可嘉故

有是命○淳熙二年帝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

者二事其一謂紀綱滿前聖意與於感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

者不遇一言而已是以誤與軍為謀也帝覽對不悅置之第正○五

年劉洪卒○六年詔求直言知處廉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

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樹以立紀綱大要以養賢

宜計策實去淳元為言反復切至○七年二月右文殿脩撰張栻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試讀恬成父汝愛之自

學而教其非仁義忠孝之說長師胡室堂以孔門論仁親切之自

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自奮勵修省以

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秉稟洞然勇於從義每進對必先自

史 68-699

一
時
清
臣
學
以
開
卷
五

學
相
四
人
學
為
先
揚

學
為
先
揚

學
為
先
揚

學
為
先
揚

學
為
先
揚

則以大本事然先有見者也試嘗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又生有為

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人欲矣事者稱焉而南軒先生○以屬必大

如政事也夫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端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

冠○八年著作郎○且謹卒祖德學以開洛為宗少辨慧一日誦孔

子躬自學而為首行人忽覺平時公憤決然水釋未盡苦言學如伯

恭方是聖德化民實既則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食居家之政皆可

為後世法學者稱為東萊先生○以五淮為石亦相淮問太子侍讀

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其人萬里即跪未盡

權以下六十人○時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兼印單車就道及至都即移書他即募米商備其往米達極暮

日詢訪民隱按行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乃進熹直徽猷閣○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熹曰曰熹無益政朱熹

九年熹其熹熹江而刑熹熹遠奉祠憲行都至台州知州唐仲友

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寔而仲友與王淮為姻家淮死仲友而熹論之

不已淮不得已繫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不拜淮遂怒熹以大府丞陳

賈為御史賈嘗論近世士大夫殿庖學之名以濟其私乞積弊革

革

革

革

革

革

革

革

革

請景也上從之直學士院允表言於帝曰道學者周孔所以授教近

立此名張崇士君子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歛目見於世者一舉且入

其中豈欲世所宜有帝不聽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思微能為好事

偏相寵耳

綱目曰文公之起王雱之屬也至

十年以黃治為御史中丞黃治實重

不欺君仰不欺天倘不欺人而不欺鬼神○以留正知樞密院事正

在蜀以簡崇化民歸裝使書教人服其清○十四年太上皇帝前

帝致興三年郡臣屢請還易月之令不許

綱目曰自漢文景古三年之變遂廢壽皇不許群臣

易服之請而唐高祖然不許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十五年王淮罷國公大為朱熹江而魏刑入奉事或要於路曰王

心誠意之論止所厭聞侯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隱默以欺君子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為言帝嘉納之○以朱

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校臨進對事曰臣請以天下之大本

今日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養太子選任大臣振

綱目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事皆不可緩而違本於一

詞甚切至論及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至起東端請之餘篇明日

主嘗太一宮無崇政殿說書熹嘗早奏說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

革

革

革

實事求是

宋遂便與以迎志直抑和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建奸探師傳味
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時用以用邦本修政
事以懷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有道學之禁遂不果上○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立懷山四景堂

十六年金主權卒太孫璿立

史臣曰世宗在金路中蒙
為文廟之主猶錄小兒

帝傳位於太子選房重華宮太子即位

先皇皇帝
太子選房重華宮太子即位

父而死金主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實事求是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紹熙元年侍御史劉光祖上疏乞禁道學之議曰本朝士大夫

實事求是

不朝非皇后又以黃帝紀帝親謀殺之以暴疾聞明日合祭天地
而大作黃壇燭黃滅不能成禮而帝既崩黃紀卒又值此變震
靖英魂不視朝○三年群臣請帝親幸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
入對陸從規諫帝悟汝又為秀王伯圭謂汝於是兩宮之情始
帝乃朝重華宮竟日而還都人大悅○丞相留正奏面見二得備
民乃於廿餘與柄旋以其宗室不和有朝廷道可以立室為四川
宣使○四年陽禮郭進士陳亮及吳亮才氣超邁等議論風
下筆數千言主說志在經濟陸與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遂益力學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下筆數千言主說志在經濟陸與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遂益力學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言洋洋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李雲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焉

漳州時使者自金運言金人常問朱先生安否故有是命○五年
 正請帝問疾重華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竟不聽○帝幸聖壽
 崩帝稱疾不執壽皇哀忽臨朝仆地趙汝愚憂危乃謀以太皇太后
 旨稱位焉玉留正稱疾而逃汝愚命郭杲以兵分衛南北內請太后
 主嘉王太后允嘉王國號汝愚奏天子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為事
 乃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韓侂胄欲推定策致
 嘉王侂胄亦與之策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還
 侂胄為汝州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事時
 東閣竊弄威權賈道關侂胄缺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
 宜與之不從通嘆曰樹白○始矣○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
 初王象為嘉王府綱目先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堂謝曰
 欲進德脩業須尊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象以朱熹對及彭
 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譏唐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
 侍衛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
 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漳州召入經筵○對侂胄戲請內
 批排斥正士引用郭杲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奸侂胄覺
 內批罷知平江府○四年嚴熈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進講務
 誠意以動帝心黃度之去上疑言陛下即位未幾旬月而進退宰執

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中外皆謂左右或竊喜柄臣惡主威下移
 治反貶職入韓侂胄大怨使倭人寇寇竊機乘大儀威權帝常因乘
 間言熹迂闊不可用上方倚任侂胄乃除熹官執熹主朝四十六日
 連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帝諱恭仁德壽而
 元太祖又起於北方國勢漸盛○熹不足為也
 附元太祖紀
 慶元年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還趙汝愚謀於京鑑鑒曰彼宗姓也
 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引李沐為右正春
 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乃以觀文殿學士
 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國子祭酒李樞抗
 言趙汝愚廢學著甘社稷精忠實於天地乃卒受黜辱而去天下
 世其謂何李沐初為黨斥之○太府寺丞呂祖俊上書訴趙汝愚之
 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輩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乃詔祖俊罷
 安置學政占州竟死○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栻林仲麟等
 余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汝愚之忠勸李沐之四邪乞寬李沐以肅
 天下號上韓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
 子焉○御史胡紘乞禁用偽學之黨從之胡紘希侂胄旨上言汝愚

然說道至衡州舉天下聞而定之

朱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

端為已見子弟諸生更進退陳以為必且贊爾黨不聽遂元定請

著決之過遲之同心

○二年葉蕭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請特詔錄之類事行除毀校徒

取士稍涉義理者皆照錄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論朱熹才學言其劉程張顧張輩之餘論以吃菜事魔之故抑

後進張浮為誕私生品題校自四方無行藏之徒以益其黨其徒

元定位是為妖謬甚惡嚴祠寬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異既長

聞其名往師之是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外至是

寬與從游者歲之坐客嘆法元定不異平時是謂然曰友朋相愛

之慘李道不推之志

元定初謂宜謝生徒元定曰若有禍患亦非開門塞實所能避也

定贈書訓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必以吾澤難改遂擢其

在道諭年卒學者尊曰西山先生○三年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

宗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字撫州推官張中行稱白滑司云自

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

之○四年以趙師舉為工部侍郎師舉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

生曰師舉獻金蒲桃一架及珠冠廿十四套因拜工部侍郎侂

官道南園山莊領竹籬茅舍諸師舉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

鵝鳴耳微聞吹簫簫聲視之乃師舉也侂胄大驚問者莫不鄙之

吏部尚書許及之父不還見侂胄不覺屈膝侂胄生笑及之徒至

開而闕未不逾宿僕入時人謂之由實尚書居勝執政○五年放

起居舍人劉先祖於房州先祖撰濟州學記言學之大者明聖道

務身而世以是為偽必書為文章以遺世而時以文為病好惡

一昧是非定於為世謀議其幾幾奮勵先祖從國上遠落達○

年前秘閣脩撰朱熹年時改偽學日意而熹日與諸生講學或勸

遺生徒盡焚而不答改大學讀意意以為意絕筆卒日大風拔木

水崩山其門人黃幹嘗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能徒斯道者

一二人由孔子而後管子子思得其微孟子而後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熹以為知如○太上皇學麻○

熹士呂祖求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而侂

遠之是特空陛下之國而獨不悟也侂胄怒貶配欽州

嘉泰元年程松論侂胄自知錢瑋縣不二年間為謀張大夫禍

張氏

張氏

張氏

張氏

張氏

運籌珠快快乃獻一妻於佖胃名曰松壽佖胃曰奈何與大讓同

松曰欲使庶幾姓名當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時有

韓佖胃之萬世功以自固者佖胃然之慨便之議遂起

呂中曰宋之南渡一壞於紹興之史

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

開禧二宗以佖金詔四方○金人分道南侵以丘索督視軍馬○

元主錢木真即位於斡難河○大統七年漢氏名錢木真家古

二十○四川宣撫使吳玠反王其謀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

戶一朝得地矣藏不從遂稱蜀王召安丙為相丙稱病不出監典

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賊事編知之以告丙丙乃屬夢錫以書致巨

源廷之內內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乃共軍寇路帥其徒入據為官斯之○安丙散宣撫使恭議官楊

某賊子曰巨源謀討吳玠忠義之心見安及曦已誅而治書一字

不及巨源賊時王嘉又授勅慶使巨源歷平年應功於朝是終有

德錄賊之也時完者

時北伐諸軍所向賊潰乃以方信儒為全師議和○史彌遠殺韓佖

胃於天津園自與興以未公私之力大屈而佖胃以金人欲罪首謀

乃復親意出師中外憂懼莫敢言者吏部侍郎史彌遠力陳危迫之

狀請誅佖胃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佖胃力贊之帝始允可朝日佖

胃入朝備述以其韓佖胃主王津園刺殺之○金主崇寧衛王

濟王

嘉定元年以韓佖胃繼師旦亦昇金人金乃罷兵○以錢象祖史彌

遠為左右丞相○二年賜朱熹曰文正公諡○三年贈廢士廢元

定地切部○六年金胡沙虎弒其主末廢昇王珣主○元分兵御金

河北河東山東州縣多下之○八年金主遷都汴元遂陷中報○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論邊事上奏曰臣觀遠龍之本今

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此我為隣亦不祖述女直已行

故智陛下宜以宣政為監不可不豫圖以應之也○十年金人分

南使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及王年敗之金人乃去自是宋

之好遠絕○以佖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金季全未賜○金

張燕其父母被元所獲燕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招徠至此願忠

不兩主姑為二親及遂降元○十三年權知襄陽軍孟宗政大敗金

人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宗政發食賑之籍其杜者

號忠順軍由是威名大振金人呼為孟爺宗政信實必好野賢

策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丁南朝曰襄陽之勝孟宗政獨力於

內色再與金兵於外二將之以偉矣

十四年詔立所王嗣子貴和為皇太子更名詒○以太祖十世孫

蔡州詔江准使孟珙師會之陳德剛曰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也
恐此舉之後方頗憂乎○孟珙攻金武仙九狀時積雨既以此雲
夜擒吳元濟之時遂進兵破九狀○史彌遠率領遠揚相凡二十六
年權傾內外然于帝德其已故思寵終其身焉○景成大有
累成成大誠實忠厚○孟珙之會院共為史彌遠羽翼備部之
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清○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
亦以天下為己任下詔改元略曰恭從正王道之端大嚴謹始聖
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端平元年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在行陣能捐身報國此
儒臣之所難服嘉之奏稱首謝○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
自縊死金亡○金主共一○及元人止許陳蔡為界各引兵歸殿金
俘於太初以金主骨骸發庫○趙葵趙葵請復三京番行關上張曰
自古英雄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尚未治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先發物不暇及葵等思計以時李伯開以城范家卒為元敗
伯開而時李伯開與趙葵同其○帝國民眾各真德秀為翰林學士
授了翁真學士院學士大學衍義閣言於帝曰天厭茂德久矣陸
下偽能修德以運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
本天意難測臣莫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復利害之端漏下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一

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令似道每夜進
上帝遙高望西湖燈火異常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二年真德秀卒德秀主朝不滿十年奏說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
要務直登震朝庭及宣進所至憲政深洽不愧其言
為名儒學之不振當時輔治之臣無出其右者
名儒與之深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許以政事之當行舉與人
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人主擇
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
用人之道無過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抗疏至十三疏不許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一

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劉永新曰通鑑綱目者以書表其
之子孫也聖經史一理相映

二年元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選優秀為道學生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三年時為行簡李容觀史篇之三相當

論者謂番史之說李夫之說史失之專宋乾道號守孟珙後興城

襄陽府時表襄陽為朝廷根本百戰而得之當經理如蘇元氣非甲

兵十萬不足分守乃益置先鋒為之以陳瑄為國子司業瑄史彌遠

之甥紹定中為太常博士嘗上疏乞去居側之輩瑄以正主德從天

下之公論以新莊政彌遠名謂曰何為好名瑄曰好名孟子所不取

然亦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

至是為司業諸生相慶傳師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此為司業彌遠之甥心存正主德從

彌遠和罪而改之也瑄號好名者哉

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時大興屯田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奮出

而戰

淳祐元年詔復封周敦頤及南伯張載邵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

伯朱熹徽縣公從祀孔子廟庭熙王安石從祀

此為周敦頤之弟

元主趙鉞錢鏐胡關六皇后克理吉納治國事○二年元郎中姚

樞密官臨於義門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像傍列周程張朱

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三年以余珍為四川制置

使時蜀地殘破珍至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為必守計福州丹徒及弟

璞有文武材開珍賢論府上請曰為今日而蜀之計其從後合州城

乎大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公若任得其人精銳以守

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珍大喜曰珍聞知先生非淺士遂遂以其謀關

於朝請營之賊咸買珍可守○元耶律楚材卒楚材為朝歌以身殉

天下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以以為名言

五陵山曰楚材有功於華人甚大蒙古欲害

漢人以為救世及救者

四年帝製朝服護利二銘戒錄中外○史篇之以父喪去位諸廷議

之太學生黃徹伯等上書曰為之心術回邪服詠諷秘天下惟恐其

去之不遑况大臣扶綱綱常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此孝不行於大

臣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矣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

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絕之雖置之鉞錢猶不足以謝天下也為之可

復置具贖之使乎不報時范鍾領相事惡太學生言事諷京尹趙鼎

善選游士諸生聞之作燕堂文以辭先聖遂行焉之自知不為公論

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之

王龍齋曰先王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王太學

以來君子以忠義自任者郭鼎進計詔諫蔡京陳東等上書乞斬

六代孝宗時張觀等乞斬湯思退以絕和議孝宗時楊中修乞用趙汝愚地宗時黃伯政史嵩之起復皆諸賢明善識學之功也。

六年元主嘗南即位於遠麓都督由太宗長子也。在○孟珠麗江陵度府拱通三海爲一。三百里外。然○王溫德爲江陵天陰拱忠君體國之念。可貴金石。序卒。而七年以提藝官視江淮京湖軍馬事。陳韓湖南安撫大使知瀾州。時江淮京湖邊徼日至。帝憂之。鄭濟之乃薦二人可大旨。二人既受命。提齊日。至矣。○十一年元主親蒙哥即位。蒙哥嘗宗祖當之長子。太祖○元大弟忽必烈使人召樞樞至。身○大弟才可有爲。乃首以帝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

大經素為八目上之修身力學尊賢親親
畏天愛民好客是法太弟大奇其才

寶祐元年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朝。長史玠帥師于蜀時利川都統王玠恃功驕恣。不受節度。而主掎掠蜀人告之。玠至嘉定。發帥所部兵迎餉。玠怒如雷。帥中皆失色。而玠自台愛遣謂人曰。儂者乃有暇人。玠使某至。辱之極。獨罵乃吏名玠甘某所。會夔州帥欲舉制。玠世安爲代玠。玠欲革軍中掣代之弊。不許。世安意結丞相謝方。知至見方。玠遂信言玠失位心。而玠平時奏劄。詞多不謹。帝遂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陳四明曰。余玠之治蜀。凡拓將權士。體志通商。閉未。有及者。惟玠拒遣使歸降賊之口。實志以法惜哉。

二年時余晦在蜀奉臥遣事日老恭敏政事責規言蜀事孔棘願極宣撫之名以圖削弱輔車之勢每以董規言事無隱徭格居心不善家悅每以諸君亮有許方需用之不允許而以李魯伯代晦○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雅著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問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問何辭以杜善義利之分愛乎之心克之足以保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老孟子又一日被問憲答三中庸臣賢取曰真文哉全才有用書生

學於鄉間。讀書欲何為。歸而應舉。來第耳。曰。如此而已。乎。讀書之謂。對父母。曰。見鍾馗。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喜其師也。返歸去。及是。刻意清貞。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樞門見之。樞笑曰。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皆讀之。深有默契。打中書曰。今聞進學之序。今衆皆自小學入。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欲信如神。明。○四年。右丞相董槐政務大體。任人先薦。皆進者不悅。又極言。至大全奸邪大全先。周鼎其。迫之出城。而熙祖之制。始下。大學學生陳憲。中書六人。極言大全之奸。大全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士謫號為六君子焉。○時衆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怠。為對考官王應麟曰。

是卷古語於節節忠所如鉄石臣敢為得人幣幣賜及

丁南湖曰宋自王安石以來每奸臣當國狀

時開紀姑蘇丁大全為天驕用事有無名子書北朝門內開為丁當

國勢將亡○官中進傷優僥倖○元主使留內侍董宋臣請還都以此

避敵鋒到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

開慶元年元主蒙哥殂於釣魚山○元忠必烈國鄂州朝走大震以

賞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進師漢陽為援元人攻

城益急似道懼乃密遣人詣元帥請稱臣納幣之害許之且納款幣

赴敵後撤而去似道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州始解江

南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違切下詔褒獎實事學

景定元年元主忽必烈即位於此平宋說一天下廢隆州○元

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推數人才市列聖陽由是紀綱法度文

物典章煥然一新○元使都魯來奉盟實似道幽之於真州○知

州劉整叛降於元而需非宋有矣○二年元以王恂為太子詹事無

王恂恂以守心之道恂曰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本不蓋雖舉千萬

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打鐵無不差者王曰恂恂以師道自任由

是貴成多慕文學矣○實似道故所職職臣遣還官會計還許於

趙葵等皆坐從僞謀官欲償謝枋得曰不可以累趙葵極也自負

錄○四年買公田於浙而時買似道以圖計於抗遊極富民因和

祿諸行諸宗限田之制將官少田產通限之數極三分之一田買以

充公田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濟然有餘可以免和

糧可以餉軍可以佐造枋幣可以平物價可以安富室一事行而五

利興矣帝從之似道言以已田為公田信由是刻剝無遺議者

獨翰林學士徐鉉徐具其害遂罷鉉鉉嘗作部陳著上說曰似道

居外關則志在欺君處瑞松則務於濟民欺君則將來殺我以充

社鼎民則必從重利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勝

學者已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為嘉

州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孫去曰我不可負

公六謝事趙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自是浙中大擾官吏承襲租多

負而四事道峻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先是元人用劉整之策許

於呂文德置榷場於襄陽城外文德許之元使者曰商人無信安

等置榷場每為盜所掠縛繫土牆以獲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

榷場成後之利也且可防以通好乃為諸市開榷場於樊城外築

土牆於鹿門山外通至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兩守以禦而北之後

時出兵哨掠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第文德號為元人所貴以書

諫止文德始信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有星字者東方詔米直

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慈恩所歎賈似道乞避位事即
卿既任事當當任德由是公論不伸○帝崩太子繼即位

史臣曰理宗皇帝臨道旁不可不令
之臣矣理宗皇帝臨道旁不可不令
度宗皇帝在位十年○是時有以道宗無子立為皇太子
師失地陷無歲日○是時有以道宗無子立為皇太子
金甯大將以上六人然以在位云

成烈元平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
朝臣皆稱為周公○三年意國公謝方叔以崇惟金丹獻帝賈似道

辭之遂制回執○四年賈似道以去要皇帝拜第恭謀官江萬里回
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蓋是之

賈似道○六年元平帝康帝嘉世祖嘗令意帝帝師賈人恩
成對曰臣已受孔子武世祖曰孔子亦有戚耶○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是也○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歸淫樂方與
群妾踞比關德輝御宴戲曰性軍國事耶人酷者賈玩是多寶圖

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厭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
奈何似道對曰此兵已退陛下何從得知言帝曰邊有大機事之

似道詰其人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打布者○七
年大機今官顯係知撫州黃裳大書明羅者據強羅者斬不杵米價

動分有方全活者幾○元以許衡為國子祭酒衡每託書不務多惟

慈款周折必使通曉而後已○無謂書中無款會深而疑有款却會滑
無款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人正相反用人當於其所長教人當

於其所短又言為學者治生家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作為學之道
有所妨後苟求妻妾及作官者利者必安於生理之所致也○元取

祭統統制元順平富死節○元自襄陽統制張順張貴收襄陽死
節順雅完慈氣勃勃如生主雙廟祀之○八年古丞相馬氏驚乞靈

從之遂為降辭落曰丞相何不為我對曰臣死亡無日忍不得再
見君父然國事方殷懼聞孔棘天下安免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

不知軍前勝負利國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求國臣死曠日矣注拜
而出○丞相蔡夢昌乞致仕車夜道○九年知襄陽府呂文煥以

城降元而東南不可守矣○呂文煥劉整為元嚮道伯顏帥師濟水
元中史天澤伯顏帥師南徙元主諱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

彬一人以能不死是吾曹彬也○元史天澤卒天澤北召四朝師表
百辟可謂社稷之臣矣○今終焉國國元臣人以之方郭子儀曹彬

元○帝崩皇子即位○賈似道通都督將諸軍此時似道既破朝
廷大機三學生及辟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開

督撫於臨安
恭定皇帝名照度宗公于年甫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元北兵
攻定皇帝名照度宗公于年甫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元北兵

德祐元年，賈似道以呂師夔兼都督府軍事，師夔以江州降於元。
陳山曰：九江既降，江東而內，不可守矣。

似道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遣書賈似道，以為內
解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也有將十屯為府，府有營
無事則往來游談，有事則束而待，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許翰處勢
以緩師期，徐遜繼後，出主兵日，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濟
行，則天敗我矣。徐遜與趙之禮，請似道，似道得書，微之於地，乃
中以是法廢之。又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立信受詔，即日遁，與
似道遇於蕪湖，似道無主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立信至建康，

守兵悲憤，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傳以為復國。元人拘池州，通判趙昂發知事不濟，乃乘
起書凡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妻羅氏
同躍死於渡客堂。

孫養臣元人戰於丁家洲，敗歸，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似道
走山後，聞其事，止水人莫之喻，及城欲破，遂赴止水死。○詔
天下為王，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贛州知州文天祥，起兵入

衛，天祥以身殉，使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初起兵入衛，其文止。
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
○河南提刑李希超兵入衛。

賈似道志雖未成，然其心頗不遂，試觀其言。○
立信聞似道師潰，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釋李觀廢者三
扼腕而卒。後伯顏入建康，開立信二策，嘆曰：宋果用之，或安得至此。
求其家學，如之曰：忠臣之家也。○侍從雲孫逃去者數十人，太后不
信，○賈似道於衛州安置，監押官靳虎臣誅之。○以文天祥為
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詔言：本朝開禧，樂

都邑，一時雖足以為尾人之樂，然國以促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
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
於中，以廣而益湖廣，而建關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關於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關於壽陽，以淮而益淮東，而建關於揚州，蓋長
沙、壽陽、隆興、壽陽，皆陽取江東，揚州取西面，淮、池、大力，眾，日，秦、
魏，皆力分，敵皆奔命，吾民之憂，深矣。又伺間而出，則敵不難却也。
時議以為迂闊，故有是命。○伯岳知元請平伯顏，伯顏不許，曰：國書，
天下於小兒，失我小兒其道，如此，何多言。○二年，元克漳州，知
州李若死，時進士尹德為賊中，乃為二子，始招鄉人行寇，擢人

此何時行此逆事哉曰說今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

此其家人自焚元○元伯顏帥師次於魯山陳宜中自太倉遣使

上傳國書以降伯顏受之復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以文天祥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和元師議和見執於元元安都說天祥曰國亡與亡

四字願公勿言天祥拒之天祥見伯顏爭辯不屈伯顏大怒遂居留

島○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湖防修戰船索家嬰姓名○有二星

關於中天一星漢○錢塘江湖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

方幸之而潮沙不至○元伯顏以帝及太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萬等北

去在條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死之○文天祥自縊

江亡入温州以米益王溫廣王島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即

帝位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此何時行此逆事哉曰說今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

此其家人自焚元○元伯顏帥師次於魯山陳宜中自太倉遣使

上傳國書以降伯顏受之復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以文天祥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和元師議和見執於元元安都說天祥曰國亡與亡

四字願公勿言天祥拒之天祥見伯顏爭辯不屈伯顏大怒遂居留

島○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湖防修戰船索家嬰姓名○有二星

關於中天一星漢○錢塘江湖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

方幸之而潮沙不至○元伯顏以帝及太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萬等北

去在條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死之○文天祥自縊

江亡入温州以米益王溫廣王島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即

帝位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益王皇帝 益王皇帝長子若帝之兄初封益王元特伯領入臨安

二年元帝希憲卒伯顏曰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

為名言○元李恒龍文天祥於興國縣張日中等死之天祥與長子

道生奔循州要歐陽氏及次男佛生誕生皆被執○三年帝舟自

女峽遷於湖州○帝崩於湖州弟高立

為高立為帝宋少帝高立為帝宋少帝高立為帝宋少帝高立為帝

年為宋亡矣

祥興元年以陸秀夫為左丞相時播遷海濱庶事疎略每朝會獨秀

夫儼然王笏立如治朝與張世傑洪興政外蕃軍旅內調工役雖

遠疏離中猶日書大學書句以勸講○秀舟遷於新會之崖山○

不肯張之書而過零丁洋詩興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洪範嘆而置之○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流進宋師大潰陸

秀夫負帝同溺太后赴海死世傑至崖山下遭大風作仰天嘆曰

為趙氏必已至矣若天不欲存趙氏則風波成舟世傑溺死

呂中曰李宗自留或謂宗出逃而漢唐推川共一事不及耳論

宋以至誠待敵未為不忠乃偏於建康於金亡於元何與敵

宋以至誠待敵未為不忠乃偏於建康於金亡於元何與敵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昀崩二年共一百五十二年
右宋自太祖起建隆庚申至帝昀崩已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卷十九終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方外傳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堯陵鍾 堯伯殷氏定

西陵江 桓殷武訂正

元紀

吉者天顯以年代及時位月法編和

在治元年帝元夕於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妻祭議中書省事張養浩

上疏諫帝大怒既而曰亦張布臣不致言即命罷之賜養浩幣帛以

旌其直○二年以拜住為右丞相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

要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議見未盡要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全而

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禁園則水閣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

諫之局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嘗以○三年以吳澄為翰林學士初

元明嘗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義吳曰與吳先生言知

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相士文廷家親執饋食曰吳先

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

厚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

為本誠者以治為陸氏之學○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

夫鐵失等諫遣散帝打行帳○晉王也孫帖木兒即希位打龍居河

泰定皇帝召見孫帖木兒開宗日蘇州之太子孫帖木兒之孫也初

帝之孫也也吳興達見然然知守祖宗之法也

行天下無事觀孫帖木兒其所以為是得也

致和元年秋七月帝崩於上都○初武宗親弟仁宗立約以次傳弟

和世珠太子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圖位東觀乃議立英宗仁宗是

泰定帝親於上都孫帖木兒居留守遂謀會群臣令

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所在當歸之時和世珠遠在沙漠碎未第

至而和世珠弟使王國帖睦爾從江陵乃迎入燕都權攝大位○十

一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珠打漢北

明宗皇帝召見和世珠太子

天曆二年周主和世珠稱帝於和寧之北○三月國帖睦爾遣使帖

木兒奉皇帝寶赴漢北○八月明宗次駐國帖睦爾入見明宗暴卒

國帖睦爾遣使召帖木兒上書○冬以和寧為帝師帝師至

帝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膳帝師不為動惟識子答剌罕木魯

魯鵬立進曰帝師輕視之徒天下傳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傳人

師也諸客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最為之懷然

文宗皇帝召見孫帖木兒開宗日蘇州之太子孫帖木兒之孫也初

帝之孫也也吳興達見然然知守祖宗之法也

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所在當歸之時和世珠遠在沙漠碎未第

至而和世珠弟使王國帖睦爾從江陵乃迎入燕都權攝大位○十

一月遣使迎周王和世珠打漢北

明宗皇帝召見和世珠太子

天曆二年周主和世珠稱帝於和寧之北○三月國帖睦爾遣使帖

木兒奉皇帝寶赴漢北○八月明宗次駐國帖睦爾入見明宗暴卒

國帖睦爾遣使召帖木兒上書○冬以和寧為帝師帝師至

帝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膳帝師不為動惟識子答剌罕木魯

魯鵬立進曰帝師輕視之徒天下傳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傳人

師也諸客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最為之懷然

文宗皇帝召見孫帖木兒開宗日蘇州之太子孫帖木兒之孫也初

帝之孫也也吳興達見然然知守祖宗之法也

行天下無事觀孫帖木兒其所以為是得也

至順元年經應范得孫帖木兒資新與所至海學教民重理荒溝吳澤

諸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三年帝崩皇孫鄭

王懿孫寶班即位之在位二年為順帝為帝宗親兄也

權帖睦爾即位

順帝皇帝召見權帖睦爾明宗太子也文宗時被謫出居費而率

年而帝位帝在位三十六年大明兵入京城走帖睦爾府

帝不恤政事見其孫帖睦爾即位權帖睦爾王位二十年曆

蘇軾大詩四首

元祐元年初寧宗組蘇軾木見請立蘇軾古恩太后曰吾子尚幼

權帖賡爾在廣而今年十二矣且明宗長子打理當立乃命迎之蘇

帖木見既見並馬徐行具康迎立之意帝切且從之一無所答於是

蘇帖木見親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故久不得立至是蘇帖

木見死太后乃立之○元祐二年正月朔而血行汴梁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民雖曰天雨然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至元元年屠

其勢反伏誅伯額威皇后伯牙吾氏時撒教已死其子屠其勢代為

至丞相忽伯額獨秉政從諸舊異心謀之諸王見大帖木見誅滅

諸人掩捕屠其勢走匿皇后家下后殺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并

就后后呼帝曰陛下故我帝曰汝兄弟為逆當能相故乃遷出宮殺

之○蘇州路總管所以金華處士余履祥所系誦誦孟子孝經朱上

令刊行之○金華處士許謙學謙嘗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切

無間斷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六年處士吳萊卒萊窮經史以清道為務著論文書云作文如用兵

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為法度所縛開者法之

至正元年奎章閣學士黃裳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名書黃裳

郭忠恕此千圖以進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甚稱善嘆嘆曰徽宗多

郭忠恕此千圖以進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甚稱善嘆嘆曰徽宗多

惟一事不從帝問何一平對曰獨不能為居能為居則他非所尚

○三年翰林學士揭傒斯卒文宗時斯嘗運太平政要策丞相脫

開政治何先斯曰儲材為先恭之於樂望未降之時用之於周鼎廢

務之從可也○八年十月台州方谷珍作亂聚眾海上○翰林學士

致仕虞集卒集嘗論海運謂京東遼海青齊數千里宜築堤捍水為

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眾分其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為萬夫

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

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議竟不行集嘗博洽而究極本源

與弟榮構二室左書陶潛詩打獵題曰陶庵右書邵克夫詩打獵

曰邵克夫學皆稱集為邵菴先生○詔開黃河故道有議云石人一集

服批動黃河天下反實魯果作黃陵園得石人一眼而霸額之兵起

兵○十一年緬州叛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諸州○鄒州人

徐壽輝等以枝術聚眾反而以紅巾為號據安水縣及黃州僭稱帝

○十二年命知樞密院咬察等從脫脫征徐州○十三年泰州民張

士誠作亂陷泰州及高郵據之僭號大同自稱誠王○哈麻進西番

僧教帝什房中之術又進僧伽講真善經法帝皆習之於是廣聚

子惟謙是樂又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二僧謂之供養而二僧

入禁中無所禁止禮日外間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又

入禁中無所禁止禮日外間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又

